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册目次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吴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序

宣城吳街南先生績學好古閉戶樂道其[illegible]
等身每立一言皆足以扶理法而植綱常羽翼聖門
學者翕然宗之茲手輯關義一編僅別錄耳第讀觀
小序詞約旨深固非苟作者且集中所載多怪奇瑰
異可喜可愕之事即小夫嫠孺閱之盡能興起其於
世教裨益良多予因之重有感焉自孔孟之道未明
仁義之行不立而甘心負義者乃日甚史冊所傳君
臣師友間反顏事仇操戈入室往往不免君子所為

長太息也然天地之經如夜復旦原不盡泯學士大
夫所顯背而細民微物輒隱隱相維繫街南表而出
之以警斯人而覺後世自紙工僕隸下及跂飛蠢動
之屬苟協於義則必亟登焉比事連類傳疑徵信其
致力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顧是書久藏篋衍今
春其門人沈子元珮始出以視予予瀏覽卒業命兒
輩授之剞劂至校讐之事屬之沈子而王子次云亙
有參訂予樂是書之流布為序其簡端抑吾聞荀卿
有言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讀是

編者其亦惕然汗下反而覺悟也哉歲在強圉大淵
獻八月朔日毘陵蓮菴劉楷譔

序

論語一書與門弟子問荅詳於爲仁而罕及於義孟子七篇則仁義竝舉爲多而於義利之辨尤深切著明至儆之以弑奪方之於穿窬其時去孔子菫百有餘歲岌岌焉爲世道人心之坊已若是街南吳先生涉衰世之末流身所覩記有概於中欷歔感觸殆有什伯於子輿時者此闡義之書所由作歟予性散誕不事講學然竊聞街南緒論矣以明誠爲入德之基以精義爲制事之本尋繹斯言固粹然鄒魯心傳也

子不云乎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君子喻於義它若比義徙義未易悉舉然則魯論之言義亦綦詳矣且夫義之爲用匪獨兼濟夫仁直貫乎三達德者也仁易流於姑息有時大義滅親而不害其爲仁以義爲之裁制也智者善於觀變趨避之計工則君親之誼薄非見之不明由義之勿踐也氣矜之勇不可以縶日苟能集義以配道剛大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雖然此猶爲學問言之也觀街南所錄若民若工若隸卒若婢僕之屬人也乎哉蠢然物也彼蹄者角者跂息者蠕動者泥潛而羽翔者之微蟲又何知夫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古今奇節獨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者亦安用吾闡爲也是編亟登厥養而彙收綴瑣蓋以媿夫服習聖賢之教而不得比於禽蟲者薛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無關世教雖工無益也街南學有師承平生撰述皆以綱維名教爲己任闡義特其一耳中壘父子以沈生之不忘其師爲之副墨流行竝好義不倦者也予故樂觀其成而論敘之如此

康熙歲丁亥日中秋雪坪梅　庚撰

舊序

錄民物備矣民以上闕弗詳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民工僕隸罕習典故盲倀失道然秉彝未泯激於義固也禽獸去人胥壞頹不待教戒往往與義合何與古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莊生曰人無人道爲陳人余意今人求近於義獸不可得焉得而人之人之者恕辭也獸有君臣父子昆弟之別果然生相聚死相赴今人瀆倫傷教臨小利害死生相背負者幾何而不爲然獸所姍笑也然則吳子之爲是書也比物醜類蓋將使天下慄然知人者五行之秀雖參兩鮮克勝任惴惴忝生是懼庶幾媿生悔悔生奮於今稽古充義至盡求無毫髮繆而後即安毋徒逐民工僕隸輩以義特間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昔覃季子爲子纂狗蟲草木有益於世者悉載柳子厚嘗稱之宋袁子龍取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類爲書使人隨物自省署曰坊雅今二書皆不可復見吳子大指與子纂坊雅同其類寖廣其義彌著足以補二書所未逮況吳子湛思服古非法不言諸撰著裨助風教數十種闕義一

編猶行千里者先足武必執是以盡吳子底蘊則非也或疑雜非經史例余曰此吳子衰世之感存以翼經史者也芭山張自烈撰

養優

卷十九

養娼

卷二十

養獸

卷二十一

養禽

卷二十二

養蟲魚

劉 沆 澐起

劉運灝 鴻起

南陵後學 劉應熙 賡起 授梓

劉 沛 霖起

劉 燾 彤起

同邑門人 沈廷璐 元珮 校閱

參閱姓氏

梅 庚 雪坪　施彥恪 孝虔

沈廷謨 又皐　程元愈 借柳

王可第 次云　沈廷玠 介錫

黃祖辰 念爾　梅璪成 文常

劉停瑞 宜士　趙汝僊 希孫

張立禮 又庭　秦與文 素賓

徐 敏 求仲　施 瑮 質存

門人 鍾銘文 有錫　袁啟旭 士旦

孫韓何 予參　李先春 萬育

沈 逵 公原　史五常 六有

吳家璉 彥僕　沈廷瑞 兆符

湯 逸 希白　袁又安 漢公

弟 吳謀公 近齋　吳參公 位三

男 信侯 正宇

孫 世禔

闕義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遂菴訂

義民 凡農漁樵賈皆入民部

街南氏曰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民果臣擬哉顓蒙耳弗書史習也穢稷耳弗冠帶倫也又疎逖而非手足股肱屬也其于君也可去可就可后可仇也吾安吾室家而無死亡無竄徙足矣安問其他故周可以秦漢可以莽荀有

以安之則亦從而后之已耳其或仗義以伸所欲爲而民病其擾皆曰毋庸也而天下之綱義者亦弗之及嗟夫民果臣擬哉顧于觀于前代編戸窮廬慨然激烈未嘗不間出于君亡國破之際不啻夫委贄之誼者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非耶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含牙戴角之倫靡不各效其靈于所當報况率土之義乎闕義首民世毋謂蚩蚩者不足語也

馬適求　漢

馬適求鉅鹿男子王莽篡漢適求謀舉燕趙兵以誅之大司徒王丹覺發以聞莽遣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死

趙明　霍鴻　漢

居攝元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自茂陵以西至汧三十縣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于是攻長安燒宮寺殺右輔都尉孫令衆十餘萬火見未央殿莽日夜抱孺子禱宗廟遣諸將軍破翟義又擊明等殺之

華文榮　六朝齊

梁王將殺齊諸王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夜出寶寅具小船于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

敬珍　敬祥　北魏

東魏高歡之西伐也，蒲阪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廹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稱兵西上，而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二人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

周禎　唐

周禎會稽人，永徽時，四境盜起，禎乃糾鄉人拒之，衆寡不敵，賊誘之從為亂，禎怒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

袁人傑　唐

袁人傑無為人，唐末盜賊充斥，人傑以土豪招集強壯，保障一方，賊入犯，人傑挺身出戰，度不能支，仰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逝去，鄉人收瘞廟祀之。

景林洙　宋

景林洙，通州人，王均叛，州有人應之，林洙率鄉兵拒戰于州北，兵敗不屈，為賊所戕，首隕而身不仆，跨馬奔歸州城東北隅，人訝而呼之曰，君無首矣，始墜，邦人即其地廟祀之。

郭靖　宋

郭靖開禧時高喬民，以亂故，鄉人推為土豪，巡檢吳曦叛，四川民不願臣賊，棄田宅，攜老弱，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賴以不死，賊盡驅驚移

之民使還故土，皆不肯行，靖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徒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今又為賊所逐，願死此，為趙氏鬼，遂赴水而死。

江仲明　宋

江仲明台州人，方臘之亂，仲明負老母逃入山澗中，猝遇冦于東城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誄以文。

潘盎　宋

猺盎蒼梧人有異性常儒衣持一大嬰行坐獨語儴智高陷邕至梧城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何如盎曰汝一賊爾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陷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怒殺之

周中　宋

周中世居濰州金人攻城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之請議贈以官

熊飛　曾逢龍　宋

熊飛曾逢龍皆東莞民元呂師夔度梅嶺二人起兵會趙溍復韶州廣州已溍使飛及逢龍禦之於南雄逢龍死之飛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不屈赴水死

張德興　傅高　宋

張德興淮人傅高司空山民德興與淮西埜人原寨劉源等起兵高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鄭鼎將兵拒之㪽書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㪽與德興遇戰不勝而死元乃襲司空山寨復陷黃州德興遇害三子被執高變姓名走尋被獲亦死之

博雞者　元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至正時袁有守多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

即誣守納己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其能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乎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

鳩宗族僮僕百餘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闘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欲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從之不問日暮至豪民弟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法也敢用是爲怨又投間蟣污使君汝罪當死令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叩頭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臺御史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御史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蕭景茂　元

蕭景茂龍溪人南勝民李志甫作亂景茂與兄祐集鄉丁拒戰兵敗被執賊務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元民死爲元鬼豈從汝爲逆耶賊怒縛景茂于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决其口至耳傍罵不絶口而死事聞褒表之給錢以塟

鄧可進　元

鄧可進乳源人至正中彬寇圍乳源甚急可進率砦兵并其子弟死守遣其子一源間道趨韶上方略同知買住遂率兵破賊已而賊復悉衆來攻凡兩月糧盡可進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砦破日民無一人降者

東湖樵者　明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突至浙東臨海縣東湖上賃居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者曰新皇帝登極樵者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宫自焚矣樵者痛哭投湖水中死

宋味古　明

宋味古會稽居民也燕兵破京師建文帝出亡味古聞之每夜於星月下叠床北向拜祭慟哭月餘怨家告之逮捕治其子請代釋之

張弼　明

嘉靖時武定侯郭勛怙寵專恣所爲不法給事戚賢李鳳來等劾奏之上覺其横給事高時盡發勛不法事遂詔逮勛下獄加高時俸一級先是御史楊爵上疏言帝失人心而致危亂寵勛過甚上怒下詔獄至是御史浦鋐按陝西上言勛之奸楊爵首發之今高時受賞爵亦宜宥疏入帝怒逮鋐杖於午門七日而斃戶部主事周天佐亦上疏救鋐復杖天佐六十下獄死殯于釋宮張弼者市民也素不識佐往釋宮奠而哭之慟士大夫聞者爭歎服曰匪弼之義佐與鋐之義也匪佐與鋐之義爵之義也誠能動物其是之謂乎朶甘之哭余忠肅王振僕之哭薛文清并弼而三矣

保安賈　明

經歷沈公鍊以疏劾相嚴嵩父子謫保安至未有舍保安賈某見之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遂徙家家鍊里長老聞知鍊狀皆大喜爭遣其子弟從鍊學又爭爲鍊詈嵩以爲快乃爲偶人二象唐李林甫宋秦檜及嵩而射之語聞於嵩嵩父子益銜之使其客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以白蓮妖黨捕誅

錦衣獄賈　明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淸軍雲南上書忤分宜被逮檻行萬里途中墜車者再偶入坎窞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既拷訊宜爲雙足計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審且夾其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公削籍歸

吳叟　明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衆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于有司卽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過里中叟遂間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鎭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

衆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甚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驅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揿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闘自巳里未巳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巳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猾暴里中無巳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寶坻人李登　明

萬曆二十年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因共推軍鋒劉東暘爲長許朝土文秀等從之相與入帥府執巡撫黨馨副使石繼芳殺之全陝大震朝廷命經略鄭洛總督魏學曾甘肅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師圍寧夏久無功引水灌之賊堙門斷塹固守有寶坻人李登者跛而眇負罌擊木而歌於市曰灌之不潰而狃于痡危巢不覆而今梟止監軍御史梅國禎聞之曰長可使也召問計登曰賊可間而使自圖也請以三劄行乃縛木以渡夜見承恩於東門承恩見其貌而笑登曰將軍何笑爲登之跛且眇耶然將軍之雄傑懼瀕于死幸得登而生城且夕且破矣東暘寧手受戮耳夫東暘廝養賤役一旦計窮無所之則亦巳矣將軍父子樹百戰之功爲朝廷保塞分符受勑世爲上將軍而甘從廝養之徒騈首就戮身名俱滅計亦左矣今監軍多將軍之功且惜將軍之才知將軍之非首謀也故欲脫將軍而生之軍中故不乏使所爲使登者以廢疾之人不駭視聽故私使授計於

將軍將軍亦聞咸寧之事乎安化之變咸寧陷賊中業巳受僞命矣一旦反計乘間蹈隙殲逆瑺而自歸於國卒受上賞封侯印名高天下向使咸寧守前策而不變亦爲鯨鯢戮矣此寧夏巳事也將軍誠以此時殺劉許以自歸於國故將受券列爵不失咸寧之功願將軍之熟計之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承恩心動許之遂致劄而歸又間道走謁東暘及朝說之東暘朝亦心動登又致劄行會寧夏人周國往者署東暘幕以計殺東暘及朝城遂下哱氏伏誅

任韓二館人　明

任兵憲環嘗爲吳丞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禦之兵故市之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獸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鎗手不舍竟死丞以間逸去而韓戶部叔陽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車從冰上行會冰薄車破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綴且及館人號曰左披髮者爲令

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綴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王世貞曰士居平誦書信肩撚鼻昂頬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夫二館人鄙人耳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王朝佐　明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使馬堂榷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逛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搤而奪之少詆何輒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其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逃近騷然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州民譁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乘墉發強弩傷數人衆益洶朝佐擁背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趣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嘗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

隱其情以格鬬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柰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救而郡人副使俌光宅疏於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嘆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時饋遺不絕而中使嗛頓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

長與婁者　明

長與婁者有母而貧不能養其從父富饒為酒醮客召婁者侍婁者就席凡肴飾物竊竊裹而寘之袖中諸客目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巵為壽有間家僮報失巵客相顧曰吾屬飲人酒而失人巵不可不自明則闔門而搜搜先婁者婁者自承從父曰巵安在答曰鬻之矣待旦旦而從父往索巵婁者曰鎔之矣有數椽請奉父以抵巵抑去此則吾母無所棲止願少待必以奉父從父聊寬之與為期日居數月有客來語從父曰向夕夜不勝酒而先亡去倘置巵樓簷間得毋索巵枉僮奴耶從簷間求之果巵在焉從父急召婁者猶理先說從父曰癡兒巵故在何自誣婁者曰大人為酒置客召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肴潛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兒婁人也方搜巵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且大人致客寧忍使客受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泣曰我幸贏有二子吾寧子汝即復為酒召前客使婁者侍為言婁者於諸客諸客皆歎嘉嘖嘖謂直不疑不能及也從父分家財為三養為子焉名山藏

顔佩韋五人　明

五人者顔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佩韋賈人子家千金然不欲從父兄賈而獨為少年任俠游里中咄咄莫敢忤逆黨魏忠賢用事誅僇諸正人以講學坐吏部周公順昌矯詔逮之吳人震駭罷肆而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願為吏部直者來市人切齒或搏顙籲天欲趨裝走京師聲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等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因服同令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俄吏部舁肩輿衆爭弔吏部佩韋等大哭抵西署署設幃幔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其下陳鋃鐺杻鐐諸具衆目屬哽咽諸生節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以忤璫逮詔獄百姓怨

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言訖皆哭佩
韋等亦哭一鷺等倜張無以對而沈揚楊念如者攘
臂直前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閶門鬻衣人昜故牙
儈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
肯起緹騎怒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
傑也緹騎大驚且叱之遂手鋃鐺擲階砉然呼曰囚
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
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
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

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
欄楯俱折脆屐擲堂上若矢石下自緹騎出京師久
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
踉蹌走一匿署閣椽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
踰垣仆溷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髯荊棘者
俱搜得殺之一鷺吉走匿不知所在王節等知事敗
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父老練事者
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
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

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
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
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析聚衆者誰爲
爇香號泣者必悉誅乃已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
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鬨捕誅稍稍懼五人殺然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
文元倶請就繫曰吏部猶受禍若此吾儕小人何足
卹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聞之皆
哭詔斬五人於市五人談笑就刑明年烈皇帝即位

忠賢伏誅蘇士大夫即所夷璫祠廢址葬五人骸塋
之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 衛南文集

林氏夫婦 明

崇禎壬午賊張獻忠攻桐城甚急時將草黃得功劉
良佐軍池河而受鳳督馬士英節制城中欲請救而
不得有林氏婦善飲與黃將軍埒黃暱之亦避兵入
城城中人計無所出以語林林慨然請行乃爲婦作
書情詞哀切以黃素所貽物爲信林爲丐人裝從水
竇出匍伏乞食徧歷賊營乃得出圍去計抵軍得請

逆發兵即速至非十五日不可忽一日賊所據山頂火起頃之營盡火吹角鏖起已而寂然則賊已悉衆西遁矣至是纔十有二日蓋黃將軍得林信知城急遂不及請于督帥而兼程以進也君子曰城之不破黃將軍之功偉矣然林氏子能冒鋒刃出重圍卒以全城亦足多云 錢飲光田間集

湯之瓊 明

湯之瓊京城賣菜傭也烈皇帝崩于煤山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之

蘇民死義者 明

弘光元年南都陷蘇州公妙觀前賣麪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又一鄉民乘船賣柴入市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壕南龍游河死五牧薛叟蓄鵝鳥者也自經死

蕭倫 明

蕭倫字藝序閩人賈于燕乙酉冉華金太史聲起義於徽兵敗與其徒江天一陳繼遇（一作尚遇）吳國楨書吏余元英四人者俱就縶南都被害收尸至燕倫跣而往撫棺而哭告其徒曰是廣柳車可藏碧血乎吾嘗買夾木貍首值百數十金乃公所安寢者也亟易之而天一故人閔遵古者痛天一之暴骨於莽也欲收之且并斂繼遇等三人顧詘于財醵金而不給不知所出倫知之屏人問曰予得毋以四骸未收耶曰然曰我任之遵古俯身伏地拜畀以所醵金遂同江陳兩家人扶櫬返而吳余無所歸并厝之屏處踰年買地瘞之而賈于四方倫既去或以吳余無主宜石而誌之比倫返曰向實碑而後去衆披莽視之碑果在

焉衆益嘆服每寒食倫必奠酒殽楮錢楮口毋令爲若敖之鬼人爲作蕭義士傳

薪樵 明

樵吳之洞庭山人痴而有力采薪鬻之每負二百斤取值半之人問之答曰人自食其力彼力止此足以食矣我力倍之而食不兼人則值如其食不亦可乎甲申逆闖陷京師㘣問至傳者曰李自成即帝位矣乃大憤曰我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皇帝安往乎文武滿朝無一人力救耶吾豈能爲

賊百姓乃呼天者三投其匭以死先是洞庭陳學奇者貧而孤聘鄒氏女婚有期矣女之兄奪妹爲吳宦妾學奇訴之官官無如宦何也宦且力庇其妾之兄學奇窘甚語髯曰若勇而慕義盍爲我圖之髯許諾乃潛身投顯者爲之舁輿鄒女爲顯者第三妾一日顯者妻妾遊天平山髯寄其舟于河衆妾登輿髯舁鄒氏迂道疾趨舟舟遽開僕從急追賊髯悉拳毆仆之俄而舟已抵陳氏矣學奇鳴官以得妻狀官故惡顯者心快之而重賞以旌髯髯義震吳下聞者內慚亦無如何也

顧彩髯樵傳

闕義卷之二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庵訂

義客

街南氏曰客之名世以相訾謾曰食客曰門客嘻何賤哉以勢合者勢盡則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畔亦客故自賤也彼公孫杵臼田横之義士非歟夫客有氣誼相許者矣有術智相為用者矣今也不然或曰彈鋏而歎無魚若鷄鳴狗盗亦豈不以食哉卒之市義于薛而脫孟嘗君于虎口其術智氣誼有足多者抑所謂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者非耶然則食于人者其名與義既非客比而其於事或鷄鳴狗盗之不若又何也故義客者不可以非誌也

公孫杵臼　程嬰　春秋

屠岸賈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之妻晉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亡何而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朔客程嬰謂友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子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匿趙孤誰能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

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公問趙尚有後乎厥以實告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爲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祀世世弗絶

田横客　列國

齊王田横爲漢所敗漢王爲帝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横兄弟本定

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夷族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耳不然且舉兵加誅焉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而自謂其客曰横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爲天子而横乃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目耳今陛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

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貫高　漢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張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貫高等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帝得

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其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于是上并逮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

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高等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箯輿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媿于心乎

乃仰絶亢遂死吳子曰貫高義士也而於漢爲逆壁人逆謀也而其白王爲忠或曰豈有逆于漢而爲趙忠者乎抑豈人臣之義乎雖然高特在漢定之後耳不然世之語義者豈少之哉而司馬公謂亡敖國則亦高之罪夫

何進客　後漢

何進以河南尹遷大將軍司徒楊賜遣孔融謁賀不以時通融奪謁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追殺融客言于進曰文舉有重名若造怨此人則四

方之士去矣不如禮之以示廣于天下進從而辟之

程邑之　六朝

沈攸之討蕭道成自江陵下以邊榮爲司馬守江陵張敬兒襲破之榮不肯降敬兒問曰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室忠臣不可謂之爲賊身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客程邑之泰山人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邑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涕

陸超之　董僧慧　六朝

陸超之吳人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宣城公鸞殺鄱陽隨郡二王子懋起兵討鸞鸞遣王玄邈討之子懋敗爲于琳之所殺琳之勸超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之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周甲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之斂周又助

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董僧慧者姑熟人子勛之謀攘袂相助後子勛敗玄邈執之答曰晉安舉義僕實預之古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願至主人大殮畢退就湯鑊玄邈許之還白鸞乃配東冶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夏侯澄　唐

澄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客也師道謀逆朝廷道義成軍討之獲澄等都知兵馬使劉悟襲師道斬之函首以道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大喜疑其非眞召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改容

皇甫鎭　唐

皇甫鎭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僖宗時澧州刺史李詢辟之爲判官時黃巢之亂羣盜陷澧州鎭出走問人曰李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鎭曰吾受知若此去將安之遂還詣賊與詢同死吳子曰士爲知己死鎭有之矣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士哉彼黃巢者

以不第去爲賊亂天下若鎮之以義死不相去天壤哉東漢之士凡爲舉主死者不下數十人皆署之義客唐有皇甫鎮尤僅見云

趙玉 一作李玉 五代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僇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潛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于禍琦常以玉免己于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寄升仕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輔趙氏之孤燕趙之士爲美談云 唐世說

劉啟光 明

天啟朝逆奄魏忠賢屠僇正人都給事魏大中被逮與楊漣左光斗諸公繫詔獄客劉啟光者更名諸僕出入禁中左右之大中卒啟光與其子學洢扶櫬以歸

燕客 明

燕客者不知其姓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君子皆正直忤璫繫詔獄客爲輿役相左右陰厚結獄卒及五公先後斃而大章獨後一日獄卒語客曰堂上勒顧公死期奈何堂上者掌獄許顯純也客曰請延之五日可乎復厚賂之諭五日詔移訊于刑部客攛顯純知而急斃之方傍皇而卒曰五日矣今晚豈復延乎俄而移部訊尚書周應秋坐罪論斬仍欲笞之二十大章竊嘆曰士可再辱乎乘間自經死

徐起鳳 明

徐起鳳不知何許人從大僕寺丞申公嘉胤備書十年甲申國變申公殉節井中僮僕多散去起鳳號柩次不肯離賊從關東潰回肆焚掠公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童僕皆從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守已而賊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之叩請甚哀賊爲感動卒不焚逐居民外徙令下三

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里人之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三十餘人舁櫬寄天寧寺得全李映碧三垣筆記

闕義卷之三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蘧菴訂

義屬

街南氏曰嘗觀古今風尚至漢之世何節烈矯矯也哉功曹掾吏從事其著者不勝數是時刺史太守得自辟舉其屬其爲屬者知己之感深而意氣之交固傾身事之且殉之擬于私交然者尚繫之客部以謂主客之誼云爾已乃覺其不然也彼賢者或不屑就或再三而始就又若陳池田疇之類多爲名臣而夷之于客毋乃匪其倫歟因彙之別爲部署曰義屬云或曰古者于所屬通謂君臣屬吏于太守刺史獨非臣歟曰漢以後君臣之號專在王朝侯牧以下不得相君臣矣屬之云者可與同升比肩事天子則君臣亦有定分也然而報之殉之不異委質終身也者君子所該錄也況義有大焉者乎有定分而無所逃者乎

欒布　漢

欒布梁人也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illegible]爲人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燕王臧荼[illegible]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燕反漢擊燕獲布[illegible]聞之贖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返漢以謀反案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令趣烹之布埋越梟請就烹上釋之拜爲都尉

周燕　周嘉　漢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燕因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考燕凡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吏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燕玄孫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後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

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鄉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于是相覩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賊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索盧放　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劉平　漢

建武初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劉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遂解去萌傷甚氣絶而甦渴求飲平傾其創血飲之數日萌竟死平裹創扶喪送至本縣

桓鸞　後漢

鸞桓榮之後少立操行以世濁恥不肯仕太守向苗有名跡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間高其義後仕至議郎

李恂　後漢

李恂安定臨涇人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

閻敞　後漢

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著堂上遂遭世變道路阻絶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給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雖窮老豈可用故君之財道通當送致之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

夫皆死常病臨困惟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有故五官掾平與闕敵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敵敵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三十萬耳今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無疑也 汝南先賢傳

公孫瓚 後漢

瓚爲遼西郡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上祭辭先人酹

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墓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旣行于道得赦還瓚舉孝廉遂大顯

楊匡 後漢

桓帝時杜喬與李固俱爲梁冀陷死獄中暴其尸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而弗罪匡因帶鈇鑕詣闕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隱匿終身不仕

廉范 後漢

廉范杜陵人有志操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請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卒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之及死竟不言身自

將車送喪至南陽畢喪乃去

孫賓 後漢

第五種爲衛相門下掾孫賓甚賢善遇之種爲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姪匡負勢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賓客料發其贓數千萬奏劾之匡窘遣刺客刺羽爲羽所執超積忿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蓄怒以俟種乃謂其友閭子直甄子然曰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二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

于是將俠客晝夜追種及于太原遮險格殺送吏
因下共種乘贄冉步從一日夜行四百餘里遂脫
歸種匿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會
赦出卒于

繆彤　後漢

彤汝南召陵人也太守梁湛召爲決曹吏安帝初湛
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湛妻子避
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潛穿井旁以爲窟室
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中咸稱傳之

戴就　後漢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少變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腋就語獄卒可
熟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
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船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
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
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
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
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
扭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于
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桎
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
里太守劉寵舉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彭修　後漢

修會稽毗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作亂修與
太守出討賊　望見車馬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
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免賊素聞其恩信卽殺
弩中修者餘悉降散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
也

衛福　徐咸　後漢

漁陽太守張顯出擊鮮卑兵馬掾嚴授陷伏而歿口
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墮馬福以身

擁蔽口并殺之朝廷褒賞各除一子爲郎

所輔　後漢

永初二年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至厭次河戰敗雄被執以矛刺之時輔爲小吏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豪等縱劉雄而刺輔貫心洞背死東郡捕得豪等以狀聞上詔傷之賜錢二十萬

趙戩　後漢

司徒王允旣誅董卓卓將李傕作亂攻陷長安殺允允二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被害百姓喪氣莫敢收允

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葬天子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賜冊祭弔

尾敦　後漢

公孫瓚與劉虞相攻虞爲瓚所執遣還薊會天子使段順增虞封邑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欲稱尊號脅順斬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歸葬之

王修　三國

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里社哀感鄉里里爲罷社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會北海有反者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至融每有難修雖使歸在家無不至常賴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復爲別駕譚與弟尚相攻軍敗率吏民往救極諫譚以兄弟宜相親睦譚不能用曹操引軍攻袁譚于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主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尸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斂譚尸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田疇　三國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董卓之亂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效臣節衆舉田疇疇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署爲從事疇自選家衆二十騎取間道塞外致命長安詔拜騎都尉以爲天子蒙塵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謁祭虞墓陳發表章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答曰漢

室衰頹人懷異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俛守義之臣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而釋之拘之軍中禁其故人勿與通或說瓚曰疇義士不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之疇北歸率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袁紹招之不受後從曹操破烏丸封亭侯堅辭不受袁尚之死斬送其首令三軍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

向雄　皇甫晏　三國

司馬昭弑魏主髦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時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及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主以立于時殿下仇讎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

仁賢所出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漢晉春秋

麗清　三國

麗清酒泉表氏人母趙氏名娥趙安女安爲李壽所殺娥手刃壽報父仇（詳義女部）顯名於世清以涼州從事守破羌　以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令曰敢臨其喪者死清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義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

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乃與兵未至而城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

馬隆　三國

魏車騎將軍王淩與其甥兗州刺史令狐愚以齊王爲司馬懿所制謀立楚王彪愚病死後事泄淩敗自殺司馬懿追戮二人發冢剖棺暴尸於市東平馬隆嘗爲兗州武吏乃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檜柏一州之[illegible][illegible]之　干寶晉記

按隆為愚獨吏而託為家客想當時家客則可以無禁耳若楊康者豈人也哉

單固　三國

固字恭夏山陽人令狐愚在兗州辟為別駕與治中從事楊康俱為愚腹心及愚與王凌通謀廢立而愚病卒康詣洛陽固亦解祿事泄司馬懿討凌凌死因問愚于固固堅對無有康自事事與固連遂收補繫其家屬拷之不承錄康與對詰辭窮乃罵康曰老奴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康冀得封拜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臨刑出獄固又罵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行地下也 魏畧

高岱　三國

高岱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為危竦以貢夙忿往必見害岱曰在君為君且母在獄期于當往若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郎

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出其母岱豫具舟便將母乘舟易道而逃貢悔追之勿及而免

邵疇　三國

吳孫皓時會稽太守郭誕坐不白妖言被收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嗒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恐心勤勤毋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朱瑒　六朝

朱瑒者梁王琳故吏也琳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

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簉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已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綸等、已有論謀、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啟陳主而許之、南史

陽固　北魏

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皆不自安、固以嘗

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本傳

呼延平　南燕

慕容超、慕容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德初仕秦爲張掖太守、及同慕容垂南征、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北海王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超十歲而公孫氏卒、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也、今雖死、吾欲納其女以報焉、遂爲超內其女、

李綱　安仁　北周

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尸而出、故吏皆散、綱獨撫棺慟哭、躬自埋瘞、拜而去、綱孫安仁、唐永徽中、爲高宗太子忠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

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李撝　唐

唐玄宗初太平公主與其黨竇懷貞等諸臣謀弒逆新興王晉預焉事敗皆伏誅晉被刑僚吏盡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為相擢為尚書郎

張褧　明

張褧廣東布政陳選吏也成化時中官韋眷守廣恣虐于民有番賈馬力麻者泊海詐稱蘇門答剌貢使

眷利其貨將許焉選發其奸逐之而眷又使番禺人王凱父子航海與番人私市知縣高瑤執凱發其贓巨萬選以聞下巡撫都御史宋旻按報旻畏眷不敢詰選移文獎瑤眷益恨而誣選比瑤為奸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皆阿眷賄選所黜吏張褧使誣証選褧不從行囚褧刑之褧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憾滅公義而陷正人終不承行乃坐選矯旨發粟及曲庇其屬吏論罪徒奏入詔錦衣逮選至南昌卒友人張元禎為治喪歛張褧伏闕上書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不免致疑于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投杼于母豈成王之不明而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同日月恩同父母詎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于處群邪之間獨立眾爭之地內官韋眷通番事發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之以激貪懦固監司之職也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奸首鼠兩端以致眷得恣行其意誣選以墨以熒聖聽李

行受命鞫訊承眷頤指煅煉成獄未有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罷黜實臣之罪眷妄意臣必憾以厚賄啗臣令誣証其獄臣雖胥吏不敢昧心以亂是非眷乃嗾行逮臣千理捶楚竟日身無完膚行乃承眷口語文致以勘灾不實矯制發粟且曲庇其屬以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而詬由夷為盜跖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民引領待哺按臬藩置若罔聞選獨隱焉謂展轉勘待報則民絕命矣便宜賑發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性素剛以無罪而受奸人之虐侮不任憤

憊旬日而殂行又幸其速死禁勿使藥又遣其養子私以報眷以快其忿嗜人佞毒以致于斯嗚呼選祇

飭首公横羅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以他事罷眷鎮守召還

闢義卷之四

宜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弟子

街南氏曰始予之闢義也自吡工隸卒以下迄龠魚之屬凡爲類二十有幾而未及于門弟子以爲椎魯下賤之徒飛走蠕動之細非有詩禮之澤靈秀之質語義者之所不及然而能自致于義介然自拔者故可錄以風也若夫弟子之

於師分義攸屬亦猶夫屬毛委質之無可逃而又濡染于詩書講求夫名義即義無足異者也然而道喪俗漓視其師若弁髦然躁競無恒之徒矜新鶩異若北魏徐遵明一年而三易其師李業興于所師雖類受業不終而去又或恣其狂噬若胡夢炎之于朱子陽推陰陷若邢恕之于伊川至于是非禍患之際避匿自遠爲郭忠孝者不可勝數也若而人者始未嘗不矯情作僞貌爲端人依附聲施以自飾於里閈而爲師者亦誤以端人取之而詎能逆億其匪人也哉嗟夫彼特詡函丈間非若屬毛之不可解委質之無所逃其取舍從違莫得而繩之云爾抑詎知夫背其師者斷未有篤于親忠于君者也孟子之斥陳相告之以子貢曾子之事以生死向背爲門弟子衞也吾錄義弟子亦孟子意也

云敞　漢

云敞平陵人吳章弟子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王莽子宇亦師事之宇非莽絕衞氏教衞后上書求至京

師不聽宇與章議莽好鬼神可驚懼之使人夜血洒莽門事覺宇死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侯芭　漢

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負土成墳號曰玄墓行喪三年

鄭弘　漢

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貺。貺被收。道病亡。歿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鎖。爲訟貺冤。顯宗赦貺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歸鄉里。

廉范　漢

范字叔度。在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

范父死蜀中。范年甫十五。別母迎喪。蜀郡太守張穆。廉丹之故吏。重資之。不受。舟覆。范持柩俱溺。衆鈎救之。僅免。隴西太守鄧融請爲功曹。未就而求爲尉卒。衛融于獄中。見屬義奔肅宗之喪。廬江郡掾嚴鱗事敗。馬死。與之馬。不告而去。鱗欲歸馬。或告

以叔度好義。今奔國喪。獨嘗是耳。予故謂薄于師弟。必不忠不孝不信。薄于君臣朋友者也。通鑑載其爲雲中太守。鈔炬爇火以退賊。口遷蜀郡。貯水防火。民有五袴之謠。皆其政事耳。

桓典　漢

典。桓榮之曾孫也。榮師九江朱普。普卒。榮負土成墳。典初舉孝廉爲郎。會沛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按後漢書本傳。不言吉爲典師。而顧起元評曰。漢時事師之禮如此。必有所據。今列弟子中。寧誤不忍遺也。

景顧　漢

靈帝時復治鉤黨。殺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毅之義而顧從父命。亦附義弟子

馮胄　漢

李郃李固之父順帝時封涉都侯卒門人上黨馮胄
爲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隱處不應徵辟

王調　趙承　漢

太尉李固與杜喬皆爲梁冀所嫉又嘗欲立清河王
蒜冀立桓帝會劉文與南郡賊劉鮪私謀立蒜爲天
子冀因誣喬固與賊交通爲妖言下獄門生王調劾
海人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
鈇鑕詣闕通訴太后乃赦之

郭亮　董班　漢

梁冀陷李固及赦出京師人皆稱萬歲冀益忌惡之
遂案誅固暴其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
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
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
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
耶太后聞之赦不誅

胡騰　漢

騰字子升竇武陳蕃爲宦官所害宗親賓客悉就誅
戮騰爲武府掾少嘗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
武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
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于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
已子而使聘娶焉輔後舉孝廉劉表辟爲從事還竇
姓陳蕃之死其友朱震收葬匿其子逸事覺拷掠至
死不承

朱穆　漢

穆南陽宛人字公叔暉之孫也五歲時便以孝稱後
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
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叔
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世所推服

楊政　漢

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教授數百人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
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
范升三妻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
懼驚乘輿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胸

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以是顯名

任末　漢

任末字叔本蜀郡人以載友人喪知名爲郡功曹後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禮震　高獲　漢

禮震平原人也歐陽歙以尚書教授徵爲司徒坐贓下獄諸生守闕爲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時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至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贓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名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爵光是有高獲者汝南新息人嘗師事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

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　獲見獨行傳

戴封　漢

戴封字仲平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夏侯惇　三國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爲曹操所重用爲前將軍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牽招　三國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郡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蹈鋒刃殯斂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史路等皆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哀請賊義而釋之去

許孜　晉

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沖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費慈 宰意 晉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將軍陸雲爲右司馬宦者孟玖怨機雲誣機雲有貳心牽秀等共証之穎收機及雲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考掠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冤玖乃令獄吏詐爲拯詞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訴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吾又安可負君因言拯冤玖又殺之

員半千 唐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栢于墓側三年乃去

喻偘 南強 宋

喻偘陳亮弟子也亮再詣獄偘犯難營救其弟南強貽書衆門人切責之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義之作書數通走謁諸臺官誦言之

倪元鎮 元

倪元鎮瓚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翠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元鎮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愨當世稱之

顧潤之 元

俞長孺越之新昌人爲寧國路儒學教授携李顧德玉字潤之嘗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勿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

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尸歛于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師歛于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死哭諸寢又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乎殯非家殮之則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歎服

黎貞 明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師事孫蕡洪武初補郡生以學行署新會訓導辭去築臺釣魚自儗于陵坐謫戍邊

東者十八年孫賁以黨禍戍邊被刑貞抱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瘞安山之陽爲文以祭讀者無不墮淚

林嘉猷　明

嘉猷臨海人方孝孺弟子初師其同邑王琦琦坐累謫雲南無敢送者猷徒步千里追之泣而別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走蜀中師孝孺孝孺徵入從焉建文時仕至陝西僉事燕王即位以孝孺故坐誅

王紳　明

紳義烏人王禕之孫稌之子方孝孺門人且女夫也孝孺誅死從孝孺外姪鄭珦奔京師求其尸不得坐逮繫以大父忠節免且欲用之紳辭以疾放老于青巖私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洪瀾　明

瀾字遠生歙人江天一弟子天一與金太史聲殉乙酉之難妻子當沒入瀾毅然以爲己責走烈[illegible]中數百里告募于其親友得百金贖之天一妻子乃得免以其餘金買田爲給葬殮焉其觸熱行路也大汗汚

衣輒斡衣于溪澗之水漬而身伏水中待其燥衣而復行

梁份　國朝

寧都[illegible]叔以文詞游于四方最知名卒于儀眞同郡弟子梁份字質人心喪三年子友姜兹山遇之維楊見其蔬素啖粥問而知其以師喪故也

俞載公　國朝

載公蕪湖人子友徐程叔弟子也少事程叔授制藝程叔他館久之老病仍館穀其家時載公已以太學將筮仕程叔欲別去不可朝夕奉養凡九年卒于其家殯殮之弔者至治具爲喪宴初程叔弟子阮于岳爲御史遺之三十金以畀載公爲送死費至是悉授其子以歸歸殯之日號慟舉棺如親子焉

閫義卷之五

宣城吳肅公街南著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童

街南氏曰孩提之童而仁義鍾焉大人者能無失而已雖然義取諸衡者也非識無稽也義取諸决者也非勇弗赴也強有學者之所審幾而濟務也竊嘗觀會參童子及汪踦之倫亦何較然于取舍之際哉郎衆所𢙣強有學者莫能踰也噫昂然負七尺須眉而靦顏背義豈其性之所鍾孩提時而已失之耶彼馮道楊涉之徒郎謂之夭殤不得其死可也予故闡義而及童子

汪踦 周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及齊師戰于郎公孫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弗殤童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弗殤也不亦可乎

彭修 漢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漢為功曹又見偽部

魏昭 漢

郭泰嘗止於陳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少年當精書義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糜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

夏侯榮 三國

榮淵幼子也七歲能文日誦千言文帝賓客百餘人人奏刺書爵里榮一寓目遍談不謬一人淵與漢戰而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奮劍沒于陣

佛念 六朝

佛念後秦姚泓子也劉裕伐秦遣王鎮惡破秦兵于渭橋秦將卒多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兵入城泓將出降佛念時年方十一言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乃登宮墻自後而死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降鎮惡以屬吏裕至泓宗族百餘人降裕皆殺之送泓至建康斬于市

黃昌郎　未詳時代

黃昌郎即非清郎也方八歲時為新羅王殺百濟王乃先往百濟舞劍于市觀者如堵百濟王聞而奇之召入宮令舞劍因刺殺百濟王後人作假面以象其舞

樂氏男　唐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服矣武后悟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于是七人者俱得

免人知唐氏再造皆梁公之績豈知梁公不死實樂氏一小男力乎

宜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工

街南氏曰嘗讀史至唐工人安金藏剖心白皇嗣不反而睿宗卒賴以安噫此其功寧出狄梁公下哉梁公不欲以去就爭其功殊金藏以死生爭其功擬雖大臣之與小臣不同而其情不俱篤乎先王之制工執藝事以諫夫聖主求言若不及設敢諫之鼓樹誹謗之木邀之賞而激之以刑當其時爲之工者與矇瞍庶人同效其箴賦傳語之規蓋無難者𠂇主暴辟其誰與我鼎鑊沸前卽卿大夫立靡耳而乃有狎逆鱗觸權倖慨然俯死而伸所欲鳴如金藏者不亦偉哉彼叅恐然於鼎社之移根本之撥而不忍唐葉之斬故不能自已已諫何容心哉乙而之難梳工魏三署盛生文鼎部其被縶也不承以死肅蓋目擊之云若而人者或家國之瘤矢於隱

憂或善惡之公激於彝秉古今往往不乏要莫得而泯焉彼其工於義亦奚啻其工於器也

安金藏　唐

嗣聖十年有告皇嗣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之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劉萬餘　唐

劉萬餘長安工也黃巢陷長安萬餘乃與樂工鄧慢兒等竊相謂曰冦方猖熾所向無敵而京城糧貯悉爲所資支持之力計可數年吾儕受國厚恩秋效忠赤而無由自脫告爲賊所用不如以計給之使之坐困則賊亡有日矣萬餘于是佯狂巢策者從容謂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一旦兵逼于外無金城百丈之固何以自守巢然之卽日選丁壯十餘萬人具畚鍤爲築城之役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而不竣倉貯爲虛人剝榆皮以食萬餘惶巢之悔而罪之也乃出走河陽經年病卒　錄異記

安民　宋

宋崇寧元年蔡京既相悉毀元祐法追貶元祐諸忠賢爲姦黨刻石端禮門已復頒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之安民者長安石工也當鐫字辭曰安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如清議何安民不忍刻也府官怒將置之罪安民泣曰役吾分也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萬世死且不瞑聞者愧之

九江石工　宋

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辭于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此可與安民並傳九江守賢于長安守遠矣

潘生　元

潘生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與兩弟奉母居與人執埴甓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飢道殣相望度無所得食則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何若用吾強壯以延母旦夕乎即以母屬兩弟而自傭于回鶻人乃告母曰兒傭錢塘當數月得錢米可相活母勿憂已回鶻人轉賣之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飢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遣東還道[illegible]女子鬅髮而尾其後問之則曰淮產也以飢故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能挾我以偕乎遂相攜以行日操瓢行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洽日久而未嘗一語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因抵其家女上堂見父母泣涕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即引生更衣具酒炙飲半執醆而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者皆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詎且暴淮楚間矣顧君去家久母不知存否歲丁洊飢鄉閭必離徙廬舍墟莽矣雖有兄弟恐亦不自存活吾家尚薄有田園女賓君箕帚妾也君必毋歸生毅然謝曰嗟乎吾敢以若女爲利哉予雖賤不讀書知義不可取況吾母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或有一存倘遂不歸是吾違死吾母也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已三年矣兩弟亦死生爲追制服復治埴甓以終其鄉[illegible]

楊賢　明

天順間門達以都指揮僉事治鎮撫獄達有寵于上而甚學士李賢及都指揮袁彬乃疑賢於上上遂疎賢而彬猶以義故位達上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備至彬不勝苦而燕中少年楊賢者為漆工尚方憤曰袁公上與同患難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陳達奸惡狀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達并治達恚搥賢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

計達且憾李學士謬曰有陰事欲告公達令稷與前賢乃耳語達曰小人何辦此此李學士草也達大喜詭答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牒訴上上命東朝堂辦之之東朝堂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我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引他人為也達失色計沮上悟趣出彬分司南都而賢亦得免

魏三　明

乙酉鼎革寧國將陷宣城麻公三衡起兵稽亭中丞丘公祖德起華陽湯生廷宏盛生文鼎起南湖誓師樂之金陵人魏三者梳工也棄家入伍中往來諸公所文鼎使諜于城門者執之未知主名欲迹得之將執戮諸公魏三終不承遂杖之斃

武風子　明

武風子者滇之武定州人也名恬性嗜酒滇多產細竹可為箸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顧自矜重靳不與人好事者每瞯其謀醉時置酒招之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

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定數十箸揮手不顧也或于醉中以箸相嬲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滇滇士民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懸賞索之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耶偵者聞于賊縶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布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擁出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請縱之徐徐當自遲其技也釋之生自

此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于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云安定守某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風子踪跡無定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謝醉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傍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

囈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但所繪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或曰其有道者歟

闘義卷之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遜菴訂

義卒

街南氏曰。甚矣夫舍生取義之難也。世有能舍其生者矣。匹夫匹婦。勢窮力屈。計無復之。而自經溝瀆。是謂諒死。情有所不能忍。拔劍而起。挺身而鬭。碪首刳胸。自抵于罪。是謂憯死。探珠於淵。徼材于莽。力搏異類。血殷齒牙。是謂貪死。此其于死。未暇計也。自非然者。雖驅之以必死之地。被之以得死之名。苟可以倖逸也。則罔不宛轉遷回。冀以自存者。故取義難也。今夫卒操死人之具。置身于必死之場。進則有立殊之勦。而退則有必誅之法。當是時。即捐軀赴難。以自附于死綏之義。其爲途亦甚便矣。然而死于亂。死于法。莫死于義也。則夫處疆埸之劇。卒能奮躍自鳴。不泯泯于烏喙蟻垤之間。不亦卓然行伍間丈夫哉。若乃志有所存。蓋有所感。發憤于歔

奸報德之行。而并非迫于疆埸之不得不死者。其取義也。抑又有足多者。集義卒。

李懷光軍卒　唐

李懷光以李晟軍盛。欲引軍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擊朱泚。惟力是從。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不能強。

朱滔軍卒　唐

德宗勅朱滔還鎮幽州。滔欲得深州。不許。遂懷怨望。屯於深。朝廷討田悅。滔言於衆曰。欲與諸君共趨魏州。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之。乃曰。幽州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榮寵。將士亦各蒙官勳。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倖冀。滔默然。已而滔將步卒發深州。至束鹿。詰朝將行。吹角未已。士卒忽大亂。喧噪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之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驛後。牙將蔡雄等詭語之曰。司徒欲取深州。冀得絲纊寬汝曹賦率耳。朝廷無信。以深州畀康日知。又朝廷賜絹。汝等人十疋。至魏皆爲馬燧所奪。司

徒南行爲汝曹非自爲也衆呼曰雖知司徒爲士卒終不如奉詔歸鎮雄曰各部伍往深州數日再歸鎮耳衆乃定滔引軍還深州密訪諸倡率者得二百餘人斬之

石孝忠　唐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盜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胤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美丞相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

力推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臥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詣之孝忠伺隙用枷尾拉殺之上聞之使詣闕下及至問曰汝推碑殺吏爲何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赤族無恨臣事李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禽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僇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段學士撰碑如孝忠語羅隱作傳

蘇公獄卒　宋

蘇文忠公下御史獄當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公憂在必死有一卒仁而有禮事公甚謹每夕必然湯爲濯足公以誠叩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

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此公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卒受其詩藏之枕中詩有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人間未了因之句公果無恙後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孔平仲談苑

馬俊　宋

馬俊太平州慈湖砦兵也州軍陸德周青張順等叛青爲謀主約翌日掊城中少壯而居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

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事遂不克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俱伏誅尋贈俊修武郎立廟曰登勇

李震　宋

李震汴人靖康時小校金人廹京師震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傷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𦂳諸庭柱臠割之膚肉垂盡腸有餘氣猶駡不絕口

曹文洽　宋

曹文洽鄭滑之卒也時姚南仲爲節度監軍薛盈珍怙勢頗甚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盈珍讒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上表誣南仲以他事文洽時以賫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憤怒遂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于廁中乃自殺日旴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高宗聞其事頗疑南仲趣入朝上曰盈珍擾卿甚邪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紊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高宗黙然　出談賓錄

唐琦　宋

唐琦高宗時衛士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金人犯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令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汝首即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帥尚以城降女何人獨爾琦曰鄴爲

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琦仍頓鄴曰我月給才五斗米不肯背其主女享國厚恩乃如此豈人類哉詬駡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

施全　宋

施全杭州人靖康中爲殿司小校憤秦檜倡和議殺岳飛乃伺其出挾刃刺之不中爲檜所執送大理檜鞫之全曰舉天下皆欲殺□人汝獨不欲故欲殺汝耳檜命磔于市後人立廟于吳山之麓曰施公廟

金校　宋

建炎二年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粘沒罕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劉豫忍事之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湯鑊粘沒罕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進得貶遞冷山校之力也

蔡青　鄒進　熊俅　宋紹興時

蔡青漳浦人與同縣人鄒進熊俅俱爲左翼軍步兵特山冠焚縣治郡發皇甫某領步兵二十五人屯縣北門賊率三百餘人至西關皇甫曰我等當效力死戰耳三人乃披髮操戈瞋目叱衆曰義當爲國死既而與賊遇自卯至酉殺傷甚衆賊分兩道而遁三人乘勝追逐賊勢窮反鬬三人皆中傷以歿邑人哀之合葬于邑西至今相傳曰勇士墓

范旺　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順昌縣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叛更助爲虐是無天日也賊黨怒刳其目而殺之二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鬪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支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滅邑人馮異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間詔贈承信郎更立廟祀之號忠節

包明　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恤也未幾以病死　放翁集

隗順　宋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順瘞之北山之濱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

雙橋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箭有赫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朝野遺紀

孫益 宋

紹定時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李全犯揚州游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却益厲聲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珣顧渚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珣渚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彭義斌 宋

義斌大名忠義軍也與蒙古將孛里海戰于內黃之五馬山敗績潡欲降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人義不爲他臣屬遂死之

儲福 明

儲福無錫人靖難兵起感憤辭母韓妻范逃去文皇即位詔挨購戍卒入伍福至燕山調雲南曲靖衛復挈家行因仰天嘆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從逆之臣在舟中日夜號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瘞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平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諗其事則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浣澗水中見其傍草生若虎丘蘼因敝織之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范營瘞爲廬于墓傍若干歲年八十餘卒自范之卒也蕭草不復生士人義之葺其廬爲菴集尼居之扁曰崇孝云

龔翊 明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門卒靖難兵至谷王穗及李景隆開門迎降翊力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生徒安貧好學宣德間周忱巡撫其地欲薦用之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于義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卒年八十餘其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王永　明

王永正統時錦衣衛卒也王振之横諸内臣咸比黨爲奸而永獨心惡之乃爲匿名書數振罪而揭之衢振姪王山緝而執之坐妖言斬于市

劉玘　明

大同有叛卒王三者數爲邊患朝廷懸賞購之勿得戍卒劉玘者素善三請誘之乃携妻女以釀爲業三忽望見大驚問何以至此佯泣曰貧甚三曰我在憂貧耶相與道平生歡三欲入其舍玘辭曰陋甚三固

欲往且請見其妻女其妻亦謬爲恭敬邀延飽奉觴盡醉偃卧舍中數試之知其愚玘乃與其徒以大椎椎其兩臂縛以巨繩檻送京師邊患遂息

周敖　明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皐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日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不易儒衣巾奔至家痛哭觸庭槐死死後衛巾被面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臨其喪不裂巾而歛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名山藏

孫堂　明

嘉靖己亥世宗將幸承天羣臣諫者皆罪謫命下有軍校孫堂者自西闕闌入奉天門大呼衛士捕之堂言我攔駕耳途中蓋造棚廠民死過半矣我實不忍皇帝何忍願止南巡之駕詔下獄以病狂論死并罪守衛

金祥　明

金祥武昌熊中丞桴門卒也桴始守太倉以倭亂奉旨討賊自效祥十餘人從偶戰敗皆散獨祥不去公

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爲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公過橋而寇已發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推之橋壞寇隨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而屢捷進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儕輩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叫曰寇至矣蓋其望氣見也衆驚騎從皆失有乘馬過者祥推墮之以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如雲人馬足皆不在地及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逃道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牛日公戰敗而祥又常翼公已又奮擊得大捷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

戰，殲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皆其忠勇之力云。

金鑄 明

金鑄，遼陽健兒，其長王世勳率衆卒禦寇，被圍，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勳尚困圍中，復奮死潰重圍入，與世勳俱，世勛馬爲寇所奪，即以己馬乘世勛，身獨步戰，援不至，竟死之。

竇成 明

竇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小卒也。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攻之益急。時應登兵

少，不能禦，輕騎出請救于廬，道出舒城，解鞍而飯，賊猝至，刼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糧且盡，守者皆倦，賊知之，命應登擇其卒爲營中所素信者，使招諭之。廖舉成，成許，賊以精兵二人利刃夾其頸迫至城下，成紿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竇成也，主將爲賊所刼，逼我招汝等降，幸堅守，勿生異志。賊掘西門地，將穿城而入，遇石不能穿，糧及火藥皆盡，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判死報城中知之。賊刃破其腦，且

破，且號，至死不絕。城上人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之而拜，迄斬割既盡乃止。于是城守益憤，相與設主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明年再至，爲黃將軍得功所敗，宵遁，城以全。

俞希龍 明

崇禎末，宣大總督盧象昇帥師勤王，至保定之賈莊，爲奸人刺死。衆謂其敗，旗校俞希龍嘗隨營打點，下東廠太監王之心鞫之。希龍稱其忠勇有略，不幸爲刺客所中，手書遺疏而死。之心以爲誕，加之極刑，身

無完膚，終不承，仰天嘆曰：國家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畢而死。

閫義卷之八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遜菴訂

義道士

街南氏曰、莫非道也、而獨私之老氏者、自莊周始也、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周之言也、彼雖小仁義、而其語義、未嘗不與儒並汲汲也、夫義亦道也、道之名、悉舉而署之羽流、何也、全真也、黃白也、禁禁也、道惡道、倘所謂在瓦礫在矢溺、抑或然耶、其有識夫義、若聃與周之云者、猶道也、然以予觀于載記、亦何寥寥哉、備一例以與僧之徒并錄之可也、

安世通　宋

宋寧宗時、吳曦反、詔以楊輔爲制置使、以輔知成都、嘗言曦必反、當能破賊也、青城山道士安世通、上書于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燬蘷梓、輿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甕、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擁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蜀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遇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態、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而世通言之尤切、輔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不聽、曦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深有媿于道士矣、

徐道明　宋

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德祐元年、元兵圍城、道明

謁郡守姚[illegible]曰事急矣計將安出守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還　謂其徒曰姚公誓與城存亡吾屬亦不失爲義　乃取觀中文籍藏之石函置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誦老子兵使之拜不顧以兵脅之不爲動遂死之

闢義卷之九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蓬菴訂

義僧

街南氏曰佛氏滅天常悖君父以求脫生死儒者譏之謂行乎亡徒不可以持世顧有儒衣冠而沉溺其教莫能悟者彼緇而髡何足以語此昔宋僧德公之將死也謂其徒曰吾苦行百年迄無所得徒爲不忠不孝之人汝其改諸卓哉

可謂有識之傑矣然則僧矣而猶皎然慕義不規規于生死者是可執儒而徒偉衣冠者謝之曰滅天常悖君父亦何必緇而髡者乎

曇永　晉

王廞爲吳國内史與王恭相攻恭遣劉牢之擊其子泰斬之又與廞戰廞敗走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曾彬　南北朝

王慧龍晉尚書僕射王愉之孫劉裕微時愉不爲禮裕得志愉合門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曾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匆匆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後仕北魏任爲安南大將軍卒後將其子葬所起佛寺圖慧龍并曾彬像爲讚焉

曇遷　南宋

僧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建康篤好玄修游心佛義善談老莊與范蔚宗王曇首游蔚宗被誅家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葬送宋武聞

之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事

眞寶　宋

眞寶五臺山僧也本代州人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于山中帝召對便殿眷賚甚隆還山益聚兵助討山縣不守敵衆大至眞寶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眞寶卒被獲至則抗辭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使人勸誘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失言耶怡然就刃北人異之

奉忠　宋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奉忠迎謁子厚見之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眞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章默然

溫日觀　宋

杭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善畫葡萄居葛嶺瑪瑙寺人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葡萄枝葉須梗皆其草書法酷嗜酒惟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

曰掘墳賊掘墳賊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袍帽而支離叟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彼法中所謂散聖殆其人歟抑吾法中義士矣支離叟卽鮮于家所種松也　遂昌雜錄

莫謙之　萬安　宋

莫謙之萬安僧常州宜興僧也德祐初謙之糾合義士捍禦鄉閭于是朝廷詔爲溧陽尉已而殁于戰安之起兵也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禪及兵敗亦死

林德誠　宋

德誠福建福寧僧也初州守王伯顏城陷被執罵賊不屈死明年德誠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君王州君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急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

雲門僧　明

雲門寺僧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攜茶具筆墨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童

子竊傳于人有不爲王蠋死聊濟伯夷貧之句

懷壁　明

懷壁者晉陵杏塘里人幼出家雲陽東林之村寺不二里許則冢宰赤涵張捷居也壁與張氏交善張罷少宰家居其子範戊以任子就選京師張屬壁與俱挾之曰以此相累及都範我補銀臺從事值小璫盃御用雕龍磁漆器出售之侲藉都市無忌又無甚高價範我素有嗜古癖閒購收之壁諫不聽其門客競以此洩入緝廠奉旨逮繫則門下客先已他出壁亦

踰垣避矣、忽念曰、吾不出、則長君獄不可解、復踰垣入、就縶、事經東廠錦衣刑部、歲餘、無刑不歷、壁自陳賄以供佛、長君無與也、鄭濟菴張玉笥諸公、時亦繫獄中、為詩歌記其事、獻者陰義壁、并寬範我、以故得就戍、歸、已而賊陷京師、南都擁立、張公起為大冢宰、迎壁入署、未久、辭公歸、公留之、壁曰、時平無所用我、有緩急、當自來、已而湘裏告急、公復遣迎壁、壁已到、公曰、信人也、喜甚、因與計生死事、壁曰、此公事、惟公意耳、及南都陷、公乃遣其家就民居、同壁微服行、走

雞鳴寺中、主僧疑道官不納、壁懇乃納、是夜張公縊于寺中、壁守殮之、仍間道繭足乞食、走四百里、報其家知焉、先是甲申、濟菴鄭公來赦出獄、過江南訪壁、為買雲陽田二頃、以券畀壁、壁受之、乙酉之變、壁完券還鄭公曰、公以此為還鄉計、鄭公因得歸、壁年四十、有膂力、力畊治生、不事乞募、與交無纖毫欺也、賀天上作傳

海明　明

蕪湖僧慧淵、字海明、蜀重慶人也、乙酉推華徽太史金聲起兵、敗縶、被害于金陵、海明聞之、乃丐貸市棺木、徑前抱公尸而歛、隸人叱阻之、海明了不畏、卒殮公、以柩載歸蕪湖小菴中匿焉、初金公被害、同人江天一、及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四人者同死、諸生閔遵古者、天一故人也、天一與金公被執、道蕪湖、遵古為具酒食、周旋甚至、至是聞海明收金公、泣曰、奈文石先生何、休寧程達可、願捐三十金、遵古謀之海明、海明允之、又以其三人皆可念也、海明難之、會閩人蕭倫、慨然益以多金、悉收以至蕪、歸櫬于徽、後惟余

吳兩家無人歸瘞、海明與倫等買地瘞之、而碑識其處、海明死、遵古建菴海明墓傍、署曰崇義、倫別有傳

見義民部○江天一弟天表被收金尸者僧惡元與僕相賢非海明海明豈惡元即慧淵耶

濟齋

濟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為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飯粥絮藁藥餌器用無不具、如是數十年、一日寺中遇黃太冲、銜袖遺一紙、拾之則有兩人姓名、太冲驚問、此其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濟齋僞為不知狀、固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因飯囚、故習

之知其爲忠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太冲曰此吾輩事也奈何累子時錢虞山寓武林太冲往告之以五十金畀澹齋過三日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决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黃太冲文

閒書　卷一　義俠　七　慕園藏板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蓬菴訂

義女

街南氏曰婦人之談說道理也不男子若也而其怵利害患死生則百男子也怵利害患死生則安足以語義不能談說道理又安能以行義古貞女烈婦矯然獨遂之死靡他不巾幗而冠帶也哉雖然從一勿貳有聞於志者舍命弗渝

有激於節者弃而字人不猶委質垂紳束乎分之無可逃而斷乎義之所必出乎是庸衆所矜而未可爲貞烈者難也古之閨操者多矣吾不具論吾獨怪夫擴房帷之眄報雪之誼當禍患之臨曉然于君父之絶者憶寧謂不邮其緯而憂宗國隕爲非嫠宜爾耶請書以質之天下之談說道理者

齊義繼母　列國

宣王時有鬬死于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朞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試問其母聽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其少君相問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謂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人言于王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之尊其母號曰義母

魯義姑姊　列國

魯義姑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然母所抱誰曰不知也齊將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

之子母其親愛也痛甚于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生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脇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于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丘子妻

列國

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之蓋之偏將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亡于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固自殺也以救不得死其妻曰曩有故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

無益于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illegible]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事君公義也妻子私愛也于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實恥之況于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以太牢祠以禮而葬之賜其弟金百鎰而使別治蓋

魯保母

列國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時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我子代

之義保遂以之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魏乳母　列國

魏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

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

魏芒卯　列國

芒卯之後妻孟陽氏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孝母厚遇之乃令其三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子猶不孝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汝何救焉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今以其假子而不爲救何以異于無母其父

爲其孤也而使妾母焉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于世王聞之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是五子以孝名

王孫賈母　列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

之卒以復國

女子碧　漢

王莽建國元年篡漢位廢孺子嬰長安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李文姬　漢

李固以方正忤梁冀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

謀匿燮托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長基次茲皆被收死獄中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遭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氏將絕今幸得而濟愼毋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言彼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祠焉

范滂母　漢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龐娥親　漢

烈女龐娥親者酒泉表氏人龐子夏之妻禄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郡李壽所殺有男三人皆欲報仇會疫災並死壽喜云壯男盡矣女弱何足復憂娥親子淯出聞之以告娥親娥親感激愈深愴然曰李壽汝莫喜也焉知娥親弱女子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耶遂陰市利刃晝夜哀酸志必殺壽比隣徐氏媼憂娥親不能制恐反見害每諫止之曰彼男子也凶惡有素邂逅不勝則爲重受禍于彼願詳家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復何求今三

弟早死，門戶衰泯，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于人哉。以
卿心兕我，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殺明矣。
夜數礪刃，切齒悲憤，家人及鄰里咸笑之。娥親曰：君
等笑，直以我女弱，終不能殺壽也。要當以壽頸血汙
此刃，俾卿等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于都亭之
前。白日與之遇，便下車叩壽馬，叱之。壽驚愕，娥親奮
力斫之，并傷馬。馬驚，壽擠道溝中，復就地斫之，中樹，
折所持刃。壽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反覆
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壽刀，截其頭，持詣有司，伏罪。辭
色不變。禍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即解綬去，弛法縱
之。娥親曰：仇塞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
敢貪生以枉法乎。鄉人觀者如堵，咸為之悲泣嗟呑。
焉守尉陰語使便宜自匿，復不肯，曰：仇人已死，妾願
畢矣，義無所逃死。辭愈厲，尉知其不可奪，強載還家。
刺史太守並表稱其烈義，立碑顯其閭，太常張奐以
束帛二十端禮之。皇甫謐列女傳

姜敘母　趙昂妻　東漢

馬超叛漢，破隴上諸郡，遂攻冀城，救兵不至，刺史太
守俱欲降。參軍楊阜號哭諫阻，刺史不聽，開門迎超。
超殺刺史太守。阜假葬妻出，時外兄姜敘擁兵屯歷
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
能死，亦何面目視息于天下。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
豈獨阜之憂，州士大夫皆蒙其恥。敘母慨然曰：韋使
君被難，亦汝之負，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也。當
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
乃與同郡趙昂等合謀討超，令趙衢等為內應。超取
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事必萬全，奈月何。異
曰：雪君父之大仇，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敘進兵
鹵城，昂據祁山，討超。超怒，趙衢紿超出自擊之，衢閉
城，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
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敢面
目向人乎。超殺之，又殺昂子月。阜與超戰，身被五劍。
超敗奔張魯。阜以功賜爵關內侯。

謝娥　東漢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貞。居貞與娥父同為商
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

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巨萬娥乃祝髮爲尼

孫氏　晉

虞潭母孫氏孫權族女也初適潭父忠有婦德忠亡誓不嫁潭幼母訓以忠義長而譽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之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勿以吾老爲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所服環佩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爾何爲獨否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平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王廣女　晉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節廣事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楊芳陷楊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夜從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仇不共天母仇不共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即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荀灌　晉

晉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兵于宛爲賊杜曾所圍崧兵少食盡欲求救于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

范氏　隋

宇文化及旣弒煬帝給事郎許善心執節不屈化及收執殺之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不食十餘日而卒

王舜　隋

王舜趙郡王子春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所親舜撫二妹而陰有

復仇之心。長析殊不爲備。姝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許。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汝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殺長析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其罪。

洗夫人　隋

隋得天下。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高涼太守馮寶妻也。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安撫。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諸州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宋康郡夫人。後番禺王仲宣反。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遛不進。夫人大怒。執暄繫獄。更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令諸將擊仲宣。洗氏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朝廷拜盎爲高州刺史。贈馮寶廣州揔管譙國公。冊洗氏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

行事。仍赦暄罪。皇后賜夫人首飾宴服。夫人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歲時大會。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惟一忠順之心。又遣長史上封事。諭安撫之宜。論總管趙汭貪虐之罪。上致汭于法。委夫人招慰降叛。夫人親載詔書。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上賜臨振縣爲湯沐邑。賜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狄姨　唐

狄公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公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姨。適姨子挾弓矢。携雉兔歸。顧揖。欲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爲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公大慙而退。

高叡妻　唐

高叡妻秦氏女也。中宗朝。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

知不可屈乃殺之後贈獻冬官尚書謚曰節

王義方母　唐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倚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僕固懷恩母　唐

代宗時僕固懷恩反其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皆感歎

李日月母　唐

朱泚之亂奉天被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日月死泚歸其屍于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初城下之戰重捷死之賊以其首去德宗撫其身而哭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結蒲爲身而葬之嗚呼忠義之士感于寇賊悖逆之人見嫉父母兩人之事可爲萬世勸懲矣

楊氏　唐

楊氏董昌齡母也昌齡嘗爲酒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于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爲郾城令楊復戒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朝廷母以前敗爲慮母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沒無憾矣及王師逼郾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于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即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皆老母之訓也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者數矣蔡平楊

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楊氏 唐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抵項城將掠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刀矢兵刃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戰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復將還城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墜馬死卽希烈婿也賊勢沮

遂散去刺史上侃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彼何人哉

竇桂娘 唐

李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參軍竇良女桂娘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

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于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其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 杜牧之傳

李漸榮 唐

朱溫謀弒昭宗遣判官李振與統軍朱友恭樞密使蔣玄暉率牙官史太百人夜叩宮門入殺宮人裴貞一問帝所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亦見殺玄暉矯詔稱漸榮貞一弒逆

歌者婦 唐

南中有大帥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帥欲私之婦拒不許帥密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珠翠以悅之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似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頭矣 太平廣記

劉氏 後漢

高祖時鳳翔節度使侯益謀叛歸蜀帝使大將軍王景崇往圖之益遽入朝而帝崩益家富厚賂執政而毀景崇景崇怨朝廷遂稱兵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前天平行軍司馬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尚在

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大梁歸于益家

劉仁贍夫人 南唐

周師圍壽州節度使劉仁贍固守及周主至淮唐城邑多不守唐君臣表請稱臣納貢獨仁贍不肯仁贍憤悒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汎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許廷構復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然後成服將士皆感泣

劉安世母　宋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倘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生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正色立朝面折廷

諍人目爲殿上虎

趙氏　宋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戴天子天履天子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殺於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覩之寧不有愧于心耶

徐氏　宋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閣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

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寇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目覩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畏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以上二氏俱采沈叔楷史

撒合輦妻　金

撒合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元兵圍中京輦時爲留守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國宗得至高爵君恩良厚今城在圍而身病命也夫城旦夕亟矣當率精兵力戰而死幸毋以我爲慮輦力疾巡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布之臥榻家貲悉以分人乃盛飾謂女使曰我死則舁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戸舉火無令軍士見吾尸也言訖而縊輦歸慟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之俄而城陷輦力戰不克投水而死

八妙貞姑 明

八妙貞姑宣城唐氏女父壽玉兄貞一元爲翰林承旨貞一死子安七幼姑方爲處女憐其孤誓不嫁遂爾於家撫安七安七長洪武時坐事戍嶺南貞姑遂主其室或媒嫁之俱不聽會赦安七歸貞姑以壽終新陡唐氏族頗繁皆安七後也實貞姑之力人以方趙氏嬰臼云唐氏謚之曰貞至今世世祀勿絶爲唐氏不祧之祖

歐陽妙聰 明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承瑺之女瑺妻生妙聰及男子四人而承瑺卒久之喪其二男瑺妻不勝痛嘆曰嗟乎四子而天奪其二其存者亦安可必我其終老無所依姑而藐焉孤誰輔立之妙聰泣涕跪母前掠髮自誓願養母弗復有家願也于是謝媒妁與母夕夕家貧尤孝母以哭失明妙聰朝夕奉待左右焚香籲天目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身而丈夫行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泥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如前誓何吾弟有子何患無依遂絶鄰母正德十年旌表

萬義顯 明

義顯鄞縣萬氏女祖斌從高帝起兵爲指揮死北征父鐘襲死遜國之難兄武襲死交趾次文嗣以禦倭射龍死海中文妻吳氏有遺腹生男曰全時文母在堂嫂陳氏無子義顯盛年有議昏者顯見門祚單微喟然曰吾家三世而四人死國事俱不得寸骨還今

三孀婦主家而所遺孤在乳下衰宗血脉之係在此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于是謝媒氏弗通而家人亦思藉顧助遂不奪其志顧日夜同三孀撫兒治家營立門戶全成童嗣父官手書訓之歷敘先世戰功及死事狀如見使勉力承先志後年七十乃卒全孩之若姚萬氏子孫祀之與射龍將軍列坐世世不絶

侯氏女　明

南京白塔街富室侯氏有女年及笄媒氏爲議婚時其兄死子幼女願撫兄子遂謝媒氏誓不嫁而爲之

經理其家業兄子稍長使從師讀書已又爲冠且婚人多慕其義者媒氏曰姪成立矣不可以有家乎女笑謝曰豈年三十餘而猶爲人合巹者乎且姪猶子也我庸患乎孤寡何嫁爲遂終老焉崇禎朝有司上其事皇帝旌其閭御題句曰春秋六十四齡猶然處子史記三千餘載獨此完人姪後中某年舉人佚其名

崇禎宮人費氏　明

闖賊陷京師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等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擁之見李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以賞部校羅賊羅携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行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君子擬之丹陽孫翊徐夫人本書不錄徐氏以其雖節烈與義例不合也

友悌　未詳時代

友悌者邵易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爲誰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仇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乃語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

以殉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以繼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蔣氏　時代未詳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喪母十七而希敏卒有二弟幼且疾蔣氏誓不嫁以育二弟母家或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二弟誰爲撫者棄之不仁況能保吾蔣氏千百年之祀則一身于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娶婦爲經理其家財家亦饒二弟終身母事之鄉人稱曰仁姑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菴訂

義奄

街南氏曰古奄寺之禍人國不可勝數漢唐毋論已明高皇帝鑒往轍令不得干預政務鑄鐵後宮并不令習書識字載在典章可謂深切著明然其後有若振若直若瑾者煽權播毒迄于忠賢禍延宗社再世以亡然則奄寺誠不可一日近左右明矣雖然人主豈必暬御之悉屏也哉苟能愼釐笑戒狎暱終其身不假之事權以毋失明高帝之意奄何能爲且夫奄亦人耳而或者曰是生而無一善類也者彼呂強張承業抑何以稱焉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氏曰稱士異其賢也噫使古今奄寺盡強承業其人者安在不可假之事權惟不盡若強承業其人而有國者宜愼矣亦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有比德於強與承業者乃俱足以誌矣表而出之庶天下知閹茸下流猶有某某其徒者而爲奄寺者亦有以自厲焉耳

呂強　漢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言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言之無益所以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正耳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承旨毀刺貴臣譏訶豎宦陛下不容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群臣皆以邕爲戒不敢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更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傚

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極諫言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亦不省及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怨強入骨因共構強與黨人共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延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讓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趙思 後燕

慕容寶爲魏所破道中黃門令趙思至鄴求內之鄴人執而囚之時慕容德自立爲南燕將以殺寶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再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田鵬鸞 北齊

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五爲閹寺頗好學讀書使役苦辛時伺間隙挾書周詢規古節義事未嘗

不〃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周代齊齊主緯後馮淑妃等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安在紿曰已去不信毆捶之每折一支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高力士 唐

高力士爲玄宗內給事初太宗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多衣緋除三品將軍力士以將軍侍上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帝曰有力士我寢乃安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國忠等雖以才

寵進皆厚結力士始林甫牛仙客知帝意不欲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謝及帝走蜀力士從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

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陛下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居興慶宮李輔國譖之肅宗言將與上皇謀不利于陛下已詐言帝請上皇按行宮刼居西內上皇至睿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露刃遮道不得前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來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刃呼萬歲將士皆納刃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還西內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于是輔國復譖之于帝除籍流巫州巫州地多薺不食力士感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遂決天寶中邊將爭功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

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雁凝臣恐禍成不可禁遐十三年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可復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力士牯羆然多所匡救知大義故錄存之）

曹日昇　唐

祿山之反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攻之久不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欲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

頑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詞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也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絶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粮以千人運粮而入賊不能遏

馬存亮　嚴遵美　唐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遺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

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illegible]任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貧性畏愼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惟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illegible]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楊復光　唐

復光穆宗時內侍也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慾召復光復光時爲忠武監軍左右勸復光勿往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內侍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酒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王重榮爲河中留後患巢兵之強也

與復光謀以墨敕召李克用于鴈門與合軍焉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也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專權人莫敢抗惟復光與之爭得失云綱目書曰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蓋深予之云

曹知慤　唐

知慤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嬌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

襲殺之

張承業 後唐

張承業唐昭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蒱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欲佐王成霸業耳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禍耶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媿于

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盃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矣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者使其無則諸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林延遇 五代

閩主王璘聚漢主劉陟女清遠公主使宦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

問以閩事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内常侍使鉤技諸司事閩閩主被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張士良　宋

章惇蔡卞與邢恕謀欲陷元祐旨臣言司馬光等結内侍陳衍與宣仁太后謀廢立時衍先已得罪配朱崖以内侍張士良與衍同主后閣使蔡京鞫治之以實其説京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言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笑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

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

邵成章　宋

宋建炎初高宗任汪伯彦黃潛善二人誤國時盜賊四起至人匿不以聞内侍邵成章上疏極言之高宗怒除成章名編管南雄州

羅銑　宋

元既發宋諸陵而楊璉眞珈發徒從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無所不至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楊髡痛笞之脅以刃令逐去太哭而出遂光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事竟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絶隣里爲之感泣已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韋吳謝四后陵而光寧及諸后皆儼如生銑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是時收宋諸陵者爲義士唐珏又林德暘收高孝二陵塋承陵莫有知銑者或曰銑與唐林二義士蓋同舉云

雲奇　明

奇南粵人洪武初入爲宦者守西華門當是時胡惟庸爲丞相擅權納賂陰蓄異志奇業覘知之冀其因

隙以發未幾惟庸誑上所居井湧醴泉要上往觀車駕當西出奇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銜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法犯蹕者當斬左右撾捶之奇垂死忍痛指賊第向上悲啼上悟遂命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内伏壯士于屏帷門數匝亟還罪人就縛亟命召奇奇氣絶矣上悼恤久之贈官賜塋鍾山之西

沐敬　明

敬不知何許人建文朝入爲宦者永樂中從上北征大軍出塞逾月未嘗一有所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

也敬伏地苦諫請班師不聽上怒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大怒命曳出斬之敬色不動上霽顏曰我家養人皆若是豈不有益乞

金英　興安　明

金英景泰朝繼王振掌司禮事一矯振之所爲口挾上皇入寇京師譁然帝命英及興安問計于群臣王通請濬濠安叱去之徐珵以星卜曰南幸以避之英叱出已而于公及練綱請固守京師英深以爲然乃宣言于朝曰君臣效死而勿去言去者斬固守之議遂決當是時雖于公主之而實英左右之力云已而使南京公卿皆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還京言于上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且宣之朝瑄遂得召帝欲易太子而立見濟謀之英而難于言謂英曰七月二日東宮之誕也英知其意對曰陛下誤英太子之生在十一月之二日帝默然私與太監王誠舒良等謀之及黃竑之疏入下群臣議群臣會議午門諸大臣莫敢言興安曰卽以爲不可勿署毋持兩端羣臣卒雅雅無異議者及帝不豫群臣問于左順安出禁中

語曰惟社稷之安危是急問安何益蕭維楨曰識安意乎于是謀立儲未果而上星復辟矣

覃吉　明

覃吉廣西人成化時命掌東宮典璽局識大體通書史時孝宗在東宮大學中庸論語孝經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太子嘗與諸內侍謫高麗假吉至驟然曰老伴來矣亟以孝經自携吉聰曰得毋誦梵書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嘗侍太子出講講畢急具湯請于講官曰先生飲斯丞張端非之吉曰尊師重傅禮也又時時爲太子言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所以擅權蠹國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帝嘗賜太子庄吉謂太子曰普天率土皆王之有何以庄爲勞民傷財爲左右利而已辭之孝廟之懿德青宮也吉有力焉

懷恩　明

懷恩蘇州人成化朝司禮監也當是時內侍梁芳進妖僧繼曉獲奇寵勅建大鎮國永昌寺毀民居百

家發帑金萬計。都御史林俊上疏切諫。帝大怒曰。俊詘我。我必殺之。詔下俊錦衣獄。恩叩頭諍曰。不可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帝益怒曰。若黨于俊。是誹也。汝實主之。不然。禁中之事。俊何以知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之。不中。伏地而哭曰。臣不能事陛下矣。命左右扶出之。至東華。使人謂典獄者曰。毋比梁芳而傾俊。俊死。若等亦不得獨生。遂稱疾卧不起。上意解。俊得免死。俊之下獄也。恩諷言官論救。言官謝不敢。恩曰。外庭可謂無人。既而王公恕在南京疏至。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帝以星變欲去之。御馬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瘸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奉詔馬坊傳奉可無出。恩大聲曰。天之示警。實我輩閹豎之由。外臣何能爲。法甫行而汝又撓之。霆且碎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家人徧居要地。又欲居我位乎。敏驕貴且老。聞其言。不敢出聲。歸憤致疾死。章瑾進寶石。上命爲錦衣鎮撫。命恩傳詔。恩曰。鎮撫詔獄。武臣之良選也。而以貨取

乎。上曰。若敢違命。恩曰。非敢違命。懼違法耳。改命覃昌。恩出謂人曰。外庭有諫者。予言尚可行也。因諷余子俊執奏。吾且從中左右之。上又欲易太子。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俊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已而出恩鳳陽守陵。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四人之入閣也。嘆曰。國無人矣。胡入閣者四人哉。孝宗即位。召還掌司禮監。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尚書何喬新之出爲南京。恩詣萬安曰。新君即位。喬新不宜南。安默然。言官有斥內臣爲刀鋸之餘。恩曰。彼言是也。吾輩本刑餘。何怨焉。明年正月卒。上悼之。特隆賻䘏焉。

何文鼎　明

文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弘治朝太監也。張鶴齡兄弟以外戚負寵驕恣。出入禁中。文鼎見輒憤曰。祖法具在。何斯人之闌入也。一日上與鶴齡飲。起更衣。如厠。鶴齡取帝冠冠之。又酗御宮人。文鼎愈忿。持金瓜於門外。伺而擊之。李廣語鶴齡得免。明日上疏極諫。卒爲皇后杖殺之。

黃偉　李榮　明

劉瑾之肆虐也有疏其罪爲匿名書遺之朝者瑾詰之不得乃令五品以下官皆跪于午門以俟命已而復命起立如次視遺書處執其人太監黃偉曰惟四品以上立如故四品以下皆跪無次何以驗之且遺書者復肯立此乎瑾命武臣卽群臣家索其稿偉曰彼爲此者秘矣卽妻子莫之知肯存稿乎乃止于是群臣家頼以安而跪者過午猶未釋暍死者至十餘人曳其尸出之偉曰誰爲此者非忠君愛國好男子

乎盍自承卽死不朽徒禍人爲瑾大怒曰朝廷之上肆然若此猶謂愛國者乎遂怒起入內令李榮監之榮憐衆且戀令皆就地伏急命內使擲冰瓜食之已而瑾出榮遽曰出矣急起跪瑾望見之怒遂出偉于南京榮就閒住蔡械衆送錦衣獄訊之以李西涯言得釋李榮者故當事孝宗孝宗之任劉忠宣也語多咨勿時時顧左右內侍屏退不敢前一日奏事伏地不能起命李榮掖之出且出且語曰吾儕舉動不能無失惟公于上前隱之忠宣曰上聰明無微不燭子於政事外未嘗他有毀譽也今日之語上謂公實譽某某與諸老太監蹤跡疎矣何以得此榮曰當宁大臣誰右公者榮何敢蔽賢正德時韓司農等劾內監劉瑾等榮不與八人列而出入將命榮實主之瑾之泣請上前以免也外庭莫知榮出語庭臣云

王岳　明

岳正德時靑宮□也諸大臣劾劉瑾等八人而岳實與列云然岳實剛厲無阿頗亦惡其儕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岳獨曰閣議是及瑾輩繞□而哭上爲之

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上于是怒收岳及范榮貶南京尋殺之途中

呂憲　明

正德中太監呂憲者以淸謹著聞其惡其曹所爲第不能拯耳憲常鎭守河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爲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飮腊兔進酒

中丞大慳問故憲笑曰夫貢珍奇異獸以結主歡此乃吾輩所爲公爲方鎮大臣奈何獻免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陳準　明

陳準順德人東廠太監尚銘以專恣敗準代掌之準爲人平恕淸儉初涖事令諸校曰大逆者告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我無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其罪并籍其產者令準案覆準不忍遂逃累日詣下促之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田義　明

萬曆朝礦使稅使皆中官所在恣虐擾民民不堪命羣以蠧貨求媚司禮太監田義獨疏請罷之及上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命罷礦稅等事上疾瘳收回前命義曰天子無戲言何爲反汗上怒手劍擊之不爲動一貫繳前諭義甚嗔之各稅監進金三十六萬人益多田義

王承恩　明

崇禎甲申之變烈皇事急手刃公主及袁妃遂自縊承恩縊其旁死猶跽不仆承恩大興人謚忠愍

王德化　明

李自成陷北京諸從賊者俱于黄極門因服以待王德化見大司馬張縉彥不勝其憤罵曰誤國賊天子何在汝尚爾爾奮拳毆之爲賊所殺

呂胖子　明

呂胖子崇禎朝內奄佚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殉節胖子見而歎曰公嘗疏糾吾輩不比于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

我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亦死已而二屍並浮一內監收掩久之鉉諸弟往省惟亂骨二叢某瘞御河之側

高時明等　明

高時明北直永消人司禮監太監寇急預懸棺于中堂左右前後繞十餘椒與名下十人誓同死賊入時明自投棺中十人各投繯舉火焚之自題壁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十人死節繼善新城人賈彝倫固

安人馬文科李廷弼文安人郝純仁陝西人徐養民
張行素寶坻人馬鯨王家楨容城人宗輔震任丘人

年永　明

河南陷于闖賊崇藩王承奉年永罵賊投井死永汝
陽人

崔升　明

福王內官崔升年甫十三賊陷河南府升勸王寧死
勿屈王被害抱王足勿去同死

李鳳翔　張國元　史賓　明

鳳翔陝西人司禮監太監城守提督京城陷自刎于
城頭死

國元亦司禮太監城守提督自刎與鳳翔同一云自縊

史賓滿苑人亦司禮監太監被執罵不絕口立夾死
年九十六歲又王之心自縊方正化罵賊死

韓贊周

贊周弘光時內臣上前多所規切移疾寓所馬士英
等益無所憚及南京不守自縊死

宣城吳肅公街南著
南陵劉楷蓬樵訂

義隸

街南氏曰周禮五官之屬各署府史胥徒徒最卑隸也者殆古之徒者與唐宋列于輿臺國家繭于四騶庶人而在官者稱也嘗竊以官之有隸猶王者有奄寺其職趨走分均也狐鼠而城社穴地均也官於蝨而民於噬害均也然而世

知害奄矣莫害隸也自世之末隸不官辟而私踰郎稱貸亦爲之以是爲利卯字古孛也吾見朝監縷而夕祟愷矣卑無賴茲以逋逃吾見朝盜賊而夕牙徒矣一其役半其名而參兩其人謂之縫是狠頑也強者主之弱者奴之主一奴伍主縱奴走是虎倀也父阬而子司伯郡而季邑是兔窟也兩造未具而偈其家半矣五刑未擬而鑠其家全矣官猛則官倚官明亦官蔽詭法态奸莫能數其獷也苞苴行而愚吏心膂之請謁盛而很紳肘翼之訟結紛而黌劣黨比之以故官無不蝨民無不噬而隸勢日以固官以敗去則移之官憲以訪緝稍委其從卒莫誰何也間有一二縫掖之士不勝忿而攻之者士攻隸則隸以官角士士憤則官率吏以辱士士衂以遁而臺以辱官誣矣撓者穢繫者繫且挐僇隨之如吾邑近事者嗚呼焚坑之虐於今爲烈矣而孰知以隸始哉漢何寶唐李鄭之所以不勝奄寺也余集義隸蓋不勝脆扼而三歎云

徒人費　春秋

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求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

侯孺　春秋

晉文公城濮之戰執曹伯而分曹衞之田已而許復曹衞遂復衞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按周禮豎者內小臣非奄

則晉貨之屬故附隸部侯孺貨筮吏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復曹伯

王義　唐

王義裴度之隸人也吳元濟不法朝廷欲討之李師道數爲請赦而武元衡主兵事於是師道遣人刺之元衡入朝遂遇害時度爲御史中丞賊并刺之度傷首墜溝中以氈厚不死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其臂而逸義遂死度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御史臺隸　宋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之此語喧于縉紳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閽望甚峻一日視事見閽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固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復呼之叮嚀者數四爲政當有體彼不治事當有常法而中丞如此假令中丞宰天下亦能人人事事而諮之乎竊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閻進　宋

閻進爲宣武隸朝廷遣使通問二帝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金酋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之北進挺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向死

楊義忠　宋

楊義忠本縣吏德祐時元兵徇寧國令趙與䅺戰死義忠率衆城守凡六十晝夜出戰亦死之

馮三　元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惡名也我等豈可爲衆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力縛諸十字木界之以行而剉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剉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佚名吏　明

成祖殺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塊銀一兩有吏人僕食肉得銀歸家說其事吏聞之大怒喝僕一聲怒激裂腦而死義哉吏也惜佚其姓名

劉昱　明

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瘁翰林諸公皆喜之永樂中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昱有弟亦從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尸欲待師還而火之及還發屍就火無所取薪北土苦寒屍亦僵不朽若枯腊然昱乃負之以行六日至開平始得薪化化而裹其燼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屍痕因自言故二公曰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況君父乎齎咨涕下

張文　明

楊公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盜遣隸張文郭禮解送京師夜至中途盜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無益不若留其一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以予解官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如其言乃自毀刑具往詣部公疑其言動非盜也審得其情二人遂俱得釋其眞盜後亦尋捕得

鄭牢　明

山雲出鎭廣西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詰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耶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有汚玷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卻之則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而納之鎭廣西十年廉潔如一日固不由牢牢實足尚云

凌國俊等九人　明

崇禎癸未賊破武昌襲岳州遂入長沙司理蔡道憲

力屈不支危坐以待賊刃加頸怒罵不已賊斷其足以手揮之復斷手遂寸磔死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初幹役淩國俊等九人者從道憲不去賊欲其勸降國俊曰使我公肯屈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刃脅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賊并殺之內四役畨曰願瘞我主骸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役乃解衣裹道憲屍瘞之南郭乃自刎國俊婦年少撫其子文志守節常語文志父死難事文志遍籲當事以國俊附忠烈公祠配食焉

闡義卷之十三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遜菴訂

義僕

街南氏曰嗚呼自教衰而俗漓主僕之義不明於天下余蓋感憤於宋氏而雜僕義云宋氏居粤南曾世以財雄家奴不勝數有豪家與爭田相訟也已而相毆又數唆其逆奴　地亡何寇起鄉劫殺宋氏妻妾以下百十餘人空其室以去豪遂乘間入有其田上之人陰主之諸疏屬式微遠竄莫敢爭而諸奴前以寇故或死或匿向受唆為豪地者遂事豪忘其主之仇也曰主死於寇不豪預也而莊孽利其財亦爭來事豪曰吾向者童豎耳宋不我恩也抑不思其祖父實嘗為宋綱紀僕嗚呼安得張忠定者盡手劍若屬哉方宋之盛也諸奴漁租攘橐肥妻子不可算一旦有急既無有裴旺沈鸞其人斯亦愁矣而掉臂反顏仇之邪邮亦何忍若此乃南粤人則嘗為予言宋之死有子幼不知所在或云走死田間或云為人傭齊魯間莫可問然則李善王安之誼又安可少哉集義僕

李善　漢

李善字次孫淯陽人李元蒼頭也元家俱以疫死惟孤兒續甫生數旬而貲財累萬諸奴欲共謀殺續分其財善乃潛負續以逃匿山陽瑕丘界中自哺養之乳為生湩備嘗艱苦雖襁褓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跽請白行之閭里感其事皆相勵為義及續長奉之歸理舊業焉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舍人後補日南太守還過其主墓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解衣拔草泣拜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盡哀數日而去

許貢奴　三國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某客潛民間欲為貢報仇孫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孫策中頰孫策創甚遂卒孫策本傳言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擊傷孫策與江表傳畧異

王安 晉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逖弟約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明順逆欲夷其族安嘆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將逖庶子道重生十年矣安乃往諧之變服爲沙門以免

甄蒼頭 北魏

甄琛中山人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杖捶奴不勝其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悵然慙感遂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後仕諫議大夫

都兒 唐

陽城隱夏陽山中啜菽飲水莞簟布衾後歲荒屏跡每採桑榆皮屑以爲粥有蒼頭曰都兒與主人同志相協里人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之餓貧

杜亮 唐

唐蕭穎士該博三教然性嚴急無比傭僕杜亮事之十餘載每箠楚不堪其苦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之擇木亮曰愚豈不知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于死 朝野僉載

李敬 唐

李敬夏侯孜之僕也孜久厄塞名場敬事之寒苦備至終不易或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何不從之而落落事一窮措大乎敬驟然曰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于壁後聞其言竊自喜愈益愛敬然孜伶俜自若所跨蹇忽無故隆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所在躑躅時人目之曰不利市秀才凡十年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則用敬知進奏向之笑者率多服敬曰觀敬誠可以壯忠僕之氣云

段章 唐

段章事進士司空圖爲馭者圖歸蒲久以困乏不足贍給乃謝去之廣明後寇犯京闕寓崇義里遂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不舍下將出而羣盜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我段章也係掠而來

未能自脫然懷養育之仁今乃相遇天也僕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往必無他可免暴橫圖晉以不辱章惘然泣下道至通衢郎別去圖得從達門以遁至咸陽遇韓鈞之乃抵郭縣達行在

殷寶　五代

殷寶不知何許人其主某死貧不能葬寶粥已子為葬具構茅屋墓傍守之寶妻事紡績供幼主甚恭寶居墓三年且墓號泣後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麋鹿來助時人謂義感云

趙延嗣　宋

趙延嗣者主曰趙晉太宗擢典制誥逾月而卒于東之亦以職事死塞下家如洗三女皆幼無半畝以養延嗣念事晉久義不可去營衣食以給之勞苦竭力十餘年三女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往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大哭且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子遠矣迎三女擇良士嫁之三女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傳

李沆僕　宋

李丞相沆有一僕逍緡十千一夕自遁去有女十歲乃繫一券于其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令夫人育之如巳女及長爲具奩擇婿而嫁之後僕歸感公入骨丞相疾僕乃與其婦封股作羹以食公薨爲服衰三年雖公德厚哉要其僕亦知所感云語林

呂蒙周僕　宋

呂蒙周任江南一職既受代携家室以歸一僕病劇寢舟中蒙周以暑盛妨于出處又慮其染也中流而

擠之江僕久熟得水涼而頗善泳雖憊強隨波上下相攻至岸有漁叟憫而收之與之席而臥焉未移時忽聞兩岸聞喧甚僕力疾而出則見一舟傾倒風浪間逼識之則蒙周舟也駕楫莫制巳遂沉溺僕雪涕呑嗟與漁父鬭于官官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尸而僕病巳起矣于是悉心致哀舁致其櫬辦棺立標瘞焉乃跋涉走白其所親不懷擠江之怨焉君子曰趨走事人供爲掃役蒙周厭其臥疾而致之死及其自遭覆溺蓋莫不曰有天道焉僕乃不

念舊惡以德報怨嗚呼難矣彼名列章服而高厚之不郵一旦有事倒戈相向反顏背主亦獨何歟

王達 宋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巳而曇貶恩州別駕仍卽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

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乀 云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人焉達乃使具守曇尸而自出爲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廣曇于城南佛舍而後去 涑水記聞

呂直 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卻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

端明不愛錢耶以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不私其錢

顏勝 宋

從事郎卜吉卿居湖州之樊澤顧村僕顏勝椎鈍無能主人待之未嘗加惠也卜調台州監倉久病羸瘠浸成勞瘵無生理顏徹夜禮北斗哀祈甚切迨天明揮刃割胸間肝卽突出取煮進於卜卜母知而恐食之致戕令止嘗一片而止勝不樂曰是我未誠致主母如此再割之復取一片往卜兄縣尉家庖飪以薦卜啖之甚美病若頓減日以安愈至於復常初勝再

持刀時殊不知痛少定困頓呻呼其勢危甚卜招良醫爲縫合磨口極力救療踰兩月乃平自是逐月給之三十千以報其德

洪福 子 大源大淵 宋

洪福兩淮宣撫大使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鎭巢軍貴以淮西叛降元招福福不聽又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福信之啟門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莅殺其二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

厲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向人求活耶夾及禍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以明不背國也

符守信　元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鄭氏符翁愛其謹信字之如子符翁得痺疾家貲寖磨守信日夕營致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塟之又事其主母凡三年卒合塟治墳表樹

劉信甫　元

劉信甫揚州人郡商曹氏奴也曹瀕死以孤託之孤

漸長孤之叔利孤財乃詐訴于府曰家產未曾析今悉爲姪有郡守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懟叔乃毒殺其父而復訴于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協竟欲置孤法幷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且曰守受孤賄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以子弒父孤實不知守亦無賄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而信甫則已先使人寄送孤至京師以避囑之曰愼毋出至是乃厚賄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旣而叩踝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訟獄道里費幾萬計孤歸悉償之信甫曰奴之富皆主之庇蔭也主有急而奴救之分固宜爾豈望報哉力辭不受

趙一德　元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被俘至燕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求歸省父母因伏地涕泣阿思蘭感動許之及歸則父兄俱沒唯母在年八十欲少留懼得罪如期往阿思蘭母子見其孝裂券從爲

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寃被誅詔籍錄其家業奴各亡去一德曰吾忍同路人耶爲詣中書訴枉狀得賜還其所籍阿思蘭母稱爲疾風勁草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堅辭不受曰得歸養母主恩厚矣皇慶元年旌其門

楊不花僕　元

楊不花文宗時除通政院判將行遇陝西諸軍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從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

仇仇要斬之。

胡忠　元

胡忠，新淦富人胡制機僕也。制機初無子，養張頤孫為子，後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珪謀殺制機子。賂郡縣吏獲免。後頤孫為叅政，忠訴主之冤于官，乃誅頤孫及其弟珪，其貲悉還胡氏。時元貞四年也。

王御翳僕　元

王御翳者，浙江人，家貲巨富。賊入城，同其老僕王宜瘞金宅後。王乃更敝衣，携二子匿僻寺，宜守宅中。而

心念主人父子，時時往問，遂為賊所獲，究其主何在。宜曰：已出城遠矣。賊知其詐也，火宜者三，終不語而死。王乃獲全。

揭客　元

揭客，揭文昭家僕也。客不知書，而未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人，次及其母。母死，遂儕主人廬墓上。先是客父出亡，欲訪求之而未果，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吾往。乃刻其親像，藏于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湘，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于市。

歷幾歲不能得，人賊哀之。客所值有朱壽昌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壽昌卒遇其親，亦足悲已。建昌志

詹寄　元

丙申，賊陷徽城，徽人羅宣明請兵于江浙行中書。宣明妻蔣氏在香山，賊急攻之。蔣氏炮炙行觴，以享左右，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詹寄、詹勝寶曰：事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足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滕負馬兒，繼之。蔣隨之，遲賊以不屈殺，死崖下。驢兒罵賊，亦

死。勝寶遁，寄獨不勝其忿，執木戟擊傷賊，與滕人皆遇害。賊退，蔣氏從姪從積尸緣崖下，得蔣尸如生，傍有篋，卒卒然動，啟視之，馬兒在焉。

施慶　明

浦江鄭氏，世有純德。國初時，鄭濂、鄭湜兄弟皆以行義聞。上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施慶，其家僮也。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士大夫稱為義僮。

顧黑子　明

顧黑子，楊州人。其主曰顧圭，以戎籍籍泉州。洪武初，

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爲圭養圭死其子蕩而窶黑子爲酒家傭給膳其衣食且爲之婚娶人以黑子微賤而士君子不如也

侯來保　明

侯來保尚書陳廸家人也廸靖難中抗節被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下令且族姻友莫敢問來保痛憤慨至潛拾其遺骸還塟宣城士人義之寧國府志

周健　明

周文襄挾幼子與甥飲婿家夜歸僕周健執炬前導

有賊持兵火尾其後突前刺襄捽襄地上甥子咸潰走健直前手執賊一手奪刀插泥淖賊大怒舍襄捽健健與抱持襄遂得脫已而後賊大至投刀亂砍視健腸胃皆出賊去健乃甦會襄率人來援與遇被歸視襄中刃處爲作楚聲又見襄子與甥俱無恙因索糜食盌許嘔血一斗死童佩曰周健者不過一析薪奴耳文襄又非貴介多財之人健乃能脫襄之難而自捐其身豈不賢哉

王振僕　明

薛文清公瑄旣忤王振詔縛諸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哭耳振聞而怒解從信錄

張禮　明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初寧濠有異志養正與客謀禮心憂之常于屛處泣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一日夜定禮叩頭方士願有請也方士曰欲方術乎曰非也吾主與寧王日夜有謀異日者必及禍而諸人莫有爲言者今獨信先生

竊觀于往來爲主公所禮敬毋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方士乃大驚暴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果以同逆死獄中禮收塟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請從吏不許禮曰我主母行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復以尸歸合養正塟之歲上冢祀之

唐馬　明

唐馬恭政唐錦舟之僕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幷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延按

蜀中搆大獄且連及弟請解之㳟政不可唐馬故善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歃血飮酒往刺潛于道至則不刺反奔告曰公勿憂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敗已而潛果敗乃免

范信　明

范信崑山人龔泰家奴泰家貧鬻信夫婦于蘇州夏雉濱其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依遇信于途信泣拜于地延至其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流落至此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早暮傭力報

主人厥圖供養故主主人義而聽之信即背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給久而不衰

王環　明

曾石塘銑有僕曰王環滄州人也本回回族虬髯鐵面負膂力而善射石塘總制時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焉後爲嚴嵩所陷詔逮石塘石塘曰死自吾分顧妻子流落邊陲痄溝中奈何環泣曰公無憂予能力歸之公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具湯粥夜則露宿郵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以金帛不顧而去環以能書給事陸錦衣家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　明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事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亡何妻亦死生一子方五日明日夕抱兒泣走村媼丐乳或市牛羊乳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呼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乃負兒行乞寧已不食不

令兒餒也夜則擇燥處與同臥起間月始得抵家事兒如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所乾沒者白之官具只籍爲記其出入費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兒名繼志爲邑庠生明以壽終

金倖　明

金倖醫官金璞之僕也宣城人本姓嚴嘉靖中璞輸歲額死金陵子咬甫在襁褓倖破產走京師了公逋歸即所贏百金營籍田廬勞悴萬狀妻翁氏內撫藐孤外佐羣務同心勠力卒克其家倖年七十餘其幼

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官長云邑衆政梅公守德言于守羅公汝芳旌焉見寧都志

嚴辛　明

分宜嚴相誕之日宜春令劉公名廷舉者以入覲與祝焉嚴相倦令閽門劉公後不得出有嚴辛者紀綱僕也導劉公間道過其私居飯劉公飯已辛曰他日望公垂青耳劉曰相公方赫奕何言及此辛曰日不常午盈滿者造物所忌願無忘今日之托及嚴相敗孔死劉公適守袁辛坐繫獄劉公憶昔語憫其知幾為減罪出之 瑣言

沈鸞　明

沈鸞者海鹽孫曰峰鏞義子也曰峰為鄱陽教諭歸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海寇至曰峰率義子四人登舟避之賊追且及曰峰棄舟奔城東之蠟作濕賊至三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曰寧殺我毋殺我主乃延其頸賊加以刃不為變賊舍去俄而他賊隔河向曰峰將發矢鸞方倉皇間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賊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曰峰又病不能行鸞等得一舟携主登之即前所棄舟也人皆以為曰峰死矣其子煌遠來求尸見曰峰乃大驚喜曰峰曰吾餘生鸞與之也嗚呼鸞可敬哉伸頸加刃之際士君子倉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禮義如鸞者可不謂尤難乎 海鹽記

金養　明

金養者樂清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第走予能撼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養以孤梃出入死鬪良久而仆則主人遠矣王氏思養功而欲祠之竟不果

葉得辛　明

萬曆中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而推軍鋒劉東暘者為長攻陷城堡總督魏學曾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不克或謂夢熊曰賊可間而携也夢熊然其言乃使蒼頭葉得辛者如賊中承恩發其謀賊黨許朝折得辛脛繫之獄遣使詐降夢熊夢熊以張傑嘗帥寧夏使傑招降朝謂傑曰督府給我乃出得辛使

正之得辛晉曰奴反督府實授我計使殺奴不幸謀泄有死而已而何喋喋朝怒殺之

胡忞訓 胡文學 明

胡僉事者諱其徽人也舉進士爲尚書郎遷貴州僉事以道遠不欲攜家所從書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爲書室掌記最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常早暮履行瘴霧中感脾疾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聞老者言疾察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刲股肉襍粥菜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不諱孤寃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剄其咽喉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守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于深愛至契發于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教摩浹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畢節即安氏舊地據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有簒逆矯捷之禍僉事能感僕以義其僕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酋非人不觀此而不奮發興起哉 [illegible]州集

金祖 明

武林邵司城之僕曰金祖貌陋而戇朴歲壬申司城謁選入都攜二僕俱其一練世岳稍紀綱而託心膂祖供薪水傭奴畜之舟次天津夜行遇盜勢頗猛厲所稱諳練世故者輒竄水潛遁祖見主之受創也倉惶奔救以身擁衛司城背中七創畧不知楚而主竟以洞脇斃祖呼號撫慰猶冀主之無恙也天將曙視血汚遍體始覺背創甚一暈而絶半日始蘇從扶病力懇主族之客天津者一切含斂稍得成禮扶櫬南歸幾六匝月衰絰持齋跬步不離柩側抵杭停厝畢始入城叩首號泣于主母前曰扶生者往扶死者歸罪莫贖矣自是夫婦益勤事幼主益謹祖常出外經營每遇司城諱日雖盛暑中不憚數百里素服匍匐疾歸涕泣盡哀人笑見詰之輒曰此吾至死不忘之辰也蓋數年如一日云

蔣凡　明

張公恐愓庵大中丞𦲷子也官順德府別駕以勤廉爲當路所簡用偶馬蹶而墜亟扶歸不能言矣相隨只一僕名蔣凡者泣告太守公曰吾主飲順德一口水耳積貸未償今若此寥落行囊請封識以戒途庶知吾主之爲清白吏也語畢引刀自刲其股和藥以進籲天願代主死少間別駕公亦稍蘇太守親見其事作義僕傳行於順德

王東津僕　明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爲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

高永高厚　明

天啟元年廣寧陷巡撫王化貞經略熊廷弼皆敗走諸守臣入關監軍高邦佐見廷弼于松山同事諷之走不許謂其二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厚恩誓以死報若二人其守吾骨以報吾母即墓之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子不絶也沐浴衣冠西向拜自經死永亦自經死厚曰主有死僕亦有生僕不然毋乃暴骨子葬乎遂收斂之奔京師以告其姪世彥扶櫬還鄉厚年才十九歲

顧甲

顧甲靖江隱山里人之僕也其主與主母相繼亡顧與妻乳其襁褓之子如己子長而爲之婚配者載躬佃田事操作以養之且其子有顛疾而愚顧不以其故失主僕禮客至輒趨令陪坐茶飯而已侍立其傍

執役甚恭或有問必直告之　靖江縣志

蕭劾用

蕭劾用漢上諸生蕭堯宋僕也宋買巨猾孫景三田而仍令佃之歲納其租一日劾用以主命徵租五十金以歸行里許景三忽鳩衆誘奪之劾用訟於官捕之急景三窘復鳩衆偵劾用夜宿處列炬合圍挺如雨下旁一兇者手刃老嫗大呼蕭堯宋午夜殺人然宋實不與也竟坐宋論死劾用日夕狂走請諸解事者解事者紿之曰誠得若代主死則若主死而生也

用喜覓代列冤狀數千言復客向冶人鑄尺鐵佩之肘後遍辭諸姻族長跽啟主嫡願珍重自愛勿多傷絕不一語及妻孥慷慨出戶適按臺應公者大讞之自宗踵足蓬首雜諸囚中不復有生氣劾用伏其側不忍逼視忽左手持冤狀右手出利刃撫膺呼曰天乎殺孫氏老嫗者蕭劾用非堯宗也即自刎刎再劃然有聲血射如注竟赤憲犀濺繡衣矣應公太息久之署其狀速為解釋命負之出出而瞑目囁嚅氣三日不絕兩手擊拍不休氣微出謂吾死而主不得生

徒死耳守者告之曰若主已生可無慽遂死年三十有八時按臺及諸監司皆給予葬反坐景三而堯宗克免。

王九兒

王九兒圻水人州判王悅民僕也負擔隨主與賊遇採擔中得金意其主必富問其主所在九兒不言賊加之刃九兒慷慨受且乘間肘悅民使去賊先剮九兒目次斷其手每一刀一問其主所在九兒終不言

王子兒

王子兒文學王三慎僕各被賊劄兩無生理主欲自投水中子兒曰僕雖重傷將死恐傷負主行倘可抵家俱死幸也遂負三慎山險風雨亂尸堆積中走七十里抵家聚觀涕下者如堵以上三楚文獻錄

阿寄　明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寄年五十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蹌踉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曾不逮馬牛耶迺盡策營生寡婦悉簪珥之

屬得銀十金以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幾數萬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寄斂而斬靴僕役禮甚恭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死之日徐

氏諸孫或疑寄有私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米焉一嫗
子兒斂組掩體而已。田汝成撰傳

楊忠 明

四明戴獻可者世雄于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
歸者皆若平生歡獻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承家
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
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時
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所掌猶可賴爲
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

貲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
又欲誘蕩焉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
捕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觸之地數曰我事主
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
幸我猶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
告官請死報我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之令伏地受刃
其人伏地承罪哀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噤咽良久收
刃卻立爾畏死紿我邪其人號呼請自今不敢復至
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

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伯簡曰老奴盡心力
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
是謝絕群不逞一聽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

陳鵬舉僕 明

陳鵬舉崇禎時刑部員外也李賊至被執叱使跪不
屈挾之幾斃一僕泣而跪請以身代賊義而釋之甲申紀事

魏學濂僕 明

崇禎甲申逆闖陷京城初破彰義門傳聞帝崩魏學
濂踟躕不決而欲以謀立太子爲詞一僕曰主公臨
難安用躊躇但思主公之父及兄耳蓋學濂父大中
死于逆璫而其兄學洢哭父而亡也濂曰汝欲我死
耶僕曰何敢然但無礙家世芳名耳濂曰汝退吾自
思之遂自縊

倪吳二氏僕 明

戶部尚書倪公元璐之自縊也勅家人毋得救眾僕
欲解之一老僕跪于前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

也。細入姑息無所用之。太常少卿吳公麟徵之死也
僕之從容從死者。四人焉。

徐尚書僕　明

乙酉嘉興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麒自縊死之。二僕祖
敏李成皆從死。

武愫僕　明

甲申賊陷京師。進士武愫貪緣僞官以求遷進。其僕
索吉服親友所。僕泣曰。主辱臣死。奴雖一介亦竊聞
之矣。今皇上何在。主公不奔喪哭臨。已出奴意外。乃

取吉服何爲者。主公平生忠孝。郎奈何爲他人所誤
也。遂叩頭出血。愫不聽。僕出而語人曰。吾主不聽吾
言。後必悔。逆賊貪淫無道。干天怒。拂人心。不久且敗。
吾不忍見主公之失所也。遂不食而死。後愫果伏誅
於南京。君子曰。觀魏武二僕。豈不慨然士行者哉。夫
僕者。忠所事已耳。愛人以姑息。若夫臨難致忠。殉主
於亡。若吳太常之僕。斯已難矣。乃欷歔激烈。厲主于
義。學濂之死。僕成之。愫何以見其僕于地下哉。

春華　明

春華。安福人。伍氏老僕也。生平賣屐爲業。年七十。乙
酉鼎革。兵破江西。不肯薙髮。自置酒席。別左右。以身
後爲託。沐浴古衣帽。自經而死。

雲滿　明

雲滿者。潛山張清雅僕也。崇禎十年。獻賊掠安慶。清
雅挈家出避。清雅父八十餘。病將革。清雅獨與其幼
子超藝及雲滿同侍。已而父死。超藝雲滿潛舁棺具
衣衾以歛。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不忍。曰。汝與超
藝伏澗中以俟。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奴年七十餘。

敢惜死。願同守待賊。于是清雅蹲伏梁上。超藝匿廁
舍。賊擁人索財物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
將加刃。一人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刃逼之曰。出
汝主貸汝。因裂帛拭膏縛竿首。將以發火。滿仰首睨
清雅。清雅從梁間墮。賊大驚。斫棺。清雅撫棺哭。賊怒
斫清雅仆地。超藝聞之。從廁旁躍出。乞求代。賊復舉
刃碎其首。父子俱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賊發火後堂
而出。滿登屋以帚漬水撲滅之。三日賊去。滿泣告鄰
里。乞具兩棺殮清雅父子。遂長號不食而死。後鄰人

焚滿尸踰晝夜心堅赤不化羣烏飛集不啄路人哀之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婢

街南氏曰人無有不善豈問男女哉女有士行豈問貴賤哉婢婦而賤者也昔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至今稱之彼猶男子也視郭斌女奴輩未奇也譜作烈女傳不去蔡琰終玷史冊晉亡羊氏為劉曜皇后視碧玉輩又何如者彼猶貴婦人也集義婢

碧玉　唐

碧玉　知之婢也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之不婚武承嗣暫借教其姬遂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碧玉讀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斬知之于市語曰美色不可以保身其知之之謂乎而碧玉以賤婢事人感貿以死　小有足[illegible]云　張鷟朝野僉載

杜秋　唐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裂衣襟書已冤推之勞教婢曰結之于帶我死汝必入內上問汝汝當以進及錡伏法大霧三日憲宗乃于婢得帛書婢言錡冤上勅京兆府收葬之賜錡子弟或曰即杜秋也錡聲色冠一時入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幸于憲宗是生宣宗為孝明皇后杜名秋有寵于穆宗　國史補

柳仲賢婢　唐

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一婢鬻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綵者親于束內手揣厚薄

酬酢可否柳婢于[illegible]隙偶見因作戶風狀失聲仆地自是迷罔弗出[illegible]或問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

郭斌女奴

郭斌守會州元[illegible]坐遁攻[illegible]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乃自投火[illegible]忽火光中有女奴抱兒踉蹌而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illegible]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坐遁閔之惻然為養其孤君子謂女奴于是乎有四善焉為主存嗣仁也感激將士義

也倉卒不變勇也蹈火不汚于亂節也仁義勇節君子之行也

朶那　元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其主卒朶那奉主婦謹而有禮至正壬辰寇陷杭掠于城至偉兀氏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將殺之諸婢皆走匿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且曰將軍利吾財寧利殺人邪若免吾主母當悉所有奉將軍寇解其主母縛朶那乃探金帛等散之寇爭奪之復欲犯朶那

朶那持刀欲自屠寇驚止之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

趙淮婢　未詳時代

趙靜齋淮被執于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卽登權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姬啟僉省云趙知府今日已死妾其婢子也望相公以妾之故主許妾焚其屍相公德也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坐

到江干大慟投江而死　蔣子正山房隨筆

翟青青

會稽翟素士族女也聘而未婚某賊至欲犯之脅以白刃不從其婢名青青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旣見殺我生何爲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閨範

眞奴　阿莉

眞奴黃巖縣人隨鍾氏嫁于荷松十三日而松死松

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眞奴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曰安人不幸至此眞奴願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及安人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驚嘆泣下衆議祔松以葬鍾不顧卒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莉者勝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欲嫁莉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之傳

孫氏　明

太平將陷花雲妻郜氏生子煒三年矣抱而哭于廟

謂家人曰吾夫且死余從之孰生吾兒以無匱花氏祀乎侍兒孫氏曰妾也能及雲執邰氏遂溺于水孫瘞其尸負兒以逃漢人獲焉軍惡兒啼將殺兒孫乃匿兒漁者鞠之已漢敗孫脫身入漁家復竊兒去涉于江漢軍之濆者奪其舟捽而投之水附木入于蘆渚采蓮哺兒凡七日不死夜半逢老父稱雷翁載之舟送之帝所孫氏泣帝亦泣撫兒曰此將種也急賜雷翁遂不見帝厚賚孫氏命撫其兒 遜紀

陳氏 明

良鄉易爲昇之妻曰汪氏有美色賊至欲與亂汪不從罵之賊斷其一指愈益罵賊怒竟斷其首汪乳一兒數月婢陳氏負而逃復爲賊所得兒顧賊而嬉賊乃喜命其婦子之婢夜俟其賊之出也向賊婦而哭曰主婦只此兒乞憐而釋之賊婦教婢携兒入敗屋匿焉且與之財婢祝曰天不殺此兒卽毋啼兒果不啼賊歸索兒不得婢竟以兒歸兒名天祐謂天所祐云

輕雲 明

隆慶間歙隱士黃梁有小婢名輕雲洪氏女也生數歲鬻于梁家極端重梁愛之如己女有僮名司琴侍梁甚謹梁亦愛之嘗語之曰俟汝長成當以輕雲配汝輕雲聞之益愼往來絕不與司琴一面後司琴隨梁自遠歸夜深路經木橋忽闇水中若有人急呼黃梁梁驚隨司琴倉皇赴水救之不虞失足沒焉兩岸居人取火視之見梁卧于沙被除而甦始知爲妖所迷及覓司琴已滅迹矣輕雲才十三聞而痛絕請死之主人曰汝毋癡司琴于汝何親前言戲之耳當自

爲汝覓配輕雲益感憤慟絕曰向聞主翁一言遂私定盟何忍背倘主人憐我而全其節則願終侍主以畢其年若更他議雲何愛一死主人奇之姑許可雲由是少損哀慟然終日抑鬱遂染沉痾後司琴三年亦卒時年僅十六云

祥梅 明

萬曆初齊瀛者建文殉難齊泰之裔也三歲時墮水其婢祥梅急入深處手援加諸額屹立水中及他人救兒起而婢仆死矣君子謂其死以全幼主[illegible]

秋香　明

方節婦鮑氏有婢曰秋香幼侍節婦椎樸而勤節婦樓居數十年所須器用悉倚秋香初節婦以其年長欲配以夫秋香曰主母自守節予何得有夫不可善賃舂日代人舂得值以供節婦佐不逮族諸姬予以蔬果糟脯之微必懷之以進節婦長年執杵操作力瘁遂成傴僂口訥訥終日不與人言蓬首垢面與主母形影相依節婦死悲號冷竈敗帷中隣人憫而衣食之一日不聞嗚咽聲人方念其痛餓也視之已氣絕積草中矣以處子終老云江文石集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菴訂

義丐

街南氏曰丐之窮極矣其藍縷假鄙世莫與偶余感稗史及人言有以義著者集義丐而掩卷歎曰嗟乎天下事獨難在取予生死間耳孟子謂蹴而與之乞人弗屑也丐可忽乎哉若齊人者固妻妾之所羞而相泣也已况可以對義丐

乎

杜可均　唐

僖宗末廣陵有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所得人有憐之者命與飲三四杯輒止有樂姓者列旗亭城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即弗至或無所獲乃過之里人以爲廉

吳門丐者　明

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上聆其下有謳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酒捧缶而跪進焉謳蓋以侑也貴人遜召而問之丐子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覘之所以娛其母者猶昔也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餕豆間曰以待孝丐兒

相城丐兒　明

長州之相城丐兒每詣沈孟淵所乞食凡所得多不食以貯筐中沈異之令人瞯所往至野岸一舟雖敗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謳嬉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

丐不復見　陳眉公讀書鏡

石門丐婦　明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年少有姿初歲歉其夫負母及婦行乞而至人往往聚觀之婦甚以爲醜候姑與夫乞市上遽躍入水中死不知其姓氏鄉里也

石電　明

石電常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六年流賊

躪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矣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若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蹶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宜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瘞焉錢謙益爲作石義士傳其略曰電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于死事之鄉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蔚焚舟書汪錡嬖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于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于市人盡丐也彼丐電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羣丐電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知吾之以義士易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

百川橋丐兒 明

弘光元年南畿陷丐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滿朝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投秦淮河死焉 明季遺聞

黑牯

黑牯安福人有妻有兒改革後落髮爲頭陀焚其衣衣草以蔽體別妻爲丐自稱曰乞人乞錢每以贍貧民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蓬菴訂

義屠

街南氏曰孟子之論矢人曰術不可不慎也屠之爲術不又矢人下哉有以義著者君子不得而沒也古百工賤伎皆講于道義況秉爇之好同耶屠其術何傷夫杜蕢宰𠜲所謂隱於屠沽者非歟若聶政者抑亦末世俠流矣然今之世莫隱也莫俠也乃或不屠其術而屠其心也悲夫

晉屠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杜蕢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二事疑一人一見國語一見檀弓並存之

屠牛吐

齊王欲以女妻屠牛吐而厚送之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吾肉善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王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然

屠羊說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焉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業已復矣何賞之有王強之說曰大王失

國非臣之罪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又焉敢當其賞請歸我屠羊之肆君子曰王女貴賤也爵賞顯功也二人者寧終身處于下賤而不貪乎顯貴之貧一何智且廉也其不欲染濡于利必其眞能輸于義者也故均，之義居焉

聶政　列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亡去求可以報仇者至齊或言政勇于是造請數反乃具酒觴政母前酒酣奉黄金百鎰爲壽政驚怪其厚固謝仲固進政曰臣家貧客游爲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母親備不敢當賜仲子辟人語之故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竟不受仲子備賓主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未有大功可稱者而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深知政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政安得嘿然已乎且前日要政政以老母在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以親在今不幸母以天年終仲子之仇爲誰請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足下幸不棄請益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政曰韓相去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

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乃辭謝獨仗劍行至韓俠累方坐兵戟侍衛政直入刺殺之左右大亂政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破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韓取政尸暴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之乃于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稱聶政者也市人皆驚曰王縣購其名姓夫人不聞歟何敢來識之榮曰聞之彼以妾故重自刑以絕踪妾其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于邑悲哀死于政之傍

墨君和　唐

鎮川節度使王鎔爲李克用所攻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統兵救之克用引退匡威弟匡籌忿匡威臨別醉而淫其妻遂據府自稱留後以符追其營卒卒皆潰匡威無所歸鎔德其救已而失地迎之鎮爲築邸而父事之匡威以鎔年少潛謀奪之匡威親亡鎔弔之匡威素服裹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我因公不至于亡公欲得四州予之願也請歸府以位讓公將士莫敢拒矣匡威信之相與入府會大風雷雨瓦屋皆震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于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而殺之并其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

張二　朱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欲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着隱忍弗言有哮張二

者容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倚此事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乎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之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爲請張赧然曰誠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鬬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于交絕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于濮

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幷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髮、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宰夫佩　明

嘉靖時、倭寇蘇松、副使任環屢破之、環有宰夫佩者、常從禦賊、賊窘環、佩輒衣環衣、疑之、又嘗陷于濘、佩掖之登、賊以刃尾之、佩前以手搏賊、被刎死、環得以間逸去、環以母喪不得歸、毀痛死、

闕義卷之十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遴菴訂

義盜

街南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喻於利無所不至矣其於義若冰炭然盜賊之謂也恥之言曰分均仁也出後義也謂盜而義何以異於是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宋張齊賢遇盜山中盜曰君與臣加民上其念我輩非得已也然則盜豈

生而不肖哉其秉彝往往有以自瘉非分均出後之仍爲盜濟而自美其名比也集義盜

梁刺客　漢

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稱之皆不容口廼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

姜肱所遇盜　漢

姜肱兄弟友愛天至嘗與季弟江詣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盜兩釋之但掠去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之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楊賢　漢

杜林拘于隗囂而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乃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趙咨所遇盜　漢

趙咨爲敦煌太守以病還率子弟耕農爲養盜夜往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欲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與之物不及

梁冀客　漢

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

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脫去

琅琊寇　漢

琅琊魏譚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皆束縛以次就烹賊見譚以謹厚獨令主爨暮仍縛之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譚容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譚曰我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乃俱得免死

牛盜　漢

王烈里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曰邂逅迷及此將改之幸相赦毋使王烈知也人以語烈遺之布或問其故烈曰是知耻惡者善心將生故勸之踰年有老父荷重行路間一人代之數十里而去問姓字不以告已老父復行失劍有遇者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乃守之至暮老父還識之則前代負人也老父執其袂謂曰有是哉子之仁耶請告吾名乃語之老父以告烈烈使人跡之乃昔之盜牛人也烈嘆曰韶樂九成虞廷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遂令國人表其閭

楊球客　漢

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追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

劉平客　三國

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陶升　漢

袁紹破公孫瓚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攻鄴城賊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

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

呂玄伯　南宋

魏安南將軍王慧龍幼時其家爲劉裕所誅慧龍賴僧彬以免後爲魏所任屢侵南宋檀道濟到彥之時避其鋒宋文帝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千匹玄伯爲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釋之及慧龍卒人士于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玄伯

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沭謙　南宋

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楚之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沭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病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馬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于倉卒

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盡然蓋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一日篡之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大常馗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之志天下人心之所係也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矣

皖口盜　唐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前數十人持兵仗問來者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所顧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衆客盡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而今半是君一日游宦而今半是君豪喜釋之去

張師政　唐

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刺之見志寧樵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

張顥刺客　宋

淮南楊渥爲張顥等所殺幕僚嚴可求陰附徐溫顥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

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遂與可求謀誅顥

刺韓魏公盜　宋

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偸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偸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兩人公即引頸偸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

公賜願毋泄也公曰諾明日于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盜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于世也

苗劉刺客　宋

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

葛從簡卒　宋

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主欲斂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出金壘子曰鉏麑之不賊趙宣子感于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于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于父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于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袁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于忠邪順逆者也盜亦有道不信然哉

發塚盜　宋

光啟天順之間褒中有盜發塚墓者捜之不獲長史督之急一日獲一人實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獄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為不謬及臨刑忽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為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之旋出丘中所獲驗之略無差異具獄

者亦出前人贓驗之無差藩帥怪而躬自誘問之對曰雖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贓希得一死為幸藩帥大駭且以聞于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衙職而賞之　玉堂閒語

南山盜　元

蔡五九之亂也汀州寧化民賴祿孫負其母挈妻遂衆入南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痛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

求與之有掠其妻去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

湖廣江盜　明

金日岐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而有飢色金憐而代給之且與之食後數年往眞州過驛門一人呼金至則前同舟者也銀鐺繫驛中金問之曰得十二銖即脫械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于湖廣江中過盜登舟已胠篋矣俄而一人遽呼曰此非金先生耶金應曰然其人急躍而前執金手而泣語前事告其徒曰此予我有大恩何以劫之亟裒已囊得銀十數兩腊肉數十斤贈之金臨別謂之曰汝亦良民子即貧甚不宜久爲綠林玷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泣悲咽而去

湯若士遇盜　明

湯若士應公車北上有攜而偕者過諸塗行止必偕已相語稍狎謂湯曰囊金幾何湯告以實又曰吾令人負以休從者可乎湯曰可弗疑其爲盜也每憩其人輒先驅爲具食以待湯凡數日乃視湯而笑曰長者哉若人予固綠林豪也利子之橐將不利于子不謂子推心置人腹中不于疑也竊已驗囊中果如君言予雖盜然何忍以金故賊長者前途多吾屬且送子于是送之度且抵燕境曰往矣可從此別遂去湯至京久之有邏者梏盜赴市湯適過而見之則前所遇也湯愕然意欲前致問遂目湯令勿語蓋恐相累也亡法盜而騎鞫者無所事鞫獲則斬之湯無如何愴然而已

孝賊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皐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母尸瘞焉比反闍黎尚酣卧也賊大呼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後不復作賊街南曰予讀王子于一書而有感于孝賊云貧莫養也而賊物以食之死莫歛也而賊棺以殯之王子謂其可風也雖然孝可風也賊以爲孝不體虧親辱哉抑非也夫彼知有親耳罔知禮

又安知辱夫使其知有體又知其不可辱不亦士君子之孝歟夫巾幘冠纓以冒之裙韍箏帶以被之詩書滑其口而文詞以梲其手而曰非士君子焉莫或聽之矣乃武斷于鄉鄙藝壟于朝市在族賊族在官賊官而承之親者牲醴養也珈帔榮也絻纊斂而貍首芊槊棺也亦孰非由賊焉以得之然莫名之曰此賊也而其父母男鄰方嘖嘖以艷之欣欣以享之而不知其虧且辱也已甚矣嗚呼彼特倖無出而擊之若老蠲黎者之爲而其爲賊也遂居然莫之省發一旦身名俱敗而刑戮斥抑隨之即父母其庸免乎且夫斯人也得一廡下物葬其親遂終不復賊而今之賊于野賊于朝百千廡下不啻也而果其爲親計也哉親死而莫憿及生而無父母焉者亦何說歟嗟夫賊以爲親者不得爲孝子而爲其妻子計者且得爲良夫爲慈父乎哉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優

街南氏曰予幼覩劇矣爲忠孝爲節義也者靡不感以歆爲奸邪爲橫逆也者靡不眦以怒夫彼其善惡所爲優孟衣冠贋焉耳然其感人吾不知其何也又况其眞爲者乎夫人亦何弗爲其眞者吾因是求義優或以諷諍回君心有之古大臣之格非也或以軀命嘱報効有之古忠臣之遂志也噫彼何人斯贋衣冠而眞行義其不動人歆歔覩感者吾不信也集義優

優孟　列國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時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馬而賤人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使群臣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高漸離　列國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人也初荊軻游于燕與高漸離相善也相與飲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久之荊軻受太子丹命往刺秦王旣祖道至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泣及軻擊秦王不中秦怨滅燕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每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客皆驚于是宋子爭容之已聞于始皇始皇召見人或識之秦皇惜其善筑也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遂見殺

優旃 列國

優旃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止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

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于是二世笑遂止

雷海淸 唐

海淸玄宗時樂工也安祿山旣叛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馬犀象皆詣洛陽祿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海淸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賊怒縛于試馬殿前支解之

鄧慢兒 唐

黃巢陷長安樂工鄧慢兒善琵琶巢頗愛之慢兒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今日見召吾當以死拒遂與妻兒訣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宋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于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

摘星胡來生 唐

摘星胡地來生角抵者也尤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旣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不欲中爾巢怒亦殺之初巢入長安慢兒來生與工人劉萬餘者義不爲賊用竊相與謀有以困之事見義工部

鏡新磨 後唐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鏡新磨知其不

可及率諸伶走追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令獨不知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獨不能空此地以備吾天子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刑之諸伶共唱和莊宗大笑令乃得免 五代史

申漸高 南唐

烈祖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沾足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抑乎優人申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頷之明日下詔弛稅信宿大雨 南唐書

楊花飛 南唐

楊花飛南唐樂工也元宗嗣位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乘醉命奏水調詞花飛唯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盃大悅厚賜金帛以旌其諫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歡燕留心庶事幾致治平 南唐近事

蔡卞時優人 宋

蔡京弟卞爲元樞尊崇無比其婦翁王安石封舒王孔廟釋奠以安石配優人乃設孔子坐安石侍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孟子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僅忝公爵君貴爲王何讓焉遂揖顏子顏子曰陋巷匹夫平生無尺寸功敢先公邪請辭安石遂上坐孔子不能安亦避子路外入憤然作色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獨不能爲婦翁地耶試看他人作婿何如者意以譏卞也時方欲躋安石于孟子遂止 夷堅志

紹興優人 宋

紹興十五年賜秦檜第望仙橋又賜銀絹等以萬數詔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主賓歡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等物二勝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于獄有死者二勝鐶謂二聖還也

阿丑 明

汪直之任于憲宗也諸不合于已者輒陷之中外莫
敢言而陳鉞王越尤傾附之遷鉞兵部尚書越封威
寧伯直出監軍塞上內伶有阿丑者善詼諧會宴丑
戲爲醉者戟手呼于道或言貴官至令辟不顧又有
衛士行辟者曰駕至復不聽已乃曰西廠汪公至矣
醉者輒驚而走或問故曰予知有汪公不知有天子
也帝遂疎直尋納御史言罷西廠已丑又爲貴人裝
自稱汪直左右皆仗鉞忩雖而前或問故曰吾將兵
仗此兩鉞耳或問之曰王越陳鉞也帝微哂焉後因

馬儀之効免陳鉞用萬安之謀移王越于延綏時保
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
曰六千兵散楚歌聲或曰誤矣乃八千也丑徐曰汝
未知耶其二千爲保國治屋矣上遣使察之保國即
罷工役成化末刑政多頗倖進者衆丑于上前作六
部差遣狀命擇之得一人曰姓公問其名曰道丑曰
不可不可文一人曰姓公名論復不可最後二人曰
姓胡名塗乃肯曰于今之世惟胡塗乃可以免上哂
之君子曰談言微中阿丑有焉是謂譎諫古者瞍賦
蒙誦工執藝事以諫苟利于國孰謂詼譎不足爲義
乎

成化優人

成化時傳奉官至八百餘人多因太監梁芳以進會
內宴優有爲老人部粮者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
之罪實船縫爲之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
粮方可耳蓋刺群臣有言傳奉之非上遂罷傳奉

孔四郎

勳衛嘗守經鳳陽有優人孔四郎者嘗愛之四郎

絡與人通文尚謫感其德遂托身事之嘗每出入緇
紳家必與俱嘗雖武職而家累萬[illegible]至西與四郎謀
瘞金他所賊將宮撫民知之綮嘗至擄掠又執四郎
四郎無已遂示之瘞而嘗卒解鬮所同諸勳戚被害
焉撫民以四郎姣好而慧遂愛之留麾下四郎意怏
怏不樂明日撫民醉呼酌命四郎謳以侑四郎益憤
俟夜分撫民睡潛起拔刀刺之中其股賊囚四郎知不
免乃提刀罵曰我與嘗守經不啻骨肉誓同生死奴
取其財復殞其命我今爲守經報仇顧事不成死必

爲厲且將扼爾喉食爾心矣遂自刎頭已隕尸猶僵立不仆賊大懼衆推之始倒

汪張飛

汪某者宣城優人也嘗給事華陽諸民家以事繫獄中富民施氏爲擠而出之遂深感焉已而盗掠施氏汪集諸少年執兵而禦之盗爲之却乙酉宣城義兵起所在以千數而汪亦以勇聚徒數百人健鬬敢死號張飛云被執不屈大罵而死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莊評

義娼

街南氏曰子鄉梅禹金先生輯青泥蓮花記廣搜伎蹟例凡十卷凡六其間紀貞紀從有可取者或曰凡傳諸娼者皆艷史溢情舉不足信予節錄之而間補其逸凡數十人毛惜惜無論已惜惜而外從一勿貳至不有其生者咸足述也雖情鍾乎猶是育澤市門而卒如此哉如此哉故不繫義嫖繫義娼

李娃　唐

李娃者長安娼也天寶中有士人試長安與娃游歲餘而資盡姥意怠以計賺生徙他處生遘癘疾邸主從之凶肆乃執繐帷學爲哀歌以自給適生父入京師遇而怒鞭之而斃同黨哀而飼之遂乞食于道時雪甚戶多不發一門獨啟娃第也生不知疾呼娃自閤中聞而識之出則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問曰豈非某耶生憤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以繡襦擁而歸失聲長慟曰令子及此我之罪也姥聞大駭欲逐之娃歛容涕下曰生故多金以我故蕩盡設詭計而逐之殆非人行父子天性也今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伊誰之咎予爲姥子二十歲計貲不啻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廿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乃置生別院衣食之卒歲而愈娃命市書肆中俾夜作晝矻三年而業大就遂登科復以應詔直言策名第一

授成都府參軍娃請去生泣留之不可送生江上遇生父于途父大驚乃留娃別館命媒氏備六禮迎之後生累遷官娃封汧國夫人四子並顯初生讀書院中倦則莊誦之諭以綴詩賦及游長安登甲科矣識者爭慕其文娃曰今秀才得一科則自謂可取朝職擅天下美名于行穢迹鄙不倖子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高等凡生之得成其名皆娃力云　異聞集

張紅紅　唐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父歌于衢路乞食過將

軍韋青所青納爲姬有樂工製新聲即從屏風後記其拍尋入宜春院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之即贈昭義 樂府雜錄

楊娼 唐

楊娼者長安殊色也名冠諸籍中有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初貲喜淫內苦其妻乃陰出重賂削去娼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往來其間娼事帥尤謹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有監軍給其妻曰將軍病思得善捧持煎調者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以安將軍四體如何妻許之未幾而事洩妻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于庭而伺之須其至投之沸鬲帥聞大恐促命止之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舠衛娼北歸自是帥益憤踰旬而死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其所遺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 虞初志

盼盼 唐

盼盼關氏張建封歌妓也知書有殊色建封鎮徐州初納之燕子樓後別構新樓貯寵之公薨盼盼感恩誓不他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爲和其詩而序之并贈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聞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淸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旬日不食而死 張宴集

段東美 唐

薛宜僚會昌中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舟泊青州郵傳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留于驛中薛發日祖筵與東美流涕而別薛到新羅以病卒櫬廻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 唐賢抒情集

韓苦 宋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宋將葉妖于家翔劉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緣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二老卒中[illegible]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方就婚耳賓至酒行香出所賫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已自刎矣（[illegible]錄）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佯渴求飲自投于江而死鄉人謂之節娥云（宋史 樂善錄良家作趙氏）

毛惜惜 宋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于供給且責之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宋史 隨隱漫錄）高沙榮全據城畔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于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斮之罵至死不絕事聞封英烈夫人賜廟祭潘柴巖有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青娥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俞使梁頭與某卿王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閒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鄭所南詩云誰謂伊人賤猶懷事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叱狂酋名在春適艷骨香花不愁有靈知國事地下笑公侯（心史）

薛希濤 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武林志）

長沙義娼 宋

長沙義娼者不知其姓氏善謳歌尤喜秦少游樂府

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妓籍可與言者乃往娼居初甚易之及見其姿美而所居殊可人意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其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竊怪之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習之誦之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即至此豈顧妾哉少游

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其詞耳若使親見其容貌未必然也娼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我即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來此爾娼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乃設位坐少游于堂立階下北面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比夜乃罷少游感其意留數日愈加禮敬將別囑少游曰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欲從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別數年少游卒于藤娼既與少游約因謝客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急遣僕覘之數日果得凶報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　夷堅志

李妹　宋

李妹者長安女娼也家貧年未笄母以售于宗室四

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莊鬻之刺史張侯別第先是張于宴席見之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喜不自勝嬖所嚮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之亦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斂衽餌以奇玩珍異卻而勿顧張必欲力制之間乘其理髮直前擁之妹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救止之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妹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藏主中饋妹不幸

幼出賤流落身宮邸不獲託久要于良家幸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偶因微譴斥寓於君蓋以君爲可託也不圖君侯乃至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頭血汙君侯刃願速斬妹頭送同州死不恨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媿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面目復見同州哉妹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立曰爲妹報同州已葬于地下矣張大懼悒悒數日不食而死　筆奩錄

張鳳奴　金

元典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娼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金主遣人馳祭于西門　金史

徐娼　元

至正間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娼者冠命以佐飲徐憤罵勿從竟刺死之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娼詩

李哥　元

霸州娼女李哥年十三四時母教之歌舞泣曰女幸有工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奸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闋目不流眄與之酒勿飲州判官音件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牧不知吾大子明經舉秀才眞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冠并殺之　[illegible]錄

愛卿　元

羅愛卿嘉興名娼也工詩詞人敬慕之稱爲愛卿嘗避暑玩月各賦詩愛卿輒先成坐皆閣筆同郡有趙氏子家巨萬以禮聘焉愛卿修婦道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聘二年而趙父尚書公以書召之趙子欲往恐貽母憂不往又失功名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

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志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爲而惧功名之期邪君母在堂溫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不可不早爲歸計耳趙子遂行置酒爲別愛卿自製齊天樂一闋以餞之趙子至都而尚書以疾廢遷延久不能歸而太夫人亦以憶子之故遂得疾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嘗饘粥必親曲說以寬其意卒不起愛卿如禮具棺

槨葬之白苧林既葬旦夕哭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苗帥楊完拒之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之家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欲逼納之愛卿紿以甘言接以好客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趣救之不及卽以繡褥裹尸葬後圃杏樹下未幾趙子間關海道至家則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可得遇蒼頭於路而問其故遂與俱至白苧林悉道其事以指其墳壠松栢而告之曰皆娘子之所植也趙子大傷卽至銀杏樹下發其尸顏貌如生飢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乃易以華服買棺附葬于母墳之側焉　剪燈新話

劉盼春　明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于汴人周恭恭父嚴禁之絕不通者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商賫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箠楚恭聞之致書使且從母命盼春笑曰妾豈常人比哉既委身于子可他適耶居數月復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之而所佩香囊獨鮮好取

而發之中藏周恭詞簡一紙宛然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邵金寶　明

邵金寶故娼也口西俠戴綸與之游綸爲京營叅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免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雖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周旋十餘年所如一日而需綸用不缺綸

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擲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鄧升高座命婢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未惡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為力而鄧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鄧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于娼而能委身以全大義難矣其妻以不能救夫之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高三 明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俊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以土木之變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二人赴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于我更若累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線縫接著于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

王翹兒 明

王翹兒故臨淄民家女也鬻于娼雅不喜媚客假母數笞苦之後與少年計脫從游上與文儒貴客游得纏頭無算然更以施諸所善貧者久之倭寇入圍桐鄉倭復陷桐鄉被執于寨主徐海海故越人明山和尚也知為翹兒絕愛幸之尊為夫人凡海一切計畫惟夫人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胡公宗憲遣華老人諭海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乃親解其縛并與金勞苦之華老人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覘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謂王夫人臣覘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善之乃更譴人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許之約降于督府督府選日整兵稱逆降海從翹兒言不為備督府遽麾兵進斬海首

并諸倭人殲焉，凡皆麹兒力也。督府獲麹兒，以賜禾順酋長。麹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故誘之殺。二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去之錢塘，夜半投江死。噫，誘海以報國，義誠偉矣，而卒死以殉海，其亦何負于海耶。海寇志

張小三　明

張小三者，南京女妓也。稚齒雅容，頗不欲就門戶，曰：能妻我者即與偕。有松江商人楊玉山者，以金求之，殊懇，乃允焉。踰月，楊辭去。小三曰：奴固已誓之矣，不歸君復何歸乎。楊心欲之，而念其妻妒不敢許，以半歲爲期而去。妓遂守志不渝。父母欲奪之不可得，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月，所贈遺以萬計。久之，貲日削，已而田產悉空，男女未婚嫁，殆不給，妻孥交讁，怏怏失明。妓怪其久不來，使使諗之，知其盲，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登堂拜主母，奉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爲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前所贈珠璣器具，以爲奩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費，爲二子納室，而侍湯藥者一年。楊鬱鬱心恚以死。妓又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汚之誓，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在風塵，身固楊氏式室也。且主君爲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執庖湢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强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甚急。妓不得已，乃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于舊院云。續豔異編

王烈女　明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娼家。及長，知處身失所，欲脫去不得。娼婦百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强使與上客合卺，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家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耶。引刃自刎。客大驚，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瘞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日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塚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西青日記

白女　明

白女者娼也。與吳興人袁節游。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于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母不敢往。白愛念且死。囑其母曰。塟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塟。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噫。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

薛鐵兒　明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藉廣陵。母娼也。鐵頎然玉立。聲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鐵性恬寂。憚于豪舉者。至輒跳身匿。而稍稍覘文士。得郝生。生有內子賢。遂以爲副。鐵入室。獨勤操作。執婢子事。不敢當夕。生善病。時躬侍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能無眷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領之。遂內決筴以殉。私浴紉身自閉死。蓋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梅氏青泥蓮花記

劉引靜　明

劉引靜南京妓也。少爲一商所眷。後商死。引靜爲持服。裁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拒客不納。家人不能奪也。商家零落。推所有以周之。有富翁聞其賢。欲娶之。卒不從而止。

京師妓　明

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昵一妓。而公子死。妓方少年。剪髮爲尼。

居寶石。京師大賈也。以罪謫遼東軍。家破無可托。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後數年赦回。妓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右二妓載蔌閣襍記

李姬　明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爲其眷女。亦俠而慧。畧能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

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昇人迷大鉞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豕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困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侯生名方域字朝宗

黎應祥

應祥緬中女伎廣東人也永曆□敗亡奔緬國緬以茅舍居之諸從官無復憂危意值中秋夜馬吉翔李國泰等酣飲爲樂命應祥歌舞奏劇應祥泣曰此去行宮不遠且上體不和旦夕呻吟此何時而猶忍爲歌舞歡耶雖死不敢承命翔泰怒笞之（鄧凱也是錄劫灰錄作惟雅）

鬪義卷之二十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巷訂

義獸

街南氏曰無父無君孟子擬之以禽獸嗟乎人所受全于天以自別于禽獸者顧不重歟彼含牙帶角者安得而有之先儒謂人得其秀而最靈故能具四德發四端物則偏而塞矣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亦間有僅存而不昧者余集義物先之以獸獬之觸鷹之教然之相恤其性耶其得理于氣中者耶往予能溪莊有北犬衆羨而食之犬子瘞母骸庭桂下守之悲以嗥者三日夕予未嘗不欷歔太息焉稗史所紀載豈或誣歟若乃明皇之舞象昭宗之供奉抑又奇矣夫鷹犬象猿之屬而義若此謂之獸可也雖不謂之獸亦可也

象

唐明皇嘗教舞象祿山之叛至東都大設聲樂祿山揣幽燕士蕃酋長多未之見紿之曰我當有天命此自南海奔至頃見我必拜舞鳥獸知天命有歸況人乎左右引象至則瞪目憤怒畧不爲動祿山乃大恚怒命置檻穽中烈火爇之俾壯士投以刃槊洞臆流血而死伶人無不掩泪吳長卿曰此玄宗舞象也玄宗嘗教舞馬四百蹄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其曲謂之傾盃樂後祿山以數匹賚范陽爲田承嗣所得襍戰馬中一日軍中樂作馬舞不已廝養以爲妖擁篲擊之馬抑揚頓挫更爲作態廐吏以馬怪白承嗣鞭笞之至斃櫪下時人或知之而不敢言嗟夫舞象以不舞死馬以舞死枉自獻伎媚人而不免毋寧爲象乎

霹鳥聯水蔥大舉冠濵黔鋭不可當有陸帥者勇而善戰士卒皆恇怯時陶家軍有一象伏小塹鼻飲水泥數斛伺賊至突出咆哮躍丈餘衆皆辟易噴所吸水泥若雨霧然直搏賊所蹂躪人馬如糜復鼻捲一賊擲之空中墮地而死陶帥遂乘勝擊賊大敗之戰罷象猶勃勃且賈餘勇焉龍城中百姓爭芻食之象稽首而謝之次日創病出矢鏃三升餘鼻中毒矢卒

瘁極而死。街南子曰。嗟乎。賊之來。勢不可當。使象知有衆寡。有趨避。必憧憧于勇怯。卽不然而匿伏不深。沉幾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未可知也。象蓋無心合道。善藏爲勇者乎。見楊師孔烈象傳師孔未詳何時人其自云守安普知其事最眞又云歲乙丑不知何朝所傳陶兵或陶爲軍耶容攷

始興郡陽山一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入山中。見一病象。足有巨刺。其人爲出之。病象起。卽載其人入一紆紬地。掘長牙數條送之。還示報恩狀。先是郡苗常爲象所苦。因語之戒勿犯。象作馴服。于是一家安業。田卒無患。湘中記

閩州莫徭樵山中。一象負之入澤中。見老象喘息甚苦。衆足視之有竹丁。莫徭以繩繫出之。流血數升。小象復取艾。莫徭爲摘艾寨之。少能行動。回顧小象。㖿㖿有聲。須臾小象取一牙至。老象大吼。意若嫌之。復易一大牙。并取山栗食之。乃送人及牙行五十里。忽却轉乃還。取其刀。畢送至原所。以頭抵地搖耳。久之乃去。莫徭以牙獻天后。中有二龍蹕立。敕之爲簡。每年給其人五十千。以終其身。

崇禎甲申。逆闖陷京師。賊坐朝。呼象守門如往事。有一象竟不肯往。悲哀不食而死。

馬

宋公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嘗飲以酒。愛重之。及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宋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行步有尺度。徐行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行。長鳴不動。王怒還之。帝升遐。從至陵。悲鳴不食而死。邵氏聞見錄

吉水王維楨。通判夔州。與賊戰。維楨陷圍中。奮罵賊殺之。自死所至城三百餘里。公所乘馬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已知公死。家人盡售行李。并售馬與同知王某。王得馬不償値。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以莝豆。猶不已。王自視之。馬躍前嚙其項。王仆地不省。異日嘔血數升卒。宋史

陳璋自朝歸。中路馬蹶而墜。因怒命弗與芻秣。圉人竊飼之。馬達旦竟不食。累日。圉人以告。乃召之曰。爾知罪。當赦爾。乃飲食如故。璋後鎮宣城。罷歸而卒。馬亦悲鳴死。稽神錄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餵飼倍他馬一日乘馬出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廻舟迎行思中流風起船覆馬自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得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再遇死家人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命健卒十餘人挽之因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齊東埜語

九江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騧養之嘉定間成爲蘄帥李元礪所殺騧悲鳴尸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快其意後乘之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騧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檛腰爲盡傷騧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狥于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騧歸病傷不食而死 桂史

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吳書

古道行宿遷副總兵史忠靖公可法部將也賊衰時中寇江淮道行與戰雙溝力不敵慷慨赴陣死之其所乘馬負傷而逸自雙溝馳歸宿遷宿遷人見之曰是古副總所常乘也馬歸人安在已而訃至一城士民皆哭馬亦以傷重哀鳴不食而死乙酉四月揚州陷總戎劉肇基者從史公狥難其僕歸秦郵報其主母上母大哭忽持斧擊僕裂其腦曰主死封疆爾當從而背主逃歸耶君子曰世之擁旄仗節往往儌屣其主甘自同于劉氏之僕而曾不及古公之馬可慨也夫 墨憨閣文

張公家玉嘗所乘戰黃馬神駿勇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悲鳴以鼓士氣及增城陷家玉殉節馬亦自躑溪水之側以死君子曰國亡主死馬亦知痛憤云 劫灰錄

猴

蜀鄧芝見猿抱子在樹射之中母子爲拔箭以木葉塞母創 史記

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衣以緋衣能隨班起居朱

溫纂位猴奔走號躑徑趨溫所奮擊溫猴其衣冠溫怒此令左右殺之唐之舊臣目屬之無不變色江鄰幾雜志

廣德中橋鄉有作猴戲者一日擕猴擔笥于山中遇虎爲虎所食猴匿林樹以免久之有客過焉猴急躍而下挽客客驚隨猴所至猴乃于莽中曳一物出示之笥也啓笥得人骿骨一肘一猴躍而悲鳴又探笥底有錢二緡列錢作棺狀指地上掘土示客客悟曰吾瘞爾主矣遂買棺瘞其遺骨猴臨穴傍偟悲不自勝客解其繩縻之入山猴不肯去遂從客歸依焉晝爲飼雞豚省場圃夜伺門籬惟謹云友人沈赤城述

吳越間有鬈髯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相依不舍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躃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頓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厯于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宋曹義猿傳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附矢伺母間射之母自知不能生洒乳于林飲其子洒畢氣絕獵人取母皮向于鞭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躑而死劉元鄭賢奕編

山西督學汪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作猴戲猴巧而錢常不乏一丐者忌且羡之因醉以酒誘至破窑內椎殺之遂繩其猴從己作戲乞市頭一日適公至猴鬪警道聲遂嚙繩斷脫走公車前作泣訴狀公令人隨猴所至猴乃引人至窑內得尸遂捕得後丐者鞫問伏罪杖殺之命焚前丐者尸焰始發而猴號嘶赴火抱尸共爲煨燼湧幢小品

牛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于蜀中載三

青牛常自乘恒于前養視之翰搆疾多日牛亦不食及去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人驅牛向宅不肯行人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幽明錄

黃定者於絡聖間有以牛寃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牛寃問曰華州村往歲有啣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臥乳虎自林間欲咬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漸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蓋

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知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其所以功立而身斃也觀此可見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寢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寃牛之事觀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之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悟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陶朱新錄

高淳東鄉有兄弟析箸者田宅俱均執無它惟一水牯未有耑屬時方春耕其兄曰須以次用其弟曰我種它田且三倍安能以次兄弟相與爭辨隣人解之不已時牛繫林下遂斷其鼻繩奔至兄前伏而稽首者數四又趨弟前伏而稽首者數四視其目淚涔涔下兄弟遂相感悟而泣以牛爲閒牛相與飼牧無缺街南曰不諍之牛也而有高伯通之盛德焉嘗見兄弟析產而左右袒者讒言搆釁遂致同室操戈摧翅

同氣蓋不少矣嗚呼是牛之不若也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王臻者適在側衆執臻臻誣服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寃乎抵邑即辨釋臻父子後獲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齊東野記

陸遠知海州發奸如神一日出途中有小犢鳴于馬前驅之不去使人隨犢至坡間有盜牛者正殺其母

見使者至遺刀而遁遠至鎮所托思牛肉容于屠肆
得其人
洪武時天長縣民戴甲出其妻收牛于埜所豢犬隨
之一日犬入莽中牽牛尋之犬方爲虎所據虎見人
卽棄犬而戴妻爲虎所搏矣牛乃怒而前與虎角虎
釋人而應牛虎哮吼弄爪牙牛亦側兩角奔擊不逾
時虎負逸去戴妻竟無恙縣牧以聞朝廷賜一牛代
耕焉

犬

晉大興間吳人華隆好獵一犬號的尾每自隨後至
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犬咋蛇死而隆亦斃臥于地
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之隨犬得隆載歸家
二日乃蘇其未蘇時犬終不食 幽明錄
太和中廣陵楊生畜一犬自隨後生飲醉臥草中時
方冬燎原犬周匝嗥吠生不醒犬乃就水自濡還臥
草上者數四草皆沾濕得免於焚後生夜行墮眢井
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怪而視之生因求出許後
報其人請得此犬爲酬生曰狗曾活我不忍餘可任
君所取其人方遲疑犬乃引領視井中生知其意乃
許焉人始出生繫犬去五日犬夜走還 記
譙縣崔仲文有一犬善獵所得甚多時與石和同爲
撫軍吏和欲以奴易之不許因恨之一日因獵乃殺
仲文草中欲取其犬犬嚙和守主尸爬地覆之後諸
軍出獵識其主因啓撫軍方不知殺者爲誰還石和
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白撫軍此人必殺
犬主拷問果得實乃殺和 廣古今行記
會稽人張然滯役于外婦與一奴通然歸奴謀殺然

盛作酒食婦語然大別可強啖此奴已挾刃以須然
泣涕不能食以肉投犬祝曰養汝經年能救我乎犬
故名烏龍然愛之常相隨得食不啖注目視奴然拍
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咋奴奴驚失刀仆大咋其
陰然取刀殺之以妻詣縣置法 續搜神記
隋鄭韶愛一犬如子守閤中時有使到將遠迎之從
者薛元周以素忿將伺殺韶犬乃急遮嚙拽衣襟不
令出宅館吏馳告使入郭矣韶欲出犬拽衣不放怒
令縛于柱方出門犬斷繩而走拽衣如前韶撫犬曰

吾有不測事乎。犬乃嗥吠，跳踉內咬殺元周，搜之衣中果藏短劍。太平廣記

廬江人楊褒舍一親家，其人欲烹犬以食，犬乃跪前，若哀泣狀，褒異而止之，并將犬歸，隨出入歲餘。褒妻有所私，一夕乘褒醉歸，與所私者將伺殺之。其人方入室，犬嚙其足仆地，乃入齧其妻，褒醒而搜之，見其人懷刃，因并妻送縣，並處于法。集異記

唐諫議大夫柳超以罪黜嶺外，唯領二奴掌書掌閣。并一犬隨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給。

超因人言有寄詔到，不全諫議并家族，爲奈何。超曰，不如飲毒死。奴聞之，進珍饌食，次忽見其犬乃分食語之曰，我死汝託何人邪。犬竟入廚，咬掌閣喉咆哮至堂，復齧掌書，奴俱爲犬害。超方未悟，數日勅詔還京，始知二奴逆謀。集異記

唐齊瓊家畜四犬，畋迴，輒飼以肉。中一犬獨茹肉齒牙間以出，巳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所往，則北垣枯竇，犬母在焉，老瘠疥癩，犬吐哺飼之。齊大嘆異，乃命篋犬母歸，餌之。犬搖尾俛若感恩者，從劬力倍于日，獵必重獲。逾年犬母死，而齊亦適以病卒。犬乃嗥吠終夕，呱呱不輟。及齊葬，懸窆之夕，犬忽來，足踣墳土，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而犬斃。述異記

范翊以裨將使淮南，與副陳福成仇隙，福搆翊罪，潛申主帥，乃停翊職。翊飲恨歸家，一犬素良，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得前事，留其犬而復翊職。集異志

開元中，吳與姚氏流南裔，以二犬自隨，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勇壯，謀害其主。姚所居遠僻，因謂姚云，郎

君遠來，忽有不祥，當扶持喪事，頃者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願圖之。姚氏云，欲令我死邪。曰，正爾慮之。明晨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姚執觴哽咽，心愫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因撫犬云，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亦不食，顧主悲號，俄附子至，一犬猝乘之，咋斷其喉，一犬至廚，咋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三人俱斃，姚氏獲免。廣記

孫權時，襄陽人李信純家一犬號黑龍，行坐相隨，飲饌必與。一日飲城外，醉臥草中，適太守鄭瑕出獵，見

田草深使入縱火爇之犬見大來倉卒曳純衣純不爲動比有一溪相去可五十步即奔往入水濕身來臥處以身濕之純免火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信純醒見犬死遍身毛濕周廻覩火蹤跡甚訝之因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乃能如此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宋袁粲父子以舉兵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

利皇天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羝狗戲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常所騎也南史

梁張彪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來攻彪使沈泰守城後泰叛彪與將申進比而圖彪彪敗與妻楊氏逃去雖常養一犬名黃倉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將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哀泣昭達迎楊氏楊佯許諾請殯彪喪墳塚既畢黃蒼又俯伏塚間號叫不肯離楊氏爲笑語紿昭達曰容貌辛苦請過宅粧飾楊氏入屋割髮毀面不從文帝嘆息許令爲尼街南曰按南史彪少亡命若邪山爲盜後從王僧辨爲名將與陳文帝爲寇卒以致死而其妻與犬爲時人所矜重吁果何以致此哉然能感其犬而不能感其人何歟越稜爲侯景山陰令棄官從彪忽懷異志刺之而未殊沈泰申進二人其部將也二人于陳文比而圖之皆不逮黃蒼遠矣抑楊氏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

亂爲彪所納故匪貞女而甘爲彪也死亦一女中豫讓乎不終于中行乃不二智伯吾常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

成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知人意後白者忽目盲勿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簷外臥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傍及白者死主人爲埋之山麓間犬乃朝夕往遶數匝若拜泣狀臥其傍必移時而返建寧志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僧利其貲遂約其

徒先殺其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三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寺前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令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使發視之見二尸啓尸而下有呻吟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乃置僧于法

遂湯錢艮用家所畜獵犬夜忽躍起銜艮用衣引至林薄亦自伏無聲俄有兵過艮用以是得免有蕭氏愛是犬重貲購之經年犬不爲用復以返艮用艮用貧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犬始爲蕭氏用

浙西某子甲某子乙居相接也甲擁官勢而貪乙席父產既饒甲常朶頤之已而家失盜因誣乙與盜通而指乙家所有爲已物悉乾沒之而乙卒斃于獄先是乙有高犬善伺絕憐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甲遂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悲涕時作詬聲人無不異者年餘甲有疾方卧犬忽跳躍上牀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而其齒猶切切有聲街南謂犬于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豢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仇或爲親而乃含怨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于是乎亦志士矣

沈處士恒吉吳郡人嘗畜二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瘞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泰邦永樂時人家饒裕而子尚幼將貿于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王乙者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艙躍出嚙乙手囊頸持刀

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有其貲埋邦尸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廵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傍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毋有冤邪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尸見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裾犬嚙乙履吏因縛至御吏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

死乃有今日哉盡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貲僕乃扶舁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傍時時悲號顧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壟甫畢犬卒觸樹而死人爲埋犬塚傍

豐城人李明道元末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見獲于胡大海太祖釋之命爲行省參政後復叛歸友諒及友諒敗明道薙髮匿武寧山中爲僧有識之縛送武昌上惡其反覆磔于砧魚口明道嘗有所畜犬爲我軍所牽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

躑躅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命斂瘞明道　湧幢小品

丹陽市中有僧牽一守犬賈之商人商人爰出值酬之僧見客之携貲厚也輒謀殺之匿其尸水巷石砌中一日犬伺縣尹未出突入上縣尹座上左右逐之百方不動俄尹出坐堂犬乃下俯伏爲稟控狀尹曰若有冤乎不能自白犬乃嚙隸衣行隸與至水巷中得尸回語尹尹復謂犬曰知剸刃者可拘之來犬復搖尾曳隸衣出至僧家嚙僧頸因與俱至一訊而服尹爲置銀牌一鐫曰義犬且歲飼之粟以勸云

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因請假將之齊椎所擾犬名卑脚花鴨從之旣啓殯而花鴨連銜公衣吠去復至旣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于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欻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

壽上感約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貰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明日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閽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道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闖賊之亂兵破永平樂安縣其鄉民家一犬獨守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衆犬伺一尸欲食之二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衆咸義之糾鄉人瘞其主尸犬

于塚旁自爪一穴入其中不移趾死主人爲立義犬亭云

吳有富家奴徵租于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挐舟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啓橐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佯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乎曷以值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貲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畔間犬往嚙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

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惛然微動不卽死徐之乃甦叱問乃知所以惻視而嘻客乃大哭曰嗚呼微大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饔故有識宛然視之主人姓字也于是携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巳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擲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置之法而還其貲客以犬歸終身養焉予友李崟山自吳歸爲予言如此客之脫其烹也感恩之義物甯有之而能身波濤力援而拯之以及渚斷亦豈僅以死殉者哉然使非嚙衣致農于渚客生未有期也又可不謂智焉彼貪忍之奴自點厥戚戚悲夫

刑部陳某居華村別墅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見衆皆吠之刑部令蒼頭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刑部携愚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菶菶不見前後有嵬嵬然出于草間者則瘈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步世傳瘈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間且奔且迴顧忽見鄔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嚙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瘈者屈于猛良者殄于毒也刑部命愚瘞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

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之太牢無益也陳大樽三犬之一

莊隣詹氏子死而厝于野常所畜犬伏柩前累日餓而死里人異之予問行阡陌間有猘犬前吠且嚙予予倉卒莫知所避俄一犬嚙猘足而曳之又兩足蹴其頸向地兆使前而回首視予若速予行者待予遠而始釋之二犬皆詹畜也嗟夫彼感恩而死固宜且猘史所誌及耳目親記如是者夥矣乃予則何德于犬急而護我豈熟其隣而然耶抑人有忝雖爲暴有排

難解紛者犬亦有然耶予嘗遭齗齕于人吠聲吠影而莫予斷予能無異茲犬哉予能無異茲犬哉壬寅仲春晦嚴氏記

獬豸

獬豸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狀如羊故亦曰神羊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獻者今御史服蓋取此意

虎

進賢人包實夫力學孝親父希舜學行有聞人稱忠文先生實夫館于邑之太常里歸省道遇虎進退皇

遽虎忽前伏類拜者徐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莽中林而跨實夫無如何亦踞對之語曰將啗我乎命也第吾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命苟屬汝終莫能逃虎起曳其裾復至故處舍之而去人謂孝感云 名山藏

滄州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伸左足以示有竹刺貫其脛虎俛貼耳若請去之狀其人爲拔之虎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自是數月益馴投麕鹿常不絕家稍豐因絜其衣虎不識而誤嚙殺之家人收瘞虎後復來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所傷而汝顧殺之向謂汝之知所感也卒負義若此禽獸無常果若人言虎慚而去然數日常往還跡其人既不見始知誤殺乃號呼悲惻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遠近異之 虎薈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以報之

景定間郢州有姊與弟樵薪養母弟爲虎所逐姊挐虎尾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誰養母者虎回視展轉而去

童恢爲太守有虎害人檻捕得二虎恢曰殺者頓非者吼于是一垂首一鳴吼自若洪武時周郇山曄源知州境南虎嚙人郇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者入此果一虎入籠中又成化間張翯爲鉛山令虎食人二虎伏庭中翯令不傷者出傷人者乃伏地待罪銜南曰此雖三公異政然而刁驕悍逆不啻虎甝法爲鐵繩之不率而不仁之獸可以義感聖人謂苛政猛于虎而猛虎顧可政服也不愈于頑民哉若進賢之虎感于孝郢州之虎感于悌雖至性所孚然以視滄之

凶頑者誠不足以動虎亦可謂義焉

山西孝義縣一樵者行叢箐中失足墮虎穴有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一壁稍夷高丈許薛落如霤虎所戸也樵踊而蹷者數四傍偟遶壁泣待死且落風生虎嘯踰壁入銜生麋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樵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耳朝必及及朝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來飼子仍投餕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溺如此者彌月浸與虎狎小虎漸壯一日虎負之

出樵急仰天大呼大王救我須臾虎入拳雙足俛就樵樵竟騎虎騰壁上虎乃置樵攜子去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生黑林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泣告曰蒙王活我今日失路恐不免他害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死不恨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我西關窮民也當畜一豚候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歸而家人驚訊具道所以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乃入西關居民皇遽呼獵者閉關冊

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之獻邑宰樵奔告衆虎有大德于我願舍之衆不聽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請驗之于是至虎前抱虎慟哭曰救我者王耶虎首肯王以約入關耶復首肯我為王請若不得願以死殉言未訖虎淚如雨觀者數千人皆駭嘆官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作縣者嘉靖時萊陽孫某也孫與宋琬談屬作義虎記而王猷定為之傳縣名孝義以唐人鄭與故云

狐

有儈聞黃精能駐年欲試之乃多取黃精置枯井誘人入覆以磨忽一狐臨井語其人曰君注視磨磐孔久當飛出吾昔為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君人用其術旬餘得免　王氏彙苑

鄭生婦任氏有美色鄭生依王某以居王侯生出遇任與通任初拒之嘆曰鄭郎可哀也卒不能庇一婦入託君廡下致褻慢若此苟糟糠自足豈止是王乃止後生携任遇獵犬任忽墮地化一狐而去蓋比地多

狐每與人雜處，莫識也。然狐必以媚惑人，而必以節自持，世所未聞。觀瀾

猫

姑蘇齊門外一小民負官租，空室而遁，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鬻之于閶門徽客。客頗愛之。已踰年，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猫忽躍入懷中，客奪而還，輒悲鳴顧視不已。小民知其所蓄，無如何也，去。夜卧舟中，聞篷間有聲，視之則猫也，啣一帨置前，啓之得金五兩。民賣魚以飼之，猫飽食，遂傷腹而死。

鄭氏有猫善捕鼠，主母鍾氏愛之甚篤，坐卧步履不少離，終歲無齧衣翻盆之患。及鍾氏死而塟，猫朝夕伏塚上，飢則食于家，而復往，若廬墓然，如是凡三載。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吾于是猫益信。先博士城南集

狁音寵，按字書尸狠切，抗去聲，狁也。云人屬，㺒狸，狸㹑之類。

狁，人屬，出于暹羅之崛巄，短小精悍，圓目而廣睛，性絕專慤，不食如猿猱。古蠻叢啓者率數十巢，蓋舉族所聚也。山君夷獠每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叢以敝絮，食以鋞皺，飲以漓酒，即躍然喜，似得所主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事。嘗令採片腦，獵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授以毒鏢，狁挾以歸，遇犀或象，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或怒，索毋得也，毒發而殪，狁乃羣蒲若誇其捷者，相聚以守，經月俟其腐，所遺齒角，齒則負以數狁，角則一狁肩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亦至死弗畀也。舶人編竹爲籠，紓深其制，貲所必由之逕，機而取之，以獻于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至數千斤，衣狁以番錦，飼以嘉實，置之爽塏。狁以非其主，終不附也。稍近烟火，淚目而死。黃衷海記

⿱教鷹古孝切，按：⿱教鷹，鷹屬也。說文：⿱教鷹，鷹人之不直者，于人如有所教，故字从鷹从教。省俗本作⿱教鷹，非。梅氏字彙入鹿部，作⿱教鹿，注曰獸名。于部作⿱教鷹，注曰⿱教鷹，鷹之屬，分而二之。楊桓六書統⿱教鷹，兩存分音，切俱非。張爾公正字彙曰：從孝，當讀爲孝，俗音教，因說文以教省而恰也。予按：从說文音教爲是。

天⿱教鷹，鷹屬，形如狐，赤白色，大尾，有君臣父子兄弟之別。見獸必教之，撲則號鳴高峯之上。

果然周禮巾車然幦注：然，果然也。以其生相叙，患難相赴，故以飾幦。

果然，猨屬，青目黑頰，有髯，自愛其類，生相敍，死相赴。

國史補云楊州取一果然數十果然皆至聚族面啼雖殺之不去吳長卿曰嗚呼道義衰而朋友之交不講翻手爲雲覆手兩當面論心背面笑此猶古人事也小利則蠅附小害則獸駭小患難則賣友大患難則驅而內諸陷阱小人至此無朋君子自稱不黨聚族悲啼殺之不去卽古人中可多得哉

闡義卷之二十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揩蓬菴訂

義禽

街南氏曰闡義而及物不誕乎及禽不愈誕乎禽之性塞於獸古聖王於鳩取孝焉於鳫取別焉抑何也其不皆與于梟鴟之惡者矣而況其爲瀘南秦吉了天寶鸚鵡哉或者譏吳子稗官野史之惑不足語於經史之正吳子曰固也予以吉了鸚鵡爲丘隅黃鳥讀是錄者亦必無以異于緜蠻之詩也已

秦吉了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語有番酋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秦吉了曰貧將鬻爾秦吉了曰我豈忍去彼中遂不食而死

天后時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雄者煩怨不食則天問其故雄曰予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其雌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

鸚鵡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人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爲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欲斷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天寶遺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弇私通意欲害崇義一日乘其醉寢

也遂與弇殺崇義而埋枯井中僕妾輩莫有知之者妻故令僮僕四覓之不得因訟于府代言夫不歸恐爲人所害守令日夜捕之僮僕被拷掠者數十人無所驗守令詣崇義家檢視之初崇義被害惟所畜鸚鵡在架上守令至鸚鵡忽聲屈令取置臂上問之鸚鵡曰殺主人者劉氏李弇也遂縛劉捕李弇鞫之服罪事聞明皇歎訝久之命劉氏及弇抵罪而取鸚鵡命宮中飼之封之爲綠衣使者張燕公傳其事

萬曆中大梁山貨店養鸚鵡甚慧東闕口有了哥亦

能言兩店携其鳥相較鸜鵒歌一詩了哥隨和者濇越不相下了哥再挑與言不答士人問其故曰彼音劣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為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入籠之以獻鸜鵒悲愁不食畱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人稱為首陽鸜鵒

祝鳩

祝鳩孝鳥也古者以明主教之官秀耕于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琴操

吳中李氏蓄一鳩甚慧日則飛翔于欄楹簾幙間不遠去夕宿于籠以避貍鼠見僮僕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于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紿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携汝歸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意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鳩還焉鳩乃食陳子曰鳩拙鳥也不轉去就其儀一兮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陳大樽三悅之

雉

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故贄用雉取其文采而守節也陸佃曰雉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

雁

昔迦尸國有五百雁為羣侶雁王名賴吒有臣名素摩脖賴吒為獵師捕得五百羣俱棄飛去唯素摩隨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以雁

王獻梵摩達王雁王曰願大王放一切雁使無所畏五百羣雁在王殿上空中作聲飛王問何雁雁王曰是我眷屬耀王勿聽殺雁王華夷攷

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于地以死因買之葬汾水上纍石為志號曰雁丘同行者俱為賦摸魚兒詞梅磵荷詞話

元郝經充國信使宋賈似道拘之于真州艤于扦[illegible]凡十有六年每夕稽顙告天有以雁獻者經命畜之

雁見經鼓翼引吭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手書尺帛親係雁足而縱之詩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營新館後虞人獲之以聞元主曰四十人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進師南伐宋亡秘監帛書尚存 輟耕錄

鶻

有鵲曰鶻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冬日之夕是鶻也

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蹤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西南北亦然 柳集

鸛

永樂時李光學知興化縣廳前有鸛巢孔三雛一旦引二雛去其一以折翅獨留光學令人取飼之瘡愈亦飛去後光學搆危疾思食鮮魚忽二鸛銜一鯿置庭前烹食之疾亦愈 耳談

潤之焦山有鸛巢于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鸛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盡鸛歸知爲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側見鸛率群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間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一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鸛入殿翺翔不已群雀皆噪久之乃散山僧異其

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夫矣夫鸛固食蛇者也伺之以手無可如何率群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之小鳥也異哉 賀天士記

衛衙有梓鸛巢之鸛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其雄逆去徐文長爲詩以記之詩曰鸛發只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使斜挺羅敷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銜胡不自長守轉殖雪色顱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隊匹于都

有如惡姝媚迯贅壻門閭借衣盛綷蔡叫呶傾百壺玩習爲故事指雁翻濶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賊雄殺黃只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拏此事去巳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胆狂走日夜呼安得毛摯俠以此鷹活雛并州隔幾海有物啗高梧文長集

吳報恩寺浮屠之顚鸛有二巢焉以游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壢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勿脫雌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

其傍勿去群烏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遲毛骨盡化乃巳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鳴噭噭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久而巳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咷夕嚎曾無含忸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鸛哉乃贊曰嗟爾鸛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烏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媿猗匪曾黃鵠孰配爾德猗高啓集

黃雀

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于樹下又爲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哀鳴遶室數日乃去

烏

飛烏中有烏至孝古今注曰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孝子傳吳順居喪赤烏巢門李陶治墓羣烏銜土顏烏至孝有銜鼓之異蕭

倣居喪有助喪之義拾遺記載晉文公焚林求介子推白鴉遶烟而噪烏有善性如此世人惡其鳴以爲不祥何耶按烏有二種其一小而白項名慈烏性至孝能返哺其一純黑色長喙世人惡爲不祥者郎白公所賦大嘴烏也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驅者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爨可縱之驅者難之商曰吾以一爨賫給汝可乎發囊而金見頗饒驅者睨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推商墮地而鞭撻殺之置深穽而挈其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

健卒覘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葬所乃得尸并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所訴又覘鴉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尚未發願見鞭而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鴛鴦

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謂之匹鳥故韓憑夫婦死有鴛鴦相墓樹

成化六年鹽城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而死漁人爲之棄羹不食因

賦烈鴦詩曰雄巳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從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嬙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斃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蒲谿上曉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悽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搖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嗣形悲影弔爾幸留者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巳像置一鶴其傍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爲瘞之塚左湧幢小品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之瘡愈放去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雌雄各至銜雙明珠報參焉搜神記

張禧字彥祥除效穀令有鶴負矢集禧庭禧以甘草

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庭張氏家傳

宋元嘉中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翀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飲飴之又於庭中翥躍教其飛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踽踽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雌偷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于池則孤鶴宿于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翔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淸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鶴悅之操鋒刃不能變也穀鳥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恒亦孔之醜也易大傳三悅之一

黑鳥

福州陳魯廬墓有黑鳥如鴛爲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畜之里民有心疾求是鳥肉魯不可毛羽成乃以綵線繫其羽上縱之鳥迴翔鳴咽乃去十年魯視其父戍所雪迷失道至偃霞關腹餒甚自分必死須臾一黑鳥盤旋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前引我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行三十餘里夜分始逢一舖禁不言以手擊門主人疑鬼物啟視之曰人也令圍爐久之問曰汝識陳魯孝子乎曰我是也主人因魯父執也明旦視樹上黑鳥翅綵線尚存

鷹

婺州州治有鷹巢一卒探其子守方按事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非探巢者銜巾來還又攫探巢者之巾擲守案前守乃杖此卒逐之誤攫其巾而復銜還尤非文過者比也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餘獸鷹王先取其精然後羣鷹啖其肉

白鷳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昺與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鷳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鵝

天寶末德淸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毋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因呼爲孝鵝塚 寰宇記

鷄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最善鬭數攻敗其群聲息所

至鄰雞莘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藉雄勢侮他雞一日田家復詒一雞黑鬣絳身內之群會暮失白雞所在移時白雞血淋漓被毛羽與黑鬣者鬭方罷也初角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各不相舍以至困白雞遂失明値老嫗至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遂狂叫不止轉而奔雞擊㲉睨之見黑鬣者兩翮血縷脊翅搏之逐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雌主人

憐而瘞之圃自是之後黑鬣者霸雞群矣銘曰生乎雄死乎偶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瘞馬與夫子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覯學游文集

鴿

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性至孝嘗養一鴿昌寓病二旬而鴿二旬不食昌寓亡鴿遂飛去 南史

燕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制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 張燕公燕女墳記

漢臨江王榮坐侵廟壖為宮畏罪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史記

王莽開丁姬冢有燕數千銜土投其窟中 漢書

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於帳雄驚墮為猫所食其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獨來復巢棲處

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于湘中數年音信不達紹蘭覩堂中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欲憑爾附書我壻何如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

燕翼寄與薄情夫鬭遂小書其字係于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訝之燕遂泊于肩上有一小封係足上宗解閱之乃妻筆也感而流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

涇陽趙伯韶死妻劉氏年二十五矢志守節撫其子元孫嘗有雙燕巢于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作貞燕詩　王山史

鴿

張九齡少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係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

顏清甫曲阜人嘗臥病其幼子彈得一鴿鴿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一緘題云家書附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者時仲賢改授遂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匣函鴿抵仲賢官所獻書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

君子羣之累曰　輟耕錄

闡義卷之二十二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蟲魚

一街南氏曰宋袁子龍取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集爲書曰坊雅黃震爲之序予竊異焉顧其書予未及見之抑久而湮弗傳耶予既錄闡義遂取諸小史之紀蟲魚者廿餘事以終焉而序之曰禽也獸也及蟲魚之蠉動也固非口義而心名者也然其義皆得見取於吳子且錄之使傳于後世世之人亦知吳子之好義無窮而不遺物類如此雖然吳子又安能使是書之傳而不爲子龍氏之坊雅哉

蜂

蜂有將蜂相蜂蜂王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老王遜位而出所分之蜂均挈其半從王而出者飛止必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每日有三朝陰陽變化錄

楊蘧菴公致政歸游鎮江北圃偶見羣蜂推蜂王出游遇鷙鳥攖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蘧菴令其家仵瘞焉表其蜂曰義蜂冢爲文祭之

蛇

漢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狀有頃而去

蛟

長沙有女浴江邊身動懷妊遂生三物乃蛟子也會天雨俱去後女亡三蛟俱至墓所哭泣經日聞其哭聲如狗嗥搜神記

龜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一軍人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如立一石上視之龜也既抵岸回顧而去搜神記

臨江郡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

龜背行十里及高岸遂失龜所在。九江記

蝦蟇

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蝦蟇數千滿舟內將剝鬻之客見蝦蟇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筒中銀如價與之取蟆悉置水中而囊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刼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貨一日舉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蝦蟇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泉然掘之得客尸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尸捕舟人至始知以刼見殺而蝦蟇之感義如此人為作義蝦蟇說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攝金華守上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喚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尸疊焉公有力手挐二尸起其下一屍微動命湯灌之遂延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斧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以見公其二我僕也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贖而鬻粟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蝌蚪力也

鼠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往南壠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憫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既退喜夫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置奴床前啾啾如欲語者然異苑

魚

海中有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然能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輒往鬪解之故彼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隨物而變如附土則如土色附石則如石色一名仁魚而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黿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黿登廳前兩目瞪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行之去縣六七里有

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捲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鼊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鼊爲鳴冤良有以也

輟耕錄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視之一蟹八脆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因嘆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閒衰

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所儀不復食蟹吳長卿曰古語以手足痿痺爲不仁非也兄弟手足也兄弟而不仁乃眞痿痺也蟹無足不能行二蟹負之而趨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乃眞手足也一象被傷則羣象相扶之病則相守之死則向南跪拜哀鳴三匝相與以木覆之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亦眞手足也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因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當不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于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于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搜神記

月令

後序

嗚呼吾師衛南先生奄逝已數年今乃得藉手光祿劉公雕刻其闡義一編以報吾師地下余感且滋愧矣蓋光祿公與師無生平一日之歡没而爲任棗梨之役噫是可於今人中求之歟吾師著述極富若衛南文集大學旨述讀書論世讀禮問明諸林諸書俱版行于生前其未刻者仍不下十餘種師病亟時指謂余曰吾老病侵尋一孫尚幼遺書願以屬吾子余泣頷之未幾師易簀余舘春穀聞訃奔視篋衍依然未忍遽啟越四年乙酉五月爲文告師遺像前取遺藏凡百有二卷藏之姑山之通議爲有明一代典憲吾師畢生精力所存視他書尤重而闡義一書綴部醜類遠引博徵其例嚴其旨深先大父貞文公嘗稱是書得書家藏諸醫家反治法今年春余携至慕園光祿公見而激賞謂讀之足以有裨名教生人節烈之感命諸嗣君授之梓余小子竊効讐校至晨夕忝訂則吾友次云暨霖起兄弟之力居多云舊總十二卷余以每部各有小序宜以類相從今離爲二十二卷所採掌故以本事爲主旁及他事者略焉小序內亦間有同異而義歸一卷詮次未成將存以有待師或能默鑒余小子苦衷也耶

康熙丁亥八月中浣門人沈廷璐拜書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小引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每讀

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隨遇来手提趾行口飲鼻嗅各能其[illegible]漸獨是眼也雙瞳之微視之不[illegible]能一彈凡而神光所矚随地甚[illegible]

只此眼是千古精靈不容泯滅所支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子輿氏之言豈不信哉余嘗曰是而推論之古来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

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自己出而發筆所如随手萬變所欵摹亦無不彼的使後世觀如冷水流背陸然一驚雖能[illegible]

其非哭不敢掃除其説此之謂豪
傑之眼文人若流矜激於辭藝標
鮮於末鋒法聽明爲世而言爲[illegible]
也迂疎無當雖雕繪滿眼而精神

意緒曾不足以供醒脾之用此之謂
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
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影
響勦襲滿紙該然舉聖賢[illegible]

有日新之資從爲拘儒業紅貫
朽之用致生覽者未盡先厭如此
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
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括帖之暇

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
稗官小説家乘野諺不揣荒陋謬
以是尺捉衡其間暫見可喜可悦
可驚可愕之語俗儒所不敢足與

文人之所不能道目注神傾標手録之積久成帙名曰千百年眼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概張擘畫議論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容泯滅之精靈錮沉蠹耗於魚腹者各昭揭一新則庶幾竊附於長康之遺意乎亦一快也雖然亦聊以志余癖耳徵風度簾香雲

噴戶目倦眼之偶閑手一編而丹鉛甄別之余時何知其為羲皇為三代天皇計了當其意也各向明眼人舉似搃成寐語況眯目而道玄黃柔一而癈百者耶目睫之論余不佞其輕敢辭矣

萬曆甲寅孟秋見望張燧書於稽古堂

十百年眼標目

吳亡不係西施
西施不隨范蠡
大赦始於春秋
蘇代爲燕昭閒齊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去就無歉
田單用疑
商鞅善託其君

商鞅徙言令便者
虞卿復相趙
仲連使秦不終帝
楊龜山誤貶藺相如
救鬬與非奪不可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范雎蔡澤倜儻
應侯用蔡澤

秦先時自有張祿
呂不韋之愚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燕吳之所以亡
客非負齊
秦用客之功
戰國九流中辯士

卷四凡四十六則

古文多譬況
讀書句讀
古書之僞
秦之所以帝
秦法棄灰有故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秦火後遺書
坑儒考

秦世文章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九州不爲秦用
長城不自始皇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秦亡不由兵弛
章邯未可輕
天亡秦

陳涉秦民之湯武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相不足憑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高祖時貴遺轅生

侯公碑考
蕭何罷識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韓信威名
韓信有後
漢告反之後封
張良未嘗爲韓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高祖賜姓之陋
虞美人戚姬
漢初封計戶口
高祖竟王劉濞
呂后邪謀在暮年
平勃未可議
四皓賜碑

左右袒所以令衆
漢文賜吳王几杖
淮南厲王未嘗反
文帝奢儉之異

卷五 凡四十三則

太史公知己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史遷不解作賦
武帝遺命
武帝神智
蘇武娶胡婦有見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交道之弊

西漢文章之陋
漢用吏胥之效
趙充國屯田是計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二疏之去以許伯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歆向廢圖譜之學
圖譜之益

卷六 凡五十六則

漢儒解經之陋
古易
尚書古文今文辨
毛鄭說詩之妄
衛宏序詩之謬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楊雄始末辨

方望賢於范增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客星爲災
伏波未是烈士
漢書眞本
班椽史妙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祚之長
高貴鄉公文學
李密陳情表訛字
阮籍巧附司馬昭
晉室久亂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晉史矛盾
惠帝廢儲

卷七凡四十七則

徙戎論無救於晉
晉室所以敗
王衍羞見其女
陶侃被誣
庾亮失計
王導遺誅
王逸少經濟

蘭亭未可議
張翰蓴鱸
劉琨負其母
阿堵
英雄自相服
孟嘉論樂非是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不識一丁
王猛死不忘晉
符堅拙于用多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金土不可同價
梁武殺業

沈約韻書之謬
劉知幾無史才
隋氏富庶
隋文帝濫殺
隋煬帝毀讖
唐高祖殺降
唐世女禍
唐封建之善
太宗縱囚有所倣
尉遲公隱德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李勣一言之禍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閻立本知狄仁傑
徐有功難于皐陶
駱賓王四子受誣

駱賓王罷識
徐敬業之敗
滕王閣記出處
玄宗慘刻
明皇廢資格
孝經春秋甚靈
賀季眞乞休在耄年
盧懷愼先見

卷八 凡三十七則

周易舉正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陸秉大衍數解
李太白深心
阿房賦蹈襲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以失形勢致亂
房琯用違其才
房琯長策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意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儒者說詩之謬
詩詞說字

李杜始末考
唐宋逸詩賦
李泌相業
陸贄忌才
德宗不能餌懷光
盧杞愧其子
唐宦官之禍
退之淮西碑失實

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昌黎史禍
韓昌黎晚信佛老
李虛中子平
王叔文之冤
八司馬伸氣
牛李有同惡

柳子厚非國語報
道家三尸神之謬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李德裕知所本
唐不立后之禍
郭汾陽後裔之賢
卷九 凡四十六則
柳公權詩意

卷十凡四十二則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雷州之報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張商英無佛論
敎王之號不祥
宋禮儒臣
童貫爲眞太師
蔡京奸狀

葉石林長厚
楊龜山論朋黨
种師道策虜有見
龜山不輕辭易
譙定易學
中興十策
朱勝非善處苗劉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南渡兵餉所出
岳飛文章
秦檜爲金人作間
秦檜以悍婦絶後
秦檜身後之報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張浚忌殺曲端
張浚遺誅

卷十一 凡三十四則

釆石之戰有先備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趙九齡遺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宋人損益經文

李善長之誣
郭英遺功
聖祖優容解縉
取士良法
太監雲奇
齊黃誤國
楊本將才
宋參軍奇謀

革除死難之多
陳瑛董遜國諸臣之毒
方孝孺有後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相業
西楊薦賢
絲綸簿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項襄毅受誣
王威寧御士
王靖遠武畧
王振老僕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楊善迎鑾之功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達官朶耳

倭漆匠
劉忠宣事業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康海負屈
錦衣衛之横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陽明爲理學中興
國朝三大功

王晋溪識陽明
盗賊有同惡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永陵議禮是非
林丘山史筆之重
經筵面奏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國朝樂律不講

古今改元之誤
待宗藩之法
理財急務
天生人才為世用

千百年眼標目終

千百年眼卷第一

瀟湘張　燧和仲纂

檇李范明泰長康閱

○○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臧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執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王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

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西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西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

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illegible]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illegible]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畧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粧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饑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事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黨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愛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盗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爲害致天子麤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也今之田畯家隻鷄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濃艷可羡得來千乘可讓簞豆動色人之賦性殊哉巢許之辭搃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强也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illegible]

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瞽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纔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爲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擧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于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稱異於茅山道士之驅法哉

○象刑辨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旣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之人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

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荀況有云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鑄鼎

象物使民知姦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于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傳會之耳陟方即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

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袪千古之惑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

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

取賢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爲依據乎夫禹貢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擘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遺也

○帝賚良弼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

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巳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微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眞鹿心誠於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于亳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

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嵩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敎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句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

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銜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遯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踈謬已乎

○夷齊辨

論語爲衛千駟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

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惑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夷齊逃國倉卒而行遯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而後見稱邪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況其所以深取夷齊者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

也若諫伐一事尤爲舛繆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巳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乃紀傳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闘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説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爲謂夷齊爲之乎遷于史記才

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剌繆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是以逸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弃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爲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説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

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嘗翦商

太王翦商之説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乙

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而始亡太王安從翦之乎已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之時尚自難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嘗見古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者自息若作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更齊虞芮伐連曹操之事實採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千古以來覽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縢非古書

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為之乎且滋後世刲股醮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為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又曰王與大夫

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

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

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已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湯武不可僉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

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

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闡幽之論也

○殷有三人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

夷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若余所恨者更有一事箕子爲紂懿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觧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具眼者自能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傅説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徃徃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

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敗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卽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晉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茵裔蟬嫣雖貪如狼很如羊蠢如豕虣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王

謝崔盧韋各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部北之侯景皆積族姓之下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劒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皐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

用是知封建非殷周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至於周衰人心未離而諸侯先畔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痺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揔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爲奪攘矯虔則爲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

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叉剷四起矣

○楊升菴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

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儻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嗤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

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

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玫嚴難施故法制隳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

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稽

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

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澮洫涂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也而又爲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

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横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隆先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瑶池忘歸諸侯贄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又謂之不在天下何耶呂刑中有云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太子晉稱周無道者曰夷厲宣幽而不及穆可爲明證

○周過其曆之謬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曆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

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
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也

千百年眼卷第一終

千百年眼卷第二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宛陵唐一澄君湜閱

○孔子著述

孔子生平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蓋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彖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澁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聱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尚詭而尚平嗚呼此聖人竊比之深意非若後世爭妍筆楮爲也

○南雅頌無優劣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魯太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

矣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贊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出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臧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可謂不知類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

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

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

○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

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

可錄也

○歌詩與作詩不同

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王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

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春秋逸詩書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亾矣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亾矣宋洪邁爲山林教時林少頴爲

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畧之可也

○詩小雅雨無辭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雨無爲句正大夫刺幽王也爲句正大夫即第二章所稱離居者箋正義集傳並以雨無正名篇誤矣然則雨無之義若何膏澤不下也

○不日成之

靈臺詩曰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愜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管仲知鮑叔尤深

鮑叔固已識管仲於微時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内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鮑叔曰

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眞知已也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此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何爲宰相與參隙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亦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鮑相反而實相類

○○廢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作内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　又九河之壞

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是也

○風馬牛不相及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劉元城以爲此醜詆之辭言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意近有解者牛走逆風馬走順風故不相及此說亦新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喩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左氏貶荀息

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

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晉文公知大計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靜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丕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秦繆公學於寺人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

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群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爲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寺人寺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寺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

高得以殺夫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未必無意也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李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晉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賛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鬭技養於射獵徐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穆公秦之賢君也三良殉而黄鳥與哀識者以爲公之遺命非也穆公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

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所本也獨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視而不之止何哉

○○趙盾弑君報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令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聲其罪也宣子其不謬於君臣之際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其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膦是師乎其曖昧極矣故吾以爲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也盾得保首領以歿也是天幸而後之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糾然與一國之師而汙其

宮瀦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於軍吏乞靈於鍾皷也

○○董狐疑詞

晉靈公之弒董狐直筆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則凡弒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也絕雖弒無罪也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其事其事以証其弒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

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膠舟之報

周昭王南巡楚子汲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沉于江當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弒其君而不能討也齊桓葵丘之會管夷吾始引膠舟事責楚楚雖請盟而其憑陵猶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孫心為王項羽大破秦兵萃割天下佯尊懷王為義帝密遣英布弒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處膠舟之事雖在數百載前而兩王被禍之慘則在數百里內亦可謂報應之巧矣後來漢高帝納董公之說三軍縞素數羽之罪因而滅之可見弒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間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閼漏誅而遣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之身後之戮報亦不薄矣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為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習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覬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

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楚之不競

楚之爲國也恭莊以前雖僻在荊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狃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

駸於抗衡然自州來奔命楚始患吳鍾離繼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則其抗中華也亦豈楚之利哉

○季子之賢有定論

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寥寥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宋儒獨病季札謂讓以基禍此語似是而非蓋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

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檜之早滅豈獨不知闔閭之爲人乎彼闔閭者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及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豈賢季子而甘爲之下乎畏忌季子也季子於此掩然而受之吾恐及僚之血未乾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揣異日

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歛欣去之如解重負非苟爲名而已也若季子者可謂達不愧夷齊內不愧乃祖矣宋儒拘攣一倡而雷同至今特爲洗之

○坡公作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眞人有化無死可謂季子知已矣

○論語出問子門人乎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荅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閔氏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

○老彭卽老聃

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

老子其說古矣

○左氏非丘明

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始以十二月爲臘月又左氏所述之事極詳有無經之傳而無無傳之經亦一證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則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卽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丘明猶能著書也今左氏引之其爲六國人無疑

○子羽貌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爲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璧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

○○南子是南蒯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畔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納而合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匏瓜

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見應桝之天文圖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執禮之執當作埶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埶字之誤隸書埶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埶即藝字）

○○立言之難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後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却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果爾則春秋所紀災異悖亂之事皆矯誣而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只較其緩急而輕重言之若如後儒仁義干櫓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捐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真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

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
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用
不離觿玦佩玉名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
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
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為飾耳後
之人昧其實也以是為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
生厭心曰是皆欲為儀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
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

人居常走誦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齋
齋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
耶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聲眼中金屑也直到不
夢見周公時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耳其所云吾衰正已到大休歇處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
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
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
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
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
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

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至[illegible]
黨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
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
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矣臣勸諸葛
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請討陳桓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

說阜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

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亡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郎孔子嘗曰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可無此議論乎張和仲曰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敢篡魯孔子之功也則夫請討之舉未必全無所關係而聖人亦何嘗枉却沐浴之勞也拈出與識者辨之

○陽虎之奸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提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

歸之也此豈知臣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亦[illegible]無用特以魯寶之我竊之魯必追我我與之則魯釋我也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反數反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瀕捨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魯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

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没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四科不列曾子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十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夫

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蓋承襲已久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

○子貢不如儀封人

於時嘗聞羅近溪曰昔人謂子貢晩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眞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

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觧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張和仲曰近溪此說可謂前無古人矣然子貢亦有說得着處如仲尼焉學之問是也蓋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

不能舜之好問好察，殆是千載同調，非深於道者不易識也。

○劉司中曰：將字當與孟子幣之未將同解，蓋承奉夫子以為木鐸也。若作將無之將，尚有毫釐之隔。

○曾點二事俱不類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至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又可怪者，曾子芸瓜小過，而曾點暴怒如此，絶與鼓琴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抑紀載失實也。

百年眼卷二終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長洲陳元素古白閱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繮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〇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〇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

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

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為周禮王制為商禮至於今則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矣惜哉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為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郎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君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臯鼬之盟長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臣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誕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

王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説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辨

○春秋葬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取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擾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做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説玩其言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敲之詞卽性相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爲鼻祖

〇〇袁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illegible]

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眞心耶

〇〇孟子權衡失準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槩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詖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千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〇〇曾孟稱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〇〇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

于傳聞者其情疏而用意淺況門人受夫子之甄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于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疏濶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于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槩于其中者矣

〇蛸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嘗捷其蠐

婢恨以灸螬啖之毋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毋痛哭然毋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

未幾而即反於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暇乃至在途止嬴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

○○孟子闢楊墨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詩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宦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眞而鄉愿僞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爲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喩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鴈於飛哀鳴嗷嗷而淒凉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譏

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觧云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詩亡辯

金華王栢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貫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觧

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廵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廵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孟子不盡信武城

孟子於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籠罩千古今之學者其作轅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

雖然使是說不出孟氏則宋儒又以爲異端之射的矣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實然罔覺悍然不顧不知告子甚矣王弇州曰荀子之言性惡盡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

似非體驗得者也此論可爲二子吐氣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云云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槩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未易者適世率賞之弗道惜哉

○孫叔敖碑考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爲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地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

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
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孫武入郢之舉發僞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爲吳
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
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
士，以武聖於譚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爲說文之耳。
夫談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有不必譚，劉子玄非

眞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眞能詩，
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
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
悖矣。

子胥種蠡皆人傑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
彊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夫三諫而去，
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

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
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
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
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
非人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
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
死之，不過一彊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公絕楚出疆，在

平爲未官臣，在奢爲既壯子，抉墓伏節，乞師吞
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
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脩爲大仇，騷人賦
爲大怨，語意豁達，足爲子胥吐氣。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
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
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庸

有滋盧之蔽湖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覩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令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爲蠡耳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時趁筆遂墮後人於疑網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爲信

夏君憲曰作隨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吳宮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腸所可辦耶譖子胥爲主吠也何足誅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

也有大赦之法矣

○蘇代爲燕昭間齊

燕昭即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還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爲不過傾詐反覆之術與兵家之用間等耳必

有樂毅然後能號召五國連兵濟上毅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毅田單兩賢相尼

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緡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蓋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甚懸有善守則無善攻是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

樂毅之將燕耶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騎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歉

毅以讒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悉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為趙而謀燕去就無歉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田單用疑

田單之孫卽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鳥鳶又詐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能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者此者豈眞[illegible]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焉使孝公之心厭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審矣說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商鞅徙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國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郝事

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叙次偶倒耳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鞅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背也

○楊龜山譏貶藺相如

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以後事耶

○救閼與非奢不可

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闘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尚論者其可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用傳舍吏子李同之說得敢死士三千卻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已

○范睢蔡澤倜儻

范睢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攫相位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所激故澤之宣言因睢者即睢之謬言無王也三寸柔舌搏金印如斗大吁可畏哉雖然范睢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即日解印綬如擲瓦礫澤爲相亦不過

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眞有過人者黄東發猶有捕蟬之誚豈眞所謂耳食者與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据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殺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

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觧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税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爲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數奉之黄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吏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于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呂不韋之愚

呂不韋事譚者皆艷之不知不韋何奇之有天厭秦德假手賈人千巧易其宗耳不然不韋自謂智矣能反掌擾千乘之國而不能奮身脱赤族之誅能立幾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鑒矣若夫呂覽一書要不過竊他人之唾餘矜自己之儁永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敢增損一字豈眞游夏不

能贊一詞耶。儒家者流取其[illegible]所紀[illegible]令[illegible]之禮經迄於今不廢也。豈不啻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敎之乘車戰射。與晉

趨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爲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負齊

松耶栢耶之歌。齊王建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共邑松栢之間。爲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圜王聽之不聰耳。

千百年眼卷一終

千百年眼卷第四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秣陵胡宗仁彭舉閲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戰國九流中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辯尹[illegible]鼎俎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爲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詆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椸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讀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贏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李布傳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諷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illegible]

[illegible]道者[illegible]矣而用脩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illegible]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謳而用脩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有[illegible]朱崖趙國常山奉高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illegible]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思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

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

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諸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辭謂微指漢武朱厲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塞鄉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侔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衆。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然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葢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常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撫髀願識其人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焚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以盧生輩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固然也按是時陸賈酈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何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嘗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而爲未燼之全書矣又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葢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史紀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敎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未嘗廢銅而金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illegible]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有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敕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濶册鉛總録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見有詩云鬼嘗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葉公手疏也然秦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爲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驪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眎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於乎[illegible]秦之機焰儒書與其人滅絶久矣今三千年間何如哉

○○秦世文章

秦王衣誅六雄首釆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興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釆芑第二章法瑯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虐焰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

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内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爲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鑄金人有何靈爽猶潸然淚下於將徙況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爲秦用明矣故秦史既書昭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牴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矣秦昭王時築長城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爲過然内政不修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者徒爲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左傳楚滅陳爲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旣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贏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聖孫噓呵保護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虺

班史以銷鋒鏑虺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

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徙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衂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即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即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四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

之憤氣所化也就謂天道瞶瞶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亾秦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義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居巢叟既知沛公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年十三尚能說羽赦外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巳七十顧不能諫羽使劉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後

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遺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爲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亾之者皆其不虞之廝隷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死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孱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冦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喑啞叱咤之雄其堪爲混一六合之主而無

後患乎吾恐項氏之禍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句踐長頸烏喙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也彼度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衆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内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漢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爲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智甚無謂到後而勢不得不殺矣卻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不弑帝亦何救于烏江之敗也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

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着不知布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遊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筭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高祖酧貴遺隷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隷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擬楚威自挽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隷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皐且得休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酧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三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隷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脱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

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旌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爲太子

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蕭何罷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即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體要知此其罷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一眞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子房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耳正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逆料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畧與圯上老人同特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威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韓信有後

廣南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寃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粤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

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壖間有鄭候
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勅之焉羅夫呂氏嘗惠
帝末乜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
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
耳此説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漢告反之侈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爲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僇
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大亦不赫

告信者欒説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
而始棄市國絶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
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
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張良未嘗爲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
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絶棧道爲
爲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乜銷可以辟
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
爲韓乎哉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爲纂臣去疾爲
張子房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爲韓復
仇則謂之始終爲韓亦無不可也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
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
爲后而毋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

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
及兄喜暨弟交長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趙丞相
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討即群臣亦
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説太
公擁篲欲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
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
公曰太上皇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
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

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婁敬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主所爲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夷狄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國結其心而嗣君乃屈帝胄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貽羞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〇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則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業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讖緯多殺不辜爲累大矣

○呂后邪謀在暮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曌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今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遍考史文、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令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

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又當何所爲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矣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死而尺布斗粟之謡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懷悔耶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千百年眼卷四終

千百年眼卷第五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福唐商家梅孟和閱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三國之中齊爲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爲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爲內應擧諸呂也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卽位之後諸侯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爲盛文帝豈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卽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搆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卽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答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定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爲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害之也史謂其以謫去宜耳其爲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爲不及故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誼謫長沙一節爲誼嘆息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朱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

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悟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張于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閒居覇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覇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況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覇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覇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佹報怨武弁常態也且覇亭吏亦自可殺炎凉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覇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illegible]用材勇亦爲勤

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眞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旣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熟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王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荅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殛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

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悽惻與其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

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七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鼂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濞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服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袁盎幸免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無知哉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沮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意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

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是猶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梁孝王則諷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預事矣。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改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也，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誇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諸侯所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誘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苟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鄧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大常自鄧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此亦鋤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俗而漢之君臣恬莫之耻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稽顙宋眞不能極澶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較視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爲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申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利太平豈可以文致乃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厚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千似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耻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

所欲爲者武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臣武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戾太子寃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閒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紺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擬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

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

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僭而漢儒乃孜孜言之鳴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為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埼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旗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

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亟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斜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末爲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敍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孰謂太史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讕語也

○○史遷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爲尊禮於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太史公知已

趙汸曰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黯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於是爲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汸可謂太史公知已矣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一書爲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已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史遷不解作賦

史遷載子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眞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幹才竟絀于雕蟲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黯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邇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眞不媿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嘗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内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淸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從

官必有誅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誅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為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為至交

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為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為將而內可為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備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

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恥而不肯為也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廷諸

公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
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羌亦
爲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
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
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
復論難者不過穜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羌人見
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欵而退
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萬穀將穗那肯留
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
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
肩者也隃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
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
可常微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
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
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
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
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
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倇卒爲石顯所陷疏
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虐
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
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
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
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

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
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
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
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況
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
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
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
繩人甚於三尺矣

○歆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
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
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
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
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故學者
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
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

辭務說故雖平日胷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周行
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
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
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干
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
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
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

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
一代之典未易舉也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
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
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
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
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
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只收書不收圖
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

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役兵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亾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鄭決滐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學者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

惑古人也歟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第五終

千百年眼卷第六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安成劉俊德司中閱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柰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illegible]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數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本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于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

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温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甚精吳文正公有敘錄揭曼石稱其綱擧目張如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萲爲今文近時焦弱侯又見趙子昂眞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揄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

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踳駁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衷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亾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亾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亾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亾自鹿鳴亾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楊雄始末辨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

曰莽大夫楊雄死蓋舉市國之稽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郫縣人郫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

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纂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决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廵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參論本末乃見後世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頗爲後世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爲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亾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特氏懌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詎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眞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今實爲彭英化爲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椽史妙

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盖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數、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椽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情、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椽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椽、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椽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

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多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敎故戾太子得罪而壺

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倪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

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栁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閣懸榻而後眞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既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千逖慷慨

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
論亦苛于索瘢矣
○李膺已甚
李膺爲司隷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
道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
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
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倖
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

於是有朲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爲相亢直何減膺
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跣叩頭流
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爲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
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
苛求已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未有
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
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
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
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
庶百歲之後化爲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
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
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
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爲一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
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

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也勝于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末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爲篩智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稽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亾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

進者云古者名宦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爲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塟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眞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況鬼蜮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爲强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亾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

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借荊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荊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致

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横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

孔明置詞矣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爲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耳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罅漏

何救齊亾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厭有旨哉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未窺其所主何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爭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爭終而不爭發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何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illegible]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行欽當以文選爲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

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騁西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舌也

○○楊顒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顒切諫以爲徒勞後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夭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詒後生明眼人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禕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沒禪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

拱揖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摧激迨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纍納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也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爲公居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

祀始絶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國不與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不敵僅存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儒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之後主[illegible]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如高貴人主之學與帝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内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眞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群虱之處褌中若籍附昭乃褌中

之𤕤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毌丘儉等一得志
籍尚有噍類哉

○晋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
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
貴戚敢如此知晋室之亂也久矣

○晋武以不廢立致亂

[illegible]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晋武獨以不廢立致
亂舉神器之重以畀惛童自以肉太子而及遹是
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遹不克終而死耶天之
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
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質德邕於九原而古公亶父
何不作法於凉也

○晋史矛盾

晋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饑者云何
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
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
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
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愍帝廢儲

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
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
[illegible]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
[illegible]帝昏庸既莫之救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
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
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千百年眼卷第七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鹿城陳世學寧之閱

○徙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説不行深爲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卽使驅之去而未必卽去旣去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圍白登入卄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柰何以駭童爲天下主賊后煽淫于內狂宗播禍于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肰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翦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淯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顚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爲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

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以自觧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輙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其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蔓蔠中事其難更甚於閨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閒雖一束之縷亦經營不怠卒能慨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遜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跡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屈於中也殆士行既卒而後嗣亦彫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徇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蔓蔠之言亦誣矣

○庾亮失討

庾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

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禽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嚮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賴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濞之反謀錯已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濞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吳破則諸侯自服吳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眞兒戲也東市之誅非不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不競宜哉

○王導遺誅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諸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兵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僕亦羞之矣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雅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為

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

謂之未曉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藏之之淺也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晣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邪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爲定評

○張翰蓴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迷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嗚呼令狐所謂子胥之忿也使琨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柰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毋

曰波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畧蓋策之審矣毋賢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死有遺恨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

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乎口假絲竹而聲總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況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

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黄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黄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温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馥唐彬瑯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温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晉巳孤行

中庸雖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顒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爲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内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悦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

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温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符堅拙於用多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

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躪踐矣惡在其為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歷其境輕騎游卒嘗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黔布吳漢之討公孫述是也則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錚錚者要何足以語此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撫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衆盡為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減於疇昔之恩乎養虎遺患之說未足以槩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

乃其職耳惟是刋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金土不可同價

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篡齊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晩節多昏業報應受誅戮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刖廢屨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遘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眞之與十二文上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幷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

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楊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

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

徵取之途可謂濶略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王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既不貲矣是時布帛之積幾于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是果何道以致之也此亦奇矣

○隋文帝濫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為可賀敦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

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遇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

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顧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宇文化及之毒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東漢之末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

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死自是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杲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於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胥之高祖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即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

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彝此語固今之藥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倣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翽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尉遲公隱德

[illegible]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敬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

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為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為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搆吳王陷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疏致禍理固應爾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辯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膂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為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為無賴賊焉知耄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

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做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盧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投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

於毋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所張玄
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
測

○○閻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爲
人誣告立本一見卽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
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
曹夫梁公能反周爲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

沉淪淘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冊青何足盡立
本百一也

○○徐有功難於皐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
鳳時鶡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
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
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皐陶易
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
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羅識
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
勮王勔蘇味道皆覆身黨籍何以優劣四子使勃
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諂
榮寵牝朝羅識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
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

尚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
且文八失意憤悱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
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
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
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旣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
而史官又從而緣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
冤矣

○駱賓王羅識

賓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設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恰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追西山而何幾裴侍郎郎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賓王才士而無罷識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爲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嵩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云敗某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玄宗慘刻

明皇侍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頲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者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紘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宰相以元紘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頲元紘之才能計資亦未爲驟進乃毫釐必計如此及其惑林甫之姦

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討資雖以九齡之惓惓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孝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内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眞乞休在耄年

賀季眞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眞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黄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以珠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眞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眞淸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盧懷愼先見

盧懷愼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覩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

蹇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愼愼可謂
千載之下復有知己矣

千百年眼卷第七終

千百年眼卷第八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公安李　軫譎星閲

○○周易舉正

唐司戸叅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妥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賁亨、不

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剝彖曰、剝剝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少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九五以杞包瓜、今誤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身脩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

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彖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彖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註、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
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
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爲乎今本誤
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
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
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
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
生也始生必蒙今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稚而著
今稚誤作雜字凡此等處眞可爲讀易者一證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
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
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
亦自可見楊子雲曰宓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
定萬物之基班楊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
實

○○陸秉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
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
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
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
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

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
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
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
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于此該而用
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窮
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聖人

千載不傳之奥旨

○○李太白深心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坡公作太白眞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瞋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汙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直是咳嗽亦不可也阜老有詩云天寳年間事㠯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矣

○阿房賦蹈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㠯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傚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玄宗奔蜀太子即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遮

所留其既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蕑季涇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剺心以祭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凉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荊棘之日耶其後顏眞卿匿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郎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眞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帝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郡臣固請堅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苑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巳欲傳位太子値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横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臾一言不至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者馬嵬死晩矣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禄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苑陽以覆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

由是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言直罝中兎爾而當國者曾莫之省巢果復出爲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眞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敗宜哉

○房琯用違其才

張玄羽曰房琯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令琯從容諷議

千百年眼　卷八　九

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琯之不盡其用予獨悲琯之不逢其時

○○房琯長策

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曏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

千百年眼　卷八　十

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琯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遺郎上書論救房琯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耀下石之徒比耶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杜子美詩意

焦澹園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

毛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子美父名閑故詩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幔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毋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

公有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亦未之考耶

○儒者說詩之謬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叟之固則所號爲窮經稽古之儒乃反賤隸之不若矣蓋詩人吟咏情性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故意象窄狹如杜子美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何異癡人前說夢乎眞可發笑

○詩詞訛字

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証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傳嬉機華銷歇盡傳嬉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琨在晉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又牧之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暎紅今本誤作十里又寄楊州韓

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俗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杜詩把君詩過日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寒雲白滿山俗本作雪滿山開山同一點俗本作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邀歡上夜關俗本作卜夜間曾閃朱旗北斗殷俗本改殷作

閒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祗緣貧病人須棄、禿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炊間黃粱、俗本閒作間、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蓋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詩君亮執

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鑾輿迥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鍠觀卧美人詩、落釵猶罥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又南史王稀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流連、俗本改暮作慕、淺矣、蜀

牛嶠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歸語也、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小詞如周美成愔愔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貼孫夫人詞、日邊消

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係改本、謬僞百出、書之所以貴舊本也、

○李杜始末考

世知杜之為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也、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碑題尚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間、豫

石固謬耒陽亦未可憑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

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宋蘇長公與米元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瞶瞶耶夫坡公騷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傳余友范長康輯米襄陽志林拓陸友仁包彥平陳眉公之舊自成一書意搜括無遺矣而是賦不載長康每對余懷恨謂是闕典且謂托爲撿索余低徊紙堆凡六載餘僅於焦弱侯金陵舊事中得賞心亭詩一絕宋王勉夫野客叢談中得壯觀亭記畧以報命而賦寶月觀者固寥寥也然則古今

文章湮沒不傳者可勝計耶

元章賞心亭詩云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此詩雅淡幽奇當爲米絕之冠附錄於此

○○李泌相業

柳玭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首謀范陽三定儲君其餘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家傳其子繁筆也繁爲

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為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湮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司馬公通鑑多載之朱子綱目疑非實録擯不取噫鄴侯身沒未寒橫遭元輿之毒數百年後又復不信於考亭亦何重不幸也

○陸贄忌才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坎坷而終夫公異能動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孝經為刑書以家行不謹為阻抑才賢之具較與忌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餌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濞而德宗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同而情異何也豈懷光之惡遂浮於吳濞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天淵耳夫機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鷗況虛恩可以餌叵測之懷光乎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為甲族而懷慎一派為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罵祿山

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然則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實異東都宦官專領鹽事則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

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蓋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

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根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

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

煬之輩先將貽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
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見南西
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
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
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
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
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夏君憲曰孝忠眞義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觀
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緣推碑殺吏陰
以作將士之氣而銷王上猜忌之心世間何可
無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彊到此遭却毒手矣

○藩鎭之弊

李林甫欲斷節度入相之途卒啟祿山范陽之亂
眞所謂一言喪邦也顧藩鎭之禍綿延而不可解
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
廷發之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
嵩本鶉觚小吏以才幹爲王君㚟腹心至是代君
㚟節制此則他日留後之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
度使王玄志死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而推侯
希逸朝廷即授以節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
要而言之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二語可盡藩
鎭之弊

○白樂天行藏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
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
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
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
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
綽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
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
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

其欲者亡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氷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昌黎史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

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西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遷當時誚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些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瀕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于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火靈庫

卒致絕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于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王叔文之冤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譴以當權姦之首

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觀順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宮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躭諸耆碩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之人心皆叔文啟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遂亟貶至死死而禍亦最烈實由于此當劉闢爲韋臯求三川至許以死相毆金錢溢於進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爲所

餌顧此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畢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為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為表之

○八司馬伸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趣權利之可恥蓋叔文欲誅宦官强公室正義舉也特計出下下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冰炭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為文章而其後也作非國語歷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放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非國語之報耶

○○道家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

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蔽覆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讒言則亦悖謬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嘗號強項亦作罵尸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

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令

今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靈鍾於吾兄郭氏汾陽裔也亞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槩廖防輩爲何如耶

千百年眼卷八終

千百年眼卷第九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竟陵譚元春友夏閱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黄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凉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綮辭相

史稱鄭綮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鄙之也按綮知廬州日値賊黄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得完及歳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瓌瑋邁群之器不忍身爲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常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顔魯公眞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啼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遺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虚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刄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韓熈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熈載耳衆人固貿貿也熈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卓

矣、

○吳越改元之証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

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巳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鍇徵猫事非實

南唐徐鍇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釡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栗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猫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鍇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巳、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

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眞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櫝還珠者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典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青出於藍也所貽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殘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爲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即位于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弱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媢之心巧爲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爲匈奴之牧馬場、

皆普一言兆数百年之禍也其湔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禮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

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

○种放之隱由毋

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毋命也眞宗不召而出毋已物故也貞烈哉此毋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媼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暑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贊敘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贇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士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覩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縣人罔不索求

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董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蔵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也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筭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氷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矣才老通其音讀黄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

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竊班得脩撫英尋實何物周伯温者聞見旣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糟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按此段

引駁甚精足爲字學開一堂奥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于古豈眞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爲之警省耶

○天書之典倣遼俗

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

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讀遼史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歟然不備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淸王長生大帝君

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檄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誣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

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諸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寇準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朱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

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事旦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央諸子壻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其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

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壻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眞宗初卽位王欽若時與毋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政追欠司爲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惜而知其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虀粉矣

眞宗欣然嘉納

○冦萊公奢儉不同

冦萊公寢處一清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後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敝豈眞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荷之、食肆𩜹食訖、佯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掩、余謂夏虜雖狡、尚是寬政、若悉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邊、而不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直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爲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吾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爲范公重、如曼

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志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秉燭達旦使其事即真亦烏足以槩雲長大節耶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

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迂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爲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猶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畧於秦晉露一班焉千古以爲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韓范不識奇士

慶曆間華州有張吳二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遊塞上觀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也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

所懸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者十餘年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

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前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逮歐其所著頗絶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朱温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朱温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簒者然皆不成為國亦不成為君是故窮之簒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温父子相繼十六年卽為莊宗所滅特與羿浞莽玄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弒朱温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為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為簒

盗之書又烏在其為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幷晋漢周稱為四代史而以温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晋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温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史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

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税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

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宋時史氏顯達

左丘廢史遷厚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長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祁及脩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既已統緒失當而子京之疾霆蔽聰何足當班馬一處登文章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爲雅州上

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摺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格間以辱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奇才今人欲麋珠壓玉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爲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傳不錄錄其治渠築砦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其

可忽諸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溫公行已之度

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按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劉恕爲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興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

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

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輙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遂以公為趂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飣餖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什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惆悵作詩因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

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盞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

三晨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千百年眼卷第九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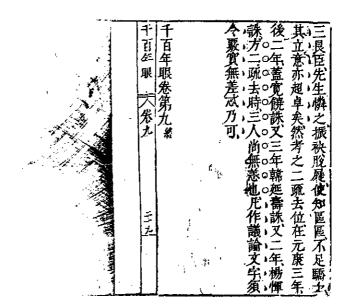
千百年眼卷第十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嘉魚方弘緒貞卿閱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王導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波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眞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眞旦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寄眞知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于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僞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家忌祖

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温陶君黄甘緑吉江瑶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黄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行有餘於文

者不能爲也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内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殼之説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落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虚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

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眞也

○○温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變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驪

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礜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枎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為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旊字元鈞斿字元龍皆不以為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旊及斿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斃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⑤○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

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謀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

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淸苗均輸是也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戸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事矣又何必諉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爲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而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温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旣日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温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

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王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後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全未有灼見在宣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旣有三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旣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

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空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緩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常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憸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童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鬨聚都下候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
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閒王安
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
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
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
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蓋明經
雖近實而士之拙者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
近於浮豔然必博覩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
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
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
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
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
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
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
成之士何苦過爲嘵嘵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
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
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
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

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罷不能成剸量工
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
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
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氣也聲
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
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寘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卞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眞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況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濫竽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餼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淸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爲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

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爲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徭獞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遥平集序

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董子得罪於父由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爲解夫不信泰伯之盱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讕櫝乜泰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覩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耳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毋卒仁宗爲罷春宴三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秪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爲眞太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爲

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

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嗚呼以若人而擅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耳厮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備甚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柰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彝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譙定易學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人鄉北山有岩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爲道也用其緒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兵火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陽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署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

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可之敗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軍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

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艷粉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十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道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駕良有足多者敵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

局外之議何足憑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徽欽北歸、勢必軋己也。按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韋氏）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荅、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使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中閒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鵮覃府者、三

年、因于左院者、兩年、卒爲虜奴、觭冠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於其親、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嘗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筭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

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筭岳公得兵凡二十八萬其他知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紀綱廢弛巨寇蠭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澤鈔刧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其人雖盜賊可用君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人扼腕也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掖郤縠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閒氣所鍾也

○○秦檜爲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

鉅子浚浚弟濬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略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濬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埙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以奸臣亂人之國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

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觧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末減其罪惡檜也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儒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鎭戎軍人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叅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

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敘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造復端宜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

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撾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面奬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寃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愎自用委曲爲魏公庇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眞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

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

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知將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疾死意甚寃之今乃得其觧矣

千百年眼卷第十終

瀟湘 張 燧和仲纂
石萬程軫如閱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畜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爲之乎丘瓊山曰古今水戰稱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皆特以公知

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釆石之勝陝西州郡盡復歸宋旣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徒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弑而善將如兀朮斡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倍懸而宋之君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

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橫廈允文釆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會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筭實陰庇之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闢禪而陰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

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也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今漫摭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為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為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類甚多姑舉其一二耳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夫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〇〇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為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獨于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言、遂掇拾其嚌餘、且目之為禪、擯放廢斥、使若碱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寧可盡誣乎、嘗閱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趙東山為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哉、

〇〇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為射的、夫楊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斂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為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太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

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袪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夾雜道學

朱子荅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眞僞難辨今得此煆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僞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爲小人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獲短匿瑕以相標榜也

○○儒語似佛

宋儒闢佛老者自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論語又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獷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實、劔扶盲眼之金篦、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嘗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況佛度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入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乜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

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乜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嘗祖龍能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旨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

聞、裁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覩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覩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夙、登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皈依、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

而五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照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晦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

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蒙聚而枚釋之則眞傳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不盾專以明經爲主如詁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啓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畧麄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朱子淺于說經

焦弱侯曰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叔未嘗

不惜晦翁之不齒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議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之禽獸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

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詆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鄙廉恥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

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子折群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

以後如加闢識焉稍察𨕖矣至宋之儒殆過耀出
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
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
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
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
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
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
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

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也出其下
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
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
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
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
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
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
也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
覽抉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書以表白諸子凡
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
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大力未必
能遽爲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爲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奧
原自淵弘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
大着眼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
焦弱侯兩先生在

○○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
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也而儒者皆欲之不知
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
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也是
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
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
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

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顧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卓老此論甚快余考憂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後遂據為儒家舖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學術事功不淺故録其說著於篇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愼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愼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納約之牖而爲激水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弢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閱月內批罷朱熹矣十

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柟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弑漢若無蕃武之殲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歷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

實啟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是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堯帝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擘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

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

聖神建立景靈宮具畫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爲元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㬎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朝汐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挐攫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審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嬪御適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項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適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即順帝也我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illegible]然啟

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illegible]千載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霜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嗚呼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宽矣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眞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倍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僨其敗衂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徃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等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搃之夷夏倒置也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耻爲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

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冊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居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瓌竒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曆法

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專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筭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撤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

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西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脩史之陋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西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

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是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千百年眼卷十二

瀟湘 張 燧和仲纂
夏 楷君憲閱

○○御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郡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狥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

書傳會選刹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皇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卽唐文皇視此退舍遠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

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狥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王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

始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虜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

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密邇虜人、咫尺胡馬、蕭墻床笫、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順指氣使、留爲其國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慮也、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

命廄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群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

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焉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鄼侯百一至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善長何人儼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禍過灾生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侍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啟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爲表出之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觧縉以一少年上扈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眞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

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令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眞才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内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駃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絶矣詔贈奇内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

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誤國

革除之變雖

建文柔暗而秉國諸臣齊黃輩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巍輩固不少也巍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驕逸不法誠爲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巍

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勢必有變乃
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尤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本初爲太學生精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畧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鎭撫時吳王撫軍親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遁也靖難師起本從李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爲後繼本上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麾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

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捶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且欲用本奈何殺之嗚呼使景隆不忌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
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寧又可限量耶

○宋叅軍奇謀

遜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濟南甚急鉉率諸軍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閘城門俟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睿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

南朝諸將潰遁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矣鉉欲固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惜哉

○革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疊山張陸數公之外指不多屈我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亘古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疎濶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靖難師起國天之所與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

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歟

成祖即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漫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耳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讒搆怨遂厚遝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耶

○○方孝孺有後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啼𠆤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南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諭夏蹇經綸惘悒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容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倖幸請劄必壓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西楊薦賢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吳訥其初界崙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崑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有屈昉令茫然慚媿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尚以不汲汲畜養人才爲公詬病蓋指當時

李賢王翺商輅彭時也然云汲汲者固自有在此蓋卓老深意嗚呼視今之竊祿蔽賢媢嫉以惡之了不知有求才爲國爲何事者又何如也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晃春書末云公晩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内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眞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

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綸修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

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關倖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華。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君若仍舊之爲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塡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項襄毅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朔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愛將楊虎貍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議者猶指公妄殺千天和。交章論奏。可謂有天理人心乎。馬援薏苡之謗。鄧艾檻車之徵。千古有仝慨矣

○○王威寧御士

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徃來若流水。籠畢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

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爲效死力。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西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播其策雲

表也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趨
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
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弇州
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于今西北邊
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然
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爵亦冤矣

○○王靖遠武畧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弇州謂靖
遠材而欲武畧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
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為我禦虜征蠻
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
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
其所不欲之侯封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
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
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又何

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
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為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
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
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
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
聞而意解遂得釋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郕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
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
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
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
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
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
撫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守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頃之虜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

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當
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子爲疑夫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瞑再遣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管晏何也戰國特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于下信然矣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甚

法亂天下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實我
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事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酤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天生人才爲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更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拔十得五之法聯其庶幾乎

家藏太史書　張勳　張燧

大鐵　張

千百年眼　十二終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南極篇題辭

盖聞人其猶天也飛肉成響則摧震蹷咢暎血成光則翳晉飩離其光響柰何曰天積氣人府之也肆文章亦猶人哈氣死於裏而陰陽道德吐納憑焉脉氣死于表而圖書懺緯褭盛憑焉穀氣絶於三日則經傳子史亦貪饕之粟菽然饜不在是藥氣絶于七旬則山水花月亦危盲之參苓然瘳不在是丹氣絶于九還則義禹孔孟亦久視之金石然壽不在是響盡音生光窮釆出造於無者廼善其有資於生者廼善其成此余聞

西極夫子之文章而知玄昊庫笥實寄籤軸聖神壇玷不越弗麋儒佛廡橑還棲版幅其生氣札射古人如萬石烏號

趣新　三

立墮九日況當世作者踈晨星於既睹有不應手而下之精駼神服龜龍相御而天人以藝遊焉西極夫子之無可極

也猶天之不可捫而登其無可極柰何曰氣奪之也

豫章門人黃國琦題

于月蕊榜中

趣新　四

南極篇第一　宗録詩目録

鳳臺吟一

感述

和王季木齋首三十首

寄訓南陽門人方元順

南極篇第一宗錄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二宗錄詩目錄

鳳臺吟二

丁巳金陵詩六十首

高座寺宴遊

宴天界寺述懷

後湖行

梅花十首

春興

天壇觀大祀殿

飲雞鳴寺眾遠亭

落梅二首

木末亭宴鍾王

吳市絳桃

春雨感述

送黃貞父歸錢塘時甑隊童學憲

木香

別吳玄水客部石城舟次

奉酬秦西汀石濟郎南年丈

江國客感二首
石城龍湖
自雞鳴寺至臺城過龍舟山作
臺城
天根漫興二十首
覆舟山
桃葉渡
夢壬人河房院
七月五日客道餉荔枝

初度三首
中秋泛秦淮
劉宗魯太學還豫章布墨索贈
攝祠部署中桂樹生赤雲芝紀之八韻
丁巳霞遊草二十六首
初發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
出姚坊門望攝山
疊浪巖
天開巖

霞心菴
登紗帽峰
觀千佛巖并淨土二城大佛聊戲為大言
宿西林菴
攝山徧
自中峰歸殆極艱險
登明月臺即石佛洞冠絕處
將發觀殿前銀杏乳
發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登燕子磯五首
登弘濟寺閣
宿弘濟寺精舍
梅花水
一線天
石幢
登神策樓
雨過御賜鄉望方山
謁陵

南極篇第三宗彝詩目錄

星槎吟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石城宣武東白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自石城泛舟泊龍江關

石武東白崇禮街追送四十里聯舟遊夜

遊靜海寺

登靈石閣

登潮音閣

登天妃閣

泊閱兵臺登眺舊京

泛江中流望燕子磯五首

江上吟

望攝山

聞棹歌采其語戲爲三絕句

江行雜詩十八首

望金山

眞州夜舫

維揚舟中哭女兄翁大家十首

觀瓊花臺

玉淸洞天

廣陵行贈白長倩民部

坐梅花嶺

白戶部招遊平山堂并鑑樓四首

再賦瓊花臺

再賦梅花嶺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發揚州雨作

蜀岡留餞雨甚內侍大夫入自梅花嶺至

內遣瓊花吹玉二臺之勝因有此作

天長西行望盱眙諸山

泗州歌

祖陵頌

淮泗行

詠管鮑
虹縣二首
虞姬草
宿州將別爲趙亦傳作二首
發宿州懷六夫人
塗山行
讀閔子墳
雍門吟
宋瀛渚民部招遊戲馬臺
宋民部約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首
自放鶴亭至呂梁渡黃河二首
徐州北發

南極稿第四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世參由乾所先生二首
感興
弔張子房
滕陽謁伯氏祠展諸碑
登嶧山二首
觀嶧陽孤桐二首
日升石
小魯峰口號
嶧巔煉石行
登五華峰
盤龍洞有石鐘垂乳
謁孟廟
禮孟子所自鎬像
孟子縣書臺二首
斷機堂

南極篇門宗稜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五宗鎮詩目錄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六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四

戊午歸幽詩六首

先日同州使院

宿人先正學書院

再宿兩巖寺

渡滹水

自峻嶺西

水憶泉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壽董令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

八樹園癡罷勉成句

季木轉俯長安特訪幽谷禮家君子送至上掞

怜然賦贈二首

上之回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臨高臺

釣竿篇

雉子斑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戰城南

入塞曲四首

予以古雁足鐙投贈温氏輙任推仟用韻寄荅

末用長吉美人詩語戲之

訓溫與恕二首

淫雨二首

伊洛行

戊午幽遊詩十二首

彭原登高山寺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濱

陳華夫

敢平驛登高山寺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

傍險行

登大佛寺

鄭水部話出處依違

九日詩

巴陵揚大夫以天大夫總[illegible]

南極篇第七宗録詩目錄

星槎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發幽館

異級龍

乾陵行

傅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造我愛行此贈

為次郎納徵於温少保氏

發池陽温與恕以與言之行明治別莚郊次來駁

仲亦至分得君字

喜昌陽門人迓鍾兩生獲儁

問天

流曲別家君

怡園留別李甥

長星引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望華嶽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緱氏郊頌贈公王輔嗣長弘三泉

二室吟

宋陵篇

望太行

自鞏東征

觀洛水入河引

汜水關詩

望廣武山

圃田詩示劉沈季

過尉氏滁陽李子文思為令致我題豐樂亭詩為其守所鐫臬者因索賦阮公嘯臺遂走筆付之

登嘯臺望蓬池聞徐念暘祠部參議東粤悵然

得冊面有懷聊述

谷水詩

陳思王墓下作

贈後湖使者邑人孟戶部二首

聞陳生自伊汜至洛弗及旋去

孟諸澤

南華翁

宋中詩三首

贈開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偕予入賀之役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岐路行

垓下歌

渡淮

帝里篇八首

淮女行

過金陵中使貢方物絡於道

清流關

滁州皆山堂詠黃楊樹子

次滁聞王永寧學憲自舟來走而弗及

再至幽谷劉[illegible]過豐樂亭

見滁守鐫予豐樂醉翁二亭詩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

醒心亭

幽休辭

柘子龍瀨登繹思亭

歐門橋

再登醉翁樓

瑯琊行

歸雲洞辭

洗[illegible]臺

重熙洞二首

今別離

變行路難

黃崖嶺望江南

白溪歌

戊午金陵詩四首

青昔述

遂高者

新州立述懷

再登青溪閣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八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臺莊丘合遊記

遊商丘文雅臺記

內治防變議

黃祠青溪閣遊記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遊鳳凰臺瓦官寺記

處分西夷議

遊莫愁湖序

遊天界寺記

座師胡吏部祭文

遊長干寺雜記

東海逃翁墓誌銘

贈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孺人

朱氏合祔墓誌銘

丙辰儷體四篇

告金仙文
皇極篇自序
文王邵子祀典議

南極篇第九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宗錄文目錄

江州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張憲松先生

簡江玉林座師

簡呂九如學憲

報胡又庚洛陽

報伊川鄉先生

報謝五雲戸部

報伊川諸孝廉

報伊川諸門人

報伊人劉孝廉

簡洛陽鄉先生

報董定所先生

報宋人宋衡星孝廉

報宋人宋守垣孝廉

答宋人孫旭海孝廉

簡吳玄水客部

南極篇第十二 宗彝文目錄

一星稿一

周子贊
程伯子贊
程叔子贊
張子贊
朱子贊
登泰山記
西清集序

南極篇第十一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二宗錄文目錄

草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蘭嵎先生
報姚羅浮京兆
簡少宗伯沈公
報姜養沖老師書
簡朱石雲滕縣
報呂豫石兗李

報畢東郊侍御書
簡劉韞初長清
報李孟白開府
報畢東郊按臺書
簡解貝崎武庫
簡宋懷魚進士
簡少宗伯沈公

南極篇第十二宗錄文目錄

南極篇第十三宗祭文目錄

報師王欽洛[illegible]
請陝洛陽立召公祠
簡張忠松先生書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請董侯程谷祀
報畢吏部京兆書
報張六竹溪城
簡祁念東開府書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報隋留平
簡楊崑岑吏部
簡溫與恕孝廉
簡王立宇侍御
簡永壽侯令
簡尹星樵學憲

南極篇第十四宗箋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五宗箋子目錄

象索一

索壬子第一
索丙子第二
索甲子第三
索庚子第四
索戊子第五
索癸丑第六
索丁丑第七

索乙丑第八
索辛丑第九
索己丑第十
索壬寅第十一
索丙寅第十二
索甲寅第十三
索庚寅第十四
索戊寅第十五
索癸卯第十六

索丁卯第十七
索乙卯第十八
索辛卯第十九
索己卯第二十

南極篇第十五宗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子目錄

衆索二

索壬辰第二十一
索丙辰第二十二
索甲辰第二十三
索庚辰第二十四
索戊辰第二十五
索癸巳第二十六
索丁巳第二十七

索乙巳第二十八
索辛巳第二十九
索己巳第三十
索壬午第三十一
索丙午第三十二
索甲午第三十三
索庚午第三十四
索戊午第三十五
索癸未第三十六

索丁未第三十七
索乙未第三十八
索辛未第三十九
索己未第四十

南極篇第十六宗系子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七宗系子目錄

象宗二

索壬申第四十一
索丙申第四十二
索甲申第四十三
索庚申第四十四
索戊申第四十五
索癸酉第四十六
索丁酉第四十七

索乙酉第四十八
索辛酉第四十九
索己酉第五十
索壬戌第五十一
索丙戌第五十二
索甲戌第五十三
索庚戌第五十四
索戊戌第五十五
索癸亥第五十六

宗辛亥第五十七
宗乙亥第五十八
宗辛亥第五十九
宗巳亥第六十
宗象豫第六十一
宗象數第六十二
宗象通第六十三
宗象義第六十四
南極篇第十七宗綠子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八宗綠子目錄

靈囊一

天囊壬子第一
天囊壬寅第二
天囊壬辰壬戌第三
天囊壬午第四
天囊壬申第五
地囊丁巳第六
地囊丁酉第七
地囊丁亥第八
地囊丁卯第九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天囊甲子第十一
天囊甲寅第十二
天囊甲辰甲戌第十三
天囊甲午第十四
天囊甲申第十五
地囊辛[illegible]第十六

南極篇第二十宗孫子目錄

五六一

南極篇第二十宗孫子目錄終

五六二

南極篇第二十一宗錄子目錄終

五六三

南極篇第二十二宗錄子目錄終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鳳臺卒一

丙辰渡江詩十八首

春夏之交以洛陽令遷南總部得命者兩涉月久淹於滿代既不果歸又弗得蚤解令濡滯之迹是維五月二十六日六夫人暨先發就首陽予以其晦始發自洛益阻者載道十步一下車二十里畢白馬寺之餞則日脚且垂地矣夕馳至首陽六夫

人業自中牟假道於尉氏通許抵杞次睢以避汴而予自入汴辭渦六月十一日追及於睢陽中州竟無他唫什止披凄於列非曠者之跡為詩四首其所取如此入中都竟略括數章志厭跟界益童子時跨蹇之舊術二十九年措居之矣渡淮入滁觀豐樂醉翁之幽尋勝眺樂而宿之以七月初四日渡江凡六年為令雖了稱勞稷乎餘障尚往來於胸際如咽回者魚而酷若鄭亭煩沓攬筆輒闊是以僅足之為偏得十八首

鄭圃登列子御風臺三首

枯枝何事即軒軒何所樊登能遠舉不解一旬五日前冷然而善在何許

其二

豈緣辟穀引輕身如駕木鳶凌入表六鷁退飛披拂之若予直任吹多少

其三

立秋俄造風穴傍直待春生迈大荒風去風來闢草木為誰離合友雲將

睢陽禮莊子墓

駕氣裝雲訶　上皇逍遥遊眼須長誰將夫子私蟪蟻尚想宗師應帝王好斬椿枝供几案兼求鵬背賓遊房漆園傲吏如翻吝五石瓠尊代羽觴

入中都境

杖藜二十九年矣再渦中都欲愴魂垣外一方天地隔籠中兩曜兎烏奢海陽佳氣樓吹蜃江畔撤風櫂弄豚憶入廣陵芳草渡帶城湖市送遊痕

百善道驛過河南新守遜之衝泥半夜以太夫

人宿南樓呆耶題示從者

達者能蛇不可力何勞七丈索涼堂春官幸免折腰吏星位初辭強項郎投館止堪容五馬衡泥寧憚問六莊看來醒從遂茉下但是蕭餘半夜長

隋堤二首

錦纜今風勞殿脚絳㣲餐秀倚良工君看馳道垂手里曾種桃花夾岸紅

其二

壁上江都綳遠夢苑中山海老秋雲㡳冗肎止爲蕭娘

南極篇 卷一之三 鳳臺吟

往他日聊城可憶君

宿州西郊望雨

雨脚垂垂練不收大河懸注壁空流雲囊倒盡風驅第何處孤村有怒蚪

濠梁登南樂樓 [illegible]

古之博大眞人哉御氣乘天放眼來龜本曳塗休就卜鶴非[illegible]相猶風[illegible]黃綵問[illegible]能禁歎晉良推折五車收羿伯運斤郢堊向誰裁

盤山二首

渡淮即問八公山大柳郵亭傍大山山名山外滁陽通一逕環滁始信是皆山

其二

馬蹄早不問登山肉脚風僧到報問却共遊人爭度嶺爲何先據清流關山名

豐樂亭

天下文章總是君滁山滁水待[illegible]醒心亭子亭名臨幽谷谷名尚道歐翁醉未醺

醉翁亭五首

南極篇 卷一之四 鳳臺吟

有心荷蕢過山前指點山光說此賢翁醉翁吟今付我如穢徽外兩三絃

其二

樽酒延予到睡鄉虬枝枕藉聽泉長爲誰憑作空山嘯似和啼猿別是腔

其三

歸雲[illegible]林翁却笑歐翁醉亦歸太守未能輕管鈴梅根何似挂征衣

其四

知山翁烏即知入上下鳴聲似送人山水之間君共
否爭知樂意淑遊人
其五
四十辦翁與嫂世翁年如我亦滁遊紛紛醒眼爭拈
取伴醉誰能共利詩
丙辰金陵詩六十首
七月四日入自江東門環城南閱賽工橋又東閱
聚寶門又北抵正陽門外之謁陵館詰蚤入自正
陽門又東北出朝陽門謁陵於鍾山之麓已入門

又西北謁孔廟於雞籠山之右就第大中橋西以
八日攝事郎署多暇頗覽觀於近都之蹟然逐逐
公私之擾亦不數數謳唫逼歲得詩六十首半歲
之懷略具
金陵七夕
橫挂天梁大火流緒風颯颯動新秋雙星正主揚州
野好倚江干看女牛
登金陵鼓樓
斜陽影拂雞鳴寺旭日光垂虎踞城湖瞑尚浮陰檻
入江澄欲泛午簷子與人掌際拈天印(方山一名天印)客子
碧前攬帝京王氣收餘仍耕互南宮原象太微名
登鳳凰臺至九官寺終日
嘉惠頻年沐后皇謾將空樂閒蘭堂鳳臺洗眼澄江
淨瓦閣並際法雨香自己雕閣歸案廉一笑芳榭想
清狂青山天外雲何處太華咸京入望長
醉碧閣
吳市烟輕亦樹浮津滿綺榭泛中流垂青不是甘輸
眼醉碧原須數上樓簾映浪花侵奕局檻將桃葉送

蘭舟桓伊好喚笛三弄客傍石城問莫愁
茉莉花
底事移樹只種瑤芳冷占斷大中橋(橋名)月流暗訝香
頻送來汪合疑色自描想沒鴉盤浮翠滑似隨咳玉
恣輕飄凌朝綺市雲誰剪采采琅園亦太饒
登清涼臺
六代笙歌弄秋餘春生秋老電成蛇古來捲地長江
白不洗東南紛紫華
桂林

天界秋香沐玉園爲將靈液待辰餐灑空萬古犀塵
垢留得白虛並月寒

總部桂發邀諸省文通賞（徐公鴻福部黃寅庸 縣部張鴻明儀幕）

招隱淮南賦小山桸僊客至好通閶宿浮玉杵天香
度月送金風地影閒關館自稀蜂弄粉氷心合向酒
開前秋容萬點恍斕閒祇恐滴清惹珮環

夢遊感興六首

八月二十九夕夢身出界外俯覩宇宙百神仰拱
覺因書其所現并詠曠懷焉

苦海椗搖半幅帆雀風忽漫送輕彩爲言白浪高加
許擔擢誰須木柄鐵

其二

金鉢閒竪娑婆界伸掌只如玉塵拈千梵萬眞開洞
隱[illegible]眞欲數毫尖

其三

大[illegible]容眼崢嶸呈于本丁樹日城君看蜂房并蟻
國也[illegible]十二羽林營

其四

不啻青蓮堪語腦分明肢節盡談經四千八萬[illegible]
妙只以眞人在紫庭

其五

舌本精靈得幾何經壇法座态懸河試將鸚面臨鸞
鏡不悞桓溫六似麼

其六

口吸天音作紫濤噴雷唾霧入風騷洞庭千樹玄霜
橘爭似西涼碧玉萄

蘭署秋興

修徑疏閒嘯欲長深秋客興未悲涼森庭桂影宜浮
月拂砌松花欲弄霜江練拍空羣鴈字波羅逐步送
塵香犄進退食全供覡王謝依然燕子堂

趙青巖駕部以惺氣籠青閣爲圖命壽

海風淡淡歷樓開拂練霜華照舞萊切錄僊宗重校
後上京鸞馭再朝回行觴玉案三山峙浮座金光九
氣來曳下籌天千算了大年須問洗腸臺

蘭署讀白沙詩聞鳥

鳥啼不爲容臺客默語林端恰恰時似和江門詩句

霞家洛陽城東詩歐覗回齕合喝恐尚貽春宵鶴雨雲氏

雞鳴寺十韻 用鐘伯敬體

雞鳴亦冠山流紺雞籠石十廟樹芳鄰孔廟如伸册
精藍登錦堆霞壓中奇偶閣道凭翠虛閣名[illegible]架雲留
戶牖浮圖卓笋尖堅拚說其首一以眺臺城後湖澄
於酒洋苻不曾撒魚見飼而有數點浮黑豆觧尾擊
烟走島嶼立琴若鏡同曲窈料旦旦采新霞歲獻三
千歳

吳市夜

南極篇 〔闕〕一之十一　鳳臺吟

吳市毎衝長夕霧似煙非煙亦何數誰驅嵐氣下平
岑暾光埋沒海底陰夜服月昏流籍作鼻息如虹亦
捲却瑰圩琢岫練桅溪欲唾不唾忍着腳此等淨土
界琉璃尚容濁霧入簾幕君看鳳眼撲紺藍兼之龍
腦泉綺閣不當地氣浮秋冬那借長江洗林壑何況
瀛海萬里深行人宜伏樹椰嚼燕尖亦太逍沙漠日
日黄埃嘯地有若問洛川接奈川陰陽風雨本應偏

二客篇

門人進于與邏兀古八海畔輕千五百里見訪元
古削為其先君子乞銘歲杪俳留兩旬其歸悵惘
不可耐以十二月十三日出麒麟門夜坐懷人因
為短歌

二客來滄海舶泊阼酒杯二客去澄江捲浪從風馭
憶昔物文君弟兄毎數名山名人有靈生才未彈高
縣圃脊納瑶光照發謫表之菜宇九有韓衆洪崖
杖子輕八外休海兩峰之縹緲[illegible]如挾
雙鶴探窈賓金且藍青松石月題偏石腸穿月窟何
綠雲海送人歸[illegible]恐山是我前生所蛻

南極篇 〔闕〕一之十二　鳳臺吟

骨石鑄松髮毛代之摩岑蒼黛興清發自謝岑樾件
世人夢到有恨手翠滑黏屐俗披桂耳風[illegible]遙
然衣裳尚趁忍泥槎光度斃牛渚旬有五日風乘汝
蕩葉因造石城游湖上莫愁隔溪語爭航漁火點綴
表酣中述昔與滿雨大鵬終向北穹碧遺我白門又
為古揚子江頭一葉飛黃河戍裏縈針雁落歎遠度
瑯琊館谷杳相思燕子磯入門伯氏迎相問應道先
生筆法道

感述

海鳥搏空前飼郊蓮枝離下良安土南冥詎佳期
水輪幽渺渺上界作琉璃洞腑固殊觀應爲下士嗤

和王季木齋音二十首

季月二十六日得季木所寄齋音前之遊方杜陵
詩史終涉坡老口过有紫於鄙衷因命火書其近
懷亦遂成二十章蓋且因下木迟處之至百聊以
俟同調者

快讀齋音一百篇如風吹送嵤湖蓮露香散入金陵
想像滿長江洗筆椽

其二

發風變雅似春秋風政變時大繁愁我學青蓮狂寄
興只誇天外好横舟

其三

問山莫也是浮亭載向嵤湖笠挂青點易箋詩亭在
此得風還恐過春溟

其四

羨君亭子即從君只當僊驢乘紙雲作聖小齋今寅
賁憑誰寄取到江浩

其五

鍾五爲君辛亥序楚辭首難似令雄子虛烏有憑相
詫果否誰當以是公

其六

白雲片片下銜亭愧拜回僊信有靈君自明湖新授
長予留臨汝仍傳經 癸丑出都季木戍以白雲亂作亭了

其七

君佃术丸付旅人蘊隆大珍重向黄塵五情銘此安能
滅欲報須收上古椿 癸丑出都季木再送至真定手植出參木丸令長途破暑

其八

即有中原紫氣詩瓶花妨甚沐新枝曾云日捷難求
楚哀快鍾温又一時 宋牟銘日袁之詩快鍾之詩温

其九

見說新聲雜羽商幽風周頌本洋洋後生欲削空同
稿直以車轔冒雅章

其十

詞苑君誇李易安桑榆蒲柳未應干命辭打馬熖長
夜曾念平原骨向寒

其十一

長白山中訪友時醴泉秋韻和新詩詩成獨爲山靈誦懷緒繽紛五斷絲 王子歸自濟南入長白山訪王覺翁

其十二

昔我衙仔第一泉獨將湖今御流烱涌輪立瀉金波月尚想心花両仮天 以天下第一泉傳諸者爲副虎踞

其十三

白雪新漢叔破雲虎踞說願亦殷勤爲渠略述人天論便道風雲覺此君 副令湖人日太青不當於人間求之

其十四

華不注峰翠白夜峰前跨馬擲年華爲郎未敢周三匝山榮當時在海涯

其十五

何事快快未快心勞山只恨欠登臨之眾亦近嶗山道無分收從海畔岑

其十六

清停曲洛淹三載邏口峰尖每載亮題徧苔痕無口過上宮樹喜今才饒

其十七

至日齋居似故碑三齋御史亦三巡容常遂隔三千里共戴 皇人總亂臣

其十八

儀郎山草婚姻判夫婦又屑即到衙吳女手持三寸牘但稱邢禮士齊宗

其十九

三山齋畔侍樂輿九列班成百笏趨齊奉使星歸帝闕一函披向御前無

其二十

同舍飛觴不計巡風流謔浪六朝人座中存卷談經舌除卻投瓊無事論

其二十一

司馬衙閑立市央藏春水部足浮觴禮官止仗青溪閣冬日何堪晚納涼

其二十二

中丞昨日問江樓閒說江操萬櫓浮迎手有方能木戦清人莫比戲中流

其二十三

三十二門鎖大江城中山色上夜窗畫船競撤秦淮
渡白墮綠漣漪一隻

其二十四

曲塗廣陌不揚塵向長廊馬亦馴巷盡即看溪樹
合恰行園徑失通津

其二十五

曾是瓦官閣客觀閣懸天后錦裙旛俗情並繫楊妃
微淚向石榴驗淚痕

南極篇　一之十七　鳳臺吟

其二十六

青蓮百代數仙才一水三山秀句裁我亦長安愁不
見扶雲頻上鳳凰臺

其二十七

萬劫清齋度吉辰紫庭丹苑想前身無涯汗漫抽毫
吏道向九垓署故臣

其二十八

應龍鸞鳥故相詒雲際嬰兒或送來總爲人間超法
鼓為天獸奏鈞天臺

其二十九

摘髭日日拂衍飛四十稱翁舊況違縱使詩當追杜
史看來未若六籍歸

其三十

雲車自解入龍裝歸夢因風謁紫皇未始好懷輸月
白昆侖舊路不曾荒

寄訊南陽門人方元順逸

樹樹江門月弄梅影將寒玉度香來俄接尺素當千
載更吸流黃盞一杯諸葛舊廬權自攝陣圖新變會

南極篇　一之十八　鳳臺吟

同叔箏尖珠顆句句降仙掌終看薦露臺

右宗鈔之一詩之二二綱三十四目七十八首簡
文四千一百六十三箋文一百三十六統四千四
百三字丙辰十二月金陵定

柄發花香入帶風來湖上竟如何

梅花十首

蘭署發香臨檻開隴頭傳到句誰分如從笛裏催佳
信似就粧前拂黯雲

其二

江南梅蕊如桃李處處亭閣放數花淺白疎枝含積
雪深紅繁朶向明霞

其三

九月庭柯見一枝競妍秋菊傲霜時春來朶朶紅羅

裏半吐寒房好命卮

其四

幾年夢到羅浮山洞口虬枝鎖月開疎影拂殘津畔
鶴夢來其下笑人間

其五

大庾無雪擾芳妍搖蕩春光萬里還使者如爭雲度
嶺相逢猶到𢷬枝前

其六

乍着丹花已可憐偏舒芳蕚破春眠揚州何遜詩饒
興東閣何誰戴筆逗

其七

却命芳魂字笑桃一箋堪句照霜袍酣中莫向南枝
折儂施春風信息牢

其八

梅浸疎[illegible]淺淡平闌檻[illegible]傷傾城江妃怨入樓東
賦誰道君千般體輕

其九

會稽山下亦花鄉禹廟修枝鑿拂梁闕里可如先聖

拾了春一發應時王

其十

曾說七梅出上林麗枝紫藥纖同心知他候燕作厭
種那向石瓊取次尋

春興

只看江雲點翠微上春何以了晴暉未將好事酬牛
首報負佳期向燕磯閑裂泥簡中羽詞戲拔飛雪落
梅衣傾懷管探滄洲偏杖底煙流不厭揮

天壇觀大祀敬

離腸忽攪直如絃又詠石城舊繫船浮泡任他收聚
雨泰山亢自插中天兩間行李向誰荷八極音書待
其傳白髮可雕吾泰汝思來安向酒杯前

奉酬泰西汀石涇寧兩年丈

大女忠孺淡月兩丈爲藥之日日臨覗情等父子
逢說然否其至論殆不容口姑託四韻

未堪餘子但吟呻幸仗同舟兩聖人調藥此兒頻過
手段將宜爾逍遙衲清涼法界聰慈父妙淨蓮心貯

上春流第累省因感激止應投疏向星辰石丈覗寓後日之家
長公和[illegible]有公一視卽同無忘乃理華胙
行公乃著亡從蓮花數設次諸生之館

江國客感二首

駐舸江國又三時繫雁東郊恰有思作吏未能忘舊
況爲郎仍白倦新詩方洲鸞影衝雲急石首湖光載
月遲千載以還須我輩謝墩十巷且追隨

其二

出關九度數宿華聊向梁新見苦爪一月鯉庭如隙
過五秋恭緜入天涯宦遊止愛山來市客久頒誇髮

到家江邑可揭不可寄吾將秋至借星槎

石城龍湖

峰眉玄武淨波鏡莫愁開石首羅閣貯仇池洞穴廻
有亭揭日小有洞天宿烟收杜莽涵影現樓臺雨色千門裹雲
還片縷來二句一作

自新鳴寺沿臺城過龍舟山作卽覺舟山

城市早已疏林涵更有峰緣補烟雨矯飛似將飲後
湖枝空冥煙蒔闌去臺城界山湖間無逕迤欠穿
玦樹龍舟一隻若城陰似待君王泛北渚舟足卽梯

御賜郁神烈著安攸竹宇

臺城

水檻白阿羅漢除千萬劫熊蟠因不須問甚漂陽妾

天根漫興二十首

五月二十九日爰感往懷因爲漫興詩二十篇日
在氏故繫之天根去年以聯日出洛几旬戌渡江
卽識北長情抱怵恭央耳二十一日始解裝投寓
手閒聊有此作

其日天根半夏生主人晨起默朝京長命路熟雲拔

雁門開門通万象帝王不借蹇修詒下女只沿君王遊
宿城清齋製宸經久內外重尋十載盟

其二

每街芳洛種瑤華却向香廡柳斷霞清事自歸縣圃
長飛遊宜問武陵家揚州市肆難騎鶴剡曲溪灣好
浣紗天外故人頻繫彤年年八月待浮槎

其三

飛光岸待挂木繩酒勸六龍返轡智華藏禾枯香木
流須彌華纖聰洲燈啓公漫說戈頭指夸父難將杖

內極篇　［八］二之九　小臺吟

子憑欲借客陰三萬日請君先踏雪山冰

其四

尚記覽揆太昊前改元能漢侍鈞天冊鵠獨攜長庚
手禮闕偏摩參內行鼓勝鎖核如昨日媧皇闕土是
何年周遊總爲時將至復命廿谷第二莚

其五

八十一分是此州經營與共共指劃待旣擬中央
土復文窐虛最上頭海月正涵心皎潔天風尚挂耳
颸颸　帝閽一出空勞夢神馬嬰騶示好遊

其六

食將翡翠竹根牙衣却群羅帶杜蘭寄信惟須青鳥
使灌纓時到絳河上造化自今原無夜玉宇雖高了
不寒徒被世人閒忖度虛無信地是清歡

其七

饒遊金馬汗銅駝眼界崢嶸不似他方折若枝揮日
殷更兩瑤闕兩王變五城十二樓臺通八極三千區
寓羅不各夷猶全誦說招邀無奈汗漫何

其八

內極篇　［八］二之十　鳳臺吟

太紫星垣號二徽列藩上衛本垣輝座環　大帝車
推十門央中華掖闕并闕道居然聯市肆玉衡也自
正宮闕天街天苑江河畔莫謂古人作象迹

其九

心花自掃鏡塵開常似生光月一輪都邑可經旁魄
論河山平仰大明圖爭摩龍劍雙揮玉直搗鐵門百
斬關然後收兵指白帝西白爲我沙汀還

其十

筆海蛟龍吸為艘學山雲湧失林叢倘遺李杜名須

鼒如兒手何和未曾口代天章符聖印手擎簽足折
詞豪憑君日弄春蟲股不耐隨人啜棗糟

其十一

建瓴函谷好長驅七合六離豈壯圖同列可朝還掌
握長風立破捲江湖天開禮樂百年會　帝授詩書
一統符何到萬騎咫絕辛玄成吐鳳殆通儒

其十二

如有蒼天箇下篇賦鋒詩焰罷蛩吟須援北斗方堪
酌未從南箕總攬倉囤雨霈雲收棟井倮山傾海索

求琳堂駘英花實沈祀浪主橫汾浪主參

其十三

少霞誰召過蒼溪鬱鬱新宮借彩題措大筆精差自
擅仙家眼力未應低去將文豹作麼度却驚回風何
所齋界外未閒嫌綺語校書不免召燃藜

其十四

曼曼閒風帶寒瓢須陽栩飲槳忘腰方知有事宜幽
容奇天機心戀偶朝攜父終將撕鬧呼爰居不慣聽
簫韶入聞娛逕路堪過欲渡天津十丈橋

其十五

當時累月好除葦存向山家乞白雲杖屐常期周五
嶽軸籤酷恨欠三墳思來直師天池岸何就如抽玉
檢文禮鏡摘需今發祀狂心仍與月繽紛

其十六

庭幽七十二鴛鴦行宇在空魂許張側探鴻濛鑄異
界斜陽沈墨是他鄉一宵生白神馳駿八表環青眼
望千山寂淨宿少懷予因擁慈殺清商

其十七

消藏列尾散紫垣迎風若士舞軒轅九垓消息誰傳
示萬里逍遙待討論可約白龍留赤岸計程黃鵠度
蒼門歸來想到無天處五石彌完尚有痕

其十八

造化何曾弄小兒世情強半太支離桃如欲報仍求
李蛟至遭憐定見夔虱作車輪三歲視矢當穿際二
分走獄入博大原閒倣除却黃獠更語誰

其十九

同誰一探巨鰲穴氣下神山好望三僊聖有愁終訴

帝渤溟無岸可停驂安期食棗遙相寄杯渡臨流本
自詡最先避秦徐福好樓船載去盡童男

其二十

洛神笑臉付滄江爲道湘沅香樹降今長風流今命
駕山川靈秘又開形宋蓮賜簫空三五解佩懷採定
一雙梵刹南朝四百八知君孔釋代慈幢

望鍾山

自昔山川推峯頭嶽氣通空不可收遙配碧嵩森峻
極[illegible]側變玄武翠飛浮煙光紫黛曲橫天市驚

渚鷺汀帶帝州回看速空江直瀉客懷銷盡不知愁

桃葉渡

六月秦淮水正平史收新雨送潮生樓臺恰爲浮家
置櫻櫓偏將曲檻迎清月冷華鋪鏡面快風回陣結
煙旗買舟訪榭俱供眼北客南來亦弄情

夢主大河書院六月望後夢主大河書院

興[illegible]從心引出心開禁得現成無大河書院知何
等姑射仙人特見呼

七月五日客遺鮮荔枝

嶺南丹荔勝江鄉[illegible]帕輕紅裏却霜玉案拈來妃子
笑雕盤[illegible]處狀元香交梨定向雲霞産火棗真生流
瀣漿[illegible]拂金莖仙掌送羞看薦帶並荷房

初度三首

揆予初度鳳凰臺[illegible]傲六朝佳麗才袖作芙蓉江上
色酒飛[illegible]箭中杯朱繩坐繫鍾山至綵筆遙淋鶯
渚廻少昊平分新月令快風正爲詩人來是日立秋

其二

又驅海鶴上秋衫仍名又號海鶴新衫如掣江霞送錦帆舊何

校讎皇極草新書甲乙太清函道藏有太清部金陵咸序烟
波鄉蘭署光陰月戶纖歸夢吹還幽谷樹星槎八月
度天塹[illegible]

其三

海遊曾徧七真家知應金遙第幾華山外可兩辭鶴
鹿洞門攜杖撥烟霞名洞自從客駕長安去稍恨山程
未到[illegible]一掬心花清映月[illegible]取試丹
芽[illegible]

中秋在秦淮

玉海平浮貫月槎御秋真指女牛家薦花受漲潮新
捲桃葉銜雲綵幽釣絲笛自譜天上寶色兒全㗇鏡
中霞洛神好泛淩波襪[illegible]金魄安輪桂數華

劉宗魯太學選預茂布廷崇贈

匡嶽東松為壽管天門伸手太微前好題冠冕南州
士并咏崢嶸正氣篇闔以雙龍迎捧至帆將孤鶩皆
驅遥近閶執法老人坼那與扶歸上相逄[illegible]

[illegible]

攝祠部署中桂樹生赤芝紀之八韻

南極篇 二之十五　　　　　　　　鳳臺吟

予攝政之兩月值清齋老桂根生赤芝之一本大
如盤竹絡家狀久弗跳齋中亦罔知厥所自產也
適諸省丈來集肅雝堂曾金簡膳部睨視茫而命
之曰芝也諸君子熾㖡咸稱芝之云赤而雲必非菌
討已秀兼何矣咸拱手曰此吾子從政之祥乎予
謝剛德無可邀靈於物冉然芝之雲而亦名產亦
不妄予領袖緇黃泆不法而逝河入茲者將于役
入賀宜神之夯之矣爰紀之長律八韻
嘉樹生南國靈芝錫瑞異若為榮桂本偕坳幻芝房

作撥驚三秀頻拈託九光隱晨浮炯釆成吉孕天香
供茜深穠色束雲妙管裝申椒聊共雜綺蔭木云艮
爰以收華涵因之薦上方荷衣兼蕙帶遂採遂周章

丁巳霞煕詩二十六首

以九月十明偕寮友造攝山出太平門北二十里
而至姚坊門始追及儀大大顏伯闍氏俄經張兆
父氏吉曰今體詩一首又北二十里而抵棲霞寺
再賦今體一首飾已往觀於大開巖膳部曾金簡
氏後至逐偕至千佛嶺是夜宿西林菴明日呈諸

南極篇 二之十六　　　　　　　　鳳臺吟

君子古今詩六首逐登攝山絕頂長江之砰湃穿
其足大披襟其胸蟠叫嘯欲輕舉諸君子先還寺
就飾予獨窮躋幽險乃已曾氏請予賦攝山長篇
巳沿江而四十里至燕子磯登俯江亭呈諸君子
古今詩五首三君子先入城以五日為入署期也
予獨貪江山之妙謝不去臨眺抵暮為五絕句是
夕宿弘濟寺有一絕句明日入觀音門道崇化嘉
善二寺登螂蛟樓有詩[illegible]詩四首凡三日詩益二
十四首出以觀諸君子得旣賞之命木行稱霞煕

草云谷序數行寇之予年來勝遊惟壬子之之乘
有詩十八首甲寅之滇南有詩二十五首迨茲遊
而三耳是以特表而剟之又旬日春表出金陵予
遂爲江舟客無他詠止瀕行古體詩二首附之凡
二十六日

初從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皆張瑞明顧宗漢兩省丈）

出郭雙鏡火朱涂拾翠耕煙即繪圖數筋青精宜靜
者到客柴藂慰狂夫黎頭拄月從三足捧子兜人掖
六銖下界不堪覉我輩便須攜手問清都

南極篇　二之十七　鳳臺吟

出姚坊門望攝山

桂山曲窈赴繭阜玉球江溪映客袍采藥真期逢偓
父峰身只恐負虛敖蒼崖繡嶺偕以嘯淨練綺霞付
前刀想聽松濤凌萬壑直將吸盡洞庭醪

疊浪巖（西山有石層出如浪故名）

石砌欲澎湃寂潦暗瀉波自是陽侯有立水居然土
伯屯行山雲房憩幰容高躡此流可漱亦可枕既堪
碩脩鬯鳴未須洗耳爭牛飲夜射定教沒羽矢圖
拎戍可中平坐觀水天眼即琉璃望夫真心原壘紫

恒河再過又沙塵銀河本不漂星辰

天開巖

真宰匠山靈爲誰開一肘客來即易爻緣此悟奇偶

霞心菴

朝霞如促暮霞還霞本無心浪度山霞去不知誰繫
住回光猶到舊禪關

登紗帽峯

我本紗帽山人君亦危冠石丈將軍漢栢東參大夫
秦松西向（[illegible]自號紗帽山人）

南極篇　二之十八　鳳臺吟

觀千佛巖升淨土千城大佛聊戲爲大言

拳握光明放五輪爍迦億萬計由旬化身分現恒河
界華藏齊騰說法脣

宿西林菴

自從般若（臺名）造霞心選徧琅玕路布金清梵不應輕
付託桃笙夜枕向西林

攝山篇（[illegible]）

既探谷竅腹客情欲縹緲座中或誦罷登嶺兼程可
以凌玄鳥（[illegible]）嘯嘯山鬼含睇或

望人赤豹文貍殆有神嵩頂登至七十四峻極中院
頻標字前輩幽尋非無事何況南朝四百八十精舍
翠摩天冠以棲霞之名分雲非雲煙非煙眼力既不
減康樂崎嶇須叩玉京鑰咫尺箓竈遂驂風半椒髮
羅攝羣峯松梢桂杪蔚藍度天門八鎮劃長空太虛
亭畔雙眸好兒孫羅戰爭榮拖直上上頭天忽垂瑟
江可醮若華扶起海走儵非分文六龍暫挽拂圓羲
長鯨戲下百川激巨鰲鵬中萬榜馳碧瑕界地仰羅
臂青山入望梯饑渴潮至何緣誇勁弩月嬴如與挹

南極篇　二之十九　鳳臺吟

天池君看雲漢縱橫直箕斗紫宮太垣因之隔艮丑
江南上應朱鳥庭匡衡藩臣並將綏兩都雙峙本詒
謀　成祖深衷定非偶仕版會北亦堪醜爲郎肉食
如臣某慚向吾皇報瓊玖苦心珍重黃司馬百雉層
城築浦口（司馬黃鍾梅先生所築浦口城以障長江）

自中峯歸殫極艱險

忘悸下中峯雙脾疼無若決皆在有無若睨瘦壁卓
如踐藩籬準而欲歸斷壑蹈風了莫憑縈雲竟失握
架右作片梁虹脊度郭索身輕如枯枝生前自俵鶴

登明月臺節石佛洞冠絕處

采采月華何處好如來髮際更輝輝我從不夜光中
現千瓣蓮心化不歸

將發觀殿前銀杏乳（殿前兩銀杏大數抱是前代物有樹垂乳只許者五）
少室峯尖原五乳（少林有石乳）垂垂此亦過千齡作書莫
漫夕如石後騎誰能努（是洪武時長乳只）雨散諸天花共
沐發禪法界液全擎華陽倘可詢餐法玉筋鼻端大
有雲

發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南極篇　二之二十　鳳臺吟

袖拂松花入澗流頻聞桂樹山之幽送人霞片還惘
傍繁眼蓮臺恰欲留何處萬楯風指使此間聯轡地
沉浮決御馬飲長江水雲滿五花映上游

登燕子磯五首

雨挾瀟湘石燕飛雲妝不復迹帆歸爲憐建業滄江
好特向臺端攬鳳輝

其二

杪秋江晏出麥衒鏡被天光曉夜席填海休方精衛
方真騎明月過星河

廿三
王榭迷津浪得妃山來水國有烏衣生商玄烏亦棲
此天爲吾君壯偉識
廿四
帆如隻馬行江面風陣石尤故犯厥不是東南偏弄
險安流也只化乾坤
廿五
磯字試開叶雌雄大是天吳役鬼工誰立市橋通別
淵字他鳥鵲渡雙鴻

登弘濟寺閣 [illegible]
萬里風江嘯水輪虹蜺爲柱礎能鎮中流鎖却虎無
關似鎖星槎向漢津 [illegible]
宿弘濟寺精舍
門前流水即長江落枕濤聲隔石聰我自能眠無恐
怖風波都爲定心降
梅花水 [illegible]
南枝雖截入琪樹功德依然尚有痕佳客未稜花問
水花神想即在眞源

一線天 [illegible]
天官本運行可道惟管所見星辰夜不同雙眸豈
向周天短 [illegible]
石幌 [illegible]
封八扎携巽二回山中暢豈爲誰開留雲戀客非無
意明月入帷了不猜混沌諸來虹作息華脊調竟枕
辭苦有時目觀頭須點定許心花現鏡臺
登神策樓
地肺陰陽萃天蜿龍虎盤六朝當洛邑千古望長安

水碧交馳道峯青入上蘭玉京原有副太紫應星宮
雨過御賜廊望鍾山
嘗疑鍾阜雲即是玄湖水不然翠頂冠垂天雨花使
打長千里帶市秦淮倚水憁檻前錦纜繫千艘旋向
石城催桂棹吾將高枕瞰秋江
謁陵
使臣稽首　高皇帝推殿眞開龍虎氣天開　帝陟
玉山京舜林禹穴或揚旌蕭颯百雲紛夜入虹冠蜺
帶森鵠立臣罔精誠靡二三皇覽揆予照白日　皇

孫有道本勤勞近來天聽頗稱高入賀日南今扣關夢㫼何處見神堯

右宗錄之二詩之三二綱五十目八十六首節文五千六百六十四箋文五百三統六千一百六十七字丁巳九月江舟定

南極篇第三宗伯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一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予役來賀以九月十七日拜表出三山門雨作自背惠寺傍莫愁湖抵石城舟次受餞二十日太夫人舉始出石城門發舟投文祭江乃發自清涼門泊龍江關明日小病遊靜海寺拜天妃宮二十四日泊關兵豪恭待皇林篇之木行裝滿者信宿入江望燕子磯舟子以巉石不可赴直下得江洲泊之守風二十八日挂帆泛八十里抵眞州之南關是爲江北明日逆流僅至東關十月之交舟行三十里得家郵有尚右之變號慟欲絕而太夫人舟繼至弗敢聞吞聲灑淚遂泊楊子橋閣旁魄欲請告從太夫人遄歸具草竟計必不得代迺幸轅勉行至斑竹園作閩客如常以安太夫人枚生明泊揚州邗關明日遊瓊花觀拜水次文昌閣文峯寺明日遊梅花嶺明日遊大明寺之平山堂行遂禮

而姜養沖先生自丹陽追使臨別訂來年金山之約予亦具舟欲至瓜洲不果明日太夫人觀文昌閣予作南都報書十日舍舟就陸盍啓金陵二十二日始計程前合得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千是天梁總此橋使星持節問神霄帝車中運遙瞻柄臣衛南宮合入朝端笏月卿森鵠侍奉青春伯儀霞標蔚然郎位原朱鳥翼日啣圖報百寮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自是繩河邊玉京不須鐵索控金城分流八水長安市削立三峯太華坪鏡拂青天涵黛遠沙橫白鷺下波平星槎暫繫支機石手攬雲章獻上清

石澹寧武庫自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武庫文宗刺片函夜和風雨挂孤帆濤痕徧點烏紗翅似捲長江向紫彩

自石城泛舟泊龍江關

宅泛虛無踏鏡花似追歸鶩競餘霞中流翠館丹房影夾岸青梧碧簡家石首搖艇投水步鍾陵揮手同

其五

巖如側殺仙人掌閣似平維海客査文鷁揻波遙作禮月看第二見空華

江上吟（諸江湖行皆風 行宿乃發）

江心繫纜壓花渚豚拜石尤燕作雨網璿鉤只客此灣採菱拾笑郎何處隔江漁火點流螢參差鄰舺煙共語銀漢泊枕夢騎鯨騰下蓬萊欲軒舉聖臣但攀若木度倒吏函索扶桑又兩炬雞屏代燭龍溯流犁抉夜明府道士滑譯火能經淫畔尺書傳貴上作聞

風鬟妝雷霆洞庭惻慍錢唐去天門直者不可通予為排闥致　帝所逐命天工下沅湘重補鶴樓提玉斧太白酒星抗手過共踏芳洲和鸚鵡君看宮錦我綺裘却泛秦淮訪參虎咳唾六朝小晉吳眼界金陵開萬古楊人流鳴攪蜺弦蓬頭颯㳿擬金鼓鳴簫吹竽打漿飛追他百艘凌遠激燕磯餃頂兩關情望望鍾山兮大宇

望攝山

仙仗似排南極帝翠蠢擘山（摩門）雲際（似掀 名繖山）後車屋

從帨辛夷前旗搖曳並結桂神仙宗伯謁元皇綺霞山靈馳而衛舊遊追湖雅什遺掛別聊予被蘿薜青逕詞翰照東南長江如帶山如礪

聞櫂歌采其語戲為三絕句

臨流不作采菱腔何何頻呼花二娘神女水仙應失笑兮彎腰束向何郎

其二

鬟雀髮雲惜未逢吳歈欵乃和羌傑從來解珮凌波者百遍招邀隔數峯

其三

山中伐木呼邪許江上操舠發棹歌未到瞿唐休誦險止知部伯（名綱）森煙波

江行雜詩十八首

白從秦漢將神兵晉宋齊梁浪得名篋笥江山歸去好長留筆管鎮吳京

其二

江洲遠岸橫羅帶淺抹玄霜翠一圍水鏡山屏開繪譜仙舟恐是斥宋歸

其三

錦帆百里挂江風露潔煙清眼未窮木末翠飛山送客快刀爲我剪秋空

其四

出没豚魚不可羅競吹逆浪拜風過江中有物通星斗三豕休驚渡衛河一行捕上系北斗陣

其五

分野江湖得二星低昂吴楚注滄溟斗牛紫氣年年王始信天官應地形

其六

天江天海是星文獨有天河横制雲河本稱宗長四瀆音容漢廣擬河墳河墳見爾雅蔡邕漢津賦云上應天漢

其七

玄溝豕入占爲雨赤岸豚游信是風風雨何緣從似月月行有道直江東

其八

江南鐵騎滿晋京江北雄盤大小城地闢淮揚爲外郭星羅鷹鳳是游兵

其九

妾處長干舊里頭君將楊子作安流大艑徑泛瀟湘去別有石城字莫愁竟陵亦有石城湖

其十

縱横絳漢分秋夏遷徙黄河異古今何事濫觴仍禹道却知龍馬應天心

其十一

赤漢蒼姬役五丁兩都分峙築天庭蘆溝入海當河洛淮水通江比渭涇

其十二

采石岸高百尺強我師先奮開平王太平莫仗長江險曾見真人起鳳陽

其十三

附天列宿原周運乘氣靈坤本四游天壤茫茫都泛泛風波何必是行舟

其十四

龍興虎視壯長安虎踞龍盤亦漢關既立金山爲底柱特浮河曲作江干

其十五

四百八十南朝寺就水沿山曲折開霞燕得江稱勝覽使[illegible]猶作剡溪廻

其十六

水制蛟螭陸鑿山禹爲黑帝在天班渡江那敢黃龍負特駕風雷戒百蠻

其十七

斜川舊夢連龍寨烏巷新恢接鳳臺人洛已侵三張價去吳誰繼二陸才

其十八

才如郭璞江仍訖筆有木華海未降不是堯天偕舜日誰容陸海並潘江

望金山

疊含銀氣波心現地湧金光陽道開勒障萬川如避怒騰裝九派總銜枚承天臂掌伸雲漢洛門池塘匯樹臺寺有蝸龍能載客彎袖鰲首冠蓬萊

眞州夜舶

出江停棹待潮生揚水樓船不任行眞州城下排雙

開瞿唐灧澦沂兼程汚土追啥殿脚苦漏天誰溺不周傾六龍扶日君將借一葉憑虛未渠輕行卽前車連副乘宿爲東序次西清前傳似聽官街鼓柝聲還閭定夜鉦憐[illegible]年來三十繁心旌抄案驛廳老記[illegible]家君堂臨[illegible]

維揚舟中哭女兒有大家十首

乍報凶郵骨欲傾皇天不肯念貞孀明知病亟難憑藥且計歸期可訊牀五載別愁卜夢噩一生離恨作行裝擲江攪刀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

其二

[illegible]兒託體大夫人寶樹連枝胞蒂新文讓單芳天縱才于徐荊揶 帝收綸如變彳亍難爲足有子支離不見民斷臂神光孤哀影半生從此匹殘身

其三

億昨低回燕子磯文山何向古端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illegible]下句不堪喉下轉金陵望望惜餘暉柰何此句成歸讖欲挽長江洗淚衣

其四

苦莫甚於哭不可聲吞揚子（名橋）晚樓時兩冊纔定慈

帷迫五夜波橫淚注垂尚右門人憐嗜學（孔子有姊之喪尚右）

（二三子亦尚右太弟題籤從予讀貪敵云）品茶歸姊想遺誰（歸山有姊茶謂屈原姊也）

（庚戌曾得之寄予姊）玉合永訣無從覯有弟如予亦奚爲

其五

弟叨鯉對趨庭際姊代囘言終日頻（大人家庭談學惟以姊代予予）

（亦訥文友姊）綵學酷將規淑姒禮宗眞弗謝宣秦女嬃今

聽招魂賦道羅長辭詠雪晨萬古傷心堪第一風流

麟閣向何人（予庚戌後弟姊寄詩有麟閣風流第一人之句）

其六

巳酉辭家臉癸丑兩旬幽里未成還（癸丑還里僅踰兩旬再出至今）

（又五年矣）可知伊洛眞分手豈謂江淮斷後緣又向五霸

歸太晚直教終世見無年天須罪此不才弟永負同

胞有厚慈

其七

謬膺來賀共辰居豈不懷歸畏簡書詩告嚬章誰付

委歸咭籌日竟趑趄且悲暫作中都別仍感作臨左

谷初此恨此生拋不得填平伊洛幷淮滁

其八

日亭君子因稱草（姊有昔予亭草）名亞左思未道才抄句經

年收杜史得男長日改時裁（姊嘗好杜律抄二百首嘗爲予天僞改破式）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逕裏來甘薺茹荼心更

苦于今再見青陵臺

其九

三穗嘉禾貫一莖兩岐明麥是孤榮山問采秀芝初

折天上鶺鴒足乍傾（一姊見背兩弟孤立）少室雙花難作樹尚

陽學栢謬垂名來年寂寞堂前拜上壽誰偕繞膝行

其十

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搖畫舫去眞州中流忽躍討魚

至沒世難將淚眼收無計可維生死筏何方能駐往

來鄉知君湛湛心花活天業修成不恁留

觀瓊花臺

巨麗吳都賦左思伉楚數纂贊瑗枝江妃繼佩雨眞

宇海若精粮撤侍兒空遶三匝神自返獨擕單辮袖

堪窺紫陽霞舉天葩隱須向玉溝問所之

玉溝洞天（院在觀海閣後俗呼玉溝洞天）

三十六區別界開金堂石徑付仙才藥澗可仗孅阿
引海院難招居易來鑰叩佗池詢洞穴函通震澤間
珠胎清人有約迎煙駕見說蜀岡汲故杯（蜀岡大明寺有僧於井汲得蜀中脉伏）

廣陵行贈白長侍民部（民部招遊竹堂邗關招遊文昌閣門徒步擕手登文筆塔去題賦贈）

兒弟觀濤至廣陵並騁縱橫朝京儒雅風流憐宋
玉要言妙道兒枚乘洞庭濯足懷原放雲夢吞胸氣

六平忽傳烏跡青鸞使云白香山白石生家本湖南
清絕地遊來江上煙花城闕道六星先騁望斗匡半
月暫飛精倘根六朝山色遠且看一帶錦帆輕文峯
塔任層霄裏蘭握因爲步虛行列炬丹梯遙破暝倚
欄碧落好垂青桐輪縹緲思懷月清漢虛無待弄纓
海山院主銜初授兕率天宮業又成三生松桂結締
早雨被骨毛代易清武昌君聽落梅笛縑氏子間學
鳳笙看花人去瓊英斷殷貫客來鶴背腥大略江南
山太媚爭如淮北地藏壚不有滦粱能駕起誰收吳

會鳳臺名此地介陵抽管鑰出來淮海貯甲兵二十
四橋憑落矣發時何以報承明

遊梅花嶺

玉笛催春萬里來大庾飛墮傷瓊臺驛逢北使宜攀
贈閣有南枝好試才水部與從離後熱廣平心就賦
中灰曲江濤至淋淋了白鷺橫翔似落梅（時予北使故云然）

白戶部招遊平山堂并鑑樓四首（堂在大明寺樓即附迷樓故址）

江南諸勝盡羅前到此維揚看更妍不爲江流遮琴

黛煙花南部費金錢

其二

有無山色入睛驄濤氣遙干注曲江寺水何堪當第
五瓊亭白合號無雙（大明寺水經語稱無雙歐陽題第五泉瓊花觀有無雙亭亦歐陽題）

其三

並將宮衍上煙樹客與江山卻互看向日何人陪六
一也如吾輩耕青圩

其四

誰遣蕭娘指高闕無城旌拽繫明湖文皇内宴叨陪
對應恨煙波泛別都

再賦瓊花臺

梔子山礬混擬方粉團原不種唐昌宋家禁苑空移
帶褚氏湖亭解嫁香九瓣闘開金萼白八仙枝好但
徽黄冰絲既剪收瑤榭玉案爐香斷女郎 瓊花一名玉蘂維揚[illegible]

南樞籥 三之十五 星槎吟

[illegible]神也

再賦梅花嶺

不教春去檀香梅名館止待月流玉照堂昔人堂名今嶺亦有橋曰
代月于此道仙饒有致看來老杜轉愁鄉嶺從萬里遙
飛色管向千門將度香即用調羹兼驛使梅品詩用調羹驛使
花爲惜梅壽陽那更補殘粧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是月十日發自揚州太夫人以婦子過瓊花觀弁
梅花嶺雨霖鈴予受餞蜀岡而板輿至少遜雨於

平山之西館雨行宿甘泉館明日行泥淖宿小店
館明日宿天長縣十四日宿蓮塘館既望宿張公
館明日由盱眙縣夜渡淮爲泗州盱眙夾淮據山
而縣 太祖所産處其西南百里許也明日泛舟
汴水謁 祖陵明日宿夏丘館明日宿虹縣明日
登陰陵山問項王失道處遂禮虞姬塚厥草紅探
一握去宿靈璧縣明日宿大店驛明日宿宿州得
別固駐車一日二十四日太夫人發自百善道驛
西選將之五里所予以二子北宿夾溝驛明日觀

南樞籥 三之一六 星槎吟

徐王塚弁閔子里祠墓自桃山驛宿徐州明日登
戲馬臺弁雲龍山觀放鶴亭渡黃河自東岸驛夜
馳宿利國驛是爲山東南鄙凡十七日得詩二十
三首

發揚州雨作

乍舍樓船問使車始入風雨逐侵猶羊腸逕路如相
待管甚征夫畏簡書

蜀岡雨餞雨甚内侍太夫人自梅花嶺至

恰爲留行次蜀岡板輿攜稚到山堂不辭雨打梅花

償只想湖門好繫舵
內述瓊花吹玉二臺之勝因有此贈 梅花嶺有吹玉臺
既向瓊林訪玉溝又飛鸞廄陟羅浮雲端妃子真橫
笛洞館元暉果上樓此度張帷觀弓母共君騎鶴過
揚州看花不比神馳至滿氣曲江亦快遊
天長西行望盱眙諸山 高皇誕於盱眙西鄉
三十年前此跨驢術時流覽即凌虛看來未始差增
往並添高乘駟馬車江北地形真伏楚淮南山色乍
飛徐陝區龍活如開障隘巷平林獨感余

泗州歌
淮北淮南夾兩城漢陽如對武昌平大川有險終須
據緩急誰堪破浪行 淮北泗淮南即盱眙

祖陵頌
基運山封肇 肅皇下馬橋濱神鬼式 基運山名下馬橋名 三
后在天帝配京皇華征夫禮后稷 德祖南面享明
堂昭文穆武並羹墻 懿即公劉 熙太王豳居周
原是孫岡 孫岡即基運山 黃冠受命占幽隧 皇仁遂誕
高皇帝盱眙西郊紅羅障方丈草木靡芥帶太姒不
遲降宿鄉真人滁陽歸天妹功高萬古洗中華血食
荒天亦老地臣攝清廟特肅雝秉德署中司大禘 祠部有秉德譙樓二掌行嘗禘家

淮泗行
禹跡昔夾右碣石河渠全捲泗淮東非關地氣轉而
南不是人工變則通河伯羞臣北海若吞噬大淮擅
瀆宗東溟日母天吳長歸墟尾閭鮫人宮河既盛怒
土囊口淮欲競前終僵走半歸湖蕩淵長江高郵界
首失澤藪謬謂淮力折可收作堤束之障黿虬淮終

不敵河心凸左塘右陂何處投七十二溪秋汎灌迎
向園陵作滏流泗人持議司空詘屢遣黃門勘故丘
議請淘河通其鬱兼疏別渚是良籌負薪吏士勞操
築 三祖山陵置水涯任事從來兼聽好腹心元氣
互拯求

詠管鮑
綢雲霓雨纔稱手航海梯山始是心可笑天公容此
輩壞籠吹罷又商參 潁西管公店即分金處

虹縣二首

蜃作樓臺現海鄉山鼠野市幻文章虹蜺更過爲都
邑龍虎從前出帝王 太祖起生於虹亦帝鄉也

其二

揚州織已獻天公神女曾有列缺虹莫當金銀仍織
氣蕭條井里正民窮

虞姬草 烈虞姬墓水草壁

清姑心精成燐野剖爲玉鏡五百年何況貞姬中固
結金剛合利不能幾我拜虞姬一抔土恰見虞心是
現開定有魁然之大氣超越毛骨分明鑑水月黛蛾

吳將雙顧影水出嫌幌霜生穢解一吁嗟王能知已甘
如飴大王陰陵騅不馳白壁可鎔詎能親北斗皇金
想鑄伊王囚巫成語劉季卿雖臣妾天下不實娥姁
失厥妃解二我告下吏且拜虞姬墓絕勝折腰決冠櫃
彼雖有髭却無肝驅車隴上汗如注解三虞姬魂作朱
草生烽樹爲枝茁是楚王眞馬嵬空出粉刪妃淚
淚搖曳解四美人春草產益州兩兩葉對好匹仇但詠
美人曲一聲舞如拍掌即相酬應有中節神所附不
聽他曲犴別離解五採草未試還能舞迴風夜帳仍蠻

寒鴿移此草向猗蘭別後借軼四凶寒解六

宿州將別爲苛之所作二首 外弟別離

殺水千金擬灘曲九泥臺丹洛縈京縣楚洲瀉淵限
昔叨三陽長造中貫生才自出華林海旁浮江與淮
追我逮葵丘踰歲日相借睢陽披言別悲風蕭爐懷
行行逆天邑遵渚野忘辰東郊一擒首如共令君來
絲頭雙繫結兩在不能裁

其二

下有折肱痛歎爲世塗顏愛人作善狀經絡信亂傳

駝征阜勞役下車止車行慈堂愛恃子爲我代舟旋
致步斯踵至星回日車懸擕幼人徐滕割地亦披天
何以撫心曲僕馬已羅前覆腸裂肺寸望極木未偏

發宿州懷太夫人

少小嚴庭侍出入二十年十載公車路挾策遠涉燕
北堂垂膝下尸饔有獨艱釋褐需祿養潘輿再出關
京華修延眺行闕大湖千東征日出沼珍錯薦時鮮
言別海雲衍玄風嘯連遥改筮伊與洛遙千人家獻
弄稚長江涎吹笙桃葉渡廣陵劉覽既睢陽別怨縊

帝衛尚右恤制淚如昉川峙嶒彌莽隤日月隔諸天

塗山行 謁禹廟毛宅作郷童時發歸一首

神禹興以塗山氏卯今中都鳳山陽四千年來氣又
生文母仍誕闕子鄉天下取諸羣雄手誰定內佐血
閒媼不比采紫衲服綠況誕兩帝并諸王後來外戚
雖方駕裂土祀之王六邦築山封樹新豐里滕城百
雉徐卞墻馬刈其嗣武王之苗賈闕雎獨發祚殷消
況武丹全德胤半償顧代星狀我馬維騏採松路二
公鄉遍儀存堂

禮閣子墳

腐鼠何煩嚇乃翁寒山山名閣里一拳宮不應封國仍
稱贊祀典誰將請汶公

碎門吟 毀門并賞徐開

何事碎門子能感孟嘗君立將庭畔鶯鶯戲泣向牛
山狐兔墳不是琴聲悲至此情多兒女少風雲

宋臧諸氏部招遊戲馬臺

亞父石魂哀戲馬 [illegible] 烏騅不逝罷登臺學書
兌劍難爲敵楚但拔山木是才電作車喻星上將能

成五彩帝中台興圖抵掌堪思武白下北門鎖鑰開

還過徐州爲金陵北門

宋氏部偕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首

仙人騏驥翦天步坡老箏簽留日華嵐氣翠流宜韻
士湖光白蕩有浮家疊霜想見衣垂月振玉如聞哭
送霞赤壁夢遊開戶尺橫江輪翅影空斜

其二

蹁躚羽客過虛亭風大煙交作鳳蹌亭送夕暉還此
日衣收春色是何鄉郊痕紅杏堪騎馬堞冠黃樓倦

解裝珍重吟毫健令主江山特地待清狂

自放鶴亭命駕渡黃河二首

放鶴亭前鶴不遊黃茅岡上羣羊愁征衣又着雲龍
館望望黃樓燕子樓

其二

十里紅林九里山山名夕暉客路出其間馬蹄風迅黃
河驛廊學征夫共鶴還

徐州北發

木青湖白棹流煙海曲淮陰夢繫船明月附光鋪泛

宅快風驟雨坐諸天嚴守侍父歸蕭宋此亦携兒向停燕人世幾何華髮至萏蹤吳楚但愀然庚寅自徐入蕭遂不復南家君年三十九予十有四是歲予年四十一病兒長十一次十一矣

右宗錄之三詩之三三綱四十五目八十三首階文五千五百箋文七百四統六千二百四字丁巳十月嶧山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是月二十七日入滕境宿臨城驛明日過滕縣宿界河驛明日登嶧山嶧山者東山也宿鄒縣厥明謁孟廟因觀三遷故居入魯境謁孟母林并觀孟母故宅於鄒與鄉爲孟子生處經沂水并舞雩宿曲阜縣踰月朔謁先聖廟庭問魯恭王所壞宅即

寢殿而廟前有亭爲杏壇即先聖教授堂觀手植檜於左階遂北禮顏廟觀陋巷井出自魯東門門外爲古泮宮遂東謁周公廟還至城北謁孔林林東爲先聖學堂恭定六經處林周十里自輦路涉洙水橋觀子貢所樹楷謁先聖墓并伯魚子思二墓坐子貢所築廬登眺防山久之乃去宿寧陽縣恭古郕也明日涉魯道渡汶水望泰山宿東阿館恭滕詩五首嶧詩九首鄒詩六首魯詩十四首郕詩六首汶詩一首凡六日得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舊令趙乾所先生二首

神君昔試字賓至即如歸砥道偏垂遊宦忍拂衣角辰除蹄見鴻雁來茅依那洗蒼生涕斯人竟釣磯

其二

穀仔十萬斛羨報六千金作堵收咷旅買牛付捉衿餘風碑載口舊德泪抆心肉食慚車馬奇才早謝簪

感興 滕作

芳沐彈冠潔振衣玉環寧化彩雲飛錯疑天上憐西子采女爭知四萬誰

弔張子房 子房有墓在滕 趙氏表謁

夏服烏號射六王金人收鑄遂稱皇龍興莫問十劉季虎嘯從他百子房乍赭湘山重舜竹旋驅海石眺扶桑大公兵法能焚得老父投篋在圯梁

滕陽觀趙氏晢戒諸碑

贔屭古備跖山螭虎盤勒銘垂誡尚霜寒行公日月雙昨照明掩風雷隻手搏感頡居然稱衆母氏信納白說游宦年來鄒子人人用十萬蒼胺不廢餐

登嶧山二首

天痕補就收餘石累卵疊碁作洞房不末呼泉空谷
應雲根曳杖倚龍藏泥丸髣髴聞童語毛孔分明出
異香不仗蓬球風引入玉華特借杏核嘗

其二

仙人戲倚手淡何天眼垂睇彈子窩藥珠半現雲闕
作玉液斜飛白放過壺外二分欲拄尼探深九轉曲
盤螺洞偏石若穿偏洞清陰爾得爲誰多

觀嶧陽孤桐二首 有古桐一株爲秦皇時物

昔秋吴爨過龍門三級昆崙獨仰樊尚記禹名收譜

系顔楊孔愉匹兒孫日車乍過芭初拂霜鼓頻來氣
谷屯何禁不祥神守護此翁骨相住乾坤

其二

浮來兩兩尚相扶特達華桐兀自孤冰絲野繭徒勞
具石鼓南平謬待呼白載五絃隨舜帝止爾作幹表
達壺泗濱韻友今殊濶況拜將軍秤大夫

山升石 山收有古寺碑倚如日方月四字

生山生水執當前後却天開又幾年誰遣五丁分琵
海秤繩纓日上虞泉

小魯峯口號

欲知小魯小天下直足登東登泰山天地安排生孔
孟兩山早已鎮人間

嶧嶺練石行 嶺名上有練石

有石兀如獨脚夔立崭強半無根帶其下日穿秤受
風可坐十人脆僅緊由撼怪他了不倒天開到此何
曾隙可見能立不恃人何必憑兒巢何弟云經王母
挂青絲如支機強標學鵲虹抱環望而奔蛟龍曳
尾無能奪我欲持之向君平想道占卿來天際

登五華峯

手探青天拘翠來兼旬五日御風回春心此際真排
蕩秋眼一生肯浪開賦客欲飄天子氣 帝居遙接
化人臺九垓赴約寧辭遠福地行仙未可才

盤龍洞有石鐘垂紐

蒲牢誰置紐大嶧自鏘華詎勞樅簴截不受鯨魚譔
蜀桐材若待岐鼓篆徒誇和大終難應無聲渴翠霞

謁孟廟

孔父時巡代 帝行却須孟叟護車旌 天因地載方

成大日爲月從始繼明旣有素皇操正印可無玄相
賛宗盟百年相去特敎晩正處翟朱跋扈生

禮孟子所自鑄像

氣象巖巖卽泰山天生夫子素臣班何人立地賢堯
舜直與偕呼向兩閒

孟子聯書臺二首

一寸心光劃界除正堪持照五車書人人腹笥六經
在不被陽和總蠹魚

其二

腹書阮氏何曾曬絜孔圖澄不是光往行前言翻蛀
腐蔵來原未暴秋陽

斷機堂

孳仲垂胎教文王副有身尚亦逮克長匪獨仰京嬪
郤公先韞玉仉母固茹辛（孟母仉氏音掌）夫子洵天作十五
已登津觀其謂子思仁義弗離唇竟待受中庸而乃
剛大全[illegible]鄒嶧拱曾岱仰止繼嶙峋機杼覇堂上想
見命提詩

謁孟母林幷求孟母故宅（孟林爲東林此爲西林）

西林樹枌檟鄒興倚崇山（鄒興坊名曰鄒儒里）駐蓋匡襟入蕭
風仰聖賢邦段祔宣獻合防靡崩騫充廡晉敎匠五
鼎戡房邊諸孟墓相望託之向千年故宇詢田父儒
里仿述逌大慈良遠注仁處覓三遷族氏厖他系本
支亘大乾宜琢巖巖象長跽隧堂前

經沂水幷舞雩

見趣收功未是閒春風沂水詠而還舞雩兩兩三三
意正在勿忘勿助閒

闕里謁先聖廟庭

三十經十二乾坤運如貫三萬六千元未當數之半
宇宙良寥廓誰能紀龍漢洚流崇伯鞭烏跡文字篆
日甲想門子第一洪荒判孔父應天樞主月吐昏旦
六經掌上楷千聖推爲冠謬哉餘姚氏罔論不滿爲
堂廡食遂登毋乃顔終汗老佛縱淫詖百川正流濫
揭天以爲宗洙泗心花現

先聖燕居堂

一部鈞天奏聖人嘈嘈仙籟下星辰　帝所廣樂終
訶護祔得恭王作暴秦

杏壇（[illegible]）

數仞宮墻宗廟深講壇香入杏花林如何歲歲春風
裏沂水不聞詠去音

觀先聖手植檜二首

六經火後無全璧三檜兵殘僅一章文理本隨天運
轉精靈不爲帝家藪藝從昔易修經手蔭此聲金振
玉堂後聖時王詣尊拜祭爾安用擬甘棠

其二

右折日華祭度次左旋天道應文章驕龍有帝頻來

御飛鳥廻風不敢朋角手自歆梁木壞壁空今並泰
山長黃河千載一清水此際再銅又拆霜

過聖府嗣公具蔬飯

千日清齋入聖門瓢飲疏水味全存我承道統原宗
祖不但君家是子孫

禮顏廟觀陋巷井

復聖門庭擬帝鄉三都兩觀付漁樵井闌尚汲源頭
水妙在冷冷此一瓢

嗣公贈楷杯弗受

手妝仙家較短長松陰兀自惹炎涼近來厭看長安
市杯子無煩到客裝

古泮宮

泮水采芹月半泓從公千邁魯諸生靈臺鎬邑辟雍
斷尼父八埏總家璜

先聖學堂

絕筆絕編喜已矣六經刪處近洙橋更無片地能當
此三尺茅階仰帝堯（平陽有帝堯土階址）

孔林行

右盤輦路入洙橋左偏楷木尚孤高對列隧唐翁仲
二旁寘肉高馴於次南面直揖泗水侯鄒公側縈
垂修先聖抱孫東攜子沂迴豐林踞石几一頃六杯
別貯圍白在其隅求遺穿子貢築場如迎曉聖山嵴
侍又三年江漢秋陽颯見之作問夢奠兩楹間祥
有亭稱駐蹕當遐而立手拱然十里周繚墻四匝雲
來歆咸成相環後亘連泗天驅王前砌楷旅地界煙
會稽畢郢終遜謝石都頻兄葬神仙

楷木篇（小子貢所植[illegible]）

岱嶽砥平莫之挍起義輪淵隊莫之挽止解一鼎湖垂
弓攀髯烏號小臣涕泣龍御曾霄解二方陟蒼梧九疑
函帝皇英啼筠沅湘摧蕙解三靡方七十里有百家叶姑
三年治任六載築廬解四入葬聖人異國觀禮各植厥
上世罔名祀解五艮哉端木偕維心精我來瞻止霑灑
縱橫解八

登功參造化樓望防山

闕里神皋護聖居地沈天舉正權輿大庭凄斷空求
庫少皥蒼茫莫問墟總翠防山歸指點寫青洙水佇

躊躇憐化埃宅問金石香殿靈光未有餘

寧陽雜詠五首

九十猶能帶索歌白駒挽向隙中麼心如有繫歡寧
衍郕野茲來正愧他右繫欣期

其二

何事績蘊蝌有匡蟬緌却代范冠長不寅亂被郕人
笑柴也難為勝我狂右子羔作詩之責故云

其三

子如捐棄何芬繁伯道獨民亦固然公旹有義姑偃一
算却軍眞欲比齊連右鄣姑姊義

其四

履他虎尾將無激滂向牛衣却太酸内子一頭終避
地亻如幽谷去紉蘭右王章

其五

芙蓉山色尚堪顛華飾金塘出麗人獨君平視表慇
婦猶然陳王賦感甄右劉楨

款

騑車就奉高黛色垂春豈大地忽崢嶸日月小祀主

吾將揖義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胖曠六字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

丁巳岱宗詩三十首

是月哉生明抵泰安州禮岱岳廟明日以二子登岳
縱觀有神遊八極之槩明日觀日出於日觀峯降
則弄水於經石峪悄然樂之忘去歸即夜馳大雨
淋漓二十里至大陸館凡三日得詩三十首

岱廟觀漢栢唐槐

瑤池玉幹召王母新甫銅根貫閟宮藏用那能廿劍

世不材難道始稱翁乾封禪典偕衆文天寶庭陰表
海東並拂日華方若木作朋三王詩大夫同
泰山阿觀五大夫松
一家天下車書同我快泰皇毛虎視雄用事介丘臨綠
海特官虬叟號脊公門師沉泥原濟道木長絲綸本
詩翁虛鏦槁槌何足甙龍門琴斲斫蒼桐
登嶽禮碧霞宮 碧霞當爲岱嶽女代乃號祠以祈之
坤靈一索爲生府宜祀媼神何長男王母望柴追介
受至元資物本同望貴琮特冠青珪禮宗嶽偏留后

帝驂七十二家金册述有熊王女諺諧談
岳頂 岳頂爲絕巘處
古帝碧盧可陟臨丈人冠玉未横簪泥丸袋外憑箕
坐鵬翀向童亮有首
孔登巖
共到絕峯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旬能知天下如何
小人古登山但一人
泰皇無字碑
邈篆斯篇不敢銘天功地德符文星綠毫玉女痛煙

厥月脇留題仰太青
吴觀峯
御今鑑輿循徇還謝公屐齒不曾開峯頭自見吴門
馬更有何人上泰山
泰觀周觀二峯
泰觀虛無周觀明西州冥寥片雲生懸流天上黃河
水計日滔與此地行
登泰山而仰北斗 登至日觀峯間爲泰山北斗許
平日建魁第一星杓攜龍角應惟青知春貞盂先廻

指化玉流虹故放璇樞主角聽當震出府生車運吋
中經酒漿可挹將援手日陛延子注渤溟 史記平旦建者魁爲第一星下當岱岳杓攜龍角爲第七星主齊禹貢海岱惟青州衡騎攝提貞於孟陬李賀今北斗而知春先廻指於東方韓書先聖六經成告天有流虹自斗王化爲玉刻泰山纘纘魯邦所瞻易傳帝出乎震斛惟九府中有岱岳五岳魚鱗生焉史記斗爲帝車運於中央山海經有地中經大雅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九歌援北斗兮酌酒漿目陸嶺岳神名
日觀峯望明星 初見地下有垂星燦映海者久之失下早與明星已入地界矣
西飛太白如搏鳥先過扶桑若木林出上方貧許片
道斜南車柄指天心直鞭仰海龍銜燭上曜垂空鏡

映金有闕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岸想初臨

觀日出六首

止向飛光注目精知他暗處一涯生橫霞界外天相

撲地畔推輪別現明

其二

乍作丹丘不善圓徘徊似待彩繩牽半輪欲上如中

却想見初生六合前

其三

至人內觀大虛靈苦海翔陽扶地扃夜夜天公真乍

現將從教父悟黃庭

其四

雲脚平明不可闚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

其五

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天開不等閒信得絕峯偏夜

短蓮花合有紀長年

其六

一月此間有四旬夜遊須爲反酸人故知上界年華

遠不受斗南日北巡

泰山絕頂登眺四首

二月東巡五瑞尊明堂三十六靈闕春官號令天宗

伯木正封禪 帝太孫玄聖垂晴杯巨海泰皇報始

毋元坤地遊不待鴻濛指直掬飛光破浪翻

其二

太華嵩衡大外開崇高作鎮地中盤並招諸弟遙拱

子直統齊州數彈丸玉女如浮周鼎木天門正排進

賢冠(閭鼎天門進賢諸星下應岱宗)人間昏曉長年劃欲了清光界

未覺

其三

帝出東敢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蹕欲朝太皞青陽

个須曳勾芒赤羽旂天上廣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徵窄比肩

其四

絲垂汶泗城盤帶展擲徂徠磴拂纓前踵後肩相蹈

藉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脊蜿蜒陟兜作蠑匡郭

索行馬繫開門始撫止下山白髮想全生

觀岱頂玉女池二首

倘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垂垂頻挹
注搖光昏建本東巡

其二

天柱巍巍直上來湧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
頂姹女乘龍日幾廻

丈人峯

倘吾其宗學山何誰愛出頭戴大羅帝伯皇王推孔
父祖宗偏少子孫多

半山亭望徂徠寵陰懷太白

寵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
誇分明長句在山東

經石峪

瑟珠飛挂洗丹文縹玉平鋪收翠滑經枕濕將瑩墨
人水簾正好浮明月

龍脣石 峪內有石如龍脣表之

嚧作谷中雲噀為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

欸仙 石上有欸如欸叟欸仙者特表之

此老頗而醉拔欲以命之玉溪生杖底剪淨乃相宜

玉蟾 石上有白蟾紋表之

應不如期為搗霜文申推璧練溪傍紋憐白兎無清
伴玉杵相將付桂堂

醉白堂 堂之石可坐十人故表以醉白

葛山高卧玉蟾翁琴節長松人快風不借紫元烟閒
道游皆雅興醉秋空 隱山文其為蕚也風入松

發長而過蒿里山

自從仗劍海東游五百風雷作　帝臣殛霧之章殊

可悅果然田橫有門人

丁巳適齊詩十五首

六日遊靈巖有詩五首出山而暝銜泥四十里至
嶋山館侍御畢東郊氏自長清移札以斯文相推
艮悅其假道於山程也明日至濟南之歷山書院
為報簡極談中丞李孟白氏札來方卧病弗獲容
然其後詩已知有太岳于者而跂宊泉之稿於數載
之早今方躍出而予適至公以山川若待予也泉
在書院西郡夜往觀之念王子舊遊與陶路叔話

世外之指於亭際今昔之感槩然有詩四首明日
再觀泉遂東北迂十里登華不注之絲秀歸則穿
城至大明湖是爲歷下亭出西郊暝馳四十里下
齊河縣有詩四首明日閱禹城縣兼程宵征遂宿
平原縣有詩一首明日海蘇抵德州受張戶部餽
有詩一首夜馳六十里至景州是爲畿輔竟凡五
日詩十五首

靈巖二首

百靈赴岳先觴此曲障周屏遣世喧因護社衛羅凡

岩爲通仙仗壁孤幽溪流不帶鐘聲出禪素只隨松
篆屯巖際有人寒掉肘想須鶴駕次山軒謂朗公等信二石向人止却在朗公石等官石與自序始末之

其二

如人怪石献而立一作開嶂一牢官初斂劫灰原上
貝作掛足庵巳彈冠幾曾雲紀模繁露莫也柔門做
戒壇天地無心特底出故知真宰弄珠盤

摩頂松玄奘所摩頂祝不西來信者

祝松爲示西來信東向果當返轡時草木有靈君信

否岳王隴樹亦南枝

鐵袈裟

木末月明水際霞追來兒是鐵袈裟惠公着去如風
舉始信六通不可加

朗公石

石也知他字朗公喚醒不應想靈通岱宗亦止千旬
石且道天齊是甚翁

宿歷山書院二首

可笑登州作史難風流丘壑怕停鞍此行似討煙霞

票山色容吾駐馬看

其二

涌輪枯槁不飛泉使者重來即射天須信栢臺非俠
客客來泉躍豈徒然是日涌輪泉對突泉一

憶昔行畢東郊中丞指子孟白中丞驛札論文感賦

口過東溟悔未緘詩鋒排蕩不曾支相看主者皆全
裂存開牢耳噬方儀齋茶聊自嘗甘苦臨梅誰與辨
酸鹹幾曾易骨代毛我泰山今日正巖巖乍來直指
論文牘繼拜中丞索句函似送文章千古印如加風

雅一代銜靈巖道上霜闥筆濂水泉頭栢繫帆始知
河珠兼城玉姑兔徑啼猿燕喃直好書箭收騎初不
勞木柄嘆長繞上坂何人憐漉汁投鞭屬我斷天塹
海若猶能不解好奇尖頭往遠遊衫

甬輪行

百川直下忘其祖仰之危獨戀　帝宇木性從來反
本難濩水立作回風舞鳳嘴鶯喉嘯自清蘇門於此
舌如壯二柄雪盎米曲羅無乃水仙將出府倒鑰通
天丁界關風吹雲湧系鍋釜軒轅鏡就冰盤拖江妃

南極篇　四之十九　星槎吟

踏蹴流星很想到月明海面初望舒擊之當三五泄
底菊榴串銀絲綵玉搓丸拈欲數鼓客眼睛澀石罅
深泣綠江口方窟乳又疑眠能反噬空領際珠懸蹋可
剖無夾去箝个鞭驅江海鼠餅亂潑而斗杓夜夜下
挹之瑤夜上方供后土大端凡水到歸頭九源丈人
終攝取天漢尾閭或轉通亦如此水翹而竪

登華不注二首

況彿無枝百尺桐倒覆蓮房秀卓空童童直上雲圖
綠天苑失擊背絡嶒崒剌天香浮翠琳瑤拔地玉

青葱煙流直可掬而飲七髮瀟森且御風自能須遺
攪將去盤承七寶蔫天公峯尖得我飛雙履青蓮胞
帯兒清童芙蓉足底垂千歲華穢湧來快人雄蛄聲
十里各回首無光風氣尚巉嵌

其二　華不注一名金輿山

伯嶽尚愚狀挨吏巨八龍半臂拖地金輿拱手立青
天諸比誰敢狎而侍嵴峯鮑岫瞠其傍嘆他抗頸我
個俯空兄崩標桿正权須張狂阮齊敬避昔我少小
在窮蹉諸老先生符呼伎我拜山靈稱丈人石丈甚

南極篇　四之一十　星槎吟

極翻欲淚可怪前人貊此山嗔我知已笑相覷

大明湖

月規誰與建樓掌玉閨冰橋洞豁開扃處蓟驚寒太
甚桂仙清骨服摩挨

涉濟漯

濟將王屋作昆崙桐栢岷峨割一垣河濟敢云岳嶺
笋海將明許備東籓宗邦雁次行稱季伯禹神功翹
益尊謙子爵封漯可配齊侯賜履附庸仔宗邦謂河季蓋江子

東方朔故里

朝廷避世細君憐何礙金門作隱仙可謂中原有故
里君家木綿是行天

德州過張鍾石戶部使署園亭得飛字（張作帝王季八韻有詩）

與和王郎何欲飛十吟風快未停揮題兼梅雪差比
千韻限頭千正瘦儀泉閣轉思江月好南枝如待使
臣歸休將玉節好留賦應脈采蘋戀却肥

丁巳入燕詩八首

十一月發景州即阜城縣巳又閱富莊驛又夜馳

至獻縣得畢孟侯追餞有詩一首明日報餞巳凌
午徂大霧載塗薄夜至河間府有詩一首明日以
器且征閱任丘縣巳又閱雄縣又夜馳至白溝館
明日閱新城縣有詩一首耿至涿州𠲜都水部夜
至琉璃橋有詩二首以幾望閱良鄉縣入都就舍
遊廣慧寺棲之有詩三首自濟南北成藏皆兼辰
夕行日窮於次我力暵殫抵舍乃病聲行江南徐
殊不堪風沙之爍骨也故其詩具今昔之況而比
之桀

獻臺報畢孟侯侍御

詩中楊墨正橫行競奏桑間任彼傖同調翩然江左
得紫陽莫是先生遺音三代收齊志大雅文王復
頌聲一倍今仍增膽氣入關從此面西京

瀛海憶舊遊

五齡就信都六齡還不陷瀛海水爲鄉兒時所蹦跡
追細莫北遊寸光心有隙大人親指點此中合收白
我祖憐其慧問難答有則王母玉攜之介受靡終極
姑姊誦駱盧從衛辨字畫比至遷宜武巳改春官籍

我母待中堂見我提而立是年當壬午辛亥欣再即
蒼茫三十年御母之東國明年以計來速茲草六易
昔時鬢老大存者嫗（嫗等皆）

𠲜鄭天衍水部（時招橋二駐涿）

飲馬江淮捲浪來姊歸啼鳥不堪聞君苦枕涿城
衰更有懸河淚眼開（姊歸鳥名）

胡良行（河在涿北五里爲郵人所往北）

制曰都水鄭主事胡良經汝爽其濟汝往成梁嗣于
懷版泉驛石雷鞭地軒皇乘驪舊天京遂顧神是代

收兵天老諏令日力牧役五丁蕭颯繼至太山稽手
推獨鹿紅跨清泓百年百度天根見年年安得架堅
冰萬安今付築冀氏倬漢星梁貫帝城蒼木使者手
牛斗千歲門下千合大文蟠盤蟄冠枕天首不見琴高乘鯉來
涿中龍子伏而走

涿鹿道口占

南宮端的是仙班足練長江淨洗山涿鹿風塵黃十
丈如從天際下人間

南北行

南有八紘雙闕之樓紛滄江代地朓代鞭北有八輪
百桂之軼寂為甚十驟快風即馬權郎軸可憐風俗善移
人牆祝誰能立廣津曾見有思吳之代馬戀燕之越
禽所以西蜀公子來駕辯東吳王孫去迎斤駢于耀
星光徑寸舌端紫電大如輪九流總萃須闓士六藝
折衷到聖門當今才子凌雲管亦有談客粲花唇掩
盡八紘收屈馬廣披南旗祀王陳德行辭命兼為聖
世道文章擅是尊八代起衰推北斗十六朝徐韻溢西
昆安有至人翻木訥曾聞哲匠但華文自從啞雨咳

風後眼見說鈴不足珍

艮鄉道紀感

黃金何事築燕臺崇教原非上將才未下齊城先去
趙倘無騎劫代誰來

將入都閒王季木在上林

上林新令賦家才司馬文園巨麗開天下文章都聚
此西山應不笑人來

右宗錄之四詩之四四絪七十二日九十三首簡
文五千八百二十七五箋文五百二十二統六千三
百四十七字丁巳十二月京華定

西𣵀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三

丁巳京華詩十二首

以望入都又二日見例又八日朝賀益北都用郊之次日厥晦辭朝柰不使人邀諸闕前過之出就寺邸遂發參木至寺言別已又將至慈仁寺已又將至大七菴劉得去予亦憐阻就與夜久至龐溝橋容燕何有五日苦病大作藥餌是資奔疲報刺之際聊爲詩十二首就道病良已

遊慈仁寺 一名報國

客至先探報國松寺居還叩寺隣鐘貴人門游姑停刺閑際諸天早喚僕

見朝二首

南極星流入北辰太微藩界紫微宿片雨也須妨天覽臣是例元第一臣

其二

憶在兵曹持旨年兩旬十度午門前沿江兄比銀河闊不是浮槎不到天

倚天 瓜州園有爲亭於大根之杪曰倚天

攀陟倚天想步天江南桂樹待才仙從渠醉土歎巢飲長劍吾將拄月弦 倚天友有此大作華嚴句

合詠武侯信公

新作爲寺宮祀文昌配以諸葛武侯文信公讀御製何恭近討武侯于樞上相信公天樞次相此淫祀不經二君子恭必騎箕尾而歸亦不俟褒崇如關岳也因感而賦詩

尙有伯夷非武王衡稱兩聖互低昂犬羊甚至入膻廷鬼蜮難堪貴倔強欲挾日輪何處遁卽攀星座了無光奇才正氣天推出嵩運尤旗不可張

石車行 有序

一礎採居檻金揮二萬鎰千騾齊騁駿移地咫且尺不如鎔此金印以代與焉汝看宣武門石故當洞立門日稅千千惋大倘照覆石車礙肇任諸瓚翻情劇以此貢青銅僕夫始控扼僕夫雖把彼入朝却見格諸門一請鑰片石索五百借旨待收金門正恭膽力

碧玉之魚蝌俱大小互拖搖季木額蹙有甚此司農全
被中官使且如歲終匪頒式交輸添搭倍不止每歲
可裁四十萬敲骨穿皮至死我請上林子其陳言
出足國且足民子曰虞人但有狗馬青蒭無使我此
簿與不得季木仄沿允為上林泉簿

掖宮行

欲行掖宮二十四衙稱森嚴某姬位七子八子好供
備備有黑衣慣禁城顏向外人誇異界拉導深穿內
地行武英殿直不訶怒曲盤永巷近冊楹長信才人

逢至日也自嚴妝謁御屏來往徑摩觀者肘見人不
怪電流口却夢蓮襪觀馬蹄通帛束腰貂冠青馬蹄通帛
鼎衣者觀者頻飛語漸聲有給黑衣承以手天上人
闈限堵墻官家不出曾知否

慶賀出朝遇季木

朱衣鶯序歸牙殺氣平山端門鷁公等我來頻朝鮮
有客如鶴舉余水乃孤鶱鄒嶧側為折代行欲往而月
心知是王郎涼踽自折旋直前呼季木却笑相看
識君非面孔望影亦解憐他人或攢或聽偕一方垣

燕市行

日日塵沙服五銖得風過市半斤餘更苦偪仄不敢
訊南官怕觸北宮禁沿閒姑納刺抽身即行遯更陵
門士未相逍結駟郊遊戀舊知濟上朔陽雙邂逅六
客風流我亦副就座各談杖底山山容異狀如爭秀
向夜太華指掩光使笙儼向滴池傍李增華張玉壺淑木高鄒衣白
是許暘[illegible]唐[illegible]

闘丘

曲巷斜履洒翠華滴陰寸地不堪除天街跨馬自塵

影客座浮茗口唳沙獨踐琅玕滄別界如垂杖屐破
輕霞經旬客子忙燕市能惜餘閒到羽家

都門憶舊遊懷韓馮二首

昔有佳人絕代珍獨張清瑟嘯陽春幽居一自零空
谷修竹倚殘幾歲寒右韓求仲

其二

坐閣君守撥觸燭笑落江山舌電懸尚校骨蓮一雙
箭雙鶴立墮瓣風前右馮子明

丁巳燕趙詩三十五首

以晦發上京宿蘆溝橋西僧舍有古體詩三首歿
朔至良鄉縣有古今詩四首明日至涿州信宿爲
畢東郊氏序集問邵子故里得邵村之安樂窩有
古今詩四首朏日觀張顯王故里祠顯王者桓侯
也宿定興縣有古體詩一首明日至安肅縣有古
體詩一首明日閱保定府宿陘陽驛有古體詩一
首明日閱慶都縣宿定州有古體詩七首明日閱
新樂縣宿伏城驛明日閱真定府登大悲閣夜浮
滹沱宿陘北館有今體詩二首明日閱欒城縣并

趙州宿柏鄉縣有古今詩九首明日閱內丘縣宿
梁店館明日閱順德府并沙河縣宿臨洺驛有今
體詩一首明日觀黃梁祠閱邯鄲縣宿磁州是爲
中州北鄙有古今詩二首凡十四日得詩三十五
首

出都志感（郊送者王翼明水部解貝嘯兵部王文不上舟）

南吏入上京魍魎只比螺何方亦木正漢官自委蛇
何有五日返來貿意如何借夫兼借馬焚輪擁蓬科
祖道三君子嗟然雞鳴珂營緜行玉山怪學載星河
一斑存雅道安用怒悲多上林今司馬三送益悲歌（一送至廣慧寺再送至慈仁寺三送至大士菴）荊朝將侍御車蓋如奔波王
郎獨不出得一豈須他

留別季木二首

空同古鏡話廻功作昔謂何千金愛元美吳綺苍齊
紈至勞歌咏稍名對故人細投兩且純贈我滿堂梅
如雲又何贈之字毎枕上摘青天月素安于我驥態
聊杖父一雙白壁授金且探懷無可持相報已古明
湖翡翠盆（見季木齋音）歸將爲君嬰叢致二華遺來枕筆

繪蒼旻

其二

背恨謫仙少陵生不爲兄弟隴蜀踵洛各天際暫拾
瑤草梁宋遊沙丘汶水時一至幾曾杯酒細論文終
從渭樹望江雲既使二子生接踵鴻溝天地若爲分
與君年過三十初相見强半良陰不可尋八九年間
三執手天公將無妬其頻牛女雖稀尙期至歲一襟
裳尙涉津何怪召子三送還追赴我亦倚轡不問日
華之西巡雖然九閡匪海外天人下啝何比鄰比鄰

而今何足嘆倘爲遮須國王誰恚瞋天竺佛土隅流
沙三周尚亦跨海渡我既與子偕震旦終不似蒼龍
之心咸池之參別後詩卷應積若干尺他日開口流
電掣天門

宿盧溝

五夜桑乾橋直可方湯谷螢焉籍資羊人輾轉羲和轂
驅石自胡元茁界今翹陸風輪控霜蹄頸項收而促
臂如石城瀨𦙶頭牒尾續下關一臂津流喝閑條歡
南北雖異駕殭行均追逐起坐借良朋屢撫結轄腹

回溥去京華了者國青矚指以登九天誰能照心曲
上帝慰孤高特生王季木

發盧溝用季木舊句三首

更上蘆橋憶灞橋爲君垂泗失長宵文章千古須知
巳老杜谷思予謝陶

其二

秋悰拆擲又無搖更上蘆橋憶灞橋數徧獅欄人箇
箇白離千恨枉魂銷

其三

但得柳州破寂寥任他毛穎笑同朝故人何旬難忘
却更上蘆橋憶灞橋

失詩三百六十首季木有抄本追寄感賦

我將大索窮天下三百明珠不可還想集瑤光收洞
府（小說洞仙有瑤光集收人間新詩夾帝）仰憑東壁問書仙名山絕取
經長白（濟南山名）雷火冥搜向五年豈謂君心直恁等手
抄清夜自丹鉛

邵村詩（涿州西北五里是生邵子邵村蓋邵姓亦稱安樂窩）

周公宜有後孟叟魯宗支胙造鄒儒里故舍尚垂基

三遷定去此俯嘆仰而思以此當陬鄉誕靈寶地遺
文眧同白遠武彩合莫追[illegible]八[illegible]禽父等太儀
召伯亦分陝二南冠風詩廿[illegible]燕亡獨後姬
奇蓋燕公子仍即舊疆陲范[illegible]八更堯天載鳴岐
中山庚衡漳蘇門閱西畿漸作[illegible]鳥如就名芨爲
子文承密指使蜀用家隨紹[illegible]松茂以竹猗
舊窩祠鬼相入洛祈[illegible]敬梓猗猗俗天道默相持
坂泉空六相嗃考太山稽通家世邵[illegible]名木同跡

贈涿守左氏

獨鹿山前再遇君冬榮桂樹尚流芬東萊雅道還公等文態若渠九月雲

左涿州餽玉塘米

淵明在縣八十日只四五斗強折腰覩陽香稻馴鷄鴨兩載淹留價未高故人今作風塵守只戀西山煙雨濤一掬玉塘十畝稻茗抃琳宵解霜膠贈我千里餉二人爽氣房山入錦稻明珠那能敵惹苡鶯喉噺出有熊郊（秦照有香稻米亦異）

張顯王

稱侯庚進帝桓侯又稱王虎臣收王氣千載日堂堂昔議吾師廣運帝輒曰陪臣不可方尼父本尊周王爵且宜匡止千以師號庶幾安素皇臣共有後言師帝詎相妨王本今之諸侯位文宣文憲（周公追封）未全詳即如大人稱邢國應更稱婦恐非康（禮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表以先師仍帝后幾折若木拂三光朝廷匪吝報功德後生不甚念綱常近見天樞加二相（武侯文山）中人立請下宋童天樞十星稱第一偏於孔孟言他賜小兒議禮良可怪名臣死猶借貂禮去歲臺官請錄邵青春鐵筆送秋銜旨關弗省須補牘誰能繼鳴向朝陽（張家松先生薦請錄老子後知得朱不報）

過安肅張浮西年丈爲令

師既听然直斥元美文人子亦不合即贊太青才子憶攀延詩殿前松六合之外論法旨義皇人去不堪追五載割襟以至此地主新烹活火茶金陵使者繫輔車莫如舊日重呼獎姤水食泉濺齒牙（霈太史云李杜爲才子元美爲文人）

行路難

行路難黃塵撲過垂楊端爲馬脛風觸展翅此程一日當一年即令百折增十丈何異轉光化作蟬北曹以此爲快活齒沙舌埃中不惡我本南冠熱不得爾曹草此稱好樂人生時尚各殊方消絕江南芳着脚

丹朱詩（蔡作眾東有）

朱雖不肖成堯大啓却能承見禹裘我讀虞書只說傲安知不是故相推

入角郎六首（再過中山嵐賦）

樂府新題未敢唐詔他操刃在魚腸知詩仗筒王文

水不負曾吟八角郎（李木云予衆府負崔汉俗人如相送曲手八角郎之句）

其二

舌綱難誑走是王毛宗振定（音鼎）頂　肉而祥騶麐一角牛雙角爾獨特稱八角郎

其三

倚杌翁奇想樹降生前美謚表其堂稱靈稱繆何堪怪自此專推八角郎

其四

白頷南山不敢張麝香鹿爆通何方爾曹種類非麐

又有許峰嶸八角郎

其五

被酒尚憐玄石醉失羙雖免子期戕即今望彩毛猶豎蓮嗾曾經八角郎

其六

曉事天公爾莫量行將𦵏草厭山王須防與貝去其角木渠終爲八角郎

與定登大悲閣（北度登臨者四）

濁世思逍遥俗登山與上樓磴盤風雨㗊梯轉市城幽

服日朝華早餐入遠翠流眼波燕趙促兩度俗宗遊

常山南陌（明第何遊東海癸丑自常山入晉號行始南出故道）

放浪詞鋒八九年公車征陌作重還禁殘樹色千郊玉聽徹饗聲萬界絃旗猶尚娗愧夾道鼓質全似柳含煙游沱夜送銀濤急雪捲流光到客前

灤城道上感二首

北斗北上行走迎南客南歸不繫情冷煖雙肸各一隻半看燕市半留京

其二

婢子似猫逢暖住誅苔恰向世情諳人心自險天爲塹不管長江限北南

杏盤行

今之李官真御史察吏錄囚兼校比國練觀察宋制分未必鋒稜皆直指君所代者罪他人其人出而代天子君今既如殿中遊獬豸蟠胸露牙齒郡縣仰而如看人馬前刀筆雙驅鬼近來關節到閻羅輪王反受功曹訂淆吳屏息不敢嚬殆如白嫂事小姑安與諸神翻祀竈月借日光借與珠吁嗟攝吏尚驚雷破

其裴晏莫訝附麗弘一朝化而爲山岳滿頭折折拈
手趣

趙州代亭長戲答二首

此公君至不相聞舊禮東郊非禮君君自使君渠自
洛行行馬首且採雲

其二

大令新除下張房飛雨遺問使相望勿云今至不爲
禮令在都門爾在堂

去趙因憶洛人二君子二首

代邑流青下奉尙濟南左李張琛北氏憶相遭相遭相訊
如天邑再過濼泉班馬勞

其二

也自問南見故人如傾丹洛潑游塵廣平觀察郭蔡抒氏
論文好燕市分明具主賓

趙南郵亭

館近馮唐暴從遊少小來著書九歲稱文子三十三
年夢乍廻又挾兩兒重徇此顧影我亦愧文子

月離昴

季月十日月離昴我道涊防若不早月與髦頭並主
胡辰星太白偕出好夜出何事佞中星使我沉憂形
枯槁近來王氣正當參入街以北胡運小參畢敗潔
月何爲貫沈所指在西表月暈終須太白討

入邢州國士門爲長言嗟嘆之

十年謬畜平原堂下三千客一士眞當田横島中五
百人世上及門問字論文應不乏能知江漢秋陽心
事照鵑春

黃粱祠戲題呂翁封號有雷火二部尙書之目特詩以諷之

兩部尙書領火雷天官爾輩侍蕭堂列仙十種撈嚴
笑也恐華胥調未回

學步行

西子非愛顰病心不可耐學笑已不堪效顰誰能愛
卽使施氏未病時豈能強作呻吟態客說空同太效
顰我遭空同非屬人靚姬忽得宮妝譜按圖抹傳掩
其眞君不必對月描闊細步不必蹤香度淺深玉環
豈肯慣飛燕菊秋何至代蘭春近被點夫倡異說又
布新聲匝地根止堪第掃山人套北地門庭閒十苛

采齊肆夏全無度磬折周旋了不閒偶向邯鄲見市女錯當洛妃襪下塵泣有蓮花生步步倚門却效石楯裙帔既不能體輕爲掌舞若反蹈躑狼狽如犬蹲左彳右亍空蹉跌踟躕良久大苦辛匍匐而歸知多少遝遝孟浪尚相詢請陵餘子爾重手試看擲地指尖痕雁沙踏跡殊參落連城街衙畔口須噤我若仍前作推許斧生涯蓋罪惟均元氣混淪休挽斷直叩六經到漢秦

丁巳河北詩二十二首

南極篇 五之十五　　星槎吟

是月十四日發磁州閱彰德府弁湯陰縣宿宜溝驛有古今詩三首明日閱淇縣宿衛輝府有今體詩一首明日受太守餞已改道有輝縣之遊路雪夜馳有古今詩二首明日觀百泉即詩所謂泉水邪于桃竹園在泉西登蘇門山謁安樂窩是其登年不爐不寢處東嶺登孫公和嘯臺降則宿百泉書院有古今詩十四首十八日閱獲嘉縣宿修武縣明日閱寧郛驛宿太行麓之萬善驛是爲入晉境有今體詩二首凡六日詩叅二十二首

公館行

處處霜臺帖絳條終旬不鑰待星軺多冠說是經行客直悄蒼鷹下九霄

相臺夜馳七十里至宜溝驛

自發金臺驛如使出流沙大小十四城服肉剔一車一千里渡漳月與上海涯北里有逢迎雙珠入絳紗門人[illegible] 南郭亦造訪兩蓋豎輕霞于太朴節 [illegible] 足乍登空谷留滞弇山斜載馳過夜半翼軫現三華太微垣在翼軫間有東華西華中華三門

南極篇 五之十六　　星槎吟

鞭鐵人行

我聞魏取漢銅人銅人下淚君知否金莖夜夜抗青天象成精魄或相耦芻狗作俑爲方相往往瞑見燐火走何況檜夫婦頑鐵心不朽長跪裸肌鬼必酸檜雖不應默稽首固知鞭鐵不是媢直可更鑄作芻狗又聞女媧團黃土戲作愚人名某某西域歌者招王姬本是伏機可立剖所載骨肉亦幻成錢人乃知爾艮醜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何不多鑄曹操與王莽

淇北遇丘原禮祠部

憶長髯龍塞君分大火星宋岳借飛蓋梁臺並授經
乙卯分校者附 吏聘洪澳葉聊挹太行青越鳥與胡馬離愁
又短亭

贈衛輝守侯氏

仰面我曾看太守泰山主者高拱手共項遂俛俯不
來霜竪君稜風射口子今守衛須卯友耿日出郊待
至酉我行永久子空歸長衆玉趾又呼耦郡丞司李並至餉
我青精蔬黃精我啜綠月子吸酒去年我尚滯周南
子若相逢敢引首尼父大欲用此邦喏共庶富終不

偶山前荷蕢有心人過門擊磬嗟而走子學有斐爲
使誠泉源淇澳背相負

出衛毛蘇兩生踏雪道左

正公子遜謝有士蹕游楊師道今全隊從遊未向方
雪花如手大子佩出郊忙滑滑黃泥坂二客並徒將

初至百門放吟二首

川雲嶺□勝山雲峯崖靈流別作雲不是陽侯兼斫
翳那從流水見行雲峯川雲流轟

其二

兩峯分峙作雲門雲去雲還過此門誰種白雲三百
畝天公收取補天門

桃竹閣

共城十首誦清吟十畝之間靜者心尚有丹芳稱邵
圃流雲夜夜到西林

安樂窩

濂溪悟向月巖入圖寫巖形象月弦天根自合爲蘇
嶺月窟也知是百泉

公和嘯臺六首

尉氏中權爾中清同居其志不同行休聽阮嘯聽孫
嘯慟後安能學鳳笙

其二

緒到窮途慟哭還登當出水笑攸然一悲一喜緣誰
異請問蘇門請問泉

其三

既於天地有神州又向神州寄此丘丘上有臺高咫
尺登臺客嘯亦蜉蝣

其四

一嘯天風特地來臨風丹嘯天門開不堪餘韵成三
嘯汗漫行于出九垓
其五
嘯旨蘇門十一章謬將孔雀鸞鳳嘯如有法相傳
付只學叔皇太古腔
其六
有時自抱竪中膝管倚浮丘教鳳鳴若向喉中工宛
轉恐孫兒笑蘇門生
蘇門山青石辭

嘯客神遊八極表行窩坐貯一腔春咽喉有鸞鳳鼓
吹手足在月窟天根
宿白泉書院
一生酷愛山中宿毎到名山不可留難得白泉開嘯
月閒庭壇玉向襟流
白泉行
冰夷激箭射藍蔚地肺醉濃涌銀氣纏纏雲根出鏡
天波心晴聽須臾興壇生千畝玉田育白虹耕熟種
瑤穗縱横受帶月文輝濁源珠林領探騅立採丹亭
雪海開乍封碧樹霧市墜霜殘朽白費熊揚鸞烈惟
益弊驚逝入夏天瘖地復瞑涉冬霍流變亦卒損玦
詢之窮莫通茫茫詭狀誰拈示
蘇門篇
童子時尚友者九子取及孫登之嘯阮籍之狂以
邵子之學殷之項至蘇門凡得其三咸其少懷因
託詩以折衷之
尚友九蘭三在此此有三才我所憐三才阮氏得其
人飲罷佯狂樹大年雖放中權非自廢詠懷諸什駐

流壇何事山陽稱七妙登也不愬爲周旋嗟才其地
乎內激中律呂嚼谷寄喉端投水大笑瞠不語被髮
梳易撫一絃自從大人先生往嘯旨蘇門始別傳窩
車之叟殊安樂君才駕鳳得其天天根蹴作躡月窟
弄如丸顯秋白露洗道岳望而稽首即欲仙道是天
人是聖人掌握五億若干乾數至辰八周坤八巳眼
長櫟太一恭山而於岑水大於環雲流可㑹妙不可
詮皇極闕深貯老編先天夫子返天前二容從之悅
翛然欲問眞源春在泉

寧郭道歸念
去年辭洛向吳京代我新鄭巳四更留滯我猶歸夫
得馬蹄纔蹴太行城
彰善驛望伊洛
鳴皋却憶著書岑煙雨龍門夢亦尋洋洋不濟黃河
水北上羊腸雪阻襟
丁巳山右詩四十首
以二十日發彰善驛即北上太行之麓仰盤二十
里至碗子城爲晉界是爲孟門即周穆王所登九

河之隥者又盤二十里至橫望鎮狄公反顧河陽
處是爲太行之巔古稱白鹿至此爲羊腸坂又北
行山巔二十里至星軺驛有古體詩五首二十一
日爲太夫人初度遙拜潸然遂陟降山巔二十里
至天井關有孔子回車轍跡石痕如墨花俗稱先
聖於此滴硯謁回車廟又降十里一說爲羊腸坂
又三十里至澤州其驛太行有古今詩九首明日
西至陽城縣有古體詩二首明日至沁水縣雪坂
臨壑窮殫險悸有古今詩三首明日至冀城縣有
古今詩十一首[illegible]閱曲沃縣至侯馬驛是癸丑
自晉西來道窄[illegible]宿有古今詩三首明日閱聞
喜縣泓芝驛猗氏縣宿樊橋驛益馳百八十里有
今體詩二首明日得家書於蒲坂之東知太夫人
以十一日入里遂宿蒲州有今體詩五首凡八日
詩四十首
孟門行
北陟孟門隥苦曲且巉巖轉輪青天上推轂北斗間
後頂前踵滅前踣後齒銜盤礴碗子城艮硯覆眉尖

策此連山象河內據而塹戰國策曰北斬太行之道斬截太行足
上黨失門檻祖宗有深意一線絕垂縣魁枑枕參首
晉星望石甘天街界夷夏王氣豈須厭我朝都幽薊
右臂仗雲嵐井陘是扼要紫荊亦喉領山東胙傈地
中州困蝗蝻生防運道塞真定掉孤擕徐州控四達
所恃濟甯泰大名犬牙錯齊魏互吞含太岳天城邪
秦蜀鎖帷幄愛國宜若服山右莫輕譚
北上行
上十盤低回沁水明盤帶揪眉前騎壓鼻端行路人

躋上百盤汗流雨霧玄黃馬足跟雲路露翠巔行路
大難上千盤既數中原兼數晉碰危仗隊尚看穿行
路大難

苦寒行

北風疾於箭雪花滾作拳人熊當路立豕熊從兩肩
夾虎攀側石鑿冰代長斧引頸極天腸冀新鬪前梢
故國懸河外羊腸正蜿蜒進退嗟維谷人生乎此艱
九府雉闕步百年偷暫開志士終慷慨幽情思古玄
巨靈如可召鏟却地中山

橫望吟

自汴畢移升法曹親舍河陽反顧勞白雲孤飛寸心
切憐君陟岵兼陟屺去之百里尚鬱陶而我于役五
華矣歲莫依然嘆歸滔白分肝膽匪金石堪以涕痕
泥使袍北山漸石淹王事僕馬兩旬已出朝

星軺行

陛不絶太行脊水不下江門濟駛驛控駕終行地河
渭騰撇未容刀水歸東南收大濱山結西北亘中條
龍鱗豎起三千丈黿鼉爭鋪十萬艘須到江心兼岳
頂纔稱月槎升星軺星軺驛在吞雲杪攬轡長空未
憚勞嘗恨五岳無轍跡此行嵩華跨風驃向夜參旗
雜鳥幟捫天信得馬蹄高

發星軺驛爲大夫人初度感賦

太行兒偃蹇幽谷母酸辛涕泣方窺戶醪醽忍到唇
苦寒竛日月側蹴上星辰遠宦情難狀天高竟跼身
以俯發慨之

轍跡篇 天井關即孔子回車轍跡一曰攔車關有聖廟

南有橫望北有天井太行冠絶此雙岺七萃不堪御

大丙峴石云攔尼父車如舞兩驂穿恁等至河而返
嘆洋洋後生於此引項領益云聖轍指曾西望河如
挽巾流彩轉憶鳴犢與舜華鳳見覆巢不入境石痕
蒼苔尚交縱勞緣八龍此馳騁乃知周穆車轍馬足
到赤陽窮於王母奉玉之山亦晝餅竹書誇誕齊
州漢武故事資談柄上元果有棗餚媒湘君貞娟下
女請趙州足陷紙驢橋南山羽飲石虎嶺元美幡軒
不入關代之題名通岳頂嘗讀山海大荒經翻項山
或海外迴即今聖宇遍天涯更斧豐隆空山永無地

可藏王莽頭晉庫回祿炬一乘予嘗笑昔人以王莽頭配孔子履並漢高
斬蛇劍於內庫併二寶安得不淪喪以毀

孔子墨痕

漆書點綴天門石須草山形升氣墳仰滌錦雲鈎雁
字暫維神馬負圖文好汚張旭酣中髮不掃羊欣夢
裏裙來往背人鞭十日枯腸半點有玄紋

羊腸坂仰止門之阪在河內北一云在太井關北

旣出井中天旋向腸中盤礙子谷往且復磨盤寨環
而曲不堪牛難又斷屍尸子云太行牛之難欲脫馬牢名翻淵

南極篇 五之二十五 星藿吟

複自朝直至日中昃周遭只在山之腹

鹽車行

鹽井解州大利權阻脩只恨太行山誰牽代北拳毛
錦鬣廁褰蹄芙阜閑鹽車飛輓薄其領羊腸縛却追
風影伯樂下車攀哭之驥亦噴鳴爲引頸滿身細絣
五花雲拂拭流汁赤鬣盤試捷先周地一廻繞日三
匝漢閑閑廝人止解覩黃壯願君搥碎千金臺

澤州使院竹雪三句體

風刀雲剪脩脩立水絮山花滾滾急弄裊脩然舉介

白

澤州使院松五句體

老龍向我拱而拜拔地如擤曲柄蓋山鬼曉事倘可
呼挐此送我出山外放還仍及亭前額

懷明道先生先生今晉城即澤地

漢廷吏事不須驚也令扶溝令晉城豈少一雙霹靂
手此翁獨表大儒名

煉石補天引澤州東浮山空無石云女媧煉石補天處斷時缺此

媧皇補處痕何在安得乘龍摩天叫我道不補固無

南極篇 五之二十六 星藿吟

害天門開豁非天壞強擊四維良可怪向來元氣通
呼吸謁 帝直窺閶闔外自煉頑石塡太虛天眼天
耳不如初尙敢貪功誑我徒 帝座有時扶一擲墀
墮冥滓總不須

沁水行

謂太行拂星客陟其巓謂太行揷地水嚙其址一見
一潛其名曰瀐嗟嗟地絡脈通肩吾慚放而歸河海
盤龍臥失頷水行如鬼爾詡爾山巘

行路難

一岡彌十里一日閱十岡岡復不可竟日促不可長
解 一陟即不可緣下即不得駐不如太行巔尙有停車
處 解 右足縮斷崖左肩倚峭壁積雪隱賊冰地面寬
二尺遠炬呼不前僕夫抱輿泣 解 三 登登乍極青天茲
袞旋即下上前肩與後肩竟日相仰俯兩肩未見片
時齊不是羊腸是羊肚 四 解 我甜亭長慰我陽城之東
足如跛陽城之西眼須裹來日大難今日可可 五 解

鳥道行 陽城 西陟

車輪摧太行尙是驅車路于看片池坂四蹄無着處

南極篇 五之二十七 星槎吟

一羊腸只是鳥道緣底過幾且以掌行幾且行如
解 坐 二 解 冰滑不留跟飭子可斫痕泥滑不留杖欲乾待
斜昏陰崖尙自可陽坂數援我 三 解 便說天爲梯便說
梯如井爭似徑行愁萬丈垂客影 四 解 磵道不可梯轄
軨闢於道二分出壁昏一分挂巖杪兩趾前後須壘
行欲過僕夫數脫襪我馬不堪學格桃屢折曲坳偃
欲倒 解

過陽城張兢姑在里居抵沁水乃以札至

長發太行風打驛吹心已到析城山仙人海上招姑
射處子汾陽附大還 兢姑舊詩有海上仙人守太青之句 直可須君來
說話能堪歸夢已飛關沁川月破東流浪轉送離愁
不放閑

泰山阿 沁水發杏木嶺遊泰山

悲莫悲於立泰山之阿造崩山之歌風雨朋從松髮
如裘俯瞰洋洋仰截峨峨援琴鼓之泐泗滂沱空谷
跫然磷傍雲和見似人者而喜我驢如何有美一人
赭如澤荷濁煙面手目眇曾波相睎解頻莫知其他
風止雨霽道我蓬科馬首直西轡不廻反顧太行詎
可過

南極篇 五之二十八 星槎吟

鈃山西行五首

沁水東西入澗行崎嶇我當劇驂平翼城誰劃陽城
險山力收疆地力撐

其二

鈃鏗山外好飛行便欲驅龍趁夜程肘後千歲歸甚
去眼波不礙看雲生

其三

五日出山豁眼明不知身是代毛輕怪他誰便開山

斧卻放雲霞抱百蠻

其四

鞭山直欲過東溟不耐金牛抗五丁地轉黃河問舜

坂天驅姑射結堯庭

其五

不過太行曉未寒中原地界道艱難此行任是人間

路盡作王孫草上看

潞公墓二首作於今冀城時

所在燕雲夢潞公見之泣拜喚渠翁夢中曾辨燈籠

錦說是言官浪捉風

其二

但覩曾作碧雲蝦宋小說名定有風傳誤齒牙長者因而

不致辯子方爭質恐輕些

讀先師雷太史翼乘序

不似走牛太史公只將花筆紵雕蟲門人出使重歸

手在行董狐為感通

剪桐行

維此渭灘野丹山降唐公天何奪而付周武夢中予

子

予斧子封既命爲虞兼擇地陶唐冀方割河東此理

渺茫不可解征伐者呂偆遜窮大叔因是提中物其

兒戲而爲剪桐一寸桐葉當介寶世窮中原冠太宗

唐叔位在周公右明堂王會阼階中晉地山河原表

裏平陽堯土授孺童朔早作邑山如翼坐𦘕汾澮列

唐風其後爭鄭侯曹衛也恃黃河太行雄虞公舜胄

仍吞噬屈馬棘璧旁成功天下爲家邈皇矣弗使唐

虞復令終

冀城懷冰紫陽

切箓殺青校失眞謫星紫含是前身神遊只赴瓊花

約也作揚州鶴上人

丹陵行

帝堯所謂肯齊德於放勳胤朱敬承即如啓未必即

使賓四門至聖自欽官天下大道爲公錫帝臣大人

世及方爲禮兵由此起禳西隣太甲成王天不廢嗟

必桀紂亦雅論朱傲豈遜如桀紂含子或非爲訟嚚

九男一一桀紂等安肯事他敵敵人帝子奉命偕而

往如此乃可謂順親虞賓在位鳳凰來祖頊宗堯信

至仁配天祀夏郇郊鯀羽山黃熊豈其倫丹陵山下
丹朱基隱德千載未彰聞

參辰行贈曲沃周讃唐明府周商丘人

宋以閼伯主大辰晉爲參野祀實沈七月流火參初
上兩星終古列躔分宋欲揮兵收汾潞或謂商星難
伏參如此成湯不伐夏安邑那得化桑林天官地絡
休乾拗我以人事律主客君自商丘剖符至遠條沃
野望輪囷心本明堂爲日道參當街畔是邊垣如國
長城眞萬里腹心使此控中原爲君聊豎談天舌七

重月常不須論

新婦吟

卷幔香車暫覩粧嬋娟出月振霓裳紅霞兩頰承秋
水善笑何妨齒盡黃晉樹齒黃見文選

南風引

百里霜華不可掃不是風來原枯槁一得南風木立
生涔涔雪花作水晶水溢雲攤三尺玉形髓俗髓帶
如錫從來風至無顧候時疏時頻似有靈芹上有臺
琴聲在拍之應手七絃成阜財果在南風哀一鼓吾

民悅怒乎自從國課悉商賈石灰半升鹵半升山場
惡苦辱將裂商價強與閻閻爭桑食花馬洛食海防
民口實至勤兵關輔須防鹽禁急私鹽捕急益横行
遂至百城如流賊所至雖大弗星罕守令鹽引艱如
縮派引宜權大小城我在伊川曾病苦倖錢買引聆
昇明諸國溺怨南風數風減鹽枯各相能吁嗟美利
天生經晉禹李何至於諸國閻相驚按鹽使者亟調
停

讀季木所抄予詩跋

跋曰癸丑冬寓王恭廠重閱知已日遠耳目險塞
每一開卷見吾大肯笑語其間忘其離索矣十二
月臘日燈下嗟予詩何至見珍於季木抄筍之且
手自丹鉛耶季木才益代折衷二李其嘗再如茲
矣自失庇木悵惘五年再入燕話及季木至爲予
之擊玉山累宗弗出曰予錄脫且所失其絕響乎
我爲予藏之強之行次艮鄉使來追付許借錄還
其筆精讀其尾識泚下於睫毎一披繙輒泚涮有
鬥嗟季木其何取於大青子哉

文水筆波套數刪運來到眼立雲襟抄詩摘殺龍領
盡具眼輸君秋水閣圖至海雲開夜色囊同錦句問
名山冬餘跋向王恭廠每讀垂襟涕泗潸

樊橋驛足夢中句

劍割煙霞十萬重海涯天畔問深峯入囊詩是穆王
傳筆印追風逐電龍

蒲東宗伯暫至

御來道左先驚訊立問慈君道得不陟岵惟傳一掬
淚倚閭長壓兩尖愁銅人尚自風酸眼鵑帝何堪血

染喉誰更補天西北滿共工觸項不相讐

得內書二首

買田謀舍了無緣未卷白茅屋一椽堪笑向來三作
令舊時窮巷曲如前

其二

陶家三逕未言貧松菊歸時尚待人窮巷向來雖繫
馬當年夫婦又安身

普救寺浮圖

百尺椽船印郡城浮圖一柱繫波平地形坐控黃河

方却仗精藍撼怒鯨

觀河中書院 此地呂九川先生過客作空同有賦

道心拈舜典天秩著皐謨此地唐虞際由來日月衢
仙人開華掌龍馬獻河圖自得空同賦九川志不孤

丁巳左輔詩四首

二十八日渡黃河宿朝邑縣攝者倨不可留除日
濃雪裁地抵同州改歲去家將四百里竟不得就
尺益欲成六軼之睽違乎有詩四首鄭南北水陸
之程計六千里計日十旬合得詩二百八十九首

渡黃河

乍放黃河界紫煙龍門如研墨池穿巨靈掌在蓮花
領好爲青翁擁筆椽

除日發朝邑大雪

太華雲封天外冠馬蹄忽上水晶盤今年好踏琅玕
去明日楊花隔歲看

于含一職方邀守歲

幽郊歸客滯他鄉自校新詩自探囊一夜得君談亦
洛相逢直閱兩年長

同州除夕

離恨暗中想未圓六霜湊滿始教還能知歲守左馮翊那伴魂歸渭百泉游戲來翕聊草聖隄防結果是詩仙滁山昔媿歐翁醉白髮蒼頽且二年

右宗籙之五詩之五九絀八十八日一百十三首簡文八千九百八十五箋文五百七十一統九千五百五十六午丁巳十二月馮翊定

自峽峪西

所謂秦川平如芒岳翁淡波峪向龍橋山盤繡嶺收烟墅水捲飛花眾翠郊吾將卜築通三逕佳氣遙連華岳高

水憶泉

流水不歸山咽如憶故泉一曲抛寒谷再曲到秋千潺湑既殊派潨湨亦別川解疎者日以親客去何時還底杵喧激箭海門際遠天潛須廻地絡周或注星源解水流猶反本矧我有腸肝王父母所出含玉函五年念此失人道久宦徒悲酸解二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里居寡所諧故唫嘯全廢三春之杪僅有二章閏四月王季木于役長安特跋涉山谷數百里訊我聊有賦別之章五月間一日偶有興爲樂府雜題十六首并四絶何六七月詩各三首凡三十首益自十六歲十月之交訃女兄訖三百日則既朞以七月我生日爲常食

壽黃令

撥神生甫應東王想見曾攀碧海桑一鶴清芬原蜀道八元才子自高陽如教召父咸公等何處幽風不兕觥濯錦澄波當奏立困君我亦練肝腸蜀人八子生以岳日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八樹園齋黽勉成句

一春曾未攬吟毫客子歸情太不豪齋縱立錐堪寄傲庄雖盤蚓亦全高十年舊士魂初甦八樹良園肘數遭尋壑探丘須盡日空教汗漫待盧敖

季木將衘長安特訪幽谷禮家君于送至土橋愉然賦贈二首

似以峩冠冠岱宗擷來日毋抗蓮峯淸垂萬界橫秋氣秀挨長雲照水容恰是順風能進膝可還學禮自猶龍仙寒再度低回處步步山坳撥瑟重

其二

北征二客嘗儕若西極千年又致君郇伯野拖龍友兩公封塚挂雁行雲下迎天道尾于緯不厭山家飯美芳三代舁道全志此月溪風岫儼淸芬叔皮有北征賦杜子美有北征詩皆集賦篇名

上之回

矗矗回中山枕翠裊秋空未奏瑤池宴但垂王母宮
蕭關忽候騎甘泉速運烽金輿出細柳瑚戈按崆峒

巫山高

只有峯擬雲不解人成雨一雙瑣烏歿煙空十二玉
疊與飛狀毛琵峽訓挂玄猿楚臺啼徹催神女夢中
春歸錦樹紅夢後枕落三峽風荆門秋色横郢路神
女還歸驟綵紅

將進酒

君能手挽黃河水君見花留玉樹林平原繡麗曾開
口王母諸歸浪愴心白雲其可呼而駕坐等淸流當
古今山空月至似邀人仰掬青天向斗樽不飲月飛
恐負君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玄昔馳京洛陌路路次星旂黃淨造平
樂出不爲遊游我馬夾驅君馬前

芳樹

桃陰李逕占煙庭艷月綺年倚書屏倚畫屏江舤似

趂晚潮輕石尤何處件郎程郎信不隨玄鳥至玫瑰
歷亂夢初醒

有所思

所思不可道流月浸霜華鴻雁豈如宵夢便楚江森
森探吳霞

臨高臺

雨挾西陵暗濁漳客將山氣入雲裝五休直上數秋
光金鳳乍臨七子集銅雀初就二喬忙不解陸機弔
魏武

釣竿篇

底事枯魚待渡河綠川掬淚有如波寄書定被魴鱮
笑撒蕩琥珀渠奈何不向汶有瀾江有沱龍門飛湍
注盤渦苓餌雖芳渠奈何

雉子斑

蹬房瑤閣瑣丹籠兩兩庭幽娛爾公鶯雉八九啄雉
鳳背槁槐雉朝飛雉子班刷疊衣耿介不逐畢羅歸

隴頭水

誰劃隴水斷誰築隴坂高東流照漢月西流濯羲刀

歸腸欲裂限臨洮入將流水羌西去折柳天山笛怨
勞

折楊柳

巳剪長條斷堪禁望眼垂拂門疎影入橫笛怏風吹
想帶金城雪能描玉鏡眉春光縱好憑誰寄戍樓烽
火囬相宜

關山月

未入漢關時巳屬漢家月碣海跨遼天清暉那可割
離地初經玄菟城行空正射黃金闕玉魄爭掬桂林

煙霜塞只披沙所窟白登七重暈參旗青海萬里濯
窮髮此宵戍婦望高樓此際邊人泣隴頭欲寄征袍
須地縮方催羽檄競星流龍庭番聚名王盡年年莫
遣盼刀頭

洛陽道

金市枝枝鳥銅街步步花素瀍園柳黛丹洛泛菱華
北里白邀郎騎南樓須探妾家似見宓妃羅襪細眞
憐臉際襯明霞

長安道

藍水遙飛素滻霞華湯細瀉新豐樹王粲南登馬周
西去山黛畔牢愁客腸紛恭互君不見城暮紫垣太
垣之二宮江千複苑夾芙蓉只今淒涼悲斷八川中
長安道塵蓬蓬自厭長生鞋利慾商顏太華本相逢

梅花落

玉笛聲殘五出愁梅妍客上月橫鉤淡粉輕煙夾錦
流夢裏金陵十四樓聚寶門長干里春光先到梅花
市梅花買斷春光駛（梅妍輕煙淡粉並樓名）

戰城南（四月遼東失撫順城并兩堡大將軍追之戰撫順城南全軍陷沒）

鴨淥江畔黃龍府冒雪鐵騎不可數佯市裏兵帶黑
雲立捲一城收兩堡力戰血染張將軍三路風霾齊
飲聲由來兵法忌窮追倒戈而反眞黠虜我師倉卒
不成伍遼事急如肉在俎安得河魁將手提太乙軍
縛取犬羊羣游魂電鞭立掃條支海雷斧飛當碣石
門願請黃金一百萬疾馳東荒飼虎臣即看太白馳
入月尤旗髦頭暗星文

入塞曲四首（時有遼東之役特預爲獻捷詞）

陣雲遙接海雲長虎嘯龍城夏掃霜戰骨滿郊仍帶

簫貳師何日定滇黔

其二

午平逆海奏神京伐鼓吹鐃達御城　天子手提金
鶻印督臣面繳羽林兵

其三

谷簽樓闕繫滇來黃河源上洗兵回天山定後誇飛
將直象神武策漢臺

其四

月明隨馬度交河只許流光照漢波太白莫教頻土

客天街直北天無多

予以古雁足鐙投贈溫氏輒枉雅什用韻奇答
末用長吉美人詩語謔之

六工青氣蝸九梟絳煇參得爾張蘭燭須予贈綵霞
上林真繫足烽樹果生花何就珠林錯書成鳥跡針
叠膏泮紫閣金穿抗仙家烏日行桑海鴻繫代若華
晚植爬何案貴相本籠沙細細看羅模分明跡雁沙

淵濕與怨二首

燕蛟陶相嶠卬緊亦白比或尙風雲應黃綵宜見皆

僻性信寡儕王高特謁吾東海手組綸刻羽競流徵
職力臨中原涼踏三數予素心當醴泉時能掬飲此
追其九洛遊孑影照春水飛卿恰妙歲過而爲倒屣
白非登樓人中郎寧虛几總非飄幾何佳名飄爾爾
噴氣捲江淮流光燭太紫得君我奇家爲皆從風靡

其二

六朝山猗蔥綺練收吳楚幽曆牛莉藍林溪即玉署
客子長春宰幸叨燒月上疎梅映北陂潔鷺明南渚
江清胸臆開昔燭手標舉于此得琅篇瑤光萃壁府

流雲遏復停冰夷爲起舞把酒叫青天恨不手攜汝
白能御我還河宗欣擊鼓清揚乍破顏舌占江山諸
歷歷詰桃笙枕藉窮何許剪水好聽人射我不能吐
綦頭挂短編長跽請斤斧

淫雨二首

何幽地如肺巴江天故漏幽館本上陜雨腸亦乖繆
日脚何所追雲漿莫之收半年大作霖黍耳房且秀
山寺坐相違郊鳧誰與就遙遙九洛人望望七夕候
神女牧雷霆水面蛟龍守涇渭激天江正想風濤驟

恭伯定須刑氣稱特立覲天地乍劃濟句始撤霧街

其二

五爬三爲邑漉濺之寸金歸止逢茅下八樹亦稱林新城昨見枉風雨惜其侵大夏涉初秋二儀總積陰忽忽坼堠堵窮愁泉泥人我力哭桂火薪築艮辛勤滯留如客子行即赴江潭弃角邀桃巢棲復探綺岑赤縣終逆旅円天有故封湖灰與海夕聊以歎征襟

伊洛行

不見伊川搖漾向洛川八節灘頭歸雲自往還香山

淒斷爲征陌龍寨劃開石繫船山看水鏡曾拂拭雲臥天闕舊蹟攀鍘巷玉郎調梓澤是之塵垠月映平泉三山星次遙千綺九鼎蓮花正吟煙若箇探充碧潤外何人飛羽素瀍灣明珠貫傳并邊耀羅襪魏王隄畔妍不見洛川浮紫向秦川一曲黃河一度咽洛雲自怕方潮隔秦樹生愁砥柱盤蘆花激箭三門怒新秋積雨二陵寒又況濟渭無情極銀濤十丈立如山倘仲仙掌瀉金天

戊午北遊詩十二首

七月杪北遊自雒川至彭原旬日乃發以八月十三日宿聚社館衛雨南暮投政平驛之北坂而淋漓益甚其百夫長不爲授炬步步跌不可前竟棄輿泥坂中竟馬傷險行即立墮百尺之壑耿弗見自來行路難茲定辟兩字州人能願指疾驅未暇抵郵亭外甥以其子弟之送者偕之抵館相對夢寐不啻明日爲中秋又雨駐車登眺北山明日遂改道郵長武縣則送至涇水之外信宿乃次亭口館又冒絕險爲役者誤導殆踰昨十九日逮邠州

信宿二十一日乃抵里以淫雨甚歸而病旬日九月踰廿受次女之祥趙吏部亦納采所不促駕金陵者佳期是須詩凡十二首是月白虹以五夜見

龍川別墅待撫西夏減大中丞不至

我出尚華天坐久月浮川劃空有氣橫犁坼鉞臣定阻短亭前百丈所聚猶成氣何況法冠搖旌斾驛使勞勞況尚講須史郵長報促戟大笑去叩國門關我百夜遊須秉燭一聲風流百蓋殘

彭原登高山寺

千門望此爲冠弁又公髭冠頭著屐痕月作玉盤行下
道天開邐界叩靈闕期垓外遙相赴直壤雲中兀
自躋杖底快風凌萬壑安能重去傷雞豚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濱
山娟而水坐於我獨相宜夢寐所須者風塵却繫之
照溪聊弄影流月又催詩浪謔眞如此狂蹤欲倒業
陳華夫雨夜名勝平曙北坡夜出報恭啟呼訟之
陳華夫恁等猖狂不可呼氣焼一滴波一尺早中宜
月匿高隅龍脊直竪鳳戍削客子何如鼻載聖在險

巳堪愁夜色正投幽雨脚淋鈴無片晌十步三傾一
轉坳前車後車不知處我僕我馬皆相求華夫于我
乎爲鄉閭晉生事將無甚天公合取蒜龍囚
取平驛登高山寺
客仍開口笑雲門忘却宵來驟使軒籃以緒風凌往
杪杖將流雨汰松根濟游自託羊搏角下界直羞風
處稱天外眼光披豁矣靈山如爲獻青蚪木際有靈山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八月十七日長武公署夢遊許發令陵並問恰一歲
梅岡高座霧垂襲珍重江南夢裏山誰信故鄉翻似
苦一年芳草待人還
衛險行辛日新作
回紇鼻準尚容車遭遁鵲谷雨脚斜肩人聾我銜泥
怯牂逐樵青伺狹邪狹邪如帶挂巖杪孺何孤影眞
凌鳥強半外更足力破從丈連援郭索盤收眼注蹕
休注趾司命爲君應在此更怪前驅使鬼兵作麼嫦
子度輒斡從从於輿當五倍十中能當百步程鄭亭
驚定寒肌骨腕失觸杓不可挈乃知澤中田父未言
誦不如項籍九曲滯陰陵數我僕夫難其誤緣此蓋

張悟世情
登大佛寺
探幽入化城綱巖壁痕清法界西能住眞空響亦成
點頭方是石現相却無生惻惻如重下旃檀想並迎
鄭水部話出處感述
非過暮木君如抉四門天關駕辯扐神著訾言符大酉
枕上鴻寶函把上[illegible]〈石授我與丁同懷所貴能不手
出處艮亦難至人叔陽九竊恐陶淵明尚出先齊右
細腰行自注邑地名

餴家少小就邯鄲鳥跡羊腸處處盤咫尺蚌腹妨庶
馬也知行路便須難

九日詩

聞道掃愁如掃月月如可掃愁亦可絶我性酷耽沓
石幷廻溪着身𡐓網何出一拂衣只今九日黃花不
浮酒坐埀兩横柴門之五柳病巳止堪隱几眠秋山
亦睡蒨巷㷖苦之好峰奉奏眼但聆新釀待輸錢不
耐攤書爲洛誦也厭投夏櫂花櫂排倚或作蘇門嘯
孔鸞爲我供吟眺何必登高仗擧微九垓道路不曾

南𢾾𢾾　大之十五　星雅甲

迷汗漫有約時將至不管盧敖悵望歸

巴陵楊大友以天大夫總枝關闈寄

洲庭前作雙畔水泰鏡蠋类五内花天上選仙原使
者虹中織記又誰家樞星自傷文昌將高學如擎華
蓋霞西極且圖雲錦去㕘肥沙苑九方誇文昌戴斗天樞上奉
九方臬爲泰人俯鳥者

右宗籙之六詩之六三綱四十二目四十八首箭
文三千九百八十箋文一百六十統四千一百四

十年戊午九月兩館定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

西[illegible]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以十月六日發京師之野中宿而至郊又五宿而至池陽則大人已先自甘泉至十三日爲次郎納徵於溫少保氏是時長星弗斗生魄則假道高陵十八日乃至頻陽明日就李甥招於流曲之怡園則大人又先至信信則大人先發歸宿宿乃至秦先又宿宿乃南有詩十一首

發幽館

半歲辭家又出關遠遊翻似送人還直將面館爲客舍却指吳江是故山慣放明眸千萬里輕拋草屋四三間白虹正怪兼旬出去去憂時總淚潸

異氣篇 一名白虹引

李氏昔作白毛行我亦試作白虹引九月廿四東南隅練氣成虹過飛作睨者指我形如刀尾近參井不可剡如我所見在鬼柳靈臺占之爲翼軫燕京廿九始稱說其度遷徙或難準說是長庚應主兵三楚之野爲淒緊更檢天官篋中書江湖之氣白維尤亦云淮南如帛漢引布乃知布帛之形類刀盾我思翼軫當太微尚恐司天語未盡官家將無閒此猶然哂夜夜沉憂涕既潸

乾陵行 李空同有乾陵行發故乃之

曾是秦皇織錦城嫦空雙闕翠崢嶸運窮地坼青天裂西王不得戀瑤京七十鴛鴦綺翼剪五六蓮花藕帶傾鳳頭能騎春寂寞六天欲界又重生披拂劫灰迎呆日想見芙蓉臉際明巢衆萬夫爭償願北門賊妬烽煙橫丹堵碧亮時祀瓔珠孀零落夾兩楹翁仲徒見黃昏走幽谷誰能訴斷穰蠏頭漫樹千尋石聖子神孫罷載名誄册奇相稱月偃還讓崔融筆獨精

傳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造我爰有此贈

座上風雷使誰能飄下堂止矜搖華岳應侍橫秦霜爾緒文章印子攜雅頌識神都在眼方信重詩王

爲次郎納徵於溫少保氏

五綵已發三衡常行可徧兩郎咸嘉止而爺須荒晏

卿月照齊晉臺烏棲旭曰吾師表禮宗小友字良媛
嫣嫁卽未畢欲受向平餞我詢五仰詩佇賡高士傳
發泡陽溫與恕以與亨行鳴治別誰邪次來馭
仙府至分得君字
繫酒尖郊失照華樊殘渭樹指江雲茲行惜戀難爲
客何處風流更數君天柱却襟騎華嶽虹梁回首得
河塡供歡桃葉復桃葉一闋驪駒卽內荚溫號大柱來號虹橋
喜昌陽門人遲鍾兩生獲雋
猿之佶妙才海邦紛異產構得選元吉鏡湖清蛩眼

呼天立九青爲偶卓筆管劍器匣頭鳴風胡遭何綴
碧落山蓬萊碧烏樹樓滿朱差乘玉京俗客方詫誕
怯我蚕延寒綠此寫情懣鍾子天根作秋霞忽舒卷
密海燕銜烏上林枝枝棟巢以詡鄉人關英薦玉椀
問天怡甽春名傳遠度有步天無厭呃有倚天
江的才子步青天桂樹千章獨嘯煙半落三山曾狎
鸞倒放二華此招仙仗來長劍騎堆倚泛去星槎遠
更還閶闔似聞閶者語玉郁消息自卿傳
流曲別家君

六生侍膝下寸晷竹州依何北遠行役頻年不暫歸
有書終恨短雖夢只愁稀乍別雙眸減明朝遂綴衣
怡園留別李甥
祇爲招邀就芸齋不知梅發正衡寒乍方京兆思投
轄五日爲期忽近平原好駐鞍亭有開雲亭名來弄竹山將
明月山名送凭欄別風流恐吹魂至上苑花明蚤向看
長星引
長星長星爾非王遂絮何爲熒熒拂拂然鋭端直掃
魁杓去厥柄天根指旋璣權衡欲避將無慮唐昧尹

皇何處呼茫茫使我占無據伊昔　殺皇帝初載文
昌被其掃除之巳而省臺閣部一朝空無署北郡李
子忤寺人矯詔收繫亦何遽此事儻大那得知其故
君不聞天有喉舌運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七政攝
龍而枕虎此二星者又分明主楚梁練氣如虹前旦
隱十月望前彗再張後十二日却走徙入亢似在招
搖傍直第能之六階文之六官千五車一杯勸爾帝
何長吁嗟長彗爲誰掃保章氏之占殊驗君聽莫草
草假如所云獄三公而野宿兵則柰何坐恐天荒地

亦老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二十六日南抵華州悅少華之黛光迎入有詩一首明日抵華陰望太華而氣傈傈欲舉也有詩三首明日以兩兒並趨甥入華山宿青柯坪之家陽洞館有詩二首明日躡壁至千尺嶂之半雪至遂歸所至逌石而去仍弄水於山蓀亭有詩六首明日向潼關方康節之馬上回首有詩三首久滋於筆自望見少華胸鋼遂豁比自蓮峰出詩思遂飛

湧齒頰間如流煙不可御太青子果然紗帽山人哉是十五首者以東嵩岱宗之什三也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誰剪青山立馬鞍白龍邀客就琅玕既餐秀色饒供給更向明朝數華冠

望華嶽

白帝西皇遠度關年年塵土上愁顏三峯綠翠垂天外兩眼清波照世間矯掌仙人擎月露倒盆玉女梳煙鬟心花已作青蓮瓣直向雲臺更問山

行二華間

山以削成芙蕖華木以織成羅紋針長安道煙青青今不可掃試向此間看馬蹄顧影木末憐亦好自從二華擘開劍拂天咸京驛路枕函關厨龍奔虎爭馳騁只作山中一局閑

太華吟

容亦知夫望岳登岳雅相懸山之堂奧其亦不可以俄頃若未仰而捫其額骨須先曲而探其腸盤乍看兒孫止與蓮峯爭一肩斗杆上方拱而立亦若顓頊

項領前我曾履布手索長松外穿箭括之絕竇凌落雁之高寒探玉井而掇其藕根子惹華荷葉蓮呼吸帝息觴豆帝筵帝撫我頂而進之雷口為之流焉是時千峯削落環其趾白雲鋪地如席又如綿風雷不得穿其掖下日月不得挂其眉端于是乎可收渼水白道雪山數九煙而一嘯呼洪崖與髮姍乃知知華果然在裸呼引領征人眼光不過拳山形東北當艮丑玉几卓竪抗衡璇帝也手持搖光柄特驅玉龍化為太行之蜿蜒來往看山眼又別入關始可領其全

褰裳涉澮郎聘禮翠樸清芬拂兩顴郎今一步一稽
首尚恐不堪謝端妍浮嵩跨岱尋常步叔齡季玉謝
登仙仙掌擘天天爲豁玉京六界待風鞭君既無斷
力緣爲丈之纏鐵於猿壁日巖亦何異螻蟻之拄寧
於地皮自以爲涉夢柯之窮觀姑從知華先生遊爲
若舌本聊一傳天外三峯日日貯我胸腹中有如上
林澔澔分流相背異態之八川

華山谷口流水引

仙客枕茵石桂亭幽人鼓吹雲浮水水捲歸雲峭壁

飛洗發石芝和石髓酒熟花開石扇推洞中人起夢
初回逢人莫話人間事笑指白雲歸去來（用希夷六言韻爲之）

宿青柯坪家陽洞館

高嶺猿啼不到牀洞天清夢是何鄉華胥舊調重翻
譜一夕神遊半載長

過華壁至千尺幢二首

三十年前第一峯危冠曾挂日崖松天門不拒驂風
客洗却緣苔尚待儂

其二

手攬青天似有痕罡風相送到榆根自從再償人間
約仙掌招予可斷魂（遊手摸天痕四字於梯磴之間）

千尺幢雪至遂出山至莎蘿坪十里乃已

仙人掌覆能爲雨玉女盆傾立散花閶闔既封休詣
帝磴梯難掃莫追霞杖隨木落懸危壁屐遇苔新姤
紫華下界依還青嶂竹果然寒重滯雲車

天門觀王季木題跡遂長言呼之

王郎瞑止長白舌止嘩與覓此山清骨今何如爾本
轉輪黃金之徵夫是何良緣置身於玉壺譬如未見

大皇氏應進其其亦其徒一見再見恨不肩拍手扶
天門高署濟南生當代攀龍改王趣從此策府爲此
見摘星何用譯闕書

辭雲臺（希夷峽有石可稱特表之）

客爲雲留聊住弄雲忘却下山日暮客歸雲去山空
更爲誰閑

出還谷又至山孫亭弄水

太華眞源問太青青蓮綻處洛明星藥淵自注瑤臺
月休擬百川地籟雲

嶽廟灝靈□望三峯
太華爲旄領百官削成宜丈切雲冠尊嚴直恐風埃
射却倩仙人史字彈 三峯□似 魯司寇冠
　禮闕西夫子墓
却金亦細事非我獨憐君偃蹇東萊道止綠未御草
素心清欲照還恥向人聞所貴天知語淸颸豁夜雲
和宙賞晤乃千載揚孤芬入關先禮謁翔客滌垢氛
兼之眺羣岳強半脫情紛
　闕門觀太華太行遂有槩於五嶽

南極篇　七之九　　星槎峰

化工生五嶽凝議如昆季維首自隴蜀昆侖所胎字
先結蓮花山以正金天位太素定長男然後索而四
雁峯直艮指太行乖如騎玄冥既開獨至遐方收帶
從來醫無閭升入東萊地噴精暗度海島嶼相望歸
二勞翹爲岱南面朝百吏木正生火帝辨方恰按置
徂徠遏梁甫昨階紛爲仿蒙嶧造彭城剗滌浮淮泗
滁陽抓江手分明撫左肩鍾山西引領將軌枕融贊
三楚多介江太和遞列次昆旄向中原嵩高殆曉器
太室指箕山氣蓊周環至餘力坏少室却向龍門縣
似仍歸太華是爲職方義其服亮如斯章亥吳能力
　戊午關東詩十四首
以辜月朔出關信宿於鼎湖有詩五首又信宿於
桃林有詩三首歲五日至廿棠明日爲長日至以
使臣修禮陽之儀信信發家書乃去有詩三首九
日至硤石明日衛況至義城明日至義昌則又與
以驛遞信宿十三日乃至函關始脫於窮又信宿
　而東有詩五首
　岳戶部以轉餉徵兵入關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峰

客日渤邊報徵兵爾又來字星搖碣石烽火到金臺
跨海須防鬼請纓豈借才使還宜早奏召對本中台
　聞季木參南廷評喜甚因有謔句
聊比虞淵令上林指鹿徇監待從禽飛鷹左李端門
長落衛東星帝座臨天外三山須騁望詩中六代未
銷沉隔江昔圀空懸眼此度從子可撇襟
　王別駕覌察鼎湖招飲三希書院
我自長安訪貝區予從京洛主龍湖故人正在陽關
外舊宴還如□□俱寶鼎敵雲雙澗瀉洪河底柱一

峯孤松酹立盡春千盞不戀苔泉阿對無

鼎湖夢石氏

未到桃林子已來烈風高嘯紀功臺祇憑筆陣酉詩
去星隕眞憐天下才

喜中原秋薦及門八士 名陽高僚李獻廷張弁 嗣王志淸郭顯星僱師 張爲統卷元 醉太守爲書

舊令伊川即汝墳雀波流耀劍春雲風動十城來絳
帳化行千士叩玄文周南更主圖書府江左俄揚耀
樂芬郎未觀成亦濟濟曾經天馬辨蘭筋

雨極篇 〈七之十一 星槎集

荆伯鷄招過冷園得游字

冷然此度采眞游可似關門令尹留煙語露啼銜竹
賦玉圖雲注問泉幽香歸曲洞春酒月榭載芳湖擘
拂瀏自是才仙饒韻致攬觴如吸洞庭流 伯鷄前爲岳州推官

紫氣評 紫者龍閣道 有感於詩人

眞人紫氣是先鞭特向關門喚謫仙豈爲枯毫供字
斗何須彌客鼓詩權心花頗訝雪樓苦眼界終譏柳
淚倘我則無可無不可青牛步步踏青天

發桃林短述

地從冶谷通雨谷春自桃林入上林客與黃河偕去
去黃河盡處是江濤

至日召南使院雪

去年來賀綠長至長至今年尙在途獻賦筆鋒慚大
禮騁京香案效征大天根再指魁杓轉瑞葉六開歲
序徂 榮葉六 出如字 遙憶容臺初送駕鍾陵此際百寮趨

崤東行

二陵何處藏風雨二崤千里過亭午繁雪如箕飛蔽
揚后土久汚力薄努石壕更不怒迎新安吏負矢征

雨極篇 〈七之十二 星槎集

石壕五日新安賊勞勞我正戴君山故人宰此千年
邑 丁新安令爲 尚寶王君 明發作致新城札 季木張 丙 予自解 江干即共
長河 濟天濤地肺雙拋卻人生得失亦如此

鐵門關

百二重關十二營負河蹊華列金城周公不厭當門
險作谷寧因好廢興

爛柯引

爛柯山中日脚停爛柯莫是此山經奕碁棋似長安
市何勞別墅賭仙家仙人勝算如指掌一着衍失飯

不爽世局半籠大鐵網不算生死與鹵莽饒君自方
杜夫子變到窮時沒伎倆大鐵網爽經第一變
亭長鄭宗卿催檄至
忽忽渡江八甲子聊容逋客謝齒山止憐洲鷺白衛
月姑挾嶽遵青過關秦漢筆精釵一脚齊梁煙界翠
鬟髮江庾鮑沈東南調想借雄風爲掃刪
夫人[illegible]新安地有貞洲踰曲綿且盤故名
黃河西上接汾川后土夫人此濟褰往復還雙行纏
九折豈跌繭亦憐洛塵生襪雁沙卷努力嬰孀月墮

覷日斜河怒豺猿立如此豎薄爲誰前恭姮有神不
可謂福地安能湧寶蓮吾將着屐天臨步星躔爾曹
遣退厭滕下卅肩而嘆徒依然
戊午東郊詩八首
望日入洛陽自穀水改道南抵漢壽龍宿之以避
賊則諸門人待我至夜半明日直抵金墉道上信
宿於首陽詩八首
澗濱見洛人
兩日追隨惡澗來其子東指向能臺主人可更稱佳

客流不從前識妙才九洛波靡神自步三河閒給[illegible]
重開茲晨竹馬仍先至莫比陽鵤又淚猜
洛西遇萊人張仲嘉之劒州守
南國逢人念舊遊立淡如更到蓬丘不圖海若重闢
面正是洛艸又泝流瓦閣風高千里眺劒門月出兩
鄉愁知君不憫青天上回日高標好置郵
洛陽道[illegible]
澗木流雲投穀水別予自向銅駝矣瑟波目送歸金
市洛川浮月漾伊川迎我如磨玉鏡然能塞先寒待

節鞭太室螺華逆少室清清欲嗜蓮花骨乳峯背指
晴琪拂下城琳黛接王城望望雁禁地主情天邑將
乘興欲醒
過三山口號
鼎邑還應有鼎山三星同鼎應三山別來我隔青天
外猶見三山憶此山
夜浮洛
東帶三山送仔郵有塵猶愧挂雙槳行行月送觭波
影好向游[illegible]別愁

關隴留別洛中十二士（[illegible]）

伊闕輕雲入嵩門好月來轉逢窮淚跡良夜此銜杯
曲洛疑唐苑依稀卻望感懷吟惜昔留戀洛陽才

望伊川述舊

學刊鳴皋度汝潁（[illegible]）十門（[illegible]）山鬼亦殷勤伊川舊
十如相念合向高峯摘白雲（[illegible]）

（[illegible]）

白馬寺行

文水女郎洛陽天子兩世天妃今月母卻佐法王飯
法台白馬全盛日徧地布黃金寶地界硨磲雕欄豎
琅琳複房花暖香風屯鏡殿人來秋水新來如戲勝
淨翠玉去若窈妃掃襪塵客應訝摩登底事憐戒體
淨業眼光薄止見此髡矣猩唇慣啖不知美雞跖乍
甘私染指翻怪合元依倚宸或過佰術錦御史訶河
望斷不教游蹋歌楊白怨春流更贈素女御大老明
堂一爐亦草草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十八日發緱氏則道出二室之背望宋諸陵於芝
田之畔宿洛口是爲周鄭之交有詩四首明日宿
虎牢有詩二首明日宿滎陽有詩一首明日望廣
武山爲楚漢戰處宿於鄭有詩一首明日信宿於
中牟二十四日則南出尉氏得徧觀圃田之槩有
詩二首明日登吹臺宿通許有詩二首明日禮七
步岡七步岡者子建塚也信宿於杞有詩三首二
十八日則葵丘有詩二首明日謁莊生塚宿寧陵
有詩一首晦朔間在商丘有詩三首季月旁魄至

石橋烟明日則惠亭有詩一首明日至太丘則中
原之來境殫詩蓋二十二首

緱氏郊顏魯公王輔嗣其弘三墓

有唐能事擅忠貶善鈞金化碧罔天地說玄詫古今
駁雲連暮楚平楚接荒岑緱氏峯嵩少垂青客破襟

二室吟

太室三十六少室二十四煙區玉界羅如脊自陽道
上眼模糊九蓮五乳欲濛曨樹背看山不解山山望
山笑豈相關譬如覩女回風立但見香雲濕翠鬟雙

蝦綠秀鏡臺前且羨螺曲壓黛黛若敎換面當秋水
也待三生有妙緣
宋陵篇 洛內舊宋諸陵詳如芝田之讖驗
太上道君攜九華天門游戲降鸞車萬里瑤池勞赤
水千年艮岳屬官家火燒須彌未言苦轉輪女寶修
羅王不辭風嘴偶犬羊且免龍鱗飼豺虎金城萬雉
尚蒙塵地窟千屢能射虜君王不肯問長山樹樹冬
青何處所
望太行

九河故隧即羊腸雷雨懸飛落太行雙峙餅鐺浮大
塊孤撐砥柱向媧皇星軺北拄周王轡天井西瞷孔
父裝想濯斗杓淬白日瀑布陰風萬里長
自鞏東征
大家逐子賦東征鞏縣多艱亦繫情即看江魚白入
饌片帆飛挂上元城
觀洛水入河引
長河爲大絡曲洛是中縈天首西臨太乙闕地喉東
貫玉衡城二水交流襟帶處蓮房坼瓣儼分明華岳

高擎如肺蓋邨山尖亘類心旌可是地符千新邑柔
然天苞應咸京書位五川環控引圖文八水互縱橫
鎬象紫宮星結紐洛叶太垣 帝垂精金陵可以當
天市其躔原向東南傾我道辰野十二省十二三垣
三都待經營是爲十五國風數王與二南三星平舜
州十二綠分野禹分九井浪非井九野三垣仍十二
王者法此氣崢嶸
汜水關詩
關中建瓴水瓴以控三川洛邑制東夏要在京索閒

虎牢一寸地寸金當禁衛周鄭至交惡射王敢中肩
往往叛而楚以險當趙韓盟士就城之大衆劃門塹
三駕楚弗競把握艮巳翦劉項所吞據吞頸不釋拳
客久諳地勢籌策在河山
望廣武山 上爲古戰場 李華所弔者
仗劍山東壓準帝經營八極將真王拔山力盡重瞳
逝汁井星圖五緯光安有兩龍爭耀日豈堪遊虎便
分疆威加海內成名去更有李華弔古戰場
關田詩示劉沉季

中牟造尉氏始得收鄭圃大吠三十六小豬一百五
起者爲岡伏者滸十藪神州控隩區秀戎手揮鼓中
虎八極周流到曠原東虎抑獸雄心吐馬走千里天
百里射熊七萃矯如羽後車兼載盛姬歸皇人黃澤
亦何苦天王徂駕來苑武諸侯決拾別擬弩閻經司
馬是葛高我車既攻鑴石鼓甫草茫茫洶樂土西周
陽陵尚歸恭赦陽咫尺井天府雲夢雖小七澤通鄭
伯肉袒又迎楚所以中國城虎牢扼項不敎輕仰俯
結交奇俠古劉生殺勤送我出南浦遠遊澤藪足跟

窮海隅稱養況叨主西巒裝戀焦穫雲東征肘挂聱
諸兩䋲積客眼垂今古冷然子本御風人脩脩我亦
欲買車

過尉氏涂陽李又思爲令致我題豐樂亭詩爲
其守所傳墓者因索賦阮公嘯臺遂走筆付之

披襟愛爾六朝客攜手呼予八代才深秀蔚然曾笑
傲清狂達者又追陪致詩月送歐門水索句風生阮
氏臺醉去不妨橫膝嘯青天白眼好頻開

登嘯臺望蓬池聞徐念陽召刑部參議東粵悵弗
得再面有懷聊述

蓬池隱者乍相求偶正金陵換酒游嘯月臺端揚淥
水落星石上解紈裘嶺梅暗結春光曉銅柱高臨海
氣收悵望江干嗟萬里長歸有夢到羅浮

令女詩 蔡文姬尉氏人

令女出大宗神慧本自然六歲精琴理即能辨絕絃
十六辭閨閫丹羅耀華鈿恥說桑田海相期千萬年
合歡霜牛萎交讓露獨鮮劫運皇天裂玉體飄窮邊
騎客初見收酋長又酷憐輾轉至穹廬萬里如登天

豈曰乏蘭澤何以代腥羶明妃亦何辜閼氏竟世傳
日日雜笑啼春秋十二遷自分閼青塚天街又重還
慚被千金贖薄軀五銖錢厚顏歸桑里銜憤不能捐
新人雖託偶驚夢王庭前

陳思王墓下作

八斗文章聖一杯風雨權使軺梁南道鄄甸許東偏
酹猶稱七步茅未捲三樣西園艮實具王劉共頹然
下戈思吳蜀酒肉擬泥山三臺濁漳上七子建安前
洛神汗珠翠天人說邯鄲雍門悲兔窟遞須問朱絃

萬古流光被高吟白馬篇青天逸響和琅琅李謫仙

贈後湖使者杞人孟戶部二首（孟主後湖黃冊者從閩下過里）

帝京城背挂玄湖玉汲晴空月墮途君以省郎分鏡水客將曹署嘗逢壺司氏獻籍天王拜瑩玉探山篋府輪春向古亭脩聚遠（亭名古城）翠涵波帶嗓魚鳧

其二

疏湯水早集年年況復東征擾陌阡半選丁男充建成未將戶口廢中田杞人莫漫憂天地驚首終期穩聖仙全盛縣官饒物力乘軺擁使聽搜錢

聞陳生白伊追至洛弗及悵去

為底拈香小像前為誰追向洛橋邊首陽月照天津影學也能堪聽杜鵑

孟諸澤

孟諸澤藪闢梁園閼伯干戈寢市垣兔苑縱橫遊樹館鯨魚旦夕發崑崙五星石在輪蹄駐六鷁風迴繡狀斛傳合　帝廷經日月出來大火屬東滸

南華翁（南副莊子槃槃然思見其人因為詩解嘲）

世間有騶孟不可無蒙莊六經開眼耳九流決陂塘法象垂經緯嬉罵本文章匯此崢嶸論乾鈞造化腸日月重浴鏡天地再開疆俾知圜局外別有春秋長姑射合冰雪堯舜鑄秕糠鵬飢摩天馭椿為過海梁殿痕留少廣劍首吹扶桑厭世輕千歲乘雲至　帝鄉道此蟬蛻去調笑俯八荒

宋中詩三首

平臺積雪駐征軒池閣清冷自泛鐏夢向鳴臯府界月梨莢昨夜冒松根

其二

朋黨天官亦世同商星閼伯制西東實沈遐去猶稱祟熒惑何年出度中

其三

五帝遺音志已窮雅臺伐木向悲風行行背拜阿衡墓只向商丘謁相公（文雅臺即孔子習禮處伊尹墓在穀熟鎮）

贈關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衡于人賀之役

衡章懷昨發勞亭桂棹雙搖岸樹青麾守湖南清萬古長沙轄左翼孤星湘靈弄瑟聞堯女岳麓摩碑造禹庭為誦賈生黃鶴句山川紆曲暮雲停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五日入中都境為百善道春秋所謂魯會吳於善道者明日抵宿子之國明日則大店驛為去歲廣陵來岐道明日則固鎮驛明日登霸王城抵王莊驛明日浮淮抵濠梁驛是為　高皇帝里其夜夢謁　今上蓀詰晨卽移之疏具矣欲遊鳳陽不果遙瞻龍興之都望其佳氣盤鬱然抵紅心驛明日自池河宿大柳明日登清流關宿滁陽明日雨是向來淮西雪也望日蕃新旨已報可入豐山幽谷

徧探豐樂諸亭遂至栢子潭又西南至醉翁亭歐翁手植老梅正開又西南至瑯琊寺徧探山巖以歸明日發重熙洞洞之開若千年矣宿東葛城明日信宿於江浦廿日渡江舍百川橋盋淮詩十三首滁詩十六首江詩四首凡三十三首

岐路行

大店驛臨釵股道一下金陵一廣陵清流關外孤亭翼平山堂畔曲江澄展齒二山懷謝眺笮花八月歎股乘東南緣分年來熟泊口蹊斜總憶曾淮流天際界如繩

垓下歌　同錄輝登霸王城作

聊上霸王城更望虞姬墓一劍秋霜帶月魂九曲陰陵盤腸路乘騅為闌目眦裂決絕烏江不可渡不見八龍逐日穆天子牛渾洗足直到赤陽津歸來失志盛淑人徐偃継誅不償瞋瑤池淒斷別王母白雲謠罷木鴬中大王不得天下猶能得此女生見香骨褭紅上恨平亦足垂千古八千人化風雨重瞳子醉起舞誰當田橫五百人和歌垓下天撾鼓文天祥文天

祥雖之猶有氣神武白日雙懸孰敢侮道是楚歌歡楚舞若黃鵠翼成眞倘主人王爾時氣如虎

渡淮

巨躍胎響收汝水再盤桐栢控塗山煙濤大瀆天風遠地紀中都王氣環赴海三洲涸鏡裏吞河九曲注喉間二陵南北歸相峙夾岸朝宗七十灣（泗州祖陵淮北鳳陽皇陵淮南淮水縈折七十二灣）

帝里篇八首

江南朱巷為藂國淮北孫岡自鳶公欲問岐周鳴鳳

剏盱眙西畔廟稱紅朱家巷在句容孫家岡在泗州紅廟在盱眙郎誤　高皇帝廬

其二

地湧丘陵晝瞰冥鳳凰山右闢明廷清淮守護眞龍窟天遣風雷運五丁仁祖陵天葬者

其三

白水蹤生過漢光旲方飛蓋跨樓桑塗山啓母仍歸禹沔淡洛陽任閭鄉塗山鳳陽山　高皇后産宿州閔子鄉

其四

宕瑩四七宛都同帝武開平里運通龍虎地蟠收將

相帝王天授駕英雄

其五

天闕峨峨萬雉長大宋潛邸鳳山陽紅雲錦樹龍興寺五彩龍文載上皇

其六

直象三垣匹二都鼎盤中立控燕吳鎬京洛邑思豐芑闕地開天想帝圖中都胡爲中立府

其七

鳳陽鐘鼓接臨淮湯沐雙垂似鄗排弁復沛豐酬父老漢高慷慨大風懷

其八

淮澥諸城總白榆天昆虹縣舊懸弧臺臣出按濠梁部歷歷幽風采獻無皇兄生虹縣特詔侍御按鳳陽遣使訪募

淮女行

淮女涉冬亦著㡊編莎徧挂鍾離市半售肩人半肆姬夫婦更着如規趾秧田望穿生春水一綱行郎擲却矢市頭又手半何郎栝棬青裙胡在此水心歸去華天紫

過金陵中使貢方物絡於道王莊驛遇甘子一百八箱濠梁驛遇冬笋一百八箱紅心驛遇冰鮮七十二箱池河驛遇鱘鰉二百箱所經驛騷累日

歲歲鍾陵走宦官上方珍食半江干萌抽玉筍連雲斫香滿金衣帶露團萬丙貯筒鮮鱠細千純在筒衮龍蟠荔枝不似催程限任推青炮百驛殘

清流關

滁陽中界江淮間屏障陪京幸有山宋祖擒暉蓤石畔周師破景赤澗灣天晤絕險仍難據地扼雄兵可浪開欲問東南喫緊處升高更望清流關

滁州皆山堂詠黃楊樹子

緬想淮南詠桂叢爲欣嘉樹霧盤空枝枝相准垂端

正葉葉成行聳翠童幽谷立招雲蓋入讓泉飛送水

紘通黃楊合待歐翁賦㩦頌重吟倣八公 滁州屬淮南國蜀有

[illegible]

歐賦亦有黃楊樹子

次滁閒十水啓學窓白齊來走而弗及

長星出八九帶遠弗文日水嘆予心搞牢愁不可方

直道名先作六宮晴斗匡兗州共應至執法誰能滅

海嶠迷蓬萊市孔封金石堂放眸凌日觀陰翳掩扶桑

鄒嶧霧孤峰魯殿摧靈光入予吾執友爲箭做晨霜

我坐菱谿石君來亦解裝去兩橫千里歐門且尚羊

再至幽谷劉覺題豐樂亭

幽谷如賜谷醉翁本醒翁結亭兩岫偏浮月一泉通

地僻宜心遠雲來保歲豐骨毛清發矣誰此共凌風

有幽谷賜谷醒心來遠大觀諸亭紫薇泉[illegible]

豐樂[illegible]

兒滁守錫千豐樂醉翁二亭詩

六一當田海坡仙可谷陵爭知六百載有客亦共朋

筆凸江山峙詩留雨雹憑後人珍我輩誰是智仙僧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 爲陽明所立者

有亭遠色便來無客空山誰去去來只係此心遠近

分向何處

醒心亭 [illegible] [illegible]

彭澤原非嗜醉左徒豈願獨醒會得此翁此意並遊

醒亭醉亭

幽谷辭

山何爲使雲獨對其廢改也谷既窈而糾盤泉又疏

而渟滙吁嗟雲有亭兮有泉翁乎翁乎胡不曳杖來

其間翁蜿龍兮雲際翁相抉兮水漩雲之來兮就濕

而逝我亦有情于其山水兮栗然如聞其吟嘯之聲

臨瀼泉之瑯溪則頹然而醉眇幽谷之蔚岑則灑然

而醒川度嶺而媚媚焉出谷而嚶嚶將恐後之聞其

風而悅者又想見斯人于諸亭

怡于從潭登繹思亭

三瀦六 高皇帝一縷雲垂空際五百年慘老睡命

黎艦食蘋戀

歐門橋

濶雲隨水赴春潮夜關山空月度橋坐見風霜高岸

處歐門翠橫石屏腰注波日箭山中

再登醉翁樓以下皆遊公手所植桃花谷發

橫枝古玉夢相依桃竹爪鈴就翠微撥撥雲關衣振

翠登登風樹皺戀飛石屏者客應勞紛流水出山想

應歸服被數半青照久可典朝市浪重違

瑯琊行

瑯琊山中澗盤復瑯琊溪畔雲追逐烏紗醉挂醉亭

拗乘酣蹴月嘯林木討幽飛陟悟經臺驚我幻身雨

如冰磊磊千波立峭巖飛瀉凜欲晴征衫契生妙相

光搖慳空谷晃開行月白八分玉勒當坐痕鳥跡峋

嚶風挾石石鏘訇浮應子泉雲房綠液決流煌好調

絳雪供靈餌合送黃精引大年姚江履迹蒼苔杪鈎

垂健筆虬天矯龍西界斧秘山靈電壁露奔雙窈糾

我見古之濟蕩人強半山遊課徠鳥滸沖氣淬謝弗

能幾緉可辦一生了莫遣兒女勝風雲刀仰何當只

裹君白謂錢穀刑名勞民事擬笞竟足擾金吏伍逕

風流非浪開小草安能酬遠志我生夙尚跨遂瀛綠

氏頻吹王子笙每到名山一者哏聊輸瀧絕古今情

倘有洗遊同調者吏向瑯琊道上行

歸雲洞辭

緊嵯山鬼之磊砢兮跨一卷之石梁橫穿風者為雲

戶仰受天者為雲窗出何心而過嶺歸就戀而棲房

雲主石為逆旅石載雲為游裝禾相依乎太虛匪予

心其可埋閟天開而我至留彈指兮千霜我適去兮

雲歸夫非有情者不可以久託惟無情者之聊浪于

大荒耶

洗筆臺

酒飲幼卿泉雁行不敢前白雲擁石上橫灑夷陵煙

重熙洞二首在瑯琊東南峯際本朝侯卿盛女謀始闢命仲人凡五折碑極幽奧

意者媧皇塞海螺壓封其孔貯山阿不經野火飄流

入總被月暉盂浪過牧客乍闕天一竅問卿如剖蟻

運柯耽幽我亦栝捲度敏蝸廬栽別窩洞有仰孔月一竅天

其二

發覆真披天地房蝙精混沌不知藏青府閶淵函烏

巢神工鬼斧現龍蕭炬兮青夜鐵閂日紛度江山小

有堂莫更鑿趦逦下界桂宮應駭柳仙鄉
今別離（別今日送客歸還作）
走馬我望石頭城揚帆子過金山寺一片勞勞亭下
既不強留我亦難猝至千不惜別離亦大希奇事
變行路難
東畠城秋至溪深不可渡冬至溪涸行入步秋冬信
殊時水陸各異路丈夫萬里遠行遊風雨險夷安足
怖直須挺劍斬蛟龍會見江妃投寶璐江上芙蓉夾
岸開木蘭直泛入秦淮新詩立布三千首高吟先上

鳳凰臺
黃崖嶺望江南
乍見清江似萬帆隔江青㨾獻花巖上空天印懸天
闕綠秀煙流巴上彩
白溪歌（工清再至白馬書院發東岡望金陵）
白馬溪邊白馬寺白牛溪今相似曾見白沙長者遊
兩經白下使君至溪上雲夜亦流溪外山環而翠長
江上擘金陵地白鷺芳洲挂三山白鷃古巷成十字
戊午金陵詩四首

入都之詰旦為青青則大夫人初度其日立春詞
陵還受儀象將稱觴而考功部之訊至益三才之
應交叶又四日始還澂署又二日始拜新命之俞
逼歲有詩四首亦星槎之尾聲也
昔昔述
臣以使還趨詔　帝日問新署射朔陽（名門）春官節制
先行令天吏權衡又綴行柳泄白門迎客綬梅橫青
背照慈觴三才之應俄文至筆彩催飛洪武岡（岡名御苑）
闕地

還澂署
南宮別想森林鳥隔歲重探已是宿梅遷竹欄春自
入可能拋却又他巡
新命至述懷
少小狂鋒賤六朝其間庾謝亦連鑣和歌欲召江霞
湧別調須騰海月潮更築新壓七寶還重開異界百
花橋筆精好作東南鎮並轡青蓮擘絳霄
再登青溪閣
丙午冬訃偕夢先大母語我子他日成名則許覲

惟肖肆予詩有千載芳華共許覩之句益頗自負
科名而終不應比南遊爲黄公祀主亦忘却項歸
里得篋中舊草始大痞益黄公初許氏而此闋又
容臺遊晏之所信不偶云少宗伯沈公又毀異教
之廬留之飛軒榭於清流之畔予再徠眼界都新
會朱禩江氏亦至張璘明氏魏華山氏邀往偕觴
感槩今昔聊爲短述
坐飛軒榭出江干上有青冥照肺肝漢女擘殘烽樹
曉鮫人泣盡掌珠寒鶴浮正則清流月嘯倚昌黎北
南極篇（七之三十三　　星槎吟
斗搁煌界玉麈闌夢寐固知同調本鵷鸞
右宗籙之七詩之七七綱九十五目一百七首簡
文八千九百三十一箋文六百四十七統九千五
百七十八字戊午十二月金陵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禦莊丘合遊記

太音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州之竟獨過鄭之圃則禮列子故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臺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臺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葵丘則禮莊子之丘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

而據孟諸之勝儒者以其嘗譏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弗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翹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於鄭之亭者兼旬於他氏之跡未嘗有祭爲於蕭颯之餘獨取於二子之道而恍然欲追其人於云霞之上夫子固方內之遊而方外之契哉太音子曰程叔子不愨莊列氏讀然邵子之詩則云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又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而又以其雄辯爲千載一人則二子殆不可謂之不聞道其遠舉之識蓋類曾皙氏風浴而學或駭其前倘得遊聖門而裁之亦顏曾之徒與而世徒以門戶黜之則炭冰矣二子之不肯自裁於聖人之矩而遊方之外至割仁義道德目之二蘧蘧然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達者如白海瓊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人倫之外而果以爲聞道者必不在文字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過與二子學老氏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氏即邵子亦不專非老子老子之槌提仁義即二子之先鞭然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子於老氏之屬行

無論儒氏之堅閉門而不納而道家者流遞仙靈位次至次二子於道陵旌陽之後若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輩而其書又未嘗明拈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譜宗茲又其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與而非苟爲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道尚可裁之爲聖門之高第者與

遊商丘文雅臺記

宋之東南隅云孔子伐木於宋處後人即其木所築

嘗曰文雅而亭之益臺在德子堂之東而宋人亦以
孔子習禮之鄉自樹於衖孔恭亦址伐木之說大青
子過宋即知其為孔氏傳姑洵臺而發之為喟然有
間曰桓司馬亦何慽於至聖而欲推刃嚐孔氏匪梟
父之父與古有射人者將無同今有訴法孔氏而匪
聖罔師者即仇仇欲甦而逆之俾不適彼人者詎至
過此亭而有意桓司馬之為人乎殆不然而奚為醜
正靜言思之得不有悲與太微之潛曰或撤其木櫱
求于伐聖人所謂賊潛則潛者耶俞之次四曰何疏

于炎我毋爾全爾毋我延情固畔然則桓司馬氏次
五曰善化物之剸剸胡不冥淵我煥然彼泫然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爲此之謂也

內治防變議

高皇帝百戰而定天下於戈鋋鉤檀之中凡足示九
鼎之瑕而召金甌之釁者靡綱弗舉靡隙弗杜如女
寵宦官權臣鎮兵親籓夷狄之大者咸斤斤其畊井
井就理而所最紾注者尤在郡縣閭里之小民誠見
於載舟惟水覆舟惟水穠后虐讐必然之勢祖訓曰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如風雨不時則
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四方有水旱
等災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
擇地疲民貧處亦優免之是　聖祖無歲不防民間
之變也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
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聽市聲何如是　聖祖
無日不防民間之變也今八表在握萬國風馳指臂
遙使綱維有體然四十年來踐豐履泰極盛無備禍
虞治久思亂如累棊之致至爾即以亂形之見於巳

事者如日本靈武夜郎之三大變權之侵大而逼朝
鮮鵠首乘黃雀而至餟氣濤風飛濺桑淚之郊遼陽
震而至以鈸臣關府經理其國向使逆奴不自殞而
中國保不疲乎然此邊夷遑勢或未必能越蓟遼也
而蓟遼之民心無恙可恃也西夏軍叛而延綏甘肅
諸鎮驛騷矣關中震而虜寇又壓於門庭向非督臣
引黃河而周之使不出又丞復營僅者四十以殺其
勢而逆奴倘有知揮兵直擣長安也尚可支乎然失
心在軍關陝之民心無恙同咸以自城守也播酋不

用命而搴旗於葛浪岔山之畔三巴震而東西川岌
有壓卵之恐向非四道兼驅東之於窮山之上而逆
奴倘蚤出旅於樓山珠泉之外出我之不備襲府不
坐居乎然此特土司之不恭耳全蜀之民心無恙固
家與爲敵而警止在一隅尚未足爲神京慮也即東
西諸虜之瞰我背其猖獗萬可慮九邊之備虛具而
鮮實沒然主帥將吏咸明以其爲外大懼而萃天下
之力以禦之知防則尚可膺而待耳而我郡縣閭里
之小民所可三尺箠使之者釋耒爲兵結轄於腹果

何道以備之而待其變使不內騷而中潰乎茲愚之
所爲大恐極慮也國家定鼎窮北而南控九陝嗍轡
委於萬里之外把握遼迥而不可馭當權其輕重緩
急則山東最急次中州次又關中也山東當運道之
衝一有警則南都之喉坐扼管轂舌焦矣中州當腹
心地一有警而楚廣之襟割絕矣關中展西陲而通
太原之呼吸垂巴蜀之肘腋一有警而滇與鬼方非
我有矣今山東亂形最先見中州繼見關中亦可虞
矣山東二載以前民享有年家獲安堵詎意其遂決

裂而赤地而安丘一失備有司者不能死城守以建
臣子之分海岱惟青之間兵滿於野矣天菑又甚肝
髓塗地天下之勢垂八九所不即至不可收拾者以
立遣一御史拯其溺請金請粟朝上夕允民即死過
半而奸宄不得逞者上有立霈之甘霖而黠民難爲
順風呼也亦以中州大定樂歲頻仍又亟賑之於去
年之春再發帑於今歲之春十若者既無他志而東
人并內方之以流移至者咸或耕以爲樂土庶或稍
有一臂助耳關中天府上游號稱勁武而近一爲衝

賊所蹂遂至勒兵禍連於蜀楚時勢可駭如此而不
意桃林之礦盜又假亂民以開釁也今日在在民情
質無日無思亂之民無處無思亂之民自礦稅之使
四出如是者蓋二十年而特無可乘之隙耳盧氏嵩
宜之間以達陝之洛南諸縣當山谷之孔太半爲礦
盜之所棲而向二者又徊賊之首潛跡於礦盜之林
遂瞰虛發連年之有釁而所爲變向非守土者以死
拒之尚有城庫乎有奪城而不掠城者乎礦賊非流
賊之漸乎倘一爲安丘之續而淹關洛南盧氏之間

歲入宸濟陽城下歲盜賊之叢矣新潘伊邇忍形之
齒頰雖繹逐悉猶然屯嘯於山嶽猶然橫掠於鄉邑
猶然對壘於矢石銃渠魁而解脅從閩洛之交遂以
無事而南陽之鎮撫孫又以虔劉開寺亦撲滅而散
之益當今郡縣以力窮財殫蕭條之野而盜劫者無
日不踵聞有司者或匿或捕倘乘亂而橫起則竊者
化為渙渙者化為亂然鋒礦者出山鹽者梟逆而無
為介悍邪教之習布於四境者皆且繼而鬬矣陰滋
至此而智愉愉為如旃搖也豈國家之所以制盜人

下者惟恩信紀綱之二端而有司者亦惟是寬嚴并
布之民間試問今之天下有思亂之縉紳乎有思亂
之士子乎有思亂之富翁乎有思亂之善良乎何待
問惟是貧而豪者皆沾沾焉有樂道侵掠之色蓋民
之豪者志在漁色不敢裂男女之坊志在兼貲不敢
探鄰舍之篋志在倨橫不得借統師之權而一稱亂
則夕且肆然惟其所欲此一流輩者既不克收之於
士紳之林又或不獲自致於武弁之科又或不克咸
列於吏丞之伍退無嬉庠之適意進有鞭朴之東身

而亂心勃勃矣故其進多為衙門之積年退多為市
之大猾為鄉之土豪其又不能者則為劫盜為礦盜
為鹽盜而饑寒困苦之民始為之佐耳是以一呼而
千百成羣其豪而黠者必假一題目以鼓譟如江南
近日縉紳之被掠焚者即此術也蓋豪而黠者以
為有利則先攫之有害則喜遯而蓋以其愚者委之
官法而愚者為之佐亦止以為利則共之害而居後
自有當其先者而不知法不可或貸律有所必誅是
豪者貧者交相誤也向使豐年相踵衣食罔缺室有

美粟家無進課雖豪者亦無繇而倡亂是以欲弭盜
而防變惟有恩信以結之而亟賑亟蠲咸以其時察
吏貪廉輕徭薄賦立杜寵賂之門芟還萊芊之雅而
有憂時之心挾救時之才者亦無僅以長厚博名高
以姑息延歲月為朝廷臣子當日夜圖所以保河山
為生民父母當日夜圖所以安井野無不鋤之奸無
不行之令譏察衙門之積年而虎噬者法之譏察市
之大猾而鄉之土豪者法之為窩訪窩者為盜賊主
者為逋逃藪者為睹賻魁者為邪教師者咸空其黨

不至委良善爲魚肉而監司守令之精神耳目期於同條而共貫則奸宄不敢把持有司而陰陷不售飛謿不售循良得行其志卽有緩急而孰爲梗化倡大亂之端者耶術無積奸鄉無元兇而上弁之無恥吏胥之不才者又何所恐而爲敎化法令之中格乎夫恩信紀綱必先行之於朝廷之上一人之恩信足以結百官紀綱足以攝百官而後百官之恩信紀綱足以結萬民而攝之今至一夫操戈於禁地而抉其扉曾梲箠之上無門屏而民殲於千里之郊盜幾爲操

戚之漸此何等時而尙以其三十年之朝御不聞批答不時者爲可恒耶卽自古未造之朝曾有三十年不見羣臣不問民事之天子否耶

黃祠青溪閣遊記

七月望謁陵還遂有事於方黃黃公祠在秦淮之桃葉渡方公祠則冠梅岡之山南當雨花臺曰木末亭偕撥勝之來黃名覯初許氏甞三試第一人爲侍中北兵至命出收兵聞土易卽自舟際赴江其配翁并兩女郎不辱咸就秦淮水以死故爲祠或曰所赴者爲城南賽工橋舊通波焉令祠甞故青溪小姑祠而人遂以夫女神之旣廢祠并祀其夫人兩女郎於享堂之副側有水榭曲檻爲閣者游燕地者欲樹其眉曰青溪甞時甞好稱說黃公夫婦事向可與歲寒者蓀乃憑弔遺迹矣他日邸居徇悶遂以二子往就其閣婦外弟趙夙雛從是時水未落舟而過閣檻前者橫吹萜據蹤也哭舟代馬津代術市如綠江之路肆如闠遝之園東南樂土北人作殊眼觀閣甞西直貢院從門處見車蓋翩翔與況又別而歸則閣邀笛步

卽桓伊吹笛處甞時甞好誦唐詩孤高宜夫桓伊笛并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之句歸其地踦躇觀淮水縱橫界列壓之外飛樓洞館丹流錦滴惝躡踸在晉人間謂趙生曰坐青溪閣當詠離騷懷沙渚賦芳靴餐英欲露從彭咸遊又當詠九歌湘君湘夫人二首庶幾沅芷澧蘭公子降於浦淑問邀笛步宜何歌也曰子淵洞簫季長長笛致不遂詞是宜歌九辯之初章悲黃木之搖落送登臨於將歸吾當甞寧爲先秋之衰柰何見嗍於秋聲也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出聚寶門仰見雨花臺所沿道爲長干里報恩寺則長干寺也寺東折行山曰聚寶迤聚寶而穿永寧寺之背爲紆迴登冠方公祠者梅岡山也公碧葬山中祠宜弗可迹姑付一杯之土於北麓門泉閣石爲垣編石爲壙谷義人聊寄不可已之思林莽總翠宜穴有士之蛻祠北向如望推闕者殆亦公志西行翼然垣一方者門曰亭當後祠而亭其前者曰木末當萬森之杪故云楚歌云搴芙蓉兮木末杜詩亦云我

行已木末我僕倆木末是以采其語名之蒼烟填壑淌然逝懷雨花如此觸豆之紫下瞰爲永寧寺永寧岑葵即高座寺今折而二梅岡道永寧而據其勝爲僧別館所收梵像以方主易之者降所陟邐東涉則爲永寧寺北向而對峙永寧者高座太白蓋嘗登梅岡望金陵有詩贈高座僧其族姪中孚者曰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羣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若指于此日登臨之際又口烟窗

引薔薇石壁老野蔌尚可按何求也又曰賦詩留殿屏千載應不滅今茲乃覩文章之價又有詩答其附玉泉仙人掌茶者余少小吟什微蔽跡於撰藜良慰濕庭筠之詩長廊夜靜聲凝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亦皓首觀巴抉後所則雨花之磴罷尺矣蓋丘而坦草井昔茵軟北準大內弗敢亭云嫌於當王氣探春紛遝杓椅徧藉坐無間士女稱近都浮覽之冠而降則有閔祀壯繆王永啓武部所脫帶爲瘞始者又爲逛𢡟一憩祠將甚新或緶其符井得數寸之金文曰助

修闕廟客花相奇也遂歸自長干里文生曰出燕都西二十里始遂谿畔一眺吳市乃有溪山客曰南遊是不惡然太白去兩稱酒仙人尚望長安之日于鱗亦有愁來西北有浮雲之詠殆不欲優游卒歲

遊鳳凰臺瓦官寺記

讀太白鳳凰臺之詠想見二水三山又讀瓦官寺橫江館諸詩至一日三風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意此閣之嶮危必當長江之衝與鳳臺各據一奇頃入金陵詢鳳凰臺則曰在瓦官甚驟奇之寺在城之西南

閏七月二十四日自大中橋西寓南馳沿秦淮水閣大功坊西閱驍騎倉得崇岡曰花盈志則稱三井岡瓦官寺有三井在岡而汲其一則兩卽沸井今爲倉有矣岡盡而南行直西而立者上瓦官寺也入寺有留香室小坐甃一老桂婆娑欲花而寺舊入魏國園曰叢桂菴云殿左爲鳳凰臺則荒丘一抔據岡際登臨所見信如李詩所謂鍾山開北戶淮水入南榮而南偏則木末亭與雨花臺幷出城堞之杪由上寺南行數十武有徑直西窈窕入者下瓦官也當門有修

竹一林可戀登大藏閣卽元美所顏青蓮閣以表太白者而左方則有軒可坐前有雙芭蕉可數閱晏坐終日爽竟爲七言近體一章以去顧太初詩有刻玉遠移獅子國布金高傍鳳凰臺之句可謂實錄蓋下寺爲積善菴而稱瓦官則以元美伯玉葛祠部始據鳳臺以叢桂菴爲其地更名上下以釋辯曰瓦官本晉陶官地而他稗稱瓦棺以僧舌本生蓮花者不可信今稱鳳凰臺瓦官寺云閣本高二百四十丈故李詩之壯語至云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今沿濱上仰攀日月行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今空憶歸然之觀而江流井迫閑麓今去遠甚匪惟人事亦地氣焉予詩云百尺雕闌歸寥廓一拳芳樹想淸狂者蓋千載之餘慨寺所稱三絕如獅子國之刻玉佛戴安道之丈六銅佛顧長康之維摩圖爲杜少陵所乞樣本者幷作往談而謫仙之句尙頗欲新金陵六代佳麗之鄉以筆管飛色予欲謀諸同好爲亭以冠臺僧亦云有欲幷爲祠祀太白者姑紀其行跡爲記

處分西夷議

謹按西夷之害有二道術之害其爲患尙在數百年之後封疆之害其爲患卽在數十年之前當利瑪竇之初至人止見其所挾旁行書華之書幷方物之殊奇碧眼如滴又倡言九萬里之遠談天地之說多異甚遂以爲新聞創見而就之叩其宗則佯排佛老而稱天主人亦疑其近理不知其以西域之胡人曰耶穌者而謬指以爲卽　上帝之化身也故其所撰著止病其文理之乖俚而尙未深駭其爲邪說久之借

潤於山人文士之手而文理貫串經史矣及其抑與
萬國圖出而明言人主之降生有地曰在大西域之
聖主其天主實乃出而明言天主之降生有時曰在
漢哀帝時居然以　上帝爲曾托身於胡女之腹詎
有　上帝化而爲胡人胡人還反而爲　上帝者乎
豈有深目隆鼻之繪像而可指之以爲　上帝耶無
論其祭天之說中國之法庶人不得槩祭而其所祭
亦胡人非　上帝況日奉天主而克敢於無天此其
罪可勝誅哉亦天地鬼神之所不容者也夫佛法之

初入亦中國文人摘六經諸子之精華潤色其說而
譯之而久之反以爲經子出其下後之讀者不察以
爲佛書眞如此欲損益其章句之隻字而不敢卽漢
人亦豈虞其流禍之烈至此今之佐天主教者亦以
中國人潤色之而久之又安辨其非西洋之本文耶
此一派流布士庶之間非釋非道又樹一敗天叛聖
之人今人已靡然而風久將奚底矣卽其不爲婚娶
別無生齒而獨不有奉行其教者耶夫佛法亦豈會
婚娶而有生齒而今之僧尼徧天下豈盡皆天竺舊

人耶然此猶爲道術之患慮尚遠恐此輩實借天主
之說而陰敵華而爲夷者其指也蓋祖宗之法其應
朝貢者俱列在典冊卽果有通聘入聖朝之使亦應
撫按當查其表文來歷據實以請俟有俞旨方許其
海航就岸而刻期押赴入京刻期押赴出境不聞其
擅入境私受各省自廣而閩而豫章而金陵隨地布
人立教而始借授人京都此豈朝貢使耶分布京省
既收士庶之心而羽翼漸不可剪其敵華而爲夷亦
居可睹矣香山嶴附華地而控夷人所自入之喉者

何至爲外夷盤據城屯之所置不問而諸夷日塡實
其中志欲奚爲者其害閩廣人能詳言之旣稱去中
國九萬里矣已而所梓之書又稱八萬里今所辨之
疏又稱九萬里其詭託遠方以解中國之疑又居可
睹矣此必近廣夷國窺伺中華者不然財貨之源源
徧諸省何自輸不涸耶中國之宗與既繁地形又諳
又散布各方以觀變爲一日聚大衆閩人此輩爲內
應則奈何臣子而無天下之憂則已有天下之憂則
當爲數十百年之慮奚不心寒髮立耶容之姑延此

晏日則有如晉之劉淵石勒固一鑒也驅之使復還其故巢則有如宋之張元吳昊此又一鑒也即不然而一一就海航孰保其走倭而走諸夷耶以九邊要害五方險易爛熟胸中之狡夷而斥之以干其憤則枕戈揚波之患必多事於東南矣倘有不測誰執其咎不如收其人而禁錮之嚴爲之防旣不至使之生事於內地亦不至使之生事於外方嚴諭兩廣軍門廣東撫按責取香山縣之故地而以此輩爲質俟縣地盡反而釋之去未晩此輩即自謂暴夷不相遠亦安

得而許之即此輩之禁錮亦不可使幷之一方又不可遂投之遠裔幷則戒其有合謀而遠則戒其萬一以計脫而走胡走番走倭也不如安置於會城秦所而責之其撫按監司必不至有他慮也庶長計乎而香山縣之故地終爲外夷瞰中國之隙者恐亦不得不併蚤爲籌而還之中國也

遊莫愁湖序

秦淮益吳市富牖之通川鷁首競賽歛歌互答嚣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於島嶼縈洄海瀛錯組又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閒曠幽渺鼓枻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空周圍數里不通波於外津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況危樓於鬼鷲之岸布列墅於萍荇之濱眼幷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卓壁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夭矯於空際幽興淋漓於空遠容因稱南國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攀金之堂麼數玳瑁之梁燕頤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輪鞅之役直破琉璃之堆代流瀣於椒漿和嚶鳴於風笛澆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且何

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益微譏於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芳泉石崇賃金輪之瑶几井以文君村以明妃濤櫃浣花施專若耶必繇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頻殊慚遐況豈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內江山匪勝豔姬爲寶貴之精與

遊天界寺記

天界寺冠都南鳳山二里所山益鳥形寺閣則準其首西北向稱三大寺之一以九月三日偕二子往就

九宮寺飼穆佗客至前則二子觀毗盧閣拜周廊數百
楹竟予両手之從左挾入殿前兩娑羅樹結實如小
兒拳各一子取焼之視地湧佛拜輪藏從者一再轉
予笑曰是爲轉法輪耶遂出自右閣將觀於毗盧閣
僧言便道過晶菴遂有巨樹二章當遥者咸合抱黃
練一銀杏一自右脇折入僧某竹居菴尺住排闥見
宋宗伯所作岩楯翠竹字左傾得精藍傷山者開闢
納杜其盆石之衣有芭蕉六七寸植者亦心盡而展
有雞冠三四寸而花者嗟賞之詢之乃知寺有三十

六僧予遂欲以畢日偏者僧呼輿即踸踔之則北菴
爲功德竹遥窮衍最後之東偏有亭名松環山如笙
屏又西爲月山頗無落然亭外有數亭之栗又西入
爲大萬松門有池曰長生最後僧居雅飭其盆花如
棕如杜皆不滿尺可玩出而前周天球詩欲投閣者
當天上路入乖亭不易亭坐風久之天比鄰陟則爲
小萬松當門松竹通徑怡悅人或新署其門曰雲溪
前院成西向樓各各對山山益閣所準之風有西則
將錦中副山之半遂爲右脇遂俯之與面東街故

道東還矣踰竹居始觀於振衣菴蕪無他奇又東爲
普慈郎合抱銀杏婆娑處也又東折而入爲小半峯
大半峯小半峯有枇杷二大半峯則有玉蘭二巨可
拱出故道南爲蒼翠菴詢所謂蒼翠亭圮矣遂還飯
於方丈飯訖登閣再悟其始竟閣道凭闌日暢有元
氣況若之院其後亭亭松處曰琢煉堆僧宗泐所苦
吟處也於是欲尋間者菴踰方丈自左脇再一門當
門有菴曰何以仕皆茶穀甚有二冬青亦數尋曼曼
風聲矣觀壁間華藏世界圖益按華嚴經圖千萬香

水海信恢說也出則歷宗泐其所訓提學人者曰西
折而南行遥矣穿又東大幽闘爲古抽菴菴無他止
門遥楚楚東又幽可里餘又折而南曰南菴有橋於
小溪之畔而結架覆之如亭其柱縈樹而維之可坐
爲小憩若入爲山在雲壑之腹迸柳浪松濤予弗悟
爲弓遊也閣菴竟又東陟其枝木之巔瞰東篠則小
萬松之林樾肘拱矣是右脇㪚遂俯處也遂命席藉
青戒杓若若退腳松枝櫞子與二子始啗之遂欲
扶杖避煩者數日比去弟知西影之將墜事也循故

道右折出至所謂宗學則又西折有清冷之池池又
西南折夾岸既窮有拾級登之者曰西菴其菴頗華
飭而僻之間靜山之勝南歲進南止其逕如羊腸蟻
珠鑄若弗係菴登斗而垂而陟菴後則見天家錫梅
園園實對鳳山之南前則爲鳳臺門循故道又
自雙桂出日已西腳進命酒於方丈蓋三十六菴止
閱右之一十左之四其一十　若弗及閱然已收全寺
之勝蓋寺枕山而諸菴櫛之爾若在平地者可無問
二子則採花尋花王先發人聚鐘門日西匿追及鄉

今則二子已爲太夫人並稱說遊事
宗伯氏曰蓋梵刹志稱鳳山六景西菴則逕蒼翠則
松半峯雙桂而腸蛛觀南菴尚其碧玉古拙收以品
梅左殆右倍而鬪則廢古拙若全室松風以萬松二
菴嘗之實左右章敵亦定論然竹居不與將無以小
姸出予所取右之竹居左之南菴抑山林之況則南
菴幽棲癸又曰　太祖嘗至天界而見菩爲曲花樹
者其人傴僂　太祖曰花人爲之子之身亦爲之與
曰天曰天也子又拂草木之性而揉捲于之傴僂且
以再世　太祖所謂盡物性者然山之坳者凹者不
嫌於曲就如諸菴殆亦山性

陝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衛公墓誌銘

西極生令呂陽益建事觀察衛公是時以參知守東
萊就謁僅獲延者三詢問拈四三語辨簡重嚴介矣
呂陽雖乎屬然父敎遊訟獄者騈廷公弗輕可一牘
令所爲追贈者二十後耳公之以關內觀察行此二
十該亦負弗問都邑之使使照踰境者盡却還公去
而有疏公請爲宦奪職者此尚可謂有天哉蓋有

厭其形已陰中之其人後終以不飭罷然銓者留公
文此亦天定人勝之效與公捐館之三載呂陽令文
冉務爲洛矣其子之瑛之琦以銘請雖領之而劇不
果爲遽南儀渡江矣之瑛又輕二千里終命之奈何
終辭使知己之槩弗公論曉耶陝州之有衛益十五
世而至觀察公其可攷者自嵩以下嵩生道道生贈
參政卿卿生贈參政大有大有以劉淑人生公曰三
省其誕母淑人夢于雲之松植庭畔繼有持絳衣入
室者受書輒成誦弗諸兒戲角雞鳴即櫛髮就父母

父母憐撫之對曰昧旦弗作卽枕尊之戀幾何贈公
陰器之背値銀跛灌莽中一牛俄馳至角狠走比詢
牛竟莫知誰何氏蓋神物役之哉若浴於水際俄暴
漲作幾溺沒牛人適至牛立投淵負以出蓋公多異
徵類此丞歲有訾之畏逐欲廬居墟域母淑人憐其
少小俗還比嚦閣而以婦劉淑人歸事王母奔母淑
人者內外于皆同間丙了爲諸生王母蓋苦病而公
夫婦所禱祈牀席者力殫心單矣家窘而紊空可憐
也余從之弗克楸如而世父委之公若弗聞公出婦

簪珥佐之母淑人因所積甘旨公遂館於木氏饍食
資其餱魚之餼哉已丑而公遂再通籍以踰年令深
澤也大家蓋以滿與東征矣下車而盡汰役之不律
者承問孝節者式之瞻士以田振之以俸三月著能
聲臺使者爲移尉邯鄲邯鄲車馬冠蓋之所沓輳鮮
脫於吳者公按之如奏刀於空闊老圃或以失韭聞
逮訊非人莫肯應輒縛出尾而號之曰盜若還一人
卽趾錯窮之非畦者偵之獲所盜韭狠籍其室見匿
痕以失金訟者訊之弗應羈之訊嫗婦亦弗應於婦

手分書金銀字命之曰失字則有如令詰旦訊之曰
若婦已應若向隱卽前其婦訊之曰銀字無恙耶曰
向無恙矣弗留爲字者愕顧情立吐邑相詫以爲未
曾有比三月卽以討吏北百姓如往例納贖郡之至
以檄強附公爲使前將管之邇已發何月而母淑人
以危疾革矣聞訃卽歸以三日而趨千里之陸尙逮
視珠長之公聞後命則劉淑人以善視阿叔對公向
之失譽蓋歸而立割其上腴并百金以予弟他日弟
又延守者而私其百斛公聞之尙自慽以向弗盡予

也再補令被時採使侮海右諸邑覺履禮矣而公獨
抗指之被有金穴三山之足水捸之採使以水斗汲
泊其隨手累日夜弗涸役者稱病公請以千單往人
兢斗十一斗左入而水右出一日而流絕被薦儀無以
輸納公出倉儲數百斛貸之獲力於稍非比各郡蝗
被獨有年矣逢爭饑歷歲之通會海波驚偶有萬公
躬閱撫大東之噢欲覷兔於有司公九發成閭之萬
公嘆曰令百步之腕愷悌而折衝哉手勞之金緍報
命遂以公冠諸令五年政敫獲階文林贈如例戊戌

以計部郎主太倉倉場閒盜叢弗可詰公爲方牌竪
之衢又爲回牌竪當處俾役者執方以見回牌盜處
人咸至又置籤千人倉則吏付籤出則推數遂閒無
敢者倒倉羡得百式吏白如往比之曰以此言踵者
就若矣竊至數千萬斛公欲以上聞然嫌於短僚者
亦竟弗聞也大司農雅見珍計部歲得賜燕公獨三
蔣之癸卯擢山東參議計餉固原備駐金城至則京運
戍卒餉例弗效兵且譁語大將軍東手待譁矣公移
書督幷籌計可質百交倂數百又出柴薪稱是以給

軍而軍用命其後又弗至公遂以不克職自劾部堂
亟馳解如格考績晉秩政大夫報命又督鹽課兩淮
三月而解至七十萬金運司以備進弗許備者度其
罪已毀之御府李公司農爲公信公弗倚說不行役
竣擢山東右參政分守萊州拜部青登二郡公不肯
令其附麻披乎去僅十年耳效竹馬騎者三百里被
有弁弊不善公聞公至挾妻子丢公召之使還無診
恐弁人咸自效濟兗間嘗饑命三郡糴自海運致浦
台利津食者誦恒河沙徧郊井曰誰貫生我海弁實

流其卒以自給公令下而咋舌斂襟又時其月餉卒
弗至預貸待償也嘗以期課諸生觀風背格外又特
將有差巡行至諸城見學宮不葺遂爲謀繕茸行事
於日照觸山諸學宮於寧海禁山則繕城於昌邑則
修堤他如倡叫戒齋泉咸有捐也公獨以贖二百金
往鎮萊三役後儼然無長物奏績晉三世擢陝西按
察使將其以前平凉過里而向所不快公介如石者
計暾之銓者詳其評獨滅留癸丑秋就補燕雲俄遘
危疾遂殞惜哉則之瑛實侍行扶襯問關嗜公之廉

自不究用至抱首丘之憾少陵不肯憤惋於房太守
非耶公雖性儇約然展識揉困獨力諸生時見吏保
衛林樹者降冬且就乾斫其縛哀之良久興曰邛也
公衣之其衣以歸還其家人雪行見幼女泣者撫之
如嫂者遺之送召其人予錢粟使謀口實比第弗片
刺授公門然不難借力水火桃林有貲郎浼坐重辟
者郭先生然亡非敢理公獨力白之後釋里婦有重
大辟于前殛俾者其弟欲逐嫂而兼其有莫能止公
白之吏懲之婦獲保其孤贄金帛言謝弗顧也婦他

日以活兎獻受之婦出而卽縱之野其節行槩可謂
爲長者述如此當文翔鳳令昌陽諸城生有能於公
者曰昌陽令文輿公因諸城令以其配淑人劉誌命
諸之而公折節進函遺官百八十里之外請茲又銘
公之幽予終不惜彤管以報公後世其以予爲可質
魯鼎者耶公生嘉靖壬子十二月十三日卒萬曆癸
丑十一月十七日劉淑人少公七歲先公四年卒於
官五男子出淑人則之瑛之琦竝諸生出孟則之玠
出喬則之璘之璋五女子出淑人則適儒士王大道

學生梁堤監生李安民揮曾王文燦出喬則字揮曾
胡象孫述祖之瑛出女孫三之瑛出者二一字王思
紹王兵部以悟孫也詳著淑人前誌中銘曰
曩有長者古人之目斯亦徽嬈而負倫與客或怫弗
應宜其日倫京閭也有茲焉命公者客曰咈台請私
謚其暢陰嗇佻予鄙夫安可爲台將以承忪箍爾雲
帰

座師胡吏部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丙辰之五月南京禮部儀制清
吏司郎中前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瞿石胡夫子卒
於里閭十月二十二日其門人南京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文翔鳳始以醴羞奠使宣州而奠之其詞曰
某蓋自其年十五六應鄉三物時卽讀夫子詩冠天
門之箸予以爲岡式鉅哉也又八年而始獲謁知已
遭青眼見收也又十年而始獲釋南宮褐不終辱歟
陽予知也又六年而始假解令爲郎署從夫子總行
後也師弟予一堂而典禮樂詎非百年之雅際儕輩
所不可期者哉抵滁陽之邸而聞吾師已捐館舍梓

里者纔月矣嗟我其攬涕拂襟而慰司命氏乖耶澂
江會播其署事而未及蚤唁訊其家賢季以游太學
至相顧而聞夫子之當門子大謀佳文發者又繼殞
絕止焭然一小郎子立矣嗟我又安能爲司命氏解
其奚乖於豎揆摩錫之初指亦才妬其天之君子耶
當某丁酉見汰於秋游秦士譁弗服至流訕其上者
而庚子特錯名流主泰試則吾師暨玉林江夫子借
也某之收籍端閭海內之好才者以爲慰然竊自慨
其十年公車間而始僅副知遇然劉生守曜輩至冠

麟經而佐卽元士則恭士習定自此役一變者誰何氏力也獨怪夫子爲大行人九年淹不遷遂自神仙宗伯郎翔天官可謂人定天勝矣是時某自山中以一函通日共同門士趙乾所之野爲第一輩宜錄用而夫子報我以人情不可直銷我且側足乎已而果有厭夫子直者以南總部長矣夫子遂欲終林栖而某又自都爲疏通曰與其爲樂正不稱之責譏與去奇之始遲遲耶然夫子勉出而又六年弗遷何也嗟人情似直可無怪而天又奪其身不俾究施亦將和

俗情而快妒者乎吾恐千春華暉之管不爲天人詘伸者自歸才子職掌世有發吾師之道而問所不朽安在者終將愧走矣嗟乎歐陽子即無蘇長公一序六一集固自名冠天下矧其門人亦有得與於斯文將爲世所取衷者吾師作山河之氣固自參天而湧長江耶尚饗

遊長干寺雜記

十月二十四日以趙生并二子出城南則先造西天寺觀佛牙盆 巨骨縱廣數寸踰噫噫釋迦四十齒齒縱廣數寸計其存閻過車輪梵貝之編益弗道殆外方異物之齒俗僧以誇詫檀越者即俾眞亦釋之蛻餘韓子所謂宜夜除先之者安用此以飾訓耶遂還就長干里之報恩寺寺於髮代稱長干入則有水如帶旋環石表而任比行次若星人之所舌掉各展之所戰博藝界數百武迺爲消長破敘之所小憩於右方之碑可視其齊僧之錄爲次背也寺廢僧六百皇祖倍之且半而以將爲大齋令亦不啻數百止持一飯炊茲不爲人嚼耶遂陟觀於殿址久廢弗可

攷而址則如宮殿之巨廊壁轟如蓋做大內模之其豪端惟琉璃浮圖尙無恙予所目擊諸浮圖自薦福慈恩而下卓大地而柱長空者塔壘傅砌有而冠紺林之上七寶合成五色炳麟白日競輝絲筆獨豎則此爲負絶矣翹而睇之則飾谷崙於九級嘯風鈴於八翼三十六閣啓三十六闔扃抱以環綴蓋以金旋琳瑯向若落浮犁升至如錦標團霞其陟則以梯冠磴踰梯載九蹐磴維八而始造於相輪中則藻井蓮龕龍鱗照爛其閣之啓者偶則當四奇奇則當四

第一閣道窮眼際倘在木末而花天界之畔第二閣
道窮則塔霓者爲帝闕吳内萬歲大祀諸殿浮螺者
爲龍光龍舟鉄天青龍諸山牛首則雙闕碑峙長江
則萬艣交馳第三閣道窮則鍾山拱陵靈谷紐嶽於
東北三山浮黛二水横洲於西南東南立玉壘於天
印西北挿翠微於石城既踐上界與瞻四遐恍若攬
化人之衛以適鈞天之所於是又入休而始降於下
方遂就放生池又小憩其亭曰濠上將飯於庫司之
堂云朱蘭嘲狀頭在茹命席殿址前更選一精舍於

大東曰石鼎齋有閣覽之可以收浮閣之勝飯既日
下舂又就其東南隅觀魏國恭不及受茗馳至木末
亭日脚已沒庚泉煙莽混合與大酒十行歸夫則浮
圖之然燈百二十八閣者如列星之綴遠空也抵舍
得大人家書爲半載一快始以平安代萬金太白固
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無論嘲了再渡滄江伊
洛亦予之行州矣

東海遲翁墓誌銘

東海遲大成翁蹣示予千五百里而造予於金陵

首請銘其先子處士公幽大成予令時所品士第一
人而嗟嘆其文謂如六龍行空者又世爲德閭尊年
長爲令往與明之且突怯弗予耶遲氏披人從萊陽
之菱宋山益五世自景始景生全全生雄雄生文蔚
以俠聞展轉生張三瑞入衛東閣先生有男子三長即
處士公端予而由次瑞次端處士公特而悟岸岸將
即強記益大特見者皆婚脐方中癖於之稍肯速
殺業於豐而東閣阿好客傾交於戶戒狗村之弗
行事於稱貸家計遂人豐又窘於里胥之漁處士公

年十六即慨然欲居奇四游矣去之淮揚吳越間因
厥探其溪山之妍洋歸解橐輒獻千金其父所然弗
自予也宋母隱瞰其篋無所獲單中人奇之而延以
侻冠其里鄉使處士以其所心計於廉三者當鉛槧
予不良爲士耶然又不私一絲即墨守萬何者不錙
銖較於家入丈子聞乎豈越人易越人過愉其直
二十金弗顧公覺之涂却丞三十里反之呼司馬氏
傳貨殖至中薄履貞纏椝者爲罔當而處士公賈而
士行倘邵氏所謂賈士抑又其所謂士賈者也不

嘗貫隱松崖子哉徂岡中垢必啟章其後楊之三公
者四世匪以闕西弗諓天地無知耶君子徵遲氏之
厥支都也在越兩易草木蔓有榯將惻者曰嘶吾皆
公鱉猶驅歸而仲氏析屢至絕蘇其孤周歲于之至
不知身出其孝友騎命繹之而篤若是廉井間乃有
近某子哉迺弗克速服賈侍衰白爲萊氏之娛東園
公病以某衰食爲袴食衣袱弗釋也病比間而擬者
甲筆是歲校大捐其儲推付里之稱貸者又輸五百
斛付子東園公爲一級從兄子有陷重辟者傾貲爲

解免復子之告使就賈比再喪資斧再子不厭俾底
於有乃已後母有四女子其奩資視其女加備歲再
稜須其粥以全者殆千人而再輸千斛令長嘉偉之
公弗名自子以旌稱遜弟所東園公卽世則爲殫囊
收蜀函木稱美含襚之儀靡憾叔弟又先殞而字其
孤如仲每撫之涕淫愴也六十而抗後母之喪所僃
嘗苦塊者罔敢以衰且勝稍殺於禮此其人節可數
者會有詔賞吏而德者酌令以予公竟弗能強公謝
也非世不磐析貲人獨延緈被之雅於藻者俾上座

與諸子游性飲不勝斗遇佳客至輒盡石夜則坐榻
舊編擊節之詔其子門若曹五其各譯一學諸子遂
事易書春秋獲占其三詩禮以須孫行其所構吳越
奇書自淮浮海者架簽當鄉先生也諸遜所爲驅毫
如雲者即自符翁耶家倬數百不朴而受指律如三
十年江濼海高天吳弗驚稅痛怒邑長而遜其部之
以案問者幾及公公怒解人以歸公之天人相也今
徠而辟爲鄉祭酒者弗應獨闢竹嫁木以自儲與東
海因頑隱之爽翁用有所挾而遜者與文子之自西

而往今皆欲追張橫渠今蜃巖召諸父老乘觴公堂
之跡海人多大年九十者如林至有踰百年者欲以
好春置牛酒前之就圖某衣冠就省扶策凭几之狀
祝氏不祧而尚齒處士公卽隱辭人甲子且強之爲
椿靈之表僉以道不適時去竟無強起公者公且欲
其諸子往就令於千里之外嗟文子固尚須丈人知
耶然不可謂異人哉而壽以七十日四生嘉靖癸卯
九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丙辰二月二十八日配梁先
九年卒其父子所謂孝友敦睦亦其佐佑助子五四

爲諸生化成充成弁登世充成大成卓成[illegible]
者孫子十能[illegible]能煥龍闘能銜能[illegible]
龍飛龍舞眞琅圓膝下者如玉行也而能躍以十三
齡操筆予拔之至序女子一女孫十一所婚嫁盡故
家人姓具狀中昭其所生蕃於胤者茲可謂宗德勝
耶各有過從龍山之陽者必瞻眞護棋矣
總部氏日日黎八代至山然挂護墓之議坡老始絶
卒不爲碑誌卽以制至弗應也予自仲宅爲文欲謝
絶困錫而未果辭於知我者然不慭爲佈語人成允

敢遺予見珍而破玄冬浙江舟陸兼之其志良若得
升以予爲可與言乍不受他顧人哉予岡知處士公
長者嘗予陟之采之嶺日其第　举门杯海貨坐拈
吟有注洒平提大北十沉陽直擲地東溟之何恨不
排清天而攬其空挐則允成大成其從子克成從允
成隹決淋漓或謂騄雁邪予恩氏子孫皆允有槪有
狀何仰爲物倚山腸旋命鍋人降而出爲市可去如
海蟹登采數百千里遠山翠微者俾壽數大如黛能
吞吐中開當遂氏之　槭樹而陣結者宗將之一戶

庭與或尙有以此遊爲令罪者然予與諸子自詫爲
天界福璋之觀爾時介得不欲以籃輿排西極先生
其眺浪於蒼穹之杪段而允成輩則藏家大子天纆
於呼吸帝座處比之峋峨禹跡而予以計史北首若
猶以能躍將我百八十里至平度漂灑別去誼固不
薄又四年而予爲論次其軼行其從處士公報者予
爲若麥撡古造物家矣後世其以予爲不苟於辭說
因敘之銘曰
天海浴日之東摩天西極之學茲其垂駿歷千百世

將有按此詞而問碩寶者尙禮其人萊海之間

贈文林郞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孺人
朱氏合祔墓誌銘

王氏錢塘人其遠梁宋間五傳而爲今考功考功之
先子曰司理贈公稱鳳溪子自其高大父大用以行
賈北來永城之鄧鄉遂背峙其北關至擬陶猗氏今
茲以名皆卓中原甫矣爾乃楷輿越江之畔大稚替
鄉閥自土漆沮而岐豐是宅卽孔氏不自宋魯慨與
非但夫亦不能翹他邦之遐邇偁中冠其姓氏族先

河後海信觀德以七世王氏當其先達業游門祖武
闕敏宜其仍蕃昆弟拼以施今而杜夫人之誕其孫爲
邑弟子員經范青圃數廊矣然少小龍豢於擊鐘之
胤後閑侈姬姜所繩振於摻木者其徵幣將益不啻
五兩頗耗其儲斯亦中葉之不啻與雖九六遭奇其
所挾亦異有之欲售其滄陽之兆嫌之邏縣西之輿
讀集北一甲所賦土黑墳蕃莫之或取而公氣岸固
自殺蕃其來尚亦立明堂廣蓺之殆若延遵房之羅
次者可淮陰營駢不啻欲其傷可置守塚萬家耶于

南極篇　八之三十七　江門稿

公拓其門廡欲今容駟馬王晉公手庭槐者三而陟
卿相孫洛博大之槪今昔展一軌乎厥後慕木扶棠
棣之華極望成林鬱然遠映矣形客式而詫之曰若
域茲所謂土形益錦被覆嬰兒其有蹶生者夫中央
者載之魁也地家論形有蓮花孔雀之目至串落傳
變惟七形最而背袞之徵行王是錫祊姓之閎衍天
若假教之病日革囑其子斌曰必葬是我其當之孫
子久爲錦食矣遂爲王氏之郢原滕室茲不謂
地手於公耶久之益衰落不振城所不他

人屬者膺綸三畝而所耳裴所衛棣華鬱若者爲其
昆弟倮而童之河宗又不仁白波滌林莽爲墟三百
戶邑通矣公捐扶塿勉自樹足登然其里翕而姱好
任俠裁義鮮日旋食尚勤勤扶其隧給里之壁立者
或日一舉炊而以風甚寒夕收寄人十輩粥之者靡
佐今若拔浴陰滋益策肥之脅括囊其音逞逞方阜
郎父箕數百歲伍割一錢以埋白殉而公獨裁其口
貲爲日費可倍莫人雅頗或欲以廣厦千萬間大庇
天下長才爲文益洛陽城尚託空談茲焉蹈允濟寸

南極篇　八之三十八　江門稿

濟尺披扶一斑宜其以厥配常舉四丈夫子耶至其
名子必曰卿拍福祿益爲盈魏大若逆徵之季卿贈
公厥溪而州兖世鄉稱蓋爲汾沮之儉以利用厚生
然其夫人所著者贈公之慷慨捐惠惟肯而常夫人
雅能家亦獨肯肯朱孺人日夕爲其嬉婦依倚者
其世閥式照齊其月後首其嗣耶益天立配王氏矣
其夫人病噎每宿粥必濡和數十武乃進贈公則披
之代扶老所須即盥盤咳盂必躬致益七涉月比弗
怙則擗踊號泣聆者感之慟涕常夫人殁則又絕弗

甦者移時三十年尚者埋玉之宅如初禮道老岡嘏
詩稱錫類孝子㑹公多男子咸齒冑以名籍閒信天
殺之假亦其貞應於不既者耶驕驄雅交並進朋好
嘉話與遊必長者比於洛者蘭英之酹取諸釀具閏
人殺鮮啟蒲之佐下瀟瀞以授几稱有婦曉𠎝謙集
無上客慨先酹所必啖威察其啖以爲節人終風顧
言斯宗也思錫之感公有偉態而不售世和光洒德
公亦嘗退歸渤不自㭍耶矣固有偶爲捻身之訴上
至愛偉故故之其領騁開儀道稱高蹈異人無心而

有別致類如此所解書止論語孝經然獨謹擇師命
諸子執非嚴峻有操行者弗延款也行必践矩閫欸
整嚬者之答陰符於先民之雅叔兄晚喪明仰代㸔
其家政卒爲精背治裏蓝襄其嫂氏俟而命子字其
孤既苦自植拔財靡坻塌時又以疏貸弗沐責也子
錢或闔則折券如薛公里相謂曰四翁人之則四翁
道今已矣剽盜之縲絏造門者弗爲削盜宿之囹圄
穎川憲臣時盜甚獲即用重至椓髮笞際無脫者其
今幽中左思明氏曰免之夫公岡好貰賜並不鄰壁

其丁棠適獨慳於盜竟用令解殆亦天待之一年所
子三極庠遊令勞之曰若柔潛於遊乎奚俟我舌本
直若翁爲而王氏終念令門置弦又徵厥序爲德洵
無斁公亦四丈夫子三極以貢三益以乙榜爲石樓
令三益以辛丑進士爲考功郎中三德則癸丑進士
終養公之卒以戊戌二月一夕醉卽委蛻老杜不嘗
以十淵徂耶道家謚以無疾致善應然已逮仲叔偕
鄉薦伯季成諸生矣其後三年所王氏之天大衛祠
癸序亦成考功君以荊州李獲聘典如緞母爲太孺

人嘗再徵分考于役三巴東海以爛省改銓巖嵒望
歸矣而厥季亦釋褐諸孫則文昊文照文劉文英文
杰輩成次第婚序琳琅璟膝以歡太孺人公所不畢
躬御者以遺太孺人太孺人以了貢就大宋東征之
養選芳貢脆其畢侍則以匕春衣艮周子姓言家旅
進亦靡嘏今日其稱觴壽之則邑大夫以下咸修女
黃以佇賀於庭名咸相雍也子孫則子姓稍首頌太
孺人頤之曰余所謂初褐之閫也比宗有氏亦大澤
之彈空乎纂監者弦矣稿斯子艱哉勞斯倚艱哉小

子册卽淫祟爹以游祉其誡俗已以蒜鄉之曲也則
余過矣子孫稽首肘喆以爲珍誡太孺人之誡殆亦
敬姜勞逸之訓與其贈公所謂蔵德不遐有佐考功
兄弟所寶其二人恒言憶一 適者若其家世之大訓
河圖也贈公七十有九太孺人以乙卯十月徂年九
十矜稱萊氏逆叟聽禮大年之裔儷於爾堂造物益
不倦於翁媼卓矣贈公向有思孝功狀又雅可貽後
今併詳行部紀在狀之略肆弗一一見所出

南極篇　八之四十一　江門稿

文辯林曰南宮适論禹稷躬稼有天下夫子艮以爲
尚德孟子推論以仲尼當有天下其嗣亘千萬世圖
垩祚亂萏衡德以爲差靡德不譬誦法聖人則權衡
於畀天矣萬皆藏宁以卯一 帝帝天之寬揆下土
寶眘德人嘗善祥從影響罔戾而世獨見宵人之黠
者倖而售其智弗究其終有亦疾之跌遂謂上皇亦
茫莫或弗昭厥徵洪範之陰隲殆詎卽濟人矜溫智
禹稷乎則無鬼論當不絫舛古人所恃可恃者 帝
天誰能以短晰誣詎闢餉民貞士或齣玄米之報卽
心殊如面實有財以大律宿者案王氏之世亦可以
觀矣其前徽甚寶闢之王氏之有考功兄弟亦初啓
之祥其食報三霍者奚敢代若鈎股自余爲洛長特
選相命也玆又千里抨長江之滏詎乏膴人役筆厭
知我我庶知之銘曰
大辰之野叶 帝明堂五星日月叡出入應天官其
以弼良耶太原瑯琊之系瞻稽又鼎垂一錢塘四世
而章五世而稱百世而叡其仍其偉玆之曰天也西
極生宜銘此台防

南極篇　八之四十二　江門稿

丙辰儷體四篇

報揚州謝戶部中秋啓

伏以白兎搗玉杵之霜好向揚州騎鶴青桂罥蘂珠
之館正宜瓊觀探香有如執事名動丹瑩人如玉樹
三千功滿攪皓闕之清輝八百行圓映絳河之流耀
某挹澄江之横露飄飄望颷御十洲對淨練以聯空
脉脉隔冰堂一水徐兊借照始知今夜之良把酒祝
君但願如恒之盛

報王彭伯考功請銘啓

伏聞雲漢之章不借絲於野繭巴人之調必卷舌於

而弗獲再也石淙之遊止偕盤珠然十君子者好我無敢片期定交而蒯與百年洛下勤玉趾而諸文之繼辱者箕潁之名流所獲辱避侈乎南車指將亦欲假旅騄騄而遲回未果以須他月叅欲遂佳期畢良願於山窗云爾七夕受事卽攝司冢案牘無多可以登臨雖炊上甕釜而差賢於折腰者之遝遝也遠問於我怦如陳郎當山洛時於東郊嘗一將我頗遣別況郵書者去聊以數字報慇懇

簡姜養冲老師

向在洛奉報函吾師所垂念於某者卽父子何啻而讒遺遁遲至瀟啼籧頭愧爽琳琳常若含瑟於春風者以七月渡江未獲叅通訊而儘覽持芳札先問未敢輕爲裁答卽闊馳顙拜遥荏苒至數月何以仰慰師懷某自童子服膺師訓歷二十有七年其不奉誨者已二十有五年雖能門退逈所密滌洗其五情以樹於世者未敢一日暫自擲吾師千載絶人處局程歐蘇之雅軌亦許我輩師友間步趨之十二月內計日亦圖歸省行蹤尚未大定棲霞之約何如洛中諸士紳報箋并上之 先生札曰湛公撰若二十四冊無論學術江索文成貫能字挾鼠而而公正學高叢以聖人爲必可師以靜明默成爲性分中所必可今非一時學同還而欝脊獨幸公一人何足深恨獨有若此故斷公努力精進於所將埙表尚公古爲乾坤第一事至尊公老先生滿車著述僕雖不能介私心鄉往之

簡胡座師小郎

愚受知於先師者十七年所先師所以嘉惠愚者視諸門人十倍踰頃以量移渡江國遂及門之雅而不謂風馭已先驟也奈何長兄又繼之遭此毒條其門人何以爲情薄宦久淹唯兄以丁祝致之珍重努力

罔所以紹箕裘者至願也其所遇支體新諸代補偕無煩垂念

報萊士孫受之

伊汝之間冰雪在地而千里相詢披隆寒而東也我心何禁別卽累年人生堪此闊絶予與元吉遐沂長江得佳什爲家慈壽琅琳之句抑何多致瞬息秋風卽至鴻音間歷已久盍拈其肯縻而叅決一勝也

報平度王凝之

平度西郊將尉主立人結發經之契一夕別去四載

回腸道阻雲深思夢誰寄雁渡清江得繫足讀之襟豁眼明江雲如可持贈當剪千丈供賢契揮灑之錦矣

簡高中白淮安

近海上門人之來訪者稱仁人當流夜之令下贖人之令任勞任怨而盡反海右之俘獨還桑梓至數十萬口海人至百城家家祀奉之厚德資生之訓且躬見諸運用豈空談者可髣髴耶

報南陽方元順

伊川遠頌玉舉白雪載途征蹄向魯山一派萬峯中脈脈難爲懷也洛遊因閱月了無寸晷之暇俄有南儀之邈亦不計其幾逝行也渡江來懷抱尚蒼茫無住處客春欲西首庶向故鄉山中少洗濯其五載之擾擾乎欲假道南陽遊太和自商於人長安或得一握手耶佳音問我千里爲縮往伊人有特考卷向我者知賢友又冠其曹陰光轉瞬努力三捷他日當與君商略千秋區區一代騷賦之業亦非鄙人所欲税駕處也中郎劉之蛟氏亦玉流敝房中而縱君爲乙卷者風骨超人非來面之道左艮爲悵惜二君子者亦不俟僕而始躑赤陽之坂耳

文翔鳳天路著

江門稿二

丁巳雜著十八篇

關中表忠祠錄序

今上表靖難諸忠南都有表忠祠在祀典遂全一代之體臬至公於後世其有關中表忠祠自前蘭臺柱史襟黃張公始而兩柱史覺菴張公麟郊王公偕成之其所祀關中六忠者則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御史大夫眞寧景公六翰林編修郃邑程公濟戶科給事中西安韓公永監察御史朝邑高公翔戶部主事平涼巨公敬也其以宦遊流寓關中而死於忠者幷祀諸享堂之副則大將軍長興侯耿公炳文副都御史前秦府長史茅公大芳陝西按察僉事林公嘉猷秦府長史鄒公朴西涼都指揮莊公得無名氏河西傭也幷祀亦以景厥公也特祀關中六公其堂而牲帑獨稱備抑亦梟厥專也張公旣各有傳所爲碑辭又嚴正可稱秋霜鐵筆而敝邑比壤羅川悲獨雅烈

景公之桀公耿氏其爲景以報籍訖以廷試第二人歷御史大夫有謂其身小精雄者靖難後方練諸公盡死公獨以爲未足報故主委蛇佯事至衷利刃入朝計不就嫚罵噀血而死草實其皮械繫長安門罵出而械索自斷屍前趨數步犯之若生人茲不謂亘千載烈丈夫廦匹者耶愚童子時聞父老稱說公死而夷至十二族名曰瓜蔓抄滅誅羅川幾盡敝邑遂幾半焉又不啻方正學十族之慘古來死義之阨靡茲爲甚余益其邑糧冊載所誅絶戶口必曰某某以奸惡景某某

奸惡景某誅歷二百年無能剛正者兵初起原以討奸黨爲名又坐六敬株戮其對夫弗曙大義尙謂景氏果以逆見法若謂其幾爲幷操者可異哉大勢之牢籠人也惟士君子誦說之尙亦謂其厥後或隱弗絶不卜其果未然亦人心所不欲釋然於公耶自不諱之朝下表忠之令而其城闉幷其先人墓始樹碑野夫始知爲忠臣傷哉古之死義郎文山之於北庭亦不至以節義諱未有家惡名二百年始白如公者嗟嗟殷義士果然周頑民不頑安得義士諸葛蚤入

冠史筆者千幾百年而正論終不可過也吾嘗涉數百里嫋翠山谷至其地曰山河而禮若先人墓爲詩弔之有夷齊尚未沾殷粟食粟誰能強汗顏之句益公竟當風揚灰不獲碧葬不如其先之尚宅蛻也而里人亦傳其先墓夜嘗有嘶馬喧闐聲以爲神趣余近與泰西江石潛寧波方公着麻衣痛哭生而已死景公斷械索疾行死而猶生益尤表忠諸君子之冠即湯武放伐革命卒不能掩夷齊首陽之烈孔子以爲仁孟子至推其清風謂可師百世綱目繼春秋而

律令人紀雖成仁取義之大民其朦弗知有大經矣其五公與若六公者固景公同心同德人也既祀表忠而闢中人之南都游者又特祀之一堂俎豆騈雷策也而集其蕭蕭凡莛際耶吾徒舍諸先生亦安所依歸夫良臣本忠臣爲之非兩副肝腸早伊能干定不盡地分途苟非不二心之臣即欲羽翼太平亦罔克實效豈必臨危輒背爲人臣子服一官即食祿數斛有能志存社稷飯必忧君抗節一介非義弗踰庶斯人之徒與即北面工祝肴孔可對倘吾儕而素餐征垢即束帶奠墻能不汗顏於蹕茲十二公者當吐棄弗食即吳市軒蓋其有端人過祠而式者必咨嗟喟噫而殺爲盜也其或鄙夫無良向祠而趨能不見泚於顏挾芒於背憑埘益有貞婦姜祠而倡優誤過其前者輒病死夫非以清氛不可觸耶嗟嗟諸君子何人景公之斷械索疾行數步者又何人又安知長空之震號而爲風震者非即其靈爽之餘此三椽之宇嘗有白虹貫烈日而爛之丙辰秋愚自洛令遷南總部獲與於秋享以瞻禮先哲爲快亦嘉三君子之

特樹此祠者功於風教且不朽爲諸夏部捐其地租張公既爲表忠錄其去攜木以行雅迹弗獲徧布民部吳公適直千祠事更議梓垂屬愚爲訂推而序之敬書其所鄉往之大略如此張公名邦俊韓城人張公名惟任潼關人王公名國禎咸寧人吳公名崑岱會寧人

黃貞父白門九詠跋

太白集有姑孰十詠或以爲非白而赤太白久客白門黃氏九詠行千載下將無以非太白不能特有太

青子此跋嘻黃詩亦矣必以白行也

五經臆說序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春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敎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嗟自今千萬世後之生民非吾與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敎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吾與若旣世食德孔氏矣而逃

之異敎以無聖無天爲大宗造物得不以爲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爲方外之訣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子其說則天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加之孔氏雖稱六經然非天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是以假論討先王之餘無成書樂寓於詩禮寓於春秋故四經即其六非禮樂經亡而尙待補　戴收舊說而稱五亦不失爲孔之素臣惟揚子雲亦稱五經以進今茲若爲命內負邵含章氏曾折節於王辰之變與聞獄城之謀弗言賞賚母病廣陵愆試期爲學使君所沃弗鄉也其忠孝大節可稱推又卓毅不爲異說所侮而紬思於五經有臆說若干卷章稿句探務歸在門廡之間矣遊金陵質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旣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能經學雅賢於世之甫被而持貝函者布衣而代長人者之憂其擔荷民武因爲道所尊信於孔氏之指蓋實以孚天爲實串六經之樞紐也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

竹即就其所値兼之無佳客嘉賞其妍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六者非三才之雅契且烟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擬藜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偕挾桃葉以往二月積雨兼旬三月朔忽化爲驕吳陽日向人如新拔之繡清曉爲淸明桐華之候予旣分祭黃侍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於普德寺之後岡凡曾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

鍾山亦干氣象之綠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之上與諸君子偕飲木末亭至山肰是時趙生升兩郎已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菴之東亭挾醪榼而藉草雨花者如蟻增附筆漸塗也客稱佛頭青艮岢而榜列所入陰坂曲道升方壠後岡亦徧集靡際地予既別諸君子遂就兒龍於永寧東亭行數觴即再攜入高座坐莫花積堂之後亭僧獻千葉絳桃以佐壽庖紅灼奪晴硯夾道垂階之夭桃已汚滅黯巳又觴看竹軒憑玕之杪予所去即有挾觴具而

占勝者踰日將為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遨游除使臣巢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偕則偕禊飲於黃祠之青溪閣既中蘭亭之雅離之詩賦姑有肉竹之娛足跡不京郊市而煙碧卿金調笑狂呼視往春之東帶炎熱塵認上官於銅市之塵問者果孰為真洛陽春也

華品

有洛氏之晉為東皇吏督繳錦帆於蒹葭之客園亦越桂之樹婆娑於綺疏瑣闥者若待我垂涼睛呈秋容之後妍又何茉莉之宜月宜露如刑夫人之便娟而愧尹清泠而不可以狎干也維梅標兮華如桃李冠雪堂而際[illegible]既設金枝之鶴皓又方綺葉之遲丹嘻玉桃之二妖又何其束素者如淡掃之虢國敷朱者如濃點之玉環也山茶曳緋於桃後瑞香含貝於杏前辛夷月玉蘭之別種羌獨傻素女於絳仙詩曰溫其如玉易曰其臭如蘭予將比德而同氣傾松醆而為手襟之密憐至若幽蘭之發砌其如術子之盤餐與過此則玫瑰之初度繡毯之矜年花王將用事勾芒之後騎按隊視融之前從搖旆主人曰此其

為三時南游之槩亢可以歸訪幽之八樹園

唾心集序

傅遠度登箴夢與人予金針云兒吞吞則兒之妄心下其後任三山三夢唾心出形如卵血淋漓軟動掌際頓鄰初曰某亦嘗夢坐盤石而唾五藏歷歷手自搏之擲去其滓尋吞之而覺尚彌日咽痛太古丙午亦曰大人未既冠亦夢五藏墮地而文章就遂以某年冠解造物者固不啻西方化人之機巧善史人肺腸而俾之慧之二客與某大人三徵詞於華胥而叅膺

之聘吉咸若訪佛圖澄於洗腸之池畔造物良不啻
琢玉冶金代之矣然不解圖澄之奚以有腹孔而絮
之至臨流即洗其五藏還復納著夜讀書而光輒出
孔如晝此界當在幻不幻之間而大人三十聞道時
則輒內洞其五藏并漸入五藏而立唾之以爲腥穢
不可近某特益五齡獨見其心際有光寸餘朗映不
他人黑矣冥也而又偏垢質人面孔不少誤倘所謂
長桑上池水者因即在紫庭之宇亦不勞外索耶某
亦不解其所從至某鈍根弗大人尚發念太早結果

咻人晚已酉北遊內觀則心花都作青蓮瓣恍忽有
仁字流出又若有惻隱之心四字流出然幻芾以詰
人故其詩云若爲心似青蓮葉笑落人間萬口涎王
子在東海政暇概兀坐見心開如水晶塔層層都具
而空湛如玫瑰之映月他紀稱丘長春亦茹苦十二
年而見性如水晶塔嚼匪塔蓋靈臺之九重佛宜有
此等相心之變化不可殫形若與子之夢且觀者總
性之影了心界虛明好相亦告若與子無心作好相
而好相現文章又好相之一種再變亦無心爲好詞

而詞袞袞流不可禁即吾輩亦任之如茫人之以腹
充讀安之若固然不自怪若心已唾矣復拈其唾之
餘示人怪其人經神緯者將無以幻而不可解又安
知若他日不復夢唾若之青蓮瓣與水晶塔乎若之
詞將益見怪於世即予且或終以幻而不可解也

蘧篨戚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
此戚施注曰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爲囷
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戚施不能

仰亦醜疾云齊女本求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
惡人也衛人不援大義而以父子較形狀之美惡宣
公即好容儀遂可與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
於頂而善爲俯既不能俯其人必很跋强項而善爲
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妨可通不鮮難解
何言乎醜疾之不鮮曰否以醜疾喻惡行耳醜惡云
者非其形狀之謂也曰以醜疾喻惡行是也然俯仰
之義亦殊特費解劉詩人蓋非以目宣公而歎宣姜
耳宣姜于其初字之夫而以妻爲母其以母道臨伋

之際能俯乎不能仰乎有靦面目有甚難爲情者其爲蘧篨也不鮮矣蘧篨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面目處所謂靦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君父而跼蹐無所措躬難爲仰面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地俯仰不得猶云進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婉於刺也

匏瓜解

匏瓠匏之通稱然見於詩者曰稱瓠苦稱匏宜有辨小雅曰甘瓠纍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豳風曰

八月斷壺衛風曰齒如瓠犀稱食無及匏者匏止可爲尊並枝以濟水大雅曰酌之用匏衛風曰匏有苦葉禮曰器用陶匏赤壁賦曰舉匏尊以相屬論語曰一瓢飲合巹卽匏之判八音之匏亦不可食者爲之朱注釋甘瓠纍之則曰瓠有甘有苦釋匏有苦葉則曰匏之苦者不可食苦匏因可爲瓠甘瓠不聞稱匏甘瓠可食故以時斷采不久繫於中野匏之久繫而不見收者欲以霜老之而爲尊故繫而不食繫之爲言連發而不取之謂亟斷而畜之則腐矣甘者亦可老之爲尊特堅脆不敵故瓠可通稱苦者必不堪食故匏似當專爲苦之一種聖人特稱匏瓜正道其苦匏瓠瓜屬故云匏瓜或并兩物並稱也然瓜亦有苦者豳風曰有敦瓜苦然語意在匏不在瓜天文有匏瓜星則又殊異義各别而他說方之南箕北斗之不可挹漿欲得名已知繫之爲弗取義則曉然矣聖人天下之所尚以存生若徒繫於中野而不能爲人所飲食將人笑以土之無用者爲堅瓠正此義所謂君子旣棄世世亦棄君子汨溺荷篠正是繫而不食之

匏瓜朱注不辨匏之爲苦如一瓢飲並詩之稱匏壺者總日之曰瓠宜以其匏瓜爲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也聖人欲就人飲食而自多其長於匏瓜無論責匏瓜以飲食大無涉而焉能不食之嘆亦無乃近可惟乎聖人又奚不槩方之木石之屬而必匏瓜焉稱也匏瓜不食似時諺以喻無用之夫者而聖人戲拈之如割雞牛刀之類耳古之壺卽醫家用之如壺形者陶錫寶象之亦匏屬也而壺字亦象形關東西海間之間謂之菜葫蘆木葫蘆而別稱之壺蓋木偽稱

牡丹之爲木芍藥而芍藥之自爲草芍藥二種皆芍
藥也木者特目之曰牡而芍藥遂專稱矣八月斷壺
據上下瓜苴之文當是可食之瓠而並實通稱莊子
欲以五石之瓠爲尊而游江湖亦通稱也

題程生小像

試拂圖繪於千載之上如掃鏡塵而覓姑射尚精結
焉心切子之未衒某既借玉山攬霜袍矣爲江上弄
笛之桓伊爲雲巾食蛤之盧敖茲之凭几而匡襟將
無方瀛洲天策之選蘭亭禊事之豪他日以形求

徵齊夢於惟肖黃之龍尙傅險乎且陋麒麟之貌者
爲不足貴耶

姜子柔遠遊草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特破其拒字拈示大賢之
渠客有自考亭所遡象山者舉止頗作怪問所學云
有箇規矩象山爲誦易簡久大之易曰子是甚規矩
師友子循之略如此子與季木既無墨守之嫌而子
柔又通達如戴晉生宜其聞新城之風悅之子柔之
從子良不齊錙義之與師平出新城之得子柔亦不
啻木義之汝被我刷嗟嗟新城門屏不滅扶風昌陽
受禮矣憑算非我問祇園諸上座如舍利子輩了無
敢詰維摩詰者惟琪與才辯及子門者東西南海亦
千二百人似而獨一子柔排閶山之闥而下其稱艮
非學一先生之容我且以若爲先奉召之桓闘乎子
柔好遠遊其從問山遊比於觀六代而請止自此遊
應係神遊八極之表又豈仗足力眼界嗟嗟奈何必
五十三見拈花而破顏亦足矣

艮齋解

天通陽前而陰後列宿皆繫於斗日月五星出入房
心間故齊七政以玉衡其在人則皆爲五藏之繫而
四官皆現前故收視返聽求之不睹不聞其訣曰顧
諟緞之義稱却稱内稱反茲之云艮其背邵子云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延平亦令人
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善觀則爲顏子之坐忘墮
肢體黜聰明豁然遊大通者所謂虛室清明都是自
身於何獲茲之云不獲其身伊川詁之主靜象山曰
無我無我之謂大靜然艮止之殊於佛氏止觀之說

也儒氏止至善而佛氏止無善無惡也其說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聖學愼獨一案全欲判明善惡兩字而彼欲抹殺之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心旣無善爲善云何予爲之更定其說曰至善無惡心之體善惡初分意之動眞知至善是致知爲善去惡是誠意含至善而懸空以止之得無決下頂門之針耶紫陽程至善氏字于止服字餘祉君其齋曰艮殆有聞於長者又學於予而問止暁佛氏之破善字正坊其

種福而或享厥報也其避善如附避禍如讐誠有可異者儒氏則以大德而祿位名壽爲大律不以福嫌修吉而悖凶曰天道坤之贊曰積善必有餘慶乾之贊曰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生爲天地之大德非至善將奚當之至善仁也故無我之謂大靜予之以祉當善不左無善惡之祖矣

念祉草序

李青蓮杖履徧游混晩乃栖金陵有觭裘泛舫石城淮水至欲以一墅終有謝墩當時金陵士無能起而應之者獨緬邈往人雅意謝朓詩上語其華山落雁之遊亦以不揖朓驚人詩爲恨太白未嘗不獎進六朝人爾乃嘆大雅之不作悄建安之綺靡爲不足珍欲刪述以垂千春者固自有異襟李獻吉產不當關陶之里而去之汴竟非以通都大國爲足疏通其文章歟亦就嘗京口爲東南勝遊寥落之槩直欲伏吳楚之地形於長江中泠之上六朝之學嘗比[illegible]園稽之降殺是遊實訪五岳山人答投牘之契所不盡述於通功不盡叶於朐曾老獨以付黃生知已竟屬序

予編爲千載之良丸黃生抑亦可謂北學中國者耶然亦不聞因之他獲士子踞此四十強亦渡江問龍虎之盤心惴惴小若不敢以其秦漢當吳越權瀾淄之不爲他口嘗而徵人程玉符獨冥度先吳士解道浮絲之玄聯且披對几席間玉符旣以其藝進又以其社人之藝進玉符其奚果於予信其社人亦奚欲得予言爲獻今舉子家推吳獻爲巨蘄之冠晉金陵其筆陣之叡諸君子出其所爲吳宮晉代之禱奸已卯丞中原莫之抗領冀曰進覩操觚之柄擊姍而追

古道重踏秦漢矜守人且謂枚叔覯涛劉安鴻烈不盡掩於沈灰則仝社諸君子之前予固無敢方黄生之御李而予之諸君子序觀摩節驚人句者且更進一頭地矣

梅花百詠序

白晚夢參少陵幸不折來傷威發若爲行夫亂鄉愁之句已有由進詩人潘無隱者則余友黄貞父也其爲詩鄉鄰自通者則詩人林若撫也若撫所自傳者則梅花百詠也閩人爭鈔各夫展讀之恨屢不獲諸

戶庭之外余乎所謂遊雁門太守行始東帶趨延長吉者哉所受海內落花詩才子競豔之筆計若干家雖韻周沈氏亦鮮能韻他士詩者亦鮮他士韻而能六十篇者若撫嘗客中相國相國有詩如韻數凡次如其韻未已又輒次如其韻披行卷而即繫貫其石家黯貨原名綠蘿氏才情淚比紅之句能復如是余自謝才溢不堪其和乎何亦以推委飄然非嘉話奈何作此欹陷語而若撫因亦厭之遂撰梅花以自豪若欲儼以百花之冠因自識者其客西湖楠合坐雨三晝夜而得七言近體百筆絕而鬼嘯於林其許焉余而余即夢吻少陵之勝句則奇文之通鬼神益亮即鬼神亦旨欲以君之百傲少陵氏一耶余生平不識紅白梅僅誦周南標三標七之詠并廣平一賦代松醪之佑頃眼飽神酣於金陵之江畔僅拈十絕以云懷當若撫之百篇豈乎林乎末之盛若梅花即再秀三百年又安得有殊態別景以供鑒賞者耶一斗百篇止推一青蓮然爲七言律體終身不過八唯行樂八律得之酔餘即沈香片時詞亦止三絕句若撫

之東一題以詠物而七步已十八又手已又十擊鉢而響絕已又十此所謂天用之神龍行地又安得不日馳三萬里而以赤陽之坂爲桃花雙蹤之電影哉

程氏小像贊

昔太中老子八百功德都在眼獨以第一流當無極之翁傳殿前及第之延壽往就學其歸遂弄月以吟風仙郎臣之伯淳與紫陽山下可以授閩說與易通脩脩者羲皇人之玉貌耶濬鴻容與核翰衆而跨八毛能抗手明良之表垂晴皎鏡之中春朗日曉秋霽

江空客或謁虛堂而瞻禮尙髣髴想見淸伊丹洛之
大宗

隱客小像贊

落落者非長天之正色巖巖者豈泰山之眞形誰能
因望竿而測椅授柰何即削瓜而見神庭夫子之山
隱而天遊耶心花閱萬古升沈之昏昏應圖而求駿
馬吾弗敢見鶴而憶龍章將無同嗟嗟秋水之天然
儼可掬春雲之對兮若爲容月不以斧修益白日不
以海浴增紅揖六逸於竹溪訪十友於仙宗西極生

贊之比於樹猗羣玉之絕峯

告金仙文

萬曆丁巳九月之十一日南京禮部祠祭淸吏司署
司事儀制淸吏司主事文翔鳳將以于役解篆謹爲
文一通命南京僧錄司左覺義慈燈即天界寺之大
林殿撞大法鼓叩金仙而告之其詞曰愚自總部攝
祠政者蓋九旬所楪緇流數萬所決訟亦至數十牘
所黜僧長以三計惟是事則執法令必根心心充寸
許可映靑蓮之座佛氏稱淸淨寶目不啻秦鏡之燭
肝腸其爲避愚晉黜三僧長矣其一以沙門詐充迎
謁其一以默經隻字弗記其一以嗜酒狎尼供實愚
不敢以姑息從事即晉補三僧長矣其二以默經竹
題舉筆其一以楞嚴經義成文愚不敢以苟且塞責
嗟嗟住持之失人將一剎瀆縱而莫可隄防愚實念
之茲且解袋而渡大江稱賀天子之庭如或愚之攝
政弗公弗法惟愛憎是顧願質之瞿曇世稱報應之
捷者歸佛氏即金剛法華之應稱如響矣愚實代佛
氏而領其衆豈報應獨弗靈於㳻躬愚如以誑言闘

則願揮光明拳伸五輪指以創愚之顛越嗟嗟愚以
畏天爲大律天地之條例截不可犯獲罪於天以禱
誑

皇極篇自序

洪範稱五皇極五蓋洛書之中數按九疇而命野則
洛邑當一伊洛蓋四極之紫庭邵康節氏晩家大津
而創覽於伊川之傑其經世觀物之書亦繫之皇極
皇極之詁蓋云大中大靑于晉令伊洛矣肆其三載
之筆游稱皇極發自癸丑迄丙辰之夏丘其自燕徂

幽自幽出關者三甲子在伊者十五甲子在洛者三甲子肆其篇有伊書洛書各有詩文子史之四統詩則編年因以自譜杜陵氏史時事與衰我則史厥閱歷凡誦太青子之詩者卽知其以某甲在某卽詩者亦得以自論其往跡時一翻檢若爲世而稱說之文則按年類之凡若上者之詩文不主獻吉子鱗亦不爲近年新進浮泛之習道情推理而秦漢唐宋以迄經無適莫我不合彼亦不效顰子則因篇可攷歲該益太青子之語與說不可方昔之彙而子者談經

之座或杯嘯之餘輯其語且說者艮非苦思之極筆其理以事天尊孔而黜佛氏亦不至爲儒者之誣性爲有始終而闡於達天之實近世所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無取焉固知具眼之夫誚講學之買名而詩詫然不敢因噎廢食其自謂三日不談文欲洞三日不談道欲死甚肺腸言學本過庭不他氏領下乞不敢少詭於六經之繩史則其所史之案牘檄移次而錄之其事則聽訟催科不爲文言亦不敢方皆之史氏史者太青子令令所職案牘檄移肆次而錄之不

鄙陋嫌嘈愚其務華說而蔑棄政亦惟忠信謹慎不敢一行一語矯也才力之所不逮不敢自匿過擅其所次錄之迹則心花可掬矣其四統之部維什詩之爲伊川草四卷文之爲汝海稿五卷子之爲南國講錄三卷爲雲夢藥淡談一卷史之爲孔邇錄五卷維伊書凡十八卷詩之爲太紫草一卷文之爲天津稿一卷子之爲干過錄一卷爲丁役錄一卷史之爲太微堂日錄五卷維洛書凡九卷二十七卷各又有綱目詩凡四百八首文凡一百二十三篇子凡二百九

十五章史凡五百七十八則合綱目三卷凡三十卷益二十三萬九千八百餘言文翔鳳曰丙辰五月獬愚出洛七月朏渡江遂木命之金陵之蘭若又一年將以入賀北始落工而序之則丁巳九月幾望

文王邵子祀典議

請補大聖崇祀大賢錄後之典以持聖敎以光道統蓋我朝獨尊孔子而推及孔子之先則有帝王廟以名世之臣配之推及孔子之後則有從祀兩廡之諸儒至錄其後爲五經博士所謂駕前代廓兩者也然

猶有千載之闕典若待九司之議者敢臬愚衷以問
夫所謂大聖崇祀之闕典宜補者謂周文王也孟韓
論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故孔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揚雄氏亦曰仲尼潛心於文
王達之是孔子之道益得之文王孔子曰吾乃知周
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曰久矣夫吾不復夢見
周公仰品子者亦云如人倫之有周孔是孔子未嘗
不法周公周孔林益爲制作之宗卽諸儒折衷亦云
文王之德如堯舜周公之德如文王國初定帝王廟

祀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爲三皇
中之以帝少昊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
有虞氏爲五帝左之以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爲三
王右之以能一天下之四君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
宋太祖又左右之益嘗並祀九世祖而後乃黜之當
時議禮者不滿王制之辨而止錄定天下之功其四
君如漢高之欲分羹於其父光武之黜嫡后而易太
子太宗之逼父殺兄太祖之託周孤而取之其有三
皇五帝三王之[illegible]姑不敢深論獨古之所謂

三王者謂三代非謂三君謂三代之異尚是以有三
王故孟子論三王兼稱文武今議禮者既以文王爲
諸侯不可並列於商湯之次而武王既南面父又不
可以配享是以文王得免於與蕭何曹參陳平曹彬
韓世忠之徒並肩而侍然遂舍而弗祀亦不可謂非
闕典也今京師靈濟等宮皆淫祠至稱帝稱祀登帝
王廟外獨不可別爲一至德之廟以祀文王而俾至
聖弗血食徒令人讀中庸而仰文王之所以爲文配
天之所以爲天者欲乎其至誠無息之純德竟無一

奉之宮可託也誦詩之大雅與頌而思文王之於昭
于天在帝左右者不得以觚呼與其灌將列也思文
王之對越在天者而不得一駿奔走其廟也玩易之
卦繫而思易之興當周之盛德者不得一盥而薦之
以布其顒若也試問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皋陶伊
召配享於廟而以漢唐宋之主臨之重君臣而輕王
嗣姑不敢深論獨周公之主卽以之曰周公旦雖君
前臣名而後世以大臣分獻其前者仰而名之試問
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易六爻周公之所贊也周書

之靈蠠者大半出周公之手也詩曲風雅頌亦大半
出周公之手也儀禮周禮曲禮𧿁周公之手裁也至
今而郊廟魏闕之節朝廷文物之規與夫學校鄉黨
之儀則無非一周公爲之嗟嘆大禮大樂與天地同
節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周公安能斯須置念孔子
之集大成而定六經亦就周公之全局潤色之孟子
蓋已稱其兼三王矣而蕭何曹參陳平曹彬韓世忠
之徒雖賢詎可與大聖等爽耶嗟嗟韓信何人尚云
乃至與噲等爲伍周公何人天地鬼神當爲之惻愴

矣人倫之有周孔如人之有祖父子孫並祀父而血
食報功報德之未遑倫亦禮官之疏也乎昔者唐初
祀先聖先師以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固非所以尊
生民以來之一人玄宗始以孔子南向萬世孔廟之
制所自起三才有定位而稿世之師道尊然周公不
應遂遽至此唐太宗尊周公如彼其至而太宗今儀
然其上視周公與其臣房杜輩相雁行太宗想亦慨
然矣今固不敢望四君之別自爲一廟獨計文王决
不可以不祀何不於京都特立一文王廟以周公配

之庶幾協天經而暢人心乎當時稷契亦以湯武之
祖不可以配食而并置是亦闕典稷或如啓聖之例
而祀諸文王之後以報粒食何如契殷之祖爲孔子
之先或亦可祀於啓聖之後也庶爲完善所謂大賢
之錄後宜稍者謂邵康節也論者曰康節之學爲數
謂爲聖人之別學夫康節之數非他數易六十四卦
之數也因日月星辰運行之數而得天地始終之數
一本乎易伏羲之先天四圖自康節始表而出之其
與表曾思之大學中庸者功自不減而天根月窟之

解天地剝復之蘊殫是矣濂溪之太極圖尚自圖其
所見先天圖則直表伏羲者可作第二解耶況太極
亦不出先天圖合而觀其所布置安見陰陽之圈而
抱者非即其對而書者乎又安見白圈之位於中者
非即先天圖中之空白處乎朱子亦嘗曰太極終在
先天範圍之内朱氏之學出自程氏而因推及程氏
之師遂以濂溪爲鼻祖然伊川之贊明道亦止謂得
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謂全得之濂溪況康節齒長於
濂溪者一歲而年又過之其聞道獨蚤當不在濂溪

後安見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非
聖學之第一義耶二程雖少學於周氏然終其身口
不挂太極易道一字其晩而切磋於邵氏者或視其
十四五時所吟弄又不作矣其學雖不一一桴鼓合
然推其內聖外王之學爲振古之豪傑而朱氏亦以
康節先天之學爲一程本甞聞而自不可捨者伊川
於字皆以人爲無後大而存之精神謂性與形滅理
掾氣有明道亦云而邵氏獨見其爲不朽是其盡性
至命之宗實出程朱一頭地而周氏亦不聞闢佛反

至譏原道之深排佛老恐不免開異說之門康節獨
以根摩之辨爲點鐵成金丹青書馬詬之以天地之
外復有天地爲不可知之妄不俟禪伯不詸方士而
獨推聖經以配天時以孔子爲萬世之事業冠皇帝
王之上其學獨歸之天身代天工口代天言以聖人
配昊天而贊堯舜之中天爲獨能與孟氏學孔子稱
堯舜之兒趣知性知天之指蓋並嚮聖門者也推元
會運世至於五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萬二千元盡天
地始終之數而以十二萬年爲大化中之一歲而一

本之日月星辰之運以按開物閉物之候曰乾一而
坤八夫極推昊天運行之數卽所以極贊聖人垂世
之功邵至大不其然耶而議禮者徒以傳註爲功程
朱成錄後世翰林五經博士而不及邵艮亦闕典河
南直指阮卓爲論列仲千載之議欲令邵程之學並
揭充於廿卅而旨倡罪未了然性命透徹之儒不可
不爲昭曠之觀其請錄後如程氏而並欲以其父邵
古氏如程太中例配啓聖艮非一家之私說天人之
應當舉茲時夫文王之不可不尊爲祀也周公之不

可不祧而配也所以明孔氏之宗有自來邵氏之家
可體亞於程朱也所以明孔氏之派大而遠本部請
逐亂筆之夷掃除異說昌黎之後又嘶揭一北斗泰
山而此爲千載之大關典秩宗之第一要者吾道之
司命倘採而轉聞之斯亦今古之至公也
右宗籌之九文之二一綱十八目十八篇簡文九
千四百六十二字丁巳九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十宗籙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張意松先生

某自少小不爲時俗俛仰某吏東萊謬以爲古之循良可比跡追也而不儀圖以罪行蚤夜流汗惟某不欲塗面目以至此又忍改轍爲某吏伊川靡增於海政而遂得寡過者匪執事特達誰也當驅馬指地中時大恐不足當雖指無介紹之先而青盻有加又不儀圖某奚以底此執事開誠布公人品在千載上而某以忠信謹愼見收北面之列不庶幾長端夫之氣耶秋初渡江攝某長篆惟黽勉大體量披扶一二訟牘可以優游延歲此間談桃林之發者無他旁撓咸多某令之智勇而以鈞筆之上聞者爲大得體也亦可究定論之歸矣久稽馳候五華屛嘗翹首艮岳夢想飛陟以邵子周張二程全書幷李何全集上某邵書亦未皇輕爲丹鉛法座清嚴未敢布其芹私諸函

以有某命敬以爲麻外具邵氏族譜一函聞代者將得旨執事庶可釋重負而書績過里爲邵子請博士弁陪祀啓聖者想命駕之長即以入告也艮爲第一舉吾道幸甚張公祀以從來文學政事即聖門亦爲所短公依之名搢其長其品可尺寸量哉一自觴豆薦[illegible]如[illegible]金陵其人不勝神騷耳邵子諸書非[illegible]者特書請來謁請祀之舉俟得代郎陳[illegible]大[illegible]僊服中可草埋[illegible]石[illegible]數福便足以患

簡江玉林座師

門生之違師範殆十五年三折羽而始博一第欲通候而西粵遠在萬里未繇一上狀長雲橫阻山川徒勞夢魂縈結吾師移鎭天中百吏方快龍光之對而門生又渡江不獲在趨走列摳謁之艱至此惟老師承天玉柱夾日神龍翔翔大郡跂陟憲臺布霖雨於南河騰休光於北斗道大酬時望隆[illegible]代師弟子聚晤當尚有佳期

簡呂九如學憲

中州士子之表表時流者南陽則方適中牟則劉之蛟伊陽則劉爾[illegible]劉爾禎張維屛樊鳳梧劉爾祿郟時偉陳羣汝州則吳治一嵩縣則董璜焦應昌孟津

則雷拱極永寧則趙建極盧氏則李正芳衛輝則毛定國登封則陳懋齡偉性艮參山則蕭雲鵠洛陽則司桂國李正學陳纘烈沈繼慶潘廷芝孟春芳沈進董其敏李獻庭余應魁俱翩翩度越者洛尚多靈穎之筆不克殫列童生則洛陽韓金聲伊陽宋之光皆某從遊之役

報胡又康洛陽

竊以太和蜀都之賦鄉往三巴之山川馳神於玉壘劍門之外矣青芝之雲浣溪之花揚雲築玄草之宅王淵

問碧雞之館君平兹焉含照青蓮于以挺靈射洪誕陳峨眉孕蘇神禹奮於石紐武鄉列為陣圖所謂靈坤之別界天吳之奧庭宜其代有哲匠光被華陽明公驅濯錦於墨池揮巫雲為筆彩而與桑麻於同行之孔匪徒洛人借寇之幸亦藉令先驅之光某少小愚守寸鉛勉而筮今戴星出入者兩載於海邦而道不合於俗眼其令伊靡曾於往轍而上大夫諒其苦心是以鮮戾某惟以忠信謹慎四字為銘不敢飾一語於士民不敢飾一行於監司其在洛僅四閱月適遭計偕又當代庖三月之餘百務駢臻五官並付在輿者十之七在廄者十之二在齋石十之一也是以鹵莽馳騖無能為父老樹一福袪一病蕃撫執在前金粟之價益增而隨和射後瓦缶之品堪誚矣

報伊川鄭先生

自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與寫意視伊汝尺寸山川為兩載所區畫者真夢想所追赴也況高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搖玉樹奈何能恝然於別懷乎

報謝五雲戶部

某非能為文者嗜文者也謬有西極東極二集而未及畢編剞之役忽沒以木行者亦非完本定本丈何選而命之重嗜善之雅姑以二集之二三為獻其皇極一集正翻板未就請俟異日

報伊川諸孝廉

侍罪伊干所邀惠兩載於仁賢者直當百世向在京洛尚或旦夕睹伊人以為慰而倏焉渡江而南回首紫邏青門之畔真不啻長雲橫我襟前也大雅念舊

不錄其過而反爲亭以圖其衣冠捫躬爲愧得無滋
罪奈何蜚蟲徧埜遂成大𥠖鬪之五內爲屏營也

報伊川諸門人

諸君子不以僕爲鄙陋含其舊愿而侶諸士民爲圖
衣冠於宮牆之畔捫躬大爲愧汗白門自是溪山可
捿頷逐隊匆匆亦無佳況在龍虎之盤耳

報伊人劉孝廉

寂寞江干頻荷存問臨風如對僕無善狀於伊父老
不追數之足矣而喬梓之好無斁至爲亭而圖之雖

仰志大雅之眷而良以爲媿也便祿詢卒歲情事云
尚不至大饉竊爲伊人幸

簡洛陽鄉先生

天津大賢之奧庭以謫未待罪令長者四閱月卽視
篆置郵不啻無能爲父老樹一利拔一病而叨遷閒
署者大庇之餘也雖諸公能光上品飛丹洛於清襟
案牘之吏攜之風塵之外歆德悃涯郊祖又何爲輦
卽治金紉蘭何以方諸渡江颿其徂庠久稽言候捫
丘情殊大盪沮嬌首北中遙爲北而徧不暫過其舊

瑕敢不堅如河以布心耶

報董定所先生

某自丁酉前獲讀碩寬諸稅則擊節誦法於名筆鄉
往雲霄之鄙況與日偕引獲事臨汝甄鑄我者旣隃
格誨諭又次悖譬如奔鹿之遇慈保窮兎之遭先主
業自欲掬肝膈以獻矣雖壬表肖隔於大河而神曾
默授於下士種緣既熟天賜知巳而星軺移鎭於東
郊未下車而卽請以謫簿改劇邑甫下車而遂得以
卑鄙副光驅天風欲送鶯鷃幾借棲於全林鹽車不

加駑駘竟釋勞於灑地竊唯洛下介藩又車馬之所
輻輳耳目之所嚮沓某之愚直何堪支吾雖視事僅
四月而聰明旣不給矣非執事覆蓋其上而庇以垂
天之雲翼其奚能免於咎至今思往事之艱難感世
路之反覆深惟所以不至獲罪者非執事果誰恃也
卽某不啻事東人乎何至以瓦礫棄也不啻事他人
乎亦未能以知巳戴也俯圖矢躬之願詩云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覺齒頰筆楮之布尚不能罄其曲折者
初造日門未皇靦一狀於恭梓而好音先之獲從長

兄遊良非尋常伐木嚶鳴之雅直[illegible]聽其和平亦[illegible]一
寸開金石之丹誠如日如河獨可爲賢人道

報萊人宋衡星孝廉

憶答丁役大海之渚筏與諸君子商千載之絕學於
几席之上非尊天作聖之說不挂舌端亦一時雅聚
辦關東極之倏然會期殊寥寥尚欲深相紬繹一破
俗吏之桎梏而造物不欲其道行俄有伊洛之遝然
清手如對時作明月屋梁之想汴上披捷書鼓掌爲
交遊慰也賢友不我遐棄而追念兩載之舊馳芳函

而問之載讀雅作長江立注天花載雨僕迂人也三
長邑五閱歲矣勞勞摘白茫然於道問聞徒嬉筆札
之業良以爲愧故闢荒蕪室無寸甎巷無棇扉鄉人
嗤以爲拙內訂既訖歸思日促卽命裝而西矣姑拈
近懷爲報惟門下努力明德千里不啻面焉

報萊人宋掌垣孝廉

憶東游獲交溫其如玉一洗衿裾習氣未嘗不屈指
追舊好也馬首循太行而西卽萊子之國令其長如
棄贄然鄙心敢擲兩載飲水之區乎雖足及門多士

心花映千里如新汴游得捷書而賢友蔑冠甚其羣
欣若身當之燕雲則披對初視洛篠不與計者之役
遠意遂虛吾友不以夙昔之誼爲不足念而飛瑤函
於江干讀大搆而筆彩麟麟如之眾金銀之氣再拂
襟而沐其琴流也請禮又廢詩之秋面尚不受勤札
以遐錫答子何以答故人之惓切乎僕雖歷閱迫窘
世途寸心如斯不爲增減幸不負知己雅注

答萊人孫旭海孝廉

乙卯出汴闈讀齊晉之書得大名而心異之有士至

展雲霞而含不收之品題聞得無爲肉眼乎歸披其
士籍而知爾時公正讀禮不造縣庭也姜子采曾道
雅注若不欲見進而頃馳問一灑而托於私淑艾也
僕何以當此謙謙之㧑耶方自愧其謭薄不足桂齒
諸舊遊足下乃至爲新相知敢不益滌胸鋼與執事
者神交而披質之他日被長襟而拈語庶可傾蓋如
故乎

簡吳玄木客部

石城冊次割襟飄分夏秋之代謝也許大乾坤不免

局踏皆人馳志風雲期汗漫於九垓蓋爲此等耳自
失良友逐隊鵷行知已焉付四月間弱女患癰遂不
覺淹留至今未得抽身八月初方可西行耳吾儒學
術原合處世出世而一之自先儒籓籬太窄根宗未
快遂使豪傑俯仰不得而逃之異家丈如確有見於
大道之府事天尊孔足以了却洪願諸葛康節二君
子似可與定千載之交也丈且作地仙山中他日再
對當有各進步處吾輩終不能作世上兒郎何如何
如相思不罄之筆間

報李愚公孝廉

家大人長沙之遊弟年十有四耳遊未幾而困以去
肆乃故人一函之槩未通也而不謂爾時伯父之遺
人僕逆次如此弟辛卯即試於鄉二十載而始叨一
第亦不謂爾時伯父之伏枕索文如此讀手敎而寸
心屛營倘家大人聞之其感又如何世丈挾超世詞
管而咫尺睹上林之巨麗弟得欽再世之好亦何幸
玉郎國器大是雲霞之品弟所珍重推片帆而西遶
天際長江鄙悰與之俱矛弟亦旦夕以入賀過里當

爲家大人道此情況云爾大人天經附上一冊

簡祝九如戶部

昨伊川役者往聊附入行仰訊尋奉遺音奈何離豐
失影於鏡臺聞之爲咨歎者累日當髮拔之初奮未
遂同車之遊一難堪當使軺之客泣永割河洲之愛
二難堪但達者了然於天人之際以保躬爲孝得不
愼重以慰嚴庭耶他日登閣陟臙抹五花以酬之終
何慽於哀榮乎敬以爲唁并布其所不能恝然者

報李九疑儀部

弟後進所挾京薄萬不足稱文下風也而偶獲附驥
序之末竊自幸長者方萊娛高堂陳情不廿捧檄遂
無從請質側聞之諸交遊槩口說事之攤萬軸乙之
卽二十一史有日課月程矣當其櫟鑑古人時跡世
之嚇鵷者徒厭卷一攸然而已讀山海經之義：上
人殆在君耽閣乎弟益緬邈之莫可追佳公子淶南
雜而奉雅訊并珍遺志以不朽也耶君又難羣鵷霞
舉而不可縶者得握手之爲快顧歸迅而不克深語
敬勒布以爲報明公其終敎我也

簡高孩之少叅

向拜興問之及嶽焉四時徧矣竟不能馳一函以仰報蹉跎逮今旬日將西轡頃從徐念賜祠部聞明公之伸擎雲手而罷各縣冗役諸吏折襟悚立矣徐君大夸詫某竊歎以為一既管也廷推僣憲計期且即具矣然邑箝簿杏軒者拙而廉其罷歸至為豪右者緣其產無所歸而不了於維揚之郊執事盍停驂之有加弟至日一被而此君始閉而控之為白於屯臺而下其牘於郡郡大夫賢揚人也且湯先生在焉執

事賜片訊而拯之泥途想仁人所願聞也貧至骨立某坐視不能資倘恃虛燭垂庇焉當不以饒舌見多懷抱不能數之筆間奈何

簡徐海山南呂

丹崖艮嶽之畔一謁清襟嫩焉草木之載霜者六矣旋半艮洪都而收二難四美之勝計此時正寒潭初霽紫山映人尋常二千石之勞勞風塵者詎可望其髣髴耶向出洛時有片函奉瀆者以南呂典倉前伊陽剏劃經事弟幾三載無寸暇大若藏星之勤鬱心

殊念之乞垂青而引之手如愛詢末其弟太學還白門敬郵函以問旬日間弟亦以入賀北征矣伏箋起戀有加

報徐念賜祠部

郊觀言別弟獨坐良久望車旌馳而後乃旋不能便去舒過仁人舊館徐然有柴於懷部務每有應商確者相顧以含歸矩為歎瀕行之客又以六月望攝祠政悵然無可措手前聞柴擢當恭籥再陟京卿亦未為晚但後面不可卜期卜地伊川舊愛蘭署新歡夢

想以之矣華箋霞鑑之惠懷袖几案間以不朽

報來馭仲茂才

萬福偕游廿載以還陰光遞流懷人頻夢白門披襟青眼向月不啻定良契於百年居然擲好音於千穰文雀一技向為制業所羈尋勞頓於判批又彷徨於講述不皇深涉苦括然尚能折衷雌黃不至孟浪逐吻上下竊以所教大神力一言為斷案雅作驂手古人願附跋言以須翼日郵符已覓白督漕冗次太淹良伴青條總翠黃花散金詞客輶軫西邁淮海維揚

一俊人又副豹尾之乘不至籠雙玉勝鐙征途兩好想芳什益新近草之脫木者將半先割以上恐不叶雅聽也

報蘇石木符卿論梁山易

謹按六十四卦之序錄兩卦反對已見雜卦傳邵朱已披抉之三十六宮之說正謂反對而梁山以反對者爲綜以不可反對者爲错詁二字亦的然此特二字義非有何千古不可知之奧而謂孔子至老始悟之其所詁文義爲謗大是老生誇詡過甚而其鄉人

至以爲才過康節康節千古絕才恐非周孔不容言過敬質之長者

簡徐念賜祠部

向者從遊左右披艮月於松刹之陰送快風於鏡湖之畔清襟雅豁此生難再而倏肭分手遂作往事石城之上何處問足音乎而爲虞兄又以假還粵佳朋捐我隻影畸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弟卜以九月生魄後直造燕雲脩於前途別母琴畢西還撰祠篆六句惟明公之芳躅是瞻君老當過吳門

便郵以詢升上墓極篇之已脫木者其他亦旬日殺青或可附聞也伏蹤抗首雲末

報劉夢昆江寧

近敝堂翁爲各衙門之伕職掌甚不平是以某誇有中傷之移昨南城中諸二僧某以行堂狀即有他訟然緇玄二教宜以宗伯爲主從僕說堂聽其抄招庶爲定體而彼不能待敝衙門不得審結矣以大宗伯而不能管一僧何用禮官爲亦未有以祠郎而反可抄該城之招以回大宗伯之堂者甚不便也既奉教

自當一體相成行提姑聽其緩但二僧宜速發僧錄司以便備衙門審結不然恐禮官不可一日牽其屬矣轉布之幸甚

報王聞脩督學

薊門一見所謂阿閦佛國片時覆者不虛也南國再逢庶幾可長話乎而惷民之俞命迫我兩人所種綠於碧落之館者當不薄而造物反隔絶之如黃姑織女亦可畏也弟向謂黔中大可鳴鐸而年兄以選天不堪求慈君也旋疾而報可出處之義兼矣當事

者或以學差輒難改他省勉用如尊指旋當有新命弟旬日外當以入賀行北曹二三兄弟處欲爲兄計之前度劃稞弟益大有難爲別者此等風塵外之纔鶴得不關情弟近翻梓皇極小草鄉書者不可待北首當齎一部孫駕部處附覽耳提骨慎其欲因晨風發馳尤兄我石也

簡江玉林座師

近得老師芳翰良不啻飛身座下一攄其闊懷也門生賫捧而北不得謁尊嚴而叩之徒有神情馳赴茲

胡季凡之謁敬以起居胡兄爲我瞿翁先師愛弟所痛哲人萎奪會又失其冢君惟一小郎匏立頃訪門生於金陵握手潸然而大裹之不克舉是諸弟子之罪也凡我及門之士籲次策名仕版所祿食者伊誰之賜而忽負知已於函玉之後特與胡季兄圖之惟侯生在衛輝大是有心人可托乞老師假輿馬而送之衛淵仰其徧約諸士共圖大事立馬江干敬布下懷

簡侯念岡衛輝

年兄出長大郡雄風甚衛水之濱況江夫子爲胥河使者呼吸相通可謂盛際自都門割袂旋已五閱歲華而年兄之羽翼已成翱翔萬里弟大爲同澤幸茲捧表北馳末繇一對大雅爲憾胡老師賢季行敬以片函閩益先師捐館惟一小郎煢煢頃訪弟於金陵握手潸然媿力薄無能爲情惟是吾儕聽鹿題雁共出先師之門爲闈中文章之初繇文體一變者誰之力也況吾儕後先在仕版仰而養俯而蓄卽族姻僮僕皆享天祿伊誰之賜五夜思之淚下於睫不能恝

者也我兄弟當有同心年兄千里馳與自是師友之雅而大裹未能舉此胡四兄遠謁惟年兄馳使仕京仕晉諸兄一體關之務得數百金足以了大事而後可仍差的當人役偕送至宣州師母處方見始終之誼必徧告諸兄此大義也

右宗錄之十文之三一綱二十八目二十八篇簡文四千九百二十箋文九十七稅五千十七字丁巳九月江舟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一

丁巳雜著二十一篇

告大江文

維萬曆丁巳長至令節南京當以九卿之曹署入賀於是九月之十七日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奉使捧表行百官班送於三山橋越二十日始舟發石城以牲醴致告於南瀆大江之神而昭厥靈

曰開四瀆視諸侯維大江紀南國留都應太微匡衛之藩其北又紫微亦奚翅江瀆之赴海愚叨總部寔典大禮又嘗攝祠政百神之祀獲與聞茲充朝斗之星修來賀之典將命舫於石頭城畔望廣陵而艤帆江瀆應月將而浴日母亦大地而浮長天與敝邑之河宗並命敝於神州其翊護持我觀光之役而假滕閣之快風俾波臣效靈如艘坦道使者假天子之文命天吳之翼戴我上皇其尚妥于茨使者其以寸管揚搉津梁綺霞之粲以冠星槎之篇首亦何必攜駭

鷄之犀然後退

石梁橋碑錄序

廣陵之西一鄉曰大長其又一舍有橋曰石梁縱二十七丈廣什之一開時樹之曰雷進夫氏問厥費曰以金錢六百萬計問所自捐曰弗煩縣官弗假檀越而于[illegible]者也問落此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問雷氏之里曰關西之涇陽三千里而遙耕治此之鄉問所繇肇基曰世賜翟之業策騎一躡而勃有桀乎其俠遂力任鳩材者也問所爲表濟美

其社爲名曰太史朱蘭嵎氏問所自表曰猷子文學鵬皆嘗窆踵若考成之問道左祠曰雷公之績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土邪大夫釆父老之輿誦而爲之宗伯氏聞之曰禮也余既由公鄉人邇益從金陵識鵬昔而與聞於若考之俠義而慨岸世之蠅營[illegible]赴者至等小金於割府其身爲汗漸於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尚可共閱天下事爲救世道之良工可緩忘雷君哉而特嘐嘐吾吾焉謂豐鎬之間無周上惡乎其[illegible]道一詞也噫嘘八瀆有鳥鵲之填圖兩浪而闕

天津有花爲蛟蜗之構亦莽莫而測海若然天官書
稱南斗爲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曰關梁兹
豪示雖征而天根爲成梁之候单襄叔以占政雷氏
伺逆旅之一蹄一爻也其歲寒爰之幾何而慨然爲
遐計容公煢而斉乞恰以通此壁嶄波漩之津勤勤
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俗其子孫使世之有
國事之膺者咸以其身世殉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
川之利無磯駟馬奈何靡大官之祿肉食帝世而即
其身世濡足滅頂之愚尚弗圖又惡知夫瞽汝奠其

濟者之爲如何事也其過雷祠而若頹不淫淫泚耶
世衛蔡君漢通靈陽侯余嘗訪其所爲萬安橋碑之
鎬木管木壯而武之彼冈太守能舉一郡力者而雷
公直布衣然聞其進致石於覆釜山中也若其遒遒
而發神諾之云去橋之若干武有伏石可任也若如
指發之石齒微齦水涔涔半沒之有閒而潤而得石
任數百艘也橋之材只矣異哉大長爲吳越通中原
之樑所利覘爲安之海一隅者如何其假靈於鬼神
不妄也余讀其錄而序之且告友生之爲國家吁許
大木者無震驚於非鬼之賴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靈寶定亂紀事

文湖風門楊晉令伊陽矣與靈寶偕事一監司能稱
定亂之所船有又嘗令洛陽矣與靈寶偕事一郡長
能稱定亂之所皆定嘆誰有非定身賢而區
下之憂況興靈寶之亂終始未嘗不心折於公之忠
且深智而痛定亂者之幾悞國家事也欲究靈寶之
所罪者必先論家官亂民礦賊之截然爲三支不相
涉後乃可持筭而論夫家官即有灑糧之罪當聽之

院司府縣之法況非亂民所得剝掠劫抄甚至七撫
七縱擁兵城下捲郊關之市肆而燔之城門上封者
經月是何可長也託曰資於佻焦挾官長而術圖亂
則亂民與家官之罪各不相掩皆公論也夫亂民之
佻焦有從礦賊之佻焦無情而必之爲亂民者其黨定
窺礦賊焉非僭礦賊爲自然勢不張此其挾官而驟
四郡者非果出於四十六里之公也後之爲礦賊者
則了無與於亂民向之佻焦者無．大與其刻印佻
焦之首如黄金榜盡銷目不識一盜之面孔而猖狂

借報役之名至驅兵劫庫卽向之諳識道路爲延城中之有者糧之灑者旣更正灑糧之豪宦已疏逮而罪之民間亦何所不平亦何所餘憾而鑛賊特稱兵犯縣令之門庭石公定亂於倉卒之頃而庫以全城中之縉紳大姓以全旣馘斬其橫行之盜而又遠縛盜首於關西數千里之外桃林靖而關洛之呼吸通於衽席則千百世功乎則亂民與鑛賊了不相涉者事實也鑛賊與亂民雖不相涉而今日鑛賊之猖獗則前之包荒亂民者寔開其鬭瞰之門而予以入寇

無罪之目則其變亂之情形寔相倚而次第寔相比也豪宦爲誰則鴻臚少卿之被逮論罪者焦衍豊是也亂民之首爲誰則擁衆郊關肆掠於四十六至之郊井論戍而斃按察杖下之張國安是也鑛賊之首爲誰則關西數千里外之逋寇匿桃林椎髻之藪閃七叛無大罪而陰生狡志之高二是也語曰涓涓不絕成江河熒熒不剪尋斧柯前令不能提撕命令又不能蚤白引退遷延歲月至七叛之不可撫始被論以去兩臺遴全省之賢者毋濟源令最遴疏調公至立結數年之案鑛賊尙以令君之技成如往令等而謬爲犯縣之圖公恭身質而底定之若摧朽振槁愚嘗論者不察亂之所胎育而或誤以鑛賊爲亂民之再張則賢令之苦心撫字詎至是爲論次其事而錄之

靈寶當關洛之孔道往來其間三十載諳稠桑地産之利害稠桑三村其當黃河之衝而收其腴其地視河之去來河去則得地河來則失地當萬曆十九年稠桑適河去而多灘田楊令爲坐糧千四百餘石比

歲復來而地失利令爲復減六百餘石蓋曰涉其崩灘之不可常是時愚從家大人遊及聞楊令所爲增減狀其後焦氏遞告灑糧至三十三石焦族之灑糧亦至七十餘石共爲他姓之灑糧者六十六家又爲糧八十餘石蓋十年所雖經告免雖局多姓而焦倡之其不義之名寔自獲戾焦氏故饒不善撫其里適以使遠里惡生有爲涎于之者㤭弗付遂陰主之俾張國安鳴之國安驁素黠而通水滸三國等稗言者是以其技足爲亂鳴之官而舊令弗能蚤更正是以

國安率衆而譁令又弗能黍折其萌以權欵時方付
安遂招集鑛賊爲之翼以旣於四十六里之鄉井傳
帖各村欲集郎村各出幾人而爲數萬欲散則還諸
其村而無一夫一村不從則率諸村攻之陽爲仇焦
而借一邑之大義陰以刼掠爲長計而惡生寄持之
於內以操其緩急焦氏寔萃三村六十六家之怨毒
遂致稱兵一居產被殺者三十有三人他焦有不濺
一身而家於山下者亦白晝毀其廬片磚不留寸縷
盡收即刻無立錐之地婦子星散而寄食其爲慘禍

南極篇　卷十一之七　一是稿

皆未聞而令不敢問於是盡毀鴻臚之別墅至自所
藏收其二百年之委積尺椽粒儲不留矣嗟嗟焦氏
即失衆望然其漑糧不過三十石且曾詳允自官即
再訊更正而追十年之糧亦可謝廷計耳罪不至抄
沒縣令旣不能轄其強梁之叛夫又不直暴其狀於
上憚以爲已罪而稱以招撫爲辭至監司之委永寧
往勘則解去無人比退而各村之內夫又集於是國
縣之村落皆爲仗食而罔敢二國安云我爲一邑出
死力所不仗食期會者不祥而自以爲執言之正勢

不過至招撫並濟縱至七撫而不可終定也於是大
無忌稱兵圍城郊關之市肆空無餘壅城罷市而縣
令之政不行於門庭輿皂吏書皆怵國安而掉臂以
去令使其尉往叩首於國安之前請解國安不爲禮
曰毋與尉事吾將刃令而甘心之令大窘道路之口
歸於院道遂疏焦氏激變之罪並亂民不法狀肯下
而節述之嗟焦氏之自取戾即喪家何鄙而三尺凌
替至此他令有言宜陽勦而陰撫之非示之兵不誳
也恐洞悉其情然莫可控一詞嗟乎此亂之所胎育

南極篇　卷十一之八　一是稿

由來是時何與石公事兩臺爲靈寶選賢其疏曰城
門晝閉流羽飛矢及於衙舍青天白日之下幾成戎
馬之場進賢同於巾幗首鼠無殊沐猴非得強項精
明之吏振刷其間亦安望瞑眩之效濟源知縣石應
嵩科魁應清聲金以數千計智練才諳其移之靈寶
制曰可愚聞之喟然太息曰天下之大役有踰禍府
之國者乎之國之役暗踰渡河渡河之役暗踰北岸
之料理數百艘而石公身當之監司葛公嘗云千百
斤重擔在石濟源一人之肩而靈寶亂作乃復俾

之劾茶苦其毋乃獨賢勞尚思馳牘石公所俾其自
請免未幾疏上不可挽先是國安聞旨下歷弗出謁
公且去知不可貸遂呈身於永寧公受命遂以單騎
半夜入境示其黨以無疑怖所稱七萬閧民者俗如
鋒夾道迎四十餘里公大書平糴安民四字曰作惡
有焦衍豐首亂有張國安張保璽爾等無與遂盡解
夫力請罷兵之議先正灑糴之罪以解反側之口次
酌拒捕之誅地免再丈糧復原額學霸之操聚散者
酌為處分斬蘇克英黃金榜二人降祗者二人不求

多務左袒士獄具國安亦斃於裨家之杖下論戍配
有差案遂結懸亦改為洛陽令目擊新政見其免年
頭里老歸農革衙官之比較可減省民財萬金也停
六年之帶徵而科見輸也更兩年見徵之誤以復歷
徵之舊也議中官放方楞木之賠累而移文按君也
靈寶帖然畫壹以新令為能生我即七萬之閧民揭
殺盜而戴曉曰遂安堵為善良無他嫁公為令僅五
踰月往來於洛陽者五汝墳者三又會勘於盧氏永
寧之間者再在邑計無幾何其定反殺猾濟弱良曲

至而鑛賊高二之黨若叛志已牢固而不可革高二
益關西之亡人裕鉞泰州與其徒郝光斗作亂撫陝
崔中丞解散之檄諭帖遂逋至閿靈盧永之間盜鑛
如初者十年所嘗云我有免死牌何怖當張國安橫
行後道路號有膽力豪駛馳於焦氏城中之厚貲而
瞰官庫之罄索未解遂集其眾八百人與謀曰託張
國安報仇之名即招賊終不過招撫如前當丙辰三
月二日遂分眾為門刺傷閽者闌入之一隊徑掠焦
氏一隊分掠當舖而一隊攻縣獄遂破獄而釋其犯

隨聲呼諸監犯出監犯畏令君法弗應遂衝破縣庫
時至三雉堞而斧痕至衙首門矣石公即具衣冠登
鼓樓令居民盡登房衙役亦登譙樓擲瓦令倉
犯皂役佯為奔狀持票潛召義民為援突有援登譙
樓者諸役擒仆之而公手斬一人頭抉首以殉於是
義民許守度等殺四賊李近陽等千餘人咸集拒賊
殺二十四賊賊大潰逐追逋至東城下獲其賊又殺
四十一賊生擒者五人斬首以殉諸賊尚二等遁逐
雞子山是時有謂石公者惡生黃金榜將內應宜捕

之公自度無據而擒之諸反側者必駭潰今衙會來
謁因諭之曰爲忠臣孝子惟爾爲亂臣賊子惟爾片
時其自決金楊汗下曰某何敢有他特間變而以防
護至者也公即使視庫後賊馳指曰我弗識一夫此
大夥鑛賊狀嗟乎金楊固向者倡亂首尚弗一夫識
其與亂民炎與天牖石公於倉卒之間而辨其爲鑛
賊遂以白廝令其衆曰彼雖口爲國安報仇而寔鑛
賊殺盜者何辜我爲民先之衆遂奮向使不辨其爲
鑛賊則義民之膽不武向使誤縛黄金楊而城中前

日反側之子弟勢亟不得不合而爲賊使必不可爲
又使公或改其冠紳而少爲匿避俄忽城且陷不可
爲慰所謂尙其膽智心折之是時臨犯無一夫肯應
賊召者固可䀎其號令之素定而郊關數千人立集
則手足之爲頭面捍也向當舊令特何以郊關被掠
而比隣弗援耶是時即反側子弟一一皆殺賊立功
使果爲囘安黨又誰能自裂其朋從向仇所殘一人
非的賊其家何不拈片詞稱寃也石公之時誓其衆
我即不保即以此身瘞樓頭魂飄將殺賊以報國矣

爲我收郎者監司某公乎爲我作傳者文太青乎嗚
呼公之忠貞可泣神鬼而下嚴霜愚所爲聞之潸然
涕泗不自禁者是時其兩內君一執剪刀待裁一援
繯待縊公不入而內聽其闔亦不內訣其兩公子曰
我弗有妻子矣嗟乎公刑于之訓素閑房中臨難占
大節公夫婦所爲并荷綱常者耶次日公執訊生擒
之劉登雲等而得高二小李兒趙應等斜坂狀遂執
高二之弟與其婦劉而囚之命縣尉尤如鑑率衆追
捕而得趙邦準等十五人并贓金帛三百計於是馳

報至洛而董公立召攝郡李守許公并洛陽令議定
亂愚謹贊之出師因說兩公曰願公是日即爲定論
毋使文墨之吏或苛求其後以灰心義士兩公爲矣
諸日愚又說許公公不見安丘令之奪氣而空城以
付虜乎向使舊令當之其身家以沒寇矣洛西自澠
關至汝墳十餘城皆山谷之藪無地弗鑛弗盜倘非
石君以片時收之無論關洛之喉立斷而無爲金蟬
之徒與鑛盜齊作竊盜化强盜强盜化流賊且戈指
於郟郟之郊其以新潘爲鼎鑄耶撫臺必命駕提師

按臺必揚歷紀功矣道府於何道其責也許公矢之
曰石君爲我儕以身質却亂而武使之有不白有如
河於是兩臺以延道秦公鎮洛而董公往定之許公
則紀錄之諸將之以官兵過洛郊者有如縣高二等
開縣令收其孥與弟又屯嵩縣報復嵩公以十五日
午而高二等左右人又突赴老君原欲犯城是時守
備張明化不用命出師郊外仰望敵壘而哭嗟嗟此
帥之恇怯何當微人焉於伊陽綏不至仰移檄而欲
閉城吾設不恭急折之至用武之際而狼狽至此所

爲自挾其勅肯用都指揮體統者則安在賴義民王
沼等以死犯之寇遂却至夕而佯置寵狀二十所爲
疑兵遁歸雞子山老矣石公又使王沼等追逋至柏
度寺擒斬四級生擒七十四人焚其巢穴高二小李
兒遂遠遁其被者付許公勘訊之是時石公已掃南
武庫督學上事過亦揮而總部嘗上書按臺張公曰
蓋嘗之事久矣某恐積衰有年未敢以罔嘗亂民
之初罔原借焦氏以遂其擄窟挾鎮賊以横行其兇
破民間狀不忍言鎮賊之道路既熟而咒逐城中之

有爲奇貨仍以焦氏爲藉口勢幾至於殺全城矣向
非石令忠臣義士膽智無雙手刄之以先百姓雲霄
其不剃棘乎即石令之兩丙子幾就義某聞之淚下
潸然此等徒骨應變倉卒殆經緯全村嘗蒔賊雖據
城攻縣而所搶掠者既頗滿其心又不得志於闔衙
不得不爲脫走之謀一退而夢瓦飛下不堪仰視宜
其就擒者多而官兵無恙耳又曰靈寶重地密邇東
郊雖小寇猖獗今且爲眾中之兇矣但從來任事難
應變於倉卒尤難之難而議論之咎忌功幸敗往往

持文墨者有其後友報國之心捍忠良之氣匪旦夕
矣即如王文成功在社稷而今尚有口他又可知張
蝟蛛智縛小盜而遂終致身於司馬視石令全城之
功何如而道路之口事外之議非法鑒提卒孰能定
紛紜之訛言乎某以爲查覈之令宜緩方當倚成用
武之際而先爲行勘功罪之說即令之任事者又安
得不畏首尾而觀望乎盍此將以擒盜爲重況石令
之功與此城不朽者竟指籍不然而忠實失保抗關
隴之項而捉洛邑之肘其可異何似而好爲不情之

說者亦何不設以身當之耶蓋執事主持而地方用
事若咸恃以不恐矣但兵不在多在用命兵愈增而
地方愈累昨聞將士立營十五里之外卽相視大哭
其不爲此寇所笑乎而道牌之以捷音布洛下者亦
云鄉民王沼等擒斬有功此非石令所倡之義民乎
然尙不聞統兵之將馘一首者向使將兵者蚤至山
下賊又安敢至老君原耶而將之不用命與兵之不
如則者卽以軍法從事又孰敢抗阻而坐糜廩餼者
今旣被剏而奔諸將又繼往討日必爲一網之打矣

倘此賊之返而登山則易困而我兵一至其山下則
百姓不肯爲之餉卽立斃也如其在曠野而東擊西
走此救彼掠則鄉井尙不免騷釋之患而將士倘如
靈寶之鄉民可使又何患乎某感執事鑒石令之勝
智不勝國士瀝肝之嘆敢攄其所欲言如此又曰靈
寶之亂兩言以定之曰在昔日亂民借礦賊之勢在
今日礦賊假亂民之名是確案也姤者昔何外之論
非琢骨之解豈兩年以來果無亂民之猖狂自今日
剏聞者況往年原借焦氏爲名而遂作亂道路旣熟

而奸謀又作矣爾亂民不手焦氏一物亦安得執而
捕之如有一夫之不率其家寧不操片牘以鳴控耶
其說起於一人之有嫌於石令者主敢於異同兩臺
兩道之定論雅濟源人一聞石令轉而數百人往迎
其孫爲靈寶搢紳士民之送而泣下者千人得民之
效可睹矣某收不爲忠臣義士洩不平乎恃法臺以
定力持終始凡報閱叔將斷非此輩風傳之口所撼
況武弁退避無功者其說又何足取信也石公於是
命王沼以百人裹糧賫畫形擒賊首之逋者獲高二

於關西之文縣獲小李兒於鳳縣皆就其往日礦窟
收之憑南征至汴而報至院司之定論益堅而異衆
或呈恐矣石公又自捐俸薪百六十金請倉穀八百
斛以犒有功擒一賊首者犒百金其監犯之不應召
號者力認其爲礦賊者防衛譙樓堵欄縣門者飛瓦
發矢而全庫於吞噬之口者作某賊伴而出以招呼
救兵者持守走陝州以救援奪賊氣者本係西示突重
圍以赴戰者乘賊之敗再堵東門乘賊之奔而追剿
圍東者追捕而把守隘口者鄉約之捐貲破家於再

犯者轉食深谷之中以餉戰士者嘗無夫弗遂又下令四郊分別良民流賊俾各村具結毋使夥賊得以侁攀也再下令俾愚夫之誤搶賊贓者許自焚毀而出首免問也三下令俾官兵不得觸累市價也四下令俾鄉人毋聽流賊恐嚇而有洗村之驚自相奔亂也五下令俾焦氏焚務恤貧勉修退步也俾張國安之家屬藏頭學好不爲戮民之藪也其區畫如抽繭良工心獨苦矣茲按君張公所爲以沉幾定變上聞者也其疏曰霧寶之變在灑糊之初發難則張國安

等陰借鑛徒以爲翼而恣其搶奪在鑛賊之繼發難則高二等明借國安以爲名而逞其刼掠情事原不相蒙愚民被誘被脅嚮應風靡而番涎焦氏之積與庫帑之贏以爲合衆狂舉可要招安免死不虞縣官沉幾定變鼓義民而殲之若發蒙振槁賊之傷者逃者狼狽奔竄者不勝計高二復糾合餘黨屯聚近郊發言再逞以挾釋其親屬之在禁者又無何而縛馬夫戮村民虐骸鴟張告急之文踵至發官兵數百檄道臣親蒞申號令明賞罰諭投降開生路而賊罪不

赦賊惡滋深退而據雞子山栢度寺等處道臣同縣官調度鼓義民王治等率兵直抵巢穴且戰且擒賊遂敗北宵遁高二小李兒被創走閩中益望先年盜鑛之窟穴又投狗黨爲捲土之計臣等下檄急捕之道縣復督義民王治等率兵百餘以往逾月而高二獲於華昌文縣馬尾河之鑛洞小李兒獲於漢中鳳縣之石堡從數千里外組其頸而俘之渠魁既就檢黨羽散盡之民始乃出湯火而安衽席矣高二甚以鑛盜戎首漏網關中僥倖免死以竄中州者丁不肆

靈籍亂不階靈土原無糊之可濡其何侁之可報招徒恣橫負固雖行按法梟斬尤有遺恨其隨從賊衆入於誘陷出於迫脅總屬入井堪憐宜從泣車肆赦制下而石令紀錄吏部於是石公又上書按君曰此時逆賊連斫門役以據城放火矣縣門劈矣庫後園墻連破者三重矣閤衙妻兒且執刀繩待死矣在官人役滿城男婦且哭聲徹天莫必其命矣試問他人處此舍却拋命拒堵一策更有何策可供損以退賊否關外保甲義民既奉我調度開門入救尚當力退

其舍命直前之勇一味降賊第賊能保此孤城之稽
覃倉獄否應嵩始終得力處果在民心之附得從倉
卒中辨出鑛賊遂能鼓我士民以殺賊自效之義倘
如往歲門內外盡食亂之族左右皆兵肘腋爲難卽
以孤身寄麗譙之上列若孟賁哉殺一人而身隨之
矣往歲皆亂警焦如黃金楠張三餘史永瑞蘇克英
彭高運張克亮亂奈何不從亂而爲我討亂討亂之
與從亂可使爲之可僞爲之耶夫逃賊之口以讐懦
帥之口以忌不過謂賊入城倉卒擒殺有混及無辜

者耳彼時闔城喪膽吾民非深藏謹避則登屋乘城
豈混入賊黨之時厥後我民闖關而入始合城內士
民極力拒堵奉其賊擒其人則民與賊勢不兩存將
也倘妄指民乎之死闔城人能甘心自相殺戮以事
我乎夫殺人何事殺及無辜又何事被殺之家能不
出告其見殺之人乎卽不出告於縣官在任時得不
出告於解任之後乎逸賊有口何怪其然獨怪懦帥
受國家豢養世恩竟不得一臂之用畏賊如虎毛兵
一日不至一日不敢望老君原卽守道臨之或拔營

退至沙窩或拔營退至城下此士民所以哭向道縣
力求令旗良危迫之至矣非義民王沼奉我約束率
八百人自南偪直下則三月十六日之再犯不陷城
不止矣王沼等方鼓勇前來合縣士民方靦此一戰
以決安危兵未成列而賊先襲之官兵退若山崩不
止火器亂發人馬蹂踐致官兵王立之馬跌死而鄉
兵中亦多被銃傷則以官兵前奔而鄉民苦不能支
殿其後與俱奔耳此爲退縮之罪巳不可掩則何以
妄縛王沼之兵十人且割被傷鄉兵李守西党進甫

之頭以報功乎闔縣鄉紳士子安得不傷心疾首齊
赴道縣關訴王沼之苦應嵩排闥見守道又安得不
嘻官兵之而直數其退縮之狀爲吾民請命乎守道
審實立責千戶李大勳以安衆志而士民且哭請守
道親臨督陣巷又危迫之極矣計我士民裹乾餱出
芊酒備苦蓋以佽軍需信爲壺漿之迎爲官兵者亦
太負地方矣然則十六日拒賊之難是可以証初二
日擒賊之不易矣官兵誤殺二一八闔縣士民卽洶洶
赴訴是可以証初二日殺賊之不能混及平民矣慝

讀石公所自暴未嘗不發憤流涕嗟乎任事良艱公論暢如日月之蝕空而尚勤勤拈於疑忌之嫌所謂驚定還拭淚者也甚及明珠之謗又惡知馬革裹尸之朌人臣當事變之猝至有直向前拚命殉國耳即嫌忌遑問愚爲論次其梗槩諸之直石渠者

論日我朝中興之績上文成冠之并謂其傲名設發於數日之間而在千百年之思與其全律甚□於心日□分任法際而千人笑蹤其門解束帶□冠左陀右个一掃而收之所全雖僅一桃林之塞定陰定

關洛於未裂耳血手馳羽書其投刀斬案之氣可想見於筆墨淋漓之行蟠肯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蕙衍矢石交下之衝而閒暇如在禮樂韋端之會石公誓結纓而不免冠爲月指登樓之絳袍爲天人是時梯戟指面楯丹欲撲雉堞而下擊爲左右所力持其氣固射穀石而直入矣愚謂其膽智寔出於忠貞蓋身殉城社者必有捐生不貳之操而後全神奇暨駕六龍而運八風郭汾陽之以六騎免胄而郤虜渭水也或不至倖而郤耳然古固有孤守窮城而終不足以自存者如張巡許遠輩獨可爲一太息視石公隻手提千萬家之命如何世稱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蓋謂天寔贊退劉之功代虐實二年前之慘罹其獲頓消於全城之次日而麥秀兩岐三岐者在城在野不可謂皇天后土不番鑒石公生而有三臟倘亦四乳駢脇之異誕則與二百四十年而產奇丈夫於金馬碧雞之天畔西南得朋信天之篤祐國家也

徐州登雲龍山記

夜入徐州詩日宋戸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移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其先觴子於臺於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擁戴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矗出而特竪山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黃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西望當環山之缺焉臺足則大湖白蕩鏽坡老雲龍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逐

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岡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塋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銜大梁東銜淮陰北則濟兗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倚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息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挐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塹曰長江夫江淛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

必以江北之地爲衝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按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爰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昻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睨得兩都之槩焉

登嶧山記

使臣自滕入鄒遂登於嶧山嶧山者東山也杜詩孤嶂秦碑在蓋謂秦皇帝登鄒嶧宗伯氏曰嶧山蓋如纍卵爲其卵之際則摩貫之磊磊砢砢不相粘其紀其堂之爲風雨所剝穿者振古如茲遂玲瓏而爲洞又往往有水不知其何自升灌而奇石之錯立其麓者如名園之裝玩其門屏間也麓有館有秦碑曰書門於是小藥跡既借二子以山輿登自左透邐曲陟久之得孤桐焉禹貢所謂嶧陽孤桐者蓋虞夏間物子詩云自栽五絃隨舜帝止留隻幹表蓬壺蓋於孔檜尚稱前葉與刑桐以上洞頻現子詩有蘸珠半現雲關仕并毛孔分明出異香之句久之有石曰如日

方升石旁池畔如日出然予徑此山能飛水於嶙峋之杪於是有生山生水兢嘗前之歎其詩所謂木末呼泉空谷應又玉液斜飛鳥故過者步步惟肖蕊環東嶺徧歡里乃造於小魯峰其所鐫孔子小魯處犀心力陰悸弗克至遂右轉而陟望絕嶺有危石之垂二分而不墜俗稱王母挂練石也駭嗟之又横度至西嶺容身之孔輿至能入山夫胸便提白雲宮其堂輿上冠之以五華則最高峯遂短綆跨峻石爲猱徠之跡者又百尺西五華之以一竅穿者竟險甚不可

達遂陟其最西峰爲紀予慕箎可置足已幾於手攬
青天矣降自其西麓其最奇者曰盤龍洞抉之不啻
蔡少霞之入蒼龍溪也故曰探深九轉曲盤螺窈深
處水脂弗可竟命從者還報云有石鐘覆紐於巖而
下垂尤奇之有抑大終難應無聲過蔡霞之句還觴
於某山之右是爲丁巳十月之二十九日也是日宿
鄉中其偕國論阡遂鹵莽莫窮討懈王事之棘不假
宿乎山中以累日徘徊爾文子曰余爲嶧山詩有思
郊叠碁之喻故再箋之曰仙人戲倚手談局天眼垂

鄒嶧子窩然似叠碁者是惟之萊山之萊則砌之而
成尖聳豎者嶧則累邳横亘瓏鬆爲倘數千萬年其
間壁畢剝穿而去殆居然一層龙洞豁矣又曰嶧之
爲法蓋肖山形命之幸益層立之奧而四其琴之横
冠者是茲山與形圖也

聖賢贊十四首 兆嗣[illegible]

周公贊

制禮作樂口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
周左召右陝姑與分耶

孔子贊

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
故曰配天

顏子贊

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其淵肫肫其仁

曾皙贊

孟氏之功大既至曾點之見趣始傳舞雩三三兩兩
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子贊

其命維新其德克明脩身爲本天下則平

子貢贊

蹤曰井天蹐匹子如築場六年蹐匹子思爰禮端木
與檜偕番七十子之誠服子莫如參而罔爽也

子思子贊

上天之載爲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

孟子贊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

邵子贊

十二萬年爲一乾五萬萬元爲八坤三十六宮來往
者春建其宮右扶逆先天叶
太極圖於道州而本於太易君子脩之吉主靜立人
極也
周子贊
邵伯子贊
不遷不貳庶幾顏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裏
程叔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啟佑後生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絜矩
也
朱子贊
我夫子曰賢之有元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刪而朱
傳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登泰山記
天地之宗伯曰泰山一索而長男是以稱宗帝出乎
震而終乎艮泰山首之微於間終之爲旋圜之代是

以稱岱抑亦以代父母而理萬物者與泰以道大嶽
嶽乎瞻之矣又以道安出雲爲雨崇朝而徧天下是
以稱泰五岳視三公者臣於 上帝者也天地維父
母日月子之而五岳臣之與岳之而仍系之山如三
公之仍系卿也泰山而東岳之世東是以表岱宗猶
四官之宗伯春官非冢司其一揆者太青子十三齡
登太華二絕頂又二十六年遊嵩高之二室又三年
而以南秩宗入賀陟峄山如鄒謁孟里如魯謁闕里
并孔林遂以丁巳春月之南與閔魯道涉汶水往觀

於岱汶上即望見泰山王太史喬所謂嵬嵬見有青
於天者泰山也汶以北即春秋所謂汶陽之田衲東
而緒行至嶽之許以方於杜陵之齊魯青未了也曰
驅車就奉高岱色齊魯天地忽崢嶸日月小祀主
吾將揖羲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晻瞹六宇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祀主謂成山主日之萊主
月天下有名山八中國得其五五名山者謂岱宗太
華太室首山之萊載生明抵奉高禮岱廟有亭曰遥
參登山者先於此遥禮其舊曰草參北地呂片谷先

年始更之曰遙其詩云易草以遙名者也窮有城有
堞放五城十二樓之狀微遜於仙掌之瑋麗其栖岳
之宇則特鉅壯焉在炳靈殿前者漢柏在延禧殿前
者唐槐封之者武皇明皇西偏有環宇以鐫歷代名
人之詩者爲觴地遂爲漢栢唐槐之詩瑤池玉幹肴
王母者槐也祈雨銅根貫幽宮者栢也憐其殉世而
用之藏用那能甘殉世不材難道始稱翁善其材而
藏用不必不材而後可全也乾封禪典偕梁父天寶
庭陰表海東嘉樹后皇親護手作朋三壽大夫同大

夫詡秦松可稱三壽作朋者也詰日出登封門二三
里至山麓是爲鄧都峪俗稱冥府峪南有觀又二里
至一天門俗稱紅門跨道爲飛雲閣又曰梯雲又五
里至高老橋橋前爲水簾洞洞左爲巖巖亭閱酒爲
石經峪弗皇詰莶四里至歇馬棚又曰馬棚崖有回
仙墨跡稍前爲回馬嶺皆西北行礧砢中澗出其左
砌石爲級以陟即從者至紅門亦籃輿行郭索爲蟹
狀無可馬者以往漸劖削又五里嬰孀上黃峴嶺於
是西東遞折上下互引者三計三里曰快活三犄足

力之屢你也久之始壁立戌削懸流飛墮而泰岳之
精神刻露得危蹬跻之爲御幛坪宋眞宗駐蹕處也
眷踰黃峴至此凡五里有五大夫松一株亭亭其間
於是爲五大夫之詩曰一家尺下車書同我快秦皇
虎視雄用半介丘臨綠海特官虬叟號蒼公雨師洗
混泉清道木長綠綸本壽翁虛墾楠槐何足賦龍門
某幹斫茲樹此詩益翻案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非
五株也而唐之目爲五株者誣矣或後人有舉五以
實之者向來二今存其一入二天門三里爲朝陽洞

洞片石之皴者其上有亭名半山此其得山之七而
曰半云上愈峻可當下之半猶行百里半九十之說
也此地則傲來在其右趾矣羽人之欲乞錢者往往
爲一間屋於絕崖之罅如鳥巢然若習靜者垂引長
繩百尺於道左之石而繫鈴於崖惠之者鳴鈴則其
中有人循環引繩而上之大可爲錢具謂之者空引
予於堂而鳴之則亦輒引上其中定一童子以詫客
又五里爲小龍峪又五里爲大龍峪其狀盤拏如龍
而水瀉其中故亦曰大小龍口亇谷與步躡兩兒則

輒踴躍前百武又上則爲環道十八盤慮砌氏漢宮
儀曰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
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後人
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又曰盤道
屈曲上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
穴中視天窓殆酷肖其削立矣于相國愼行所謂樹
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人趾在于背上登天門類
一隻矢括在其端者亦善狀久之登南天門一曰三
天門是爲岳際則平壤又東北二里里碧霞之宮相

傳爲黃帝時遣七女雲冠羽衣於岱岳之上以迓西
崑眞人而玉女其一之有道術者又漢明帝時石守
道妻金名玉葉亦遂而入黃花洞修者亦曰玉女
是以岳有玉女石像而宋眞宗東封瀞故玉女池水
湧出遂爲昭眞宮祀之而易玉像予以爲皆誣不經
可黜也太白所謂玉女四五人並託於仙非實之以
所祀者無已則七十二家之以祀后土者乎岱岳爲
長男就長男而祀媼神禮也不然何以厯乖四遠遂
詩以辨之曰坤靈一索爲生府宜祀媼神向長男王

母望柴迫介受至元蒼物本同單黃琮侍羽青珪禮
宗狀偏留后帝黔七十二家金冊遠有熊玉女謬諸
譟然予不敢遂其說恐益口實人之尙巫者於是北
上爲岳祠祠後爲開元磨崖碑字五寸許八分書泰
山銘也有爲蘇頲東封朝覲頌又上爲玉皇觀一曰
登封臺即古封禪壇所謂白雲起封中者也岳巔在
觀內中其所結撮處向冠之以宇而萬尙書恭始毀
而通之以見山始得露其頭骨顚石博十一尺厚十
四尺餘三尺而截活石萬氏所謂上界之絕顚青帝

之玄冠者也爲之詩曰古帝碧虛可陟臨丈人冠玉
未幀裕泥丸袋外遷箕坐腦語青童亮有音碧虛者
天只有北顚見黃花洞在其陰幽險而氷不可造洞
得一石鏬無他奇即蓬玄大空洞天所自入者一曰
三宮空洞之天所謂鬼神之府又曰神房阿閣臺前
爲秦皇無字碑或曰觀之石表或曰其內有金書玉
簡是爲石函予謂石不踰二丈若果函也可仆而攷
其本何必爲千古不決之疑乎爲之詩曰邈篆斯籀
不敢銘天功地德待文星綵毫玉女濡烟獻月脇留

題仰大青西南而遥爲孔子崖一曰孔登巖是小天
下處爲之詩曰共到絶峯看日輪祁嚮五十二由何
能知天下如何小今古登山但一人兩兒進曰足遊
也可謂登山又一人笑千日孺子狂丑又東南而遙
爲參觀吳紀周觀諸峯然無特立之觀每可據於是
各系之詩曰吳觀峯日陶令籃輿箇箇還謝公屐齒不
曾聞峯頭自見吳門馬更有何人上泰山秦觀周觀
一峯日秦觀虛無周觀明西州望擧片雲生懸流天
上黃河水計日瀟與此地行予秦人也而太夫人西

邁計程當在周南益以託陟岵陟屺之感是夕宿使
署五夜東北陟日觀峯是爲太平頂有亭曰觀海羽
人具火從峯東北有望海石倚仰所謂介丘在東巖
者乎觀北斗感昔人泰山北斗之嘆於是爲登泰山
而仰北斗之詩平旦建魁第一星杓攜龍角應惟青
知春貞孟先同指化工流虹故效振齊主發號當震
出府生車運叶中經酒漿可挹將援手日陸延丁注
渤潰日陸者岳神名久之明星上初見下界有亞星
森列之映海波者久之失下星則明星已入中華地

界矣此亦可謂怪異詭觀也自來觀日者所未拈特
表之以詩西飛太白如搏烏先過扶桑若木林曲上
弓箕許月道斜南半衡指天心重淹中海龍銜燭巨
朧垂谷鏡映金有悄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岸想初臨
久之紅光漸駛浸旗横拖於天際四望皆衣俱生
光而山後尚黑蓋漫漫也安所得各高城乎又良久
日乃自暗處生方如丘然其陟若狀難者久之乃上
峯頭已白曉倘祭始得地益本高仞辨色乎而西望
則尚漫漫也蓋日出有東西則關西之曉當微後於

大東矣邵伯溫氏曰天際已明其下尚暗初意日當
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湧出半至明處却半有
光全至明處却今有光其下亦向暗兹可謂摸其景
得肯者於是爲觀日出六絶句其一曰止向飛光注
日精如他暗處一涯生横復界外天相撲地畔推輪
別現明說者見日從暗中出以爲出海予謂海外尚
有大地以延之其復則光之先射天者地不能受光
是以暗從暗處生者從地外生非海也其二曰乍作
折瓦不爲闘拼俐欲待絲纏牽半輪欲上如中却想

見初生太古前其三曰至人內觀大塵靈苦海翔陽
抉地有夜夜天公真景現將從敍文悟黃庭其四曰
雲腳平明不可開心花隔夜作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其五曰一生稍夜共人間獨見
人間不等閒信得絕峰偏夜短蓮花合有紀長年其
六曰[illegible]此間有四何夜遊須燭反醒人故知上界
年華遂不受斗南山北迴山盤高四十里是爲四千
丈周[illegible]六十里方各四十里所謂七十二峰盤山之
支拖而橫出者其爲山隙者數里而周耳於是縱觀

神州爲律體四其一曰二月東巡五瑞陳明堂三十
六嶽聞春官號令天宗伯木正封綱　帝太孫玄聖
華晴怀巨海奉皇報始母元坤地遊不待鴻濛指直
掛飛光破浪翻其二曰太華爲旋天外何嵩高作鎮
地中盤旋招諸弟遙拱手直綸齊州數彈九玉女如
浮開鼎水天門正拂進賢冠人間昏曉長年割欲了
清光界未寬周鼎天門進賢者皆應岱星也其三曰
帝出東瞰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羅欲朝太皞青陽
不須臾句芒赤羽辦天上扇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徵罕比肩其四曰練
垂汶泗城盤帶展擲徂徠礎拂穰前踵後肩相蹈藉
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吻蜿蜒陟兆作擗筐郭索
行馬蒼閶門姑攝止下山曰髮想全生於是觀玉女
池山頂之有活水者注大岳爲然此亦太華之玉井
乎郗深之萊之水止得之山半小山則求之其足矣
爲之詩曰倘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
垂垂繫杷注搖光皆建本東巡又曰天柱梳櫛直上
來湯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頂姹女乘龍日

幾廻遂觀北斗臺而去丈人峰者在最西詩曰爾曾
其奈學山何誰愛出頭戴大羅帝伯皇王推孔父祖
宗偏少子孫多仙人石閣亦云在山頂西巖西又有
月觀峰可觀月於巳入者未克造於是下自南天門
士女之以香火至者日數千人見兩兒無弗稱佛號
者歸至半山亭少坐望徂徠山懷太白竹溪六逸之
遠況其爲陰田則太白之所舊栖也爲一絕句曰亂
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詩
分明長句在山東又下則閻羽人別紛觀經石磐石

廣博數畝可觴數百人橫鋪地而水行其上若無地
者特異有上下石上石之唇壁數尺枕下石下石刻
金剛經字濶尺許武以大學發之人行字跡上而水
自上石之唇發墮者萬氏刻水簾二字以承水可玩
側有高山流水之亭亭畔片石之橫者曰聽泉枕此
寔爲泰山第一勝而士女之賫香火者弗知至是以
獨深幽兩兒則爭弄水于坐臥磐石亦起而爲兒嬉
又登上石窮深入則更幽有石可坐十人而有白紋
爲蟠形者自予始創見奇之爲表玉蟠二字因題之

曰醉白臺又有石作綠紋如龍唇形者立水上因題
曰龍唇石又一石有紋如歃叟曳杖者酷肖因題曰
歃仙方題一歃字而筆頭忽飛墮躍入水水淺清跡
之百方無有也蓋予特露此石之神骨自混沌以來
始有名字故宜有此應特更取筆作仙字而各題一
詩經石峪曰瑟珠飛挂洗冊文標玉半鋪收翠滑經
枕憑將夢聖人水簾正好浮明月龍唇曰嘯作谷中
雲嘆爲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歃仙曰此
老顛而醉援歃以命之玉溪生杖底動靜乃相宜玉

蟠曰應不如期爲搗霜文申推墮練溪傷終憐白兎
無清伴玉杵搗將付桂堂醉白臺曰葛山高臥玉蟠
翁琴卽長松入快風不借紫元頻問道海瓊誰與醉
秋空留連悵忘歸薄暮乃去抵奉高以賀期迫旋發
出城西望萬里山萬里者世所謂泰山錄魂魄者也
其下見仙洞因而莫之敢探曰人冥之窟其北曰社
[illegible]與巾爲萬里之詩以唁田橫氏曰自從伏
劍海東游五百風雷作　帝臣薤露之草殊可悅果
然田橫有門人夜行四十里被雨者二十里至大陸

館凡詩三十一首
文宗伯曰泰山之陰爲齊所謂海岱惟青太公於斯
表東海者其陽爲魯所謂濟河惟兗又魯野稱徐海
岱及淮惟徐魯蓋兼兗徐之半矣魯直泰山南百里
而遙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則泰山魯主之故
汶陽之田爲齊所侵者夫子皆責而反之愚旣親魯
鄒之槩太息曰非泰山奚而夫子非東山亦奚以生
孟子嶧之挺鄒而環魯寔泰山之右臂茲所謂聖人
之桁與又曰鄒嶧瑰琦寔冠大東如巨家園中泰山

狀岱岳則崇高而博大欲以瑰且瑋者求之不得如
帝王之一大堂陛兹之謂岳也即以文章論名家之
筆勝語巧搆世之所趨而大家則雄挺而古峻其氣
骨之兼人有不得以巧求者焉兹大家之所最出不
可匹又宜俗客之不知好之也令六朝之習爭纖豔
悅乃欲奪前進中原之幟予登岳益籀天地之文章
發思古之幽情矣又曰予登岱華得地勢為五行者
天地之經緯與絡以岳着益太華北向岱宗南向予
兹焉籀地絡自西北來畢萃之太華華北向則金育

水也是以支馳為太行而直亘於東北太恒據太行
之間水育而為木故遊天之微於閭廷結而為北海
諸島長山沙門鼉磯大竹諸島海之過脉也用職方
益以遼與登萊嘂並為幽州定一片地成山之眾之
萊大勞者諸島之結而赴泰岳者與木育而火故泰
山之右臂直下者為徂徠梁父龜蒙危嶧無蜩起其
左者遂轉而之彭城之雲龍九里之淮而為徐陽諸
山之江而為金焦北固華橫諸山以達於鍾陵鍾陵
者首西南向也是赴衡者也火育土故衡雲之山塞

反顧而內向以達於[illegible]有太和之閭裹郎之背則洛
之上游伏牛天息[illegible]之[illegible]峰又叢立矣自汝海達
於嵩土又還育而為金是以嵩高又結而為少室少
室又結而為伊闕諸山以達於華是五行一周也先
王首岱而稱代就五岳既生之後而命之以北海為
斷以道後天也予特本五岳初生之前俯以察地理
以崑崙為宗以道先天也而說蓋不病五岳蓋地之
五蘊其氣脉有潛通者焉又曰凡都會之地絡皆有
陰陽焉陽其門庭陰其宅與陽其七竅之發於而陰

其五蘊之結於腹與關中則以太華終南之北為陽
以渭為津而長安當之豐鎬邠岐之闢其門庭乎以
太華終南之南為陰以漢為津而漢南當之其幽與
處也是以開函谷而通六鎮者以圖王遯而之蜀者
必於漢之楚者必於商也險夷之辨也中州則以嵩
高之北為陽以河洛為津自洛而達於汴右跨河北
者皆其門庭也嵩高之南為陰以汝頴為津自箕山
以達於汝海伊川之間其幽與處也是以戰爭者於
散倉隱逸者於箕頴都會在洛陽而別墅往往在陸

渾也山東則以泰山之南爲陽以汶泗爲津鄒魯其
門庭也以泰山之北爲陰以濟漯爲津自齊達於大
東而西齊其東萊之間三面阻海其幽與麗也是以
齊尚利樂泰山之所抱中和氣也齊尚功利泰山之
所背傲悍伎氣也向背之辨也是以鄒魯爲聖賢之鄉
燕齊爲神仙之窟國顯之別也山東之南陽而北陰
晉陝爲南面也關中之北陽而南陰若相反者華北面
也中州則以向太室爲陽向少室爲陰是爲中土之
義文象二曰予既登三岳遂統敘其地勢恭溯五日

記於霞巖

西清集序

或謂文人寡用宗子相獨解之云貴鳳麟益尚其文
章以用耶徒以用將不如牛馬信美矣而未也鳳麟
良獨文然嗚必中律呂行必蹈規矩飲擇泉止擇林
德至倫五茲之謂長也匪德孔翠鸚猩之文何居至
人鳳質而龍變者與處則鳳麟動其龍飛即使天下
仰五章九苞之瑞未嘗不吐列缺鞭霹靂從雲而子
雨又何至與牛馬競爛采朱考亭氏元本藝家以爲

青之作者咸有所鬱結而爲言獨司馬文園始爲靡
靡無用之辭夫文周有扈雅然曲終亦必奏雅勸百
不足諷一長門代白華而徼哀漢武方叔田之戒狃
難蜀父老基亦徼避於勞止矣而況不爲鶴貲者乎
揮麈之客皿步清游而守其堅瓠亦期乎質文章本
性道而孔門以文附德行兼說辭而鄒里疑其殆
聖吐辭而經其皆駭汗於荀卿揚玄豈敢少陵折心
於執戟道之不堪合文而孤行舊矣儒氏之包舉而
蚤稽者皆右考亭氏注楚辭不嫌詘詰參同不嫌濫

韓文致厭異陶詩列爲準而天文地理律曆兵機槃
乎古花榮而何星羅斯亦古之多力人也去之五百
餘年而新安又得畢東郊氏曩憑吏東海公西陟方
至於太華爾時關輔窘稅瑙爰盡出郡邑贖鍰代文
老補稅即詩淄諸堂之幣交者罔一求貯也嗣憑吏
中原公東陟方至於岱宗爾時大東傑井里爰盡出
郡邑贖鍰代令長收穀即諸潘諸堂之幣交者罔一
僅實也獨囊括山川之秘曲賢聖之雅蹤歸之輶軒
三寸槧中他所風行地上者槩茲矣嗣憑以南總部

入賀振策於嶧桐之崎嶇孟曳孔父之門庭已乃
造巨鎮揖翔陽岳昔之階止於靈巖屏障之阿每披
踏釵脚之巖巉衣著樹高山仰止心鄉往之東人輒
詰客徵紫陽夫子之咨諏周我其遨酒漿於斗杓望
箕揚於箕舌乎而公且行澤畔嗷鳴之野矢莘梧顛
嗒之舌心茶苦而手電馳血我東蠱天人嚴之矣行
行且止道左有飛幽夢征夫者遂獲讀其雅撰十七
帙爲灑然刻銘贊之之檄行而疏奪者從來法冠所
未曾有殆慶喜見阿閦國一見更不可再見者耶之

筆載而簡列者殆後進新聲所却軍五十里避不前
者耶之策標而士拔者駪騑周道之上殆出金石於
商頌之口咢鼎絲竹於闕里之堂陛者耶而公以西
極生可與言又拆來以西清全編追至獻臺而願之
序益取諸上林賦之象與婉蟬於西清耶公初閤老
中省繼跳法殿院喉舌耳目之是代用錫之嘉名最
人滄江晚卧尚假必懷君紉公維天子使匪紓之交
天子癸之形管星查關係國體不爲空語贈巨麗於
詩文疏雜之四略如抉策府於羣玉陋禹穴之藏披

書淵於丹維應璧星之紀天下之文章或乎此志其
大者方嘒見歐陽公之晚也獻吉所徵遜於在昔蠢
擬議多而變化少斑剝之鼎彝函光瀰漫之濤江微
涸而新進之稀古樂而尚溺音不求李氏所未至反
責其所不肯亦可異也以調笑龍浪代登座之莊言
慙不收蜀和之而公獨以古今總萃之才爲九流國
機之士命駕馳兎苑西園之林騰裝發天祿白虎之
棟簡文則建安至唐四家而止他弗祐一鑒也雜著
則蘭臺令史至梁昭明而止他弗抽一軸也即獻吉

終難強項於效顰詎含茂之薛固弗解陸宣公有王
佐之目而世至方其人於武侯豈非以奏議一函可
想見其貞元內相之風裁而西清之牘所自按鹽法
以逮行邊澄八水而別涇渭晏九河而辨淄澠者鑿
鑿至言之臣山矣張横渠畫一之檄文信國決訊之
牘僅著一二欸於碩編之副墨世重之如春秋之爲
諸經例復見其處事之法得快而公不齊漢廷南山
之筆并投以示人又豈可與長卿之諭巴蜀香山之
判甲乙作廓文觀耶考亭可作必且嘆其儒效子相

將無乍其犄龍與而公生於考亭之鄉力師其學而
表章之上本欽明之宗下程克巳之指其里居之則
至嚴擊鮮彈絲變龍妖姬之戒而其爲御史所自盟
則鷹刻之猶謝介紹之行談寸纔全郤說鈴者闘之
不漉汁灑如漿予以[illegible]岱之孤高冠神羊而立
堯堦也王季不有齊言行篇以變風變雅寓春秋微
詞之刺雖方少陵詩史終涉坡老口過公聞而亟命
毀數十本取其言底行補荒政吏箴什之二三嗜善
如茲天下義士咸歸以爲司命亟望其筦人倫之錀

標簡 十一之四十五 一畢篇

至卒業兵畧之編則風后握機列陣圖而合符太公
兵法嘏圯梁而秘授聖人曰我戰則克冉有固云學
之於仲尼可謂俎豆果謝軍旅夙質能變之至人公
且欲排閎叩堂廡之竅矣

右宗籙之十一文之四一綱八目二十一篇簡文
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篋文六統一萬五千四百
六十四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文翔鳳天鵠著

星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蘭嵎先生

某未冠時獲制義壁讀之者累歲其後又十五年而獲所爲序三子草者不謂先生肯我紫庭而又可其兼尚元美之說也頃謁金陵析節顧盼矢以靡朽十伎燕雲擬十六日過午特面辭而宗卿招坐遂繼之以是以不克前詣晨拜表錐舟巖石城而不敢及門是用以新艸上巳抵清凉門而追使至墨精繪妙色飛征人服之無斁遍者有棲霞燕磯之遊篋中載雨山編讀之爲山中程課得詩廿四卽行之簡端謹以請斤風輪指處望長江萬頃舟濤若仰瞻先生驅管騷苑中也

報姚羅浮京兆

子樓船爲濟川之功先尺函於奉裔之主卽長江岱宗蔵知巳況使臣之遨庇乎

簡少宗伯[illegible]公

叨命于役[illegible]至諄諭之勤詠道則本六經而拈天人之奧談藝則超八代而抉著作之庭詠政則總九司而持[illegible]之印問所未聞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浹旬渡江濤波射日黽勉就途俟抵燕再報近從寮友遊霞頂燕磯之間有俚句一帙以爲獻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潛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抱甚惡與江山若異世者益卽自處於虛舟而苦海原在宦遊且淹留久未歸庭闈之曠闊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命裝而北聊以自遣道竟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良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頒逮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稱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閱償夙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況也泣政雖不堪任眞然亦不得作套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嘗攝儀政十閱月矣繼面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

政之不可爲以所職紛沓而時與他署爲掣肘且緇
玄之冗雜而士子太半以剎相爲棲止則請託不能
一一應也此讒怨之藪而儀政亦不可爲者以所職
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小錢穀亦
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爲達人駐足處耳南都清議
之地是非本分恙幸而山人以爲冷而不留可省横
議然多一番執贄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爲誰問
字者爲誰太半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
道時事執朝政書生含筆硯之業弗爲而至於與聞

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也
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爲而南都之不妙益
坐此門生從來與心不二無騈占於交遊即妻子與
朝端無一語與同者甚惟有此一片堅貞之心花可
以不滅而往來於元會之際正恐隨俗點綴則面漸
漸換而一當生死關頭橋柄弁脫手是以洗發精光
濯清江而暴秋日益四五十年之外惟有皎皎之心
鋒常住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吾師了人間事出世
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機樞到手者知門生望吾師

若也伊洛間三年之詩文談說案牘謹次爲皋無書
九月之望始脫工十七日即拜表行矣謹以獻霞舉
芊一帙弁上侍愛略述其區區謹望延陵稽首詰秋
倘可南當圖所以祇謁且桂延新座兩兄丈當首占
之爾時可敘世好也客冊不具萬千

簡朱石雲滕縣

爲侯趙乾所詮部者其治滕以邑爲家惠及鰥寡而
忤豪右覽其所立官莊諸政可槩矣使骨清操名流
王方之趙清獻海剛風固循吏之冠而端夫之特也

其清官甚恐祠之在郊在野者不免爲樵牧所侮過
客之式者有感於中明公當爲同調惻然祈於各祠
撿一老人直之固所以答蒼生之尸祝云爾

報呂豫石尭李

明公玉表鴒軒妙才鳳翥秀毒人倫騠馳皇路某甚
翹望其丰棕而切執鞭之慕者有日小友温次公關
輔舊俊名家英物而伯樂一顧聲價即歐蘇之門成
何啻是用盆鄉往之過叔問之郊偶以瞻拜闕里未
遂時候而奉瑤札於境上豐須肅格吐氣征人仰承

之如面某諛才也何當辱問敬以伊洛艸一種爲獻
益謙訛實多尚未及寘定區區鄙懷良不罄之入行

報畢東郊侍御書

自壬子今萊陽時合弟以異等茂才獲賞於法眼則
竊鄉往明公之特達嗜善慨不得以其薄技進也癸
丑改官而西見大疏薦及高陵劉少嵐氏而知所獎
在三十年之恬退也薦及眞寧趙乾所氏而知所尙
在眞經世風節不撓者也見所爲發贖鍰抵補州縣
商稅稿而知兩袖止淸風獨也既乃自關入伊自洛

渡江自吳入魯毋鄭亭滕區則輒見寄勤恤之苦心
於鳳逵之筆托潛蕩之遠況於龍晉之調輒欲北而
新都而再謁紫陽於千載下也五月間嘗自南都馳
一抨爲通幷附所爲雜撰其抨西還至今未有以報
益或未之克聞頃自鄒魯登岱又迂道於靈巖不獲
遂披仰不謂明公撝謙下濟逮後進至枉瑤華之問
雅梓與隆貺駢臻秉燭讀之庶幾面爲當今俗客以
文章爲話柄者又與揮麈交病而眞搗寸肝以憂
時者又空谷之跫也其嗜善如渴者又何不皷皷見
也明公兼之既了然於心口又了然於筆以包舉六
藝之長襟而捐崖廣幅以兹掩之其措而布之郡國
皆樹心花而栽之士民者卽紫陽再徠寧有異相其
雖蠡測而鶩然竊竊有請獻吉乎鱗抗晉法古而
文不欲談理詩不欲道情頗有媿焉近世俊者欲稍
稍離合之又蕩而不法且開俚俗之徑則秦漢唐宋
之可剷而一也倘亦藝家之定論乎詞人旣空談家
效理學之拾宋人唾者亦靡堂與賭主盟而折羣雄
其難哉面佛氏之詖爾於骨髓六經不勝夷狄之禍

宋儒氏實有不見折服二家者焉而姚江主縣書題
之說又徒可爲一喟竊以爲非後事天之正印莫克
直謁孔氏而者亦不得作回護語矣惟大賢擘天而
立幟吾道之司命有攸屬其有以終教之而授一硜
良萬萬之幸吏伊洛間三載餘有皇極篇三十卷幷
附葭蒹遊草一帙爲獻他刻未在裝以須異日敬九
頓餘覼縷如左祇讀陟九之政如約說祈文宴豹獻
牘以至甘藷燕菁二疏良亦勤矣大者如積穀卽杯
幣枕扇之儀槩付倉厫贖鍰解部廩給之外寸金靡

發郡邑此從來所未有其初爲令見被河南曾公疏
請道府州縣賠盡折穀旨報可抵任遵行一錄罔贖
三令六載如一日然道府折贖自若亦無敢以折穀
詳者亦罔有批倉收代實收者即各追之交際無可
措難槩責其全折亦應限以積穀之數自府以下不
使得贖錙銖其出穀單發落者不使得私折一錢庶
儲政可槩計一歲東海一百十郡縣當積穀十萬一
千石尚煩歲終舉劾之疏趙乾所氏令滕縣六載而
積穀至十二萬石此所謂以家治邑者倘各縣則倣

其什一即往歲大祲又何至用鬻子而弗恤鄙意以
爲宜盡革府州縣贖鍰不分冬夏咸使入穀並紙贖
之害甚於火耗火耗有加家家咸知罰則偏苦而罔
覺計州縣每日合自理與批衙者即訟十而罰以五
乎亦不下十金矣至如府同府判之爲道府聽訟者
尤不便並府佐無他供應以固上遇一批詞專務重
科即杖者徒應稍有力者有力但博呈詳片期之歎
而追比仍又行之州縣有貌於楚而無可奈何者若
縣官之理批詞必先酌其可追而後罰之耳府佐既

不可罷批姑徹其追贖毋俾行縣即自追結則重罰
或少有酌量乎謬陳恃受口過良深 入敬讀阮鶴三
錄二東造士四錄當鴻雁嗷鳴之會有鳳凰嶧陽之
音策秀才諸文如易問六書問星隕問元本極命纂
之能器備荒問則積穀疏徹已見諸施行矣風俗問
則宴合約禁行戶碑亦已見諸施行矣新河問欲補
河與海之窮此第一籌然膠萊河之不果開也則登
萊之鄉紳曾謬有汎溢之恐如高郵邵伯之畏淮溢
而入江或懼以其地爲澤固耳且登萊亦自有海賈

通淮之利是以其說之參差倘主持者力爲之即登
萊人且終德之卞里廟頌吐氣賢[illegible]遊諸詩飛精
詞苑經義槩有披抉亦四子之十翼也三代而下皆
霸而不王者惟諸葛忠武近於王皆賢而不聖者惟
邵康節近於聖謬嘗推先天之學以爲秦漢以來諸
儒之冠其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天地之一元以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允爲天地之一終而
一本之易良可爲巨眼之魁大論一首力推而亟贊
之斯亦今古之公論昭曠之洞觀也但其卒章援伯

處元怖傲然惠敎一二僚畐寶蔵效瑰
電幸無荒且汲及注輕博也臨觚坐馳

簡劉韞初長清

玉壘錦屏之勝僕益馳夢想於二十載之前執事特收其秀而崛起之是江山浮而東來也自昔入靈最方心析過化之郊而良使授餐芳訊副貺不謂以章句薄技而獲賞於知己也

報李孟白開府

執事御太履周易而菘齊魯於大稷之後生茲二東以帖海邦某嘗以保東方為我朝第一急爾京之呼吸此焉是繫日月大常宜秉大賢以為冠謀嘗敢蟲之拔然不如季木之顯而致力也執事何遜焉而雅嗜之至以其入里為喜又以方杜門未延見為憾卽吐握下士窜茲焉踰也滌泉再躍適與客值享茲清福拜賜已侈而筐將至再惟以飽德迎旅之什無能為贄亦方有尚右之變斷酒却葷吟嘯正艱謹以伊洛三載間所為皇極篇上之自壬癸間去齊且六載往華跗涌輪之勝如對故人執事下濟之光以征夫為可教也則雖騑壯周道且將過上林令王生而詫之卽王生且感其能重客於齊中耳伏疏有知北

而李公札曰欽企芳聲雲青手紫誦其詩讀其書欲
見其人日與王季木恐指詞嚐斯不殊說與執事
臨對也豹突清泉年來止如獲孟近漸躍起而台駕
適至山水固知倚人也亟擬班荊暢會骨肉傷心方
在杜門未能如願不獨失之主禮而肴曉間負此良
緣矣壓下山水必有縈毫揮灑可一賜教以開塵若
之抱

報畢東郊按臺書

車騎獻臺再勤追使賜命亟起索燭讀之好音將至夜夢已作清遊良訊敬披遠神如獲異賜筐承之惠又劃以垂餉征入益戴知己之眷良篤不自知飽德之過飫也某雖嘗自鞭於理界詞囿顧以補黑衣之數而二十年歷兩栃之步全方斂於呻吟又五六載析三命之腹良陰擲於案牘是以因陋就儉而姑山其吏餘之一斑謬木之聊不湮其歲月云爾執事以蓋代巨擘甲乙九陬之秀乃亦進几席而首肯之竊自慚沮已又感勵柳州經老韓之評肴山被歐翁之贊庶幾異世而同跡乎家大人事天尊孔之學其自謂恩牽直截占之腸肺乾滴六經之淚益今之舌本朱王者蓋未克深叩而洞窺之然直道被計典之察

原不在錄剡之側而長往絶 空谷之音何妨爲定交
之始哉達人之眼界以三千年爲指掌者而大嗟嘆
其所獨抉所謂兩美必合一 知罔儆者乎舍弟癸丑
之藝奇邁而遺搢丙辰之什雖少自戢然觀其所收
獻字達焉而其近於南都遇某公曾口執事之太息
其制義以爲當魁擬而乃停落也卽以雅指寄布之
衡平矣終當一戰以報青賜爾遠奉碩委爲全書褒
衆之跋孔北海亦知天下有劉備敢不自將以載艷
際穢繼此知今有程伯淳庶亦遂於賁況文之自劉

乎哥公飛駕八龍之管綱羅萬界之胸正體不克立
得而使者布後命云可以報簡自郎璞也容卒業而
殫思以闢四部洗行人倫當有折衷才士於斯總萃
矣兵略爲大司馬九伐之助良願闘之子房受圯書
而帝王師武侯立陣圖而神鬼護匪明公其誰與之
至下界現玕眞摸地上方鳥觀欲行空之句每有拈
吟卽三誦之比於先謝日者傳一 遺也前按關中于
泰寨先生者青城人其丁酉監臨實推爲延譽不啻
法眼之奬舍弟亦不啻特擘之遠來臨氏也咳唾有

如天人相傳法冠未睹其大者如控制鐵稅中使不
敢喘喙至抄及延安楊司空其護持之力爲最後乃
以論左內黜還亦喬先生固端人也而于公亦奇士
一以老成持重一以豪傑慷慨調旣各殊品亦並重
卽秦諸生因亦僧其不文衡江南大畿也向於邢子
愿所聞已有破例而薦之者未有聞言然亦不問特
敘此等偶人詎可使長往丘壑也愛惜人才報國第
一計唯執事入朝有期倘特簡及之庶對天下之望
求區區苦心操不淟之論不獨以師弟子私恩圖報

當不罪其多言乎
畢公札曰昨年還得惠好音似如
玄對若乃房僚小言珠不足托質
於野望卿下裝而龍詠足矣乃辱甚齒頰弘獎溢美
不啻取業陳初書篇之一世所蒙餘敘珠賫玉屬自
當遐徽神明以啟其大不覺嘗爲撫技灾皴讀鴻篇
須精員簡若錐揮窮幾窗幽之中情搖庠贊
於談彙其抄掌潤寸討詩杖以日新服江山應看
之器可共誰大召所騎蓉簽餘勁紛麰選駟還毫
藩開朗誦一局令人淘心驗目雖有心幣詞給未能
綾形其所錄熟也嘗憶往者于役寇邪巡方寡敦賴
以得奉教於二三君子爲幸及事竣東歸與所知揚
於闕中蒙撫馭獲被稱大老先生其道德序英華亦玄
亦史香卽布天錫海內有數人物而後乃今始知鄉
之沾沾自喜得一當諸君子者猶大地山河之丘壑
四瀆爲耳目之可達者耳若夫崑崙星海蓬托人寰
之外不敢驟乃者尚非賴督之所得闚測也蓋戴然
鶩規規然自失恒安得息黔補劓乘成以事先生乎
若令弟篤才自是射鵰手辰闈之役每遇其試牘輒

簡少宗伯沈公

某以辛月望入都門晦日辭朝即刻西邁計期踰九旬而尚淹滯於百源之畔衡雪而踐太行之阪望家山尚在千五百里之外征夫之艱苦莫可殫述回首侍鵷鷺之末聞所未聞游昭曠之觀者即夢想在滄江之上矣　孝陵加祭之儀謹詢之祠長朱君朱云大常之議本謬前祠郎已誤題覆不便再題北都遇正旦萬壽遣官用香燭酒無帛亦無陪祀官不在本日故可以易淺淡服色欲南都亦更日致之者曲為之計耳某以為九陵既止用香燭燭而南特加大祭終不可以為合禮謹以朱君札錄一通呈閱倘執事據其札移書北宗卿辯折之元旦已靡及將來更正庶可以妥祖宗之靈安臣子之志文王邵子補祀錄後之疏伏望賜裁於歲首上之事關大體非千載之豪嚆與望乎

右宗錄之十二文之五一綱十三目十三篇簡文五千一百十一箋文一千一百三十三統六千二百四十三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南極篇第十三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三

戊午雜著十一篇

峕居詩序

風之十五國無涉江者獨漢廣一作當是周人至漢江有爲之辰非楚語屈氏乃能法先王而爲騷一掃訣舌之陋其後如淮南之小山亦北學於中國矣二京載躡而六代遂騫可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後生弗鑒反欲收綺靡之遺爇除商聲所志春蟲之股是剪白以爲賢於龍栢之巨人也將其智乃踰於景差唐勒之耽古耶是何異得新聲於濮龍啼鵑而人洛者徐廸功嘗操南音北游北見北地一變至道嗟素其最所手大槩悔弇州得濟南生唱予和女嬌逐大曆之前彼所謂豪傑之士南人有言曰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應不止此恐元美不爲首肯于鱗詩每稱中原指罔有託其進明卿於社至有捷而求楚不可得之譏今宋上有中原紫氣詩却此儈訴之矣而

幅曼聲恐不堪代彰肩之客長安奕棊而詩局弁翻大雅垂地且移于政事余惆之尚憚直於見道季木改築峕湖之上得李氏故白雪樓居之疑于鱗再出而廓其所未至欲振榛弭於中原以角逐異端也既然時病詩又爲齊音百七篇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明欲別派詩禁推附其黨榜蓋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余謂而爲之緩曰變風變雅似春秋諷政盛時大繁愁已又嘆曰詩什行時旨之楊墨且相顧咋舌退峕湖笠亭之主人徒以中興濟南之詩遲來耶

牧山草序

州國如列豆載臺之客錐立矣予與若兩處海端而道相菩嗜何故往就海東史聖俞因諸父季木以弟子進讀其言亟嘆以爲奇才奇才予即謂天下庚無季木然不敢謂王氏庚無季木比聖俞事予似亦未敢謂天下庚無季木而聖俞之讀書長白山中也每奏枕一闋輒扣石而歌安得西極文夫子我生平得意之大宗一誦賞我新拈之什耶其載予不啻上皇之九洛卽子戶外之屨至千七百小然未嘗不屈第

一指珍若士如來璋也交之甚七年往始而質齗門之里秋瞭相對將其狀詎堪爲世人道予嘗嘆曰憐才嗜善人心至此良不可自抑瞞友生和平之求神實聽之矣卯或得一士即不翅身庚有所出也矧如聖俞筆精交蕩夫而直壑者能忍口不示人其傷於枝而不亟收者蓋抉皆人闇相葵予抑其肺腸固不類耶故門嬰憐蚿蚿憐蛇其所珍奉蕃别矣聖俞之不平而鳴厭繫之草曰拔山蓋云拔山蓋世稱才力而雖蹇於時不利耳會失其雅四坐是病骨立予謂

之曰兹亦以虞兮若何識者耶因前說曰子無恭若才子鉅人之靜闇其不妙遌而佐付之奚以爲太清家耶其然則其反真又必俯於蓬虛之淵闞將無寵眾之所褒命耶其然則其淑晤必不終離於風雲奈何以柯燭轆枯之片影作酸態於月貯星暮之前耶若且笑子之不善鼓缶矣客喜其言情而中方於枝叔之一發也因再稱曰其然則太清家之借才子鉅人宜不翅其艮媛即余與阿季非世之所駭賞半者耶亦罔不終傷於時籌矣天之君子人亦安得終小人命之我兩人不全諸於世則今之世殆尚有可與深言者乎其有代予而傷子之才力者踞佚耳若季父不肯有大風草乎予而拔山其力且威加海内屬和泱泱之風矣世尚盜逆天之夫哉

女兄恭人祭文

維我女兄恭人以萬曆丁巳之六月十三日徂化蹤十月鋼其弟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奉使至維揚册次始聞訃號慟爲輓詩十章尾勉戒行明年戊午人日始至自燕京獲哭於幽館之堂又

當六月十三日庚午則夫人且月一恭矣始以柔牲脩奠致告其几端曰維姊垂耀稚可暴於嚴賓維弟銜哀實難割於死别謹聊數而控之姊蓋有大過人者四有關大體者二有大節者一有至孝者二有至情者三有不可及者二有必不可及者三有至行者三大有功於葛氏者二大有德於弟者三八齡而從我祖冀公即誦盧氏長安古意之十韻琅琅舌粲矣晚乃徧探諸笥所涉獵至百種所鈔錄至百軸每收奇書如獲琮璋每抄奇字遂移寒暑其大過人一君

子亭草數百篇並拈吟於艱難困阨之中而才煒煒
有鋒無閨人纖媚氣自其松心桂性縣圃文水二巨
人實賞歎之其大過人二節文嫂墨娥鮮解經義爾
其樸堂凡帳兼誦瞿王姪淳乇倡其餘以猶游其大
過人三歲昔淑姬未聞直宗聖學而誦說聖經稱引
邵朱淵人談洞灁堵至欲嘔唾其大過人四昔我家
食師艾友姊姊嘗欣然曰今日始得一仁字又嘗曰
今日始得一敬字太微明德二函則請而繹之西極
一賦則覆而誦之屈還班惠或遜一籌而懸之十載

遊也天經草就獨爲披示實代我過庭茲非其大體
耶稱未亡人蓋十四年霜飛鞠戶冰結月軒他婦或
失片言而折不貸旋卽號泣欲甄力解乃甦茲非其
大節耶王母大漸侍母病婦孝隻身侍披兩旬弗睫
遂以孔瘁他人有不移手者以坐撫爲勤耳弟宦十
年大家東征姊當子舍大人人餱出賓醪朧立辦幾
忘我之遠遊其至孝有如此者大竹從祖之殂於蜀
方笄而處子閩卽議號襯至而侍其喪者三旬不啻
其息他士嚌方此萬一矧曰閨閫其少我仲姑五歲

耳嚴事之如母旦夕陪侍卽譴斥或至不作聲眷兄
子嘻方此猶一矧曰姑姪其至情有如此者婦四德
稱功而針絕絲巧勤及柚杼工類璇璣不可及一矣
綾餘寒具立應滿座醯醢粔敉觸手精好不可及二
矣大人自星沙以五十金爲奩資也亦約矣仲父迓
大竹之襯而貲不繼卽割其二十金去雖體不與奩
事然無幾微恡色見其䇿竟以三十金將其于歸終
不掛齒其隱德宜表者卑必不可及者一洵可四壁
立大人以其才尚之篤摯如嘉淑夫子俠而好揮擲

璃珩磬於報問卽少君之鹿車偕隱不啻必不可及
者二夫子又自武其才氣槩不可籠罩耽醇魔劍謹
以禮事之卽德耀之舉梡至者不啻必不可及者三
白茅之堂三椽之宇應與兄公割而盡推以予之其
至行一郊田百畮盡推兄公廿載弗言餘庾其至行
二以我右氏字彼淸門事其長妯折節罔間撫其姪
淳與儁鈞斂其至行三爲夫子誕雛又爲保孤甲辰
而徂了執相依護此一綫之嗣又爲納婦名賢之胤
其功葛氏鉅矣苦心擬於孟仉未𧦬而代夫子嚴在

疾而督郎君讀至而賂其少學游以塞報地下其功
葛氏又鉅矣友内子如弟撝謙下之就館勞食手爲
營護旬夕輿偶心力既殫其德我碩矣兩姪栽育裁
詩言慶矣白稅稱撫之玉溫其德我又碩矣虞耶撫
耶璘耶洽耶四女子子撫而護之其就口者畢如郎
今八子環立而不愁睹一姑耶其德我碩恰我至矣
茲二十四善特列耳目之可紀輔頰之可道者他不
得縷詳也胡女士壺師終窘抑不伸也半生之蹇阻
至左翼中摧也茹荼如薺年止四十六也子有奇骨

相且攀雲夾日而弗獲以濇與行花間也母女相依
爲命胡五載夢懸異國長往也姊弟相依爲命胡十
載旬月歸聘遂永辭也已酉計偕弟始以癸丑之五
月歸癸丑出祖姊竟以丁巳之六月隕墄洛下以沉
痾告至弗得西歸墄江南以篤疾告又弗得遄發胡
與我食貧之日長與我食報之日短耶弟雖遠游其
子舍侍有姊駕言再出嚴庭其嗣代耶母雖善病其
心精繫之姊繼此以往榆景其奚戀耶裴然得一解
抒一什郎以呈示今竟不及被扶其所未吋耶秋至

將南襄事恐弗躬當謀嘉木付之向所不副余姊托
者獨儁產之未定人是問典甥材恐不須然不敢終
違哲嫡而兒女子或可爲兩姓翼日之再好手遺蕤
當丞金陵而布之其銘石以爲不朽者文木有成言
弟所以慰姊止此矣姊且聆聽蕭颯而向我雲瀍耶
竟茫耶昧耶

女兒葛夫人輓辭

爾時弟翔鳳既略述哀辭一通向所爲維揚舟中央
女兒葛大家之十章謹續以工祝致之其一曰乍報

凶郵骨欲僵皇天不肯念貞孀明知病亟難憑藥且
待歸期可訊牀五載別愁占夢斷一生離恨伴行裝
鄉江攬刃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其二曰嬌兒託
體太夫人寶樹連枝胞帶新交讓早芳天縱齊王餘
剩鄉　帝收綸如嬰孑孑難爲足有子支離不是民
斷脊神光孤掉影半生從此匹嫠身其三曰憶昨低
回燕子磯文山何向舌端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
啼鵑帶血歸下句不堪嘆際轉金陵望惜餘暉奈
何此何成歸讖欲挽長江洗淚衣其四曰苦莫甚於

哭不可聲吞楊子晚樓時兩舟纜定慈帷迫五夜波
橫淚注垂尙右門人憐嗜學品茶歸姊想遺誰玉含
氷訣無從視有弟如子亦奚爲其五曰弟叨鯉對趨
庭日姊代回言終日頻經學酷將歸淑姒禮宗眞弗
謝宜秦女耍今聘招魂賦道韞長辭詠雪晨萬古傷
心堪第一風流麟閣向何人其六曰巳酉辭家踰癸
丑兩旬幽里未成還可知伊洛眞分手豈謂江淮斷
後緣又向五霜歸太晚直敎終世見無年天須罪[illegible]
不才弟永負同胞有厚寃其七曰謬膺來賀其辰居

豈不懷歸畏簡書請告嘶章誰付委歸唁壽日君[illegible]
趣且悲暫作中都別仍虛乍臨左谷初此懷此生拋
不得塡平伊洛并淮徐其八曰月亭君子因稱草名
亞左思未遣才抄句經年收杜史得男長日改時教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邏裏來甘薺茹荼心更
苦于今再見靑陵臺其九曰三穗嘉禾貫一莖兩岐
明麥是孤桀山間采秀芝初折天上[illegible]足乍傾少
室雙花難作樹嵩陽華栢謬垂名來年寂寞堂前拜
上壽誰偕繞膝行其十曰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搖[illegible]
舫去眞州中流忽躍計魚至歿世難將淚眼收無計
可維生死筏何方能駐往來郵知君湛湛心花活天
葉脩成不愆酉是詩也情至無文染毫以淚余姊詩
人聆之其憐我鴒原之痛也哉

趙吏部母夫人祭文

表慈儀者偶舉諸其四行二事之懿爲徽章則昔之
良媛俊媼仰勿恤於有家亦奚關於人綱紬濬閫千
春彤管之華者冠孟仉氏夫非以鞠誕大賢樹[illegible]
洙泗之廡堂大夫人載羅川之芳郁於帨箴巵匜[illegible]

縱間海內偉眞吏部之峻卓者嗟弗嘉尙思齊之履
敎發祥仲一先生崢嶸戊削於堯芊屈軼之序列夫
亦神濤之莘莘將將星森而直行也匪今天下氣象
嚴嚴之孟夫子哉吾道以其進退卜磐宗之安危者
殆三十霜爾其讀禮於廬弗御弗觴五色雲特[illegible]
其苫次實組合綺列焉麟鱗綏纓照灼於萬夫之胼
胝其㳄召太赤淸都有如此忠臣孝子之莽爲一躬
也亦何啻雍人顓頁之璆琨時庠時王事之諱棘矣
國手安得久嘉遯於滄江耶旦夕其徵書之載被庠

竹且畜牖而爲地輸天柱爲日窄海舫其韓忠獻其
郭汾陽立晉新名於大國庚被異數於泉壤厥惟賢
望之宜獻猗乃可與俗豆登而配食任姜小子柔於
仲一先生則嚴事旣又以息出倘厥佳郎其爲策諭
之發拜荅有年庶弗吁我星卒伯夫之軒航耶

武太夫人祭文

維我物月臨人岳祖妣武太夫人筊徂於萬曆四十
年甲寅之八月其孫晉南京禮部儀制淸吏司主
事文翔鳳踰戊午以入賀過里八月初二日戊午始

偕閨人鄭百男之吸往造其函玉之山灌蔥而爲之
辭曰歲維棘心悉方舞象冠諸侯觀藝之籍兗州翁
受倖之特欲以令淑得命矣亦越歲皆方太夫人偕
母夫人歸目仙掌造我師野則雅指再申矣亦越歲
脉角我旣獲禮謁北堂延以上士之座首肯益顧矣
亦越歲扶矚始獲通盟稱甥王叡交愛之占叶矣亦
越歲九口始復卸且于姞之國武館新嘉謗以玉潤
坦侍矣亦越歲朱夫人始獲賓於鄉略副囊所銓宋
不時千伍矣亦越歲載刼始復著天門之樹升諸司

馬曰進士暢禁樹好懷罔忝桓氏龍乘矣亦越歲道
子自東萊令改伊川始獲以新頭臚謁海鶴塔前敘
斑舞二十載青衿之縣賜雖差別然几杖亦已躋耆
矣閒其念我夫婦時郎瑩縣酬子所特小像而一披
晤之爲聊慰則垂沫良懇矣亦越歲唱适蜀崩山之
行於伊下夫婦時號不可禁然莫能釋所受命往矣
亦越歲別狀則蒿里載窆我方涖洛邑竟亦莫克其
緋前矣亦越歲天寶始獲以南宗卿之郎署代九司
昫章而北役四牡之騑騑過恭桑丘壠歸如我東亦

巳役矣肆乃攀其駕馭則四涉霜華壽其舊慈則卅
庚星紀其涕潸潸不勝雪者詎堪與他氏之結褵肅
申十儀自兩方耶噫嘻閨閣柔脆即非儀何煩談塵
我太夫人所天授特碩與少佐若翁茹苦於雞鳴星
爛之笎篳而青雲早致身茲其難一已從翁五造宦
邸實總家政故虛之落卜維宅圖搽而蕭晝者出其
手約閣延采歲異度茲其難二暴客或瞰其門庭將
啓其管爲內應倘得之隻手擾制之如拉朽顧侍兒
付所司論法遂寂絲林數十載之謀即古奇俠弗過

茲其難三比翁昔有姬御以大體撫諸郎若孕物固
閒委蕤弗問其遺家人絣縪如蠡羽茲其難四難我
舅氏之不及見拔朱爲蹶然揚帔垂珥則被爾祿松
心訴跨則爲倜年振姪既艰立而舅氏亦且組代矜
矣訓我夫姑之不庶金雀一日點耶鬭蚕有異人謂
太夫人行言根非凡蛻魄特自說蓮胎之識亦若天
臟之其霞界而梵往當不妄後世有誦法西極之學
者必將尚論德馨而樂稱述其芳烈比於李北地之
左媼郡君也則愚之稱報我太慈不僅如世眼所揚
詡也矣

壽外姑呂夫人圖贊

其名囘而字太虛者耶其以西華至妙之炁治崑崙
之墟者耶其雲房之偶羣生之母坐乎少廣莫紀其
初者耶其諸女婿蘭玉巵葉殆如月中之青脊襟與
娥隱珠者耶則其臣青鸞而履飛雲耶者劉徹之所
貌闕耶則其降西池而表姑里耶者木公之所蛻俱
耶茲其以囘爲呂者耶系厥名者耶其奚迂耶茲其
孕乃東華者耶表厥稱者耶其奚誣耶我其文子光
之徒與既嘗侍上界之月御霞裳於不堪思議之三
珠樹宜其奉西極之天姿日表於不可勾股之八景
與耶

書贈安青鳳臺吟卷跋

蘇長公云此紙止堪剳錢得吾字過百年可直數百
金今人以寸管流播江山艮非自謂不識墨妙竟付
[illegible]八九川先生李何諸君子卷軸連僕矣體安氏
又以艮牋收子書並以子爲長公北地流輩人乎予
既至自白門聊爲書鳳臺吟古今詩十七首客有讀

南極篇於滄海三淺之後者或欲睹我手跡其叱白
龍赴彭原之呂叩之萬曆戊午八月十日太青山人
文翔鳳爲跋而歸之時偕外舅孕華先生展付於州
之高山寺

入華山記

予以己丑從家大人登太華之絶巔午坐落雁峯上
則梵菩表作聖之志爾時年十有三有數詩在雅記
其後又十五年而甲辰下第西又一至山蒜亭有七
言律體一章其後又九年而癸丑東赴伊川以太夫

人并內子覩山蓀亭水冩石際樂之忘歸歸命雲臺
觀道士之送者以經𤰞一部前又五年予來賀南還
容臺則以戊午十月之二十八日再入華陰山中兩
郎并偕甥淑賢從兒輩已如我少時蓋三十年不入
山作入華山記是日由南行望三峯之挿天當馬首
已隱隱欲奔其左偃跡坊見流水潺湲谷際者骨毛
已洒發易代之入迎仙玉泉二院竟登山蓀亭亭冠
一巨石上爲根觀而南峨巖至泉際涸矣問之則大
水後失其源派者有年憶少小來時家大人偕我杯

飲沁肌膚是三十年陵谷之變而亭外奇石之可賜
豆者亦已半摧則令長之不愸遺一丈以表山靈也
其谷水涉冬亦不至泉亭間命童子導之弄水坐石
歡之於是作華山谷口流水引而亭足之石所扶爲
洞曰希夷先生之龍眠者竟亦寂無靈客獨悅然想
洒然花開之景倘已入山久之爲五里關入關卽桃
林坪少之爲希夷峽則先生蛻骨處峽窮卽莎蘿坪
有莎蘿樹一本莎蘿蓋卽菩提樹大小上方卽在坪
側非鐵鍊不可陟躋[illegible]登前久之至十八盤則兒

輩不可馬予亦逆舍山輿偕之步步流水嚮木輿險
窮而爲一天門是爲青柯坪坪館之改爲太華書院
者荒不可入宿寥陽洞館有半宵舊調重翻譜一夕
神遊半載長之句詰日造回心石石亦墜無存窮險
死悔乃[illegible]千尺[illegible]之梯畔此登真華山第一躡處雪
花如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青手攬天痕四字以歸至回心石
舊處書八聲浮空四字有二絕句涉覽訖至寥陽洞
館其側則有外舅季翁所鑿洞曾讀書其間數載我
仲父太史以辛卯偕之者而我乃憚其危磴不克陟

兒輩採之稱幽人之棲於是我亦有結巢此間之想
以待他日去夫至一天門見王季水所題西京王氣
四字出一天門卽水簾軒飛武太翁題鐫存予亦題
飛笙鶴管四字下十八盤枝隨水落步步若自天下
若道左見李木題御風振衣四字予亦題冲舉二字
回顧蓮花峯已爲雪埜至莎蘿坪則林杪尚青青也
信山高而寒重下界被然矣有七言律然一章至希
夷峽則上危石過流水水從巖戶出如挣子之涉稚
川者於是題流雲二字又入巖戶踰水登石題眞源

尋問四字而峽之足有石可坐數人者題醉雲臺三
字有弄雲忘却下山之句再至玉泉石上嬉水浮梧
至夕乃去題幽人鼓吹四字凡題石者八並季木兩
題命羽人壽著石山中詩亦八歸以語太夫人并內
子又偕若飛族於緱絲帶間者南宮使者曰太華如
石蓮卓爾者孔千仞自玉泉至青柯二十里乃見蓮
花峯是爲眞華山蓮花峯者西峯也青柯坪在其足
其所峻巖陟者所羅列諸兒孫耳嶂以上躡壁垂索
而陟者壑又二十里始登眞華山豪舉者直拚命前

矣明日至西嶽瀕雲樓望三峯尊嚴酷似尼父司寇
冠于雲所謂太華爲旒莊子所謂宋銒尹文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然則仙人掌其彈冠者也

興除錄序

愚嘗三爲令毋敢逭　心力之未殫者未嘗不汗累
日而踵也嗟乎無慚於與日實難頃于役至緱山愚
交劉時隆氏將入計茲行且脫屣蹤瑯闥之塀矣授
觴道故出興除錄繇愚序讀之若丞獲我心又若箴
我短者謹撮其大體有四懿其一則會社二倉之核

實綏徵羨爲請谿子　三千四百石奇嘗難七七百
石奇已又請綏輸毋　待庚歲已而毋穀于九百石
有奇者竟如期入又實通融收糴糧不許督又請裁
會倉四十一所歸併社倉裁諸倉數百役已又請裁
社倉十有二歸併預備倉而修葺防守出納糴便愚
爲伊亦嘗請綏徵羨會倉矣瀕行遂請谿子毋穀六
千石竟不克如初議入茲其媿於時隆也其次則常
平倉之子息粹倉母金止五百餘耳請出貲逃三年
遂得子金三百七十餘愚爲洛僅株守母金止以時

糴糶不敢貸實詘心計茲又媿於時隆也其次則蝗
蝻之議賑獨善請酌議地畝之有無多寡以定極次
貧而厲丐之徒又收而粥之又請獨帶徵拖欠即路
災鄰縣咸如例愚爲伊雖請賑貧民萬人爲洛雖粥
饑民二千五百人其請獨伊民止見徵十之三而未
克議及帶徵拖欠茲又媿於時隆也其次則尊經閣
并一切公所之營緝善舉閣雉觀又崇樹啓聖宇泉
璜流耀矣已又及兩使院已又及科名節烈諸坊已
又及諸郵亭最後始及令舍有堂曰先雨比於蘇之

喜雨也咸樽節爲之不里甲騷憊焉萊亦嘗捐歲俸
薪百貫闢地自海運達淮材充闕料伊洛止葺在祀
典之大者然不克逮他使院升長短亭玆又媿於時
隆也嗟乎范文正之領兩浙當無年至聽民競渡且
新諸佛宮以集饑民之就食者愚竊欲謬置口而時
隆□□立所□於學宮之畔選貧而有力者百夫增
作□就役之其作用殆過前賢其當今萬至揖輓東
垣略有職關之警且持籌者即提衿見肘其能措愚猶
怪之僞緱山令代計之詎至此愚交時隆實嘉尚其

不誠可大付私心爲國家物色異人需後來支大廈
晴踐其目精中之上客矣玆行投轄終日曰汝亦昌
言焦賢於關令尹之強青牛翁著書五千言乎

賦鵬館集序

日□誦李青蓮鳴皐歌至阻龍鱗之積雪慯清冷而
□□悲恨不喚謫仙於九垓之外而與之者迷同遊於
九皐□鳴之野治其長伊川而此山實嵩伊割有之
嵩故宋伊陽也予每低回杜康泉際反顧黃鶴則與
淋淋漓漓不禁於是有可就嵩陽邀太白爲若須造
酒星樓之句而鳴皐山下有繼太白而家者今詩人
李得雲氏豈其苗裔耶得雲暫其古洛篇效盧駱大
作者以謁予予喟然曰若少年才又其數年前乃能
爲此巨麗青蓮人鵬一賦亦其少作寄神遊八極之
退思而嵩陽有了則子之酒星樓可築子且爲若之
司馬子微矣比日伊人洛伽登鸞龍之寨望鳴皐之
臥雲又未嘗不蹴槃於太白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
却憶伊陽好之句即子南征登鳳凰臺二水三山懺
其手襟其懷清伊之下不啻日蔽長安也亦以李郎

故歸西極山中而李郎以其賦鵬館集請引端予文
喟然曰若具以其仙風道骨者欲一推我於天台桐
栢間耶是可以小謫仙予再過洛至首陽之東而感
又來於是立馬於輩而次第其往懷歸之輩少陵之
里其遺隴在詩王聞之亦必曰清新俊逸之庾鮑至
從文先生遊今之李杜齊名者非若與李小仙耶

右宗錄之十三文之六一綱十一目十一篇箚文
六千八百六字戊午十二月江浦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四

戊午儷體六篇

爲次郎婚溫少保氏致與恕孝廉啓

長安實應河圖鴻稱爰稱周數三才氣至一代祥徠
靈誕我夫子以萬夫之冠冕爲九鼎之耳鉉道方鶩
於程張業踰輪於韓富風雅溥陸謝之體貳文章扶
左馬之堂蘇當其貌麒麟而第一羅嶽豸以成行領

袖法冠提衡臺憲西極士者幸附傳經門外之水側
流應一行之巳至樓中之壽待筭宜康成之見收歲
駁星回雖杳侍春風之座江澄海晏如尚垂秋暴之
光綱長公之異骨特騫饕伐擅而不素珍碩士之畋
心獨矢指釆薇以適歸季次不仕聖門嘆空谷之跫
音林宗有道仙舟拇清芬於折角昔者吾友今之古
人追此同盟脫吳札重來之劍過其談社彰羊曇醉
後之春敢自託於諸孤幸晚交於難弟斯文一石足
供七步之豪多方五車正副八叉之妙圖端應駿空
雲錦之五花天用如龍競日華而萬里國有顏子科
本子奇肯日我以大兒欣得君爲小友既申之以盟
好請重之以婚姻跂襄本天上之孫久已借星槎而
訊問擣霜盡月中之藥何辭上玉京之崎嶇第二子
昔謁太眞春柳苑其濯濯近經平子秋雲迅且翩翩
敬市服心願叨骨月異移桑齒啓大夫人八座之堂
庶借齊眉訂世通家百年之約則願須太華之仙掌
執斧命黃河之天壽對鶴也 平子謂王季木

報李甥婚啓

敬惟射雀卜金屏之目極妙選於堂端乘龍吹鳳簫
之簫逆仙郎於天際隴西賢胄夙高王謝之名渭北
名流不數崔盧之匹度頻山而駐馬低回義士之鄉
就秦市而懸書郁往天人之筆爰當叠歲以逮今茲
忽聞令於蹇修過訶芳以摯仲應能生鸞鳥清飛玉
樹之丰華蒼贊文昌漾發金閨之彥禁樹可得書氣
應多月中天子宇文中幸與嫦娥同姓太上元皇名
李耳由來聖帝雲孫覺我織形謬主氷清之館賞其
英物還欽玉潤之襟溫與恕之心花如欲闈來日月

王生齋之舌縈直將擊上雲霄況夢遊玄苑洞天提
玉斧者三千里徵代有之瑞應遂聘吉風流桂客捧
絳霄之第一人效翮羽以和鳴鏡臺合偕老之符祥
文梅當天姝霜杵擣長生之藥仙窟顧上瓊漿拜庭
實於京徑待年華而采藻於上台得閑道立聘杏苑
之邀以前十為天衆佇待星君之渡

賀宴頻陽柯賓合啓

雙星入部御紛之氣五章合璧連城麟炳之光九色
翠玉通盟二姓幸假龍於惠來桑花訂好千春式申

快於又燕信信方占有客款懇以永今朝

通西安司李啓

海岱本大風既誕靈於哲匠華河唯天府宜邀龍於
李星夙欽天下楷模幸仰人倫領袖今之京兆實右
割扶風之半左兼馮翊之全蕩蕩八川並在揚清之
內繩繩三輔畢歸淑問之中番日暴於藏盆佇風行
於持斧某入燕稱賀行莽桑敬梓之遊抵鄉周詢見
達肺平嘉之治望龍門而莫涉修潤燕以求通

趙李二姻翁宴啓

茲者高捧雲車六禮重百年之雅親舉玉巵十儀洽
二姓之歡行偕五嶽之遊聊式又思之燕浮紫霞於
星座宜笑口之頻開泛綠海於芳樽應深情之莫罄
階前鵠侍道左望鑣

館甥宴啓

我行[illegible]恒才子綵雲如席遙從鶴馭團飛玉樹
臨風且見芝眉快覩斗杓以桂酒欣留上苑春衣
注月露以椒漿請委瓊枝新珮庶天香生幽谷如星
御在洛陽

戊午簡版二十三篇

報張覺菴侍御論邵典

邵康節先生之道實為秦漢以來儒者之冠與程氏
并重河南而程氏之後錄而為五經博士邵氏子孫
之在洛者似不可不一體并錄之曾經前院入告而
旨留未下執事倘申前疏於報命之日實觀風第一
務也上上必不受衆賢之典而執事之功且與皇極
先天之學并不朽於聖門矣

報李梅菴孝廉

有洛氏域內腴輿李元禮天下楷模以郇邠之漁樵獲吏而攬雅容之襟爰念伊川兩載之交游嗣緬飛邦絫月之懃懇未呈報德而僕有白下之役君促留娀之駕每涕首天末安得縮地而一話疇昔也

簡武陽舒銀臺

先生甚君道之主盟文囿之司命某童子日儀之矣卮言碩構亦忝歲服膺而莫獲自致於春風之座向來飛羽牘於九洛輒委之序且尚其薄技艮不自分存賢人之好至此卮言遂爲忝知董公所有某適渡

澄江之渚佇望出山吳京之偶沓其徒有矯首之懇是用遠令失報伏願再頒其書而爲一跋何如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爲交遊之密者唯薦福塔陰颯焉廿載而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倚於衰世人所珍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嘉尚其不伐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渠璧甲乙伯仲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其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剪春雲而摘秋月者何啻弟代他氏曰耶池陽半夜盤殘可當一度華香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席世人盡大江而論英雄者無乃以我爲六朝人乎恐我陽伯不作如是觀耳漱六隹士昨物色之澤潞問弗值此來當是艮緣熟皇極篇一部亦不能墨守詞人體謹以賁贈

報來馭仲茂才

嘗薦福半月時止知足下爲才人耳別去每想見其風流之致而江干忽漫相逢却又進德于贍正叔不相能千載遺憾而丈又長一頭覩必欲打破其徽字

者又有閒初抵山中偺䌹其胸嵴略以八行往訊奈何朋錫而琛問之再徵序言艮雅願也容假兩旬之閒搜腸而語丈也修詞爲次前輩而又欲銓衡賦詩之全以令百家大丈夫當如此往孟津遇漱六子至令物色之弗再遇一片中原幾令人作異界之慨雷何思先生常嗟其見贈之什而願爲之地而澤潞人弗許我其以所適技用銜默非度太行而非也問其人於晋城之濵冢矣頃弟方有北地之遊倘不遂去俟春夏之交訂期逕之如何

簡董定所先生

伏處山中每造五柳二梧間手萊語讀之倏然且欲立舉矢編烟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例斯亦河汾之格言伊洛之矜語也某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亦聊有解耳

簡陳玉鉉洛陽

自昔神京之良士有陶唐氏之風蓋與談所摩始故特産而爲高潔俊朗之品比某從遊而所願執鞭於古人者爲大雅效之矣質人迂抱特懼知我之希握

肝膽於進路而或不見錄也邂逅薊門褰登春塵折幽蘭以投贈指素月而論心傾蓋而即故得非良緣之巳熟耶明公扶軼世之管而長定鼎之邦所謂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萬里發軔之始蜿蜿八龍終不行地頃聞下車而即應觀風校士使者羽檄旁飛鉛槧繼進一掉而立解倘亦天授非人力乎良爲洛父老雅幸

簡伊人王令尹

伊川爲佳勝之鄉執事有賢宰之雅松筠之契結人金石之心追古每緬念夙昔之好千里精飛若將問月溪邊把樽林外金陵溥遊者踰歲遂于役北征自維揚抵彭城登戲馬之臺嘯放鶴之亭過騶縣陵嶧岱盡濟南諸山泉自燕造河北觀百泉越太行亦一勝遊比栖遲里門松利蘋末之際回首伊川之別遂三歲矣而四壁獨立八口仰屋嗟乎五年三令者其亡亦乃爾也鄉入唉其拙宦賤子敢負藤能故人知我聊爲道況

報陳玉鉉洛陽

自洛徂幽遥遥千里特馳命而詢勞之披讀箋敘語語若匠守靈至其推轂我於名流國士之列則汗涔於踵矣昔人之樹一代望者必有堅貞不貳之腸其風槩倏然在塵蛻之外肆乃肩劇而破堅靡弗勝者質具也南車在手惟所斗指明公挾定力曙大體當是前進之卓犖者其爲洛綱領無煩庚贊一詞大略上官每苛責人於一年之後而我輩難無倦於四年之前規矩既就聲價既立其獻帖調攝步步照管者尤在明歲入計還耳夫人生巳爲苦海宦又海之大

者令又宦海之第一津也我輩惟是體認天理又兼
的之人情託伐木之契輒貢此葵誠蓋其嘗被厯以
有尊於趾者毋用自試不敢以往來飾語稱交特覶
縷及之唯槩我好懷無他耳

請陳洛陽立召公祠

洛中無召公祠似爲缺典康節又召公之後安樂窩
之右尚有隙地可爲一祠使周召並崇祀亦報功報
德之大體而召公就邵子故居祀之亦如孔子之於
玄契耳某當時迫不及爲明公爲之良易構三椽而

成盛事申請而登之祀典亦善政之助也如何如何

簡張意松先生書

當執事以橫術之鐵管殿最廡司不愛衷旌以榮舊
吏即南都同調之客無非以某之遭知已爲大快然
竟未及候節衷之悃結良不可解客冬賫捧過泰山
之陽所從僅一二蒼頭又入都之期艮迫隆寒日夜
兼數百而北望淄上僅翹首者再不克謁又不克命
函通悵惘靡極此等疎節恃執事庶寬之原之人日
抵里歲條過半計且命人訒之駕而某尚阻繫足之

濡即夢寐輒側於昧爽矣于沼于沚何堪采獻然心
折一寸葵傾千里唯執事按中州措大藩定大亂捍
大災而萬戶陟春臺之上兩河父老百世尸祝其書
錦蓀柎出入僅以肩籃投贈卻其木李此大賢之雅
軌名流之絜矩也夫望洛濱者降志於若門謁岱宗
者欽觀於日觀品操之嚴正如我師某華奉以終身
良自快因宗之靡憾矣歸而探其敝廬茅茨三椽堂
無磚巷無門安身於破壁壞垣之中齷齪之狀想舉
世矜生無此棲處即黔婁猶將失笑項王季木轉餉

長安枉道山中相訪瞰其家室憫其阨陋某殊不肖
也前在九洛夢范丹危半其榻上天實賚之矣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良訊余及馳千字於拈毫憶五情而質面毋莊襟而
讀色爲飛矣坐慵且鄙往往修報不副雅敘積喉之
語即百過相過未易殫述也而瑤華下問勤阿對於
崎嶇之頃悠發予哉即奉教於潘陸之黨稱交於陶
謝之門不茲尚矣詩思既爾江袞筆陣慨又龍蟠所
謂投木難而贈逑借火齊以懷人者也至若華黍雪

其鴉黃氷鑑浮江其鶴青汉青稍於鶯爲餘芬松醪之春淥雖美人一方山川間之然思而好我烟霞可寄此席西歸顧得洋上爾時文章道轍杭貫那可細絲紅粟未必果登但監悅於口實囙兩於躬古之博大真人未嘗不兼采殺萃生才不盡既徵樾於當年模古匪遙願高騫於往轟君侯少小然扶筴則括六籍爲全鋒慣管則波百氏之寶筏至其自命輒病雕蟲勤勤眷我進之上庠若乃軒軒特俊居然孟子持壽函推蓬胸何曾武侯校籌鑰以結交定盟無取碌碌止

在峥嵘如太華之抗掌垂旋特樹金天傲背得河宗浮帶而東之咸京之局結於兩大他若渭涇支流甘有荆岐列嶽與之爲次索偶闕輔匪君孰厭鄙心僕嘗戲謂某某觧人吾方欲用之以蕩平中原然滄海非滴勝之水岱宗豈開門之山碍石之堅徒勞梁用之從信苦則我之得君良爲亟須此意豈之世人驚疑側目嗤爲立至然明公必爲首肯聊假數年以須公論修詞立誠大而非誇君其図之

請董侯釋倉犯

昨蘇偶再登北丘倉中人犯遙見其益即孱虺稍皆婦無以答其乞憐特此干澤父母念此盛暑擇其日久罪輕者准爲保出如有婦女尤望亟保之其爲今將十日一親至太獄驗視其可出者無采區區之蘇誠而立賜覚釋并恃爰密闓

報尹東郊京兆書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莊夫潮於律檢華於黼黻其人必不可以法天下而師百世者精誠不射人也先

生之周洽入吉言乃其情立言述懷者幾乎道是徵與退之之合而一人也而尚勤勤以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爲訟良工心苦至茲其爲天下楷模無煩引謝矣我後生者三十年於吾道而性終不可定道終不可聞也即撫其十曾以聊浪於翰主盟卿之府僅可謂斐然之章深一去而獨造泓泓睥隔離之花卉非實際鄙心所嚴事而仰踊者惟忠武侯之心之手變千春而附跡繼也然説之儒捋詞之匠對景課質五色猶無主矣向委以兵略之序獨留心於九

遇要害百家陣法濟時之材亘只有推屬爾時玄冬力
驗未皇就草至今尚未鈎思也竊願得其行世之編
而按圖效貧庶不至如蔡少霞之夢中把毫於蒼溪
乎其揚推西清者大恐不合法指而何至以隔歲之
期二十里之遥勤聊城令君以恩至也信樂儀於朋
舊久[illegible]爲[illegible]生時行西極篇公車十載以迫釋褐有
北極篇[illegible]吏兩載有東極篇皇極篇者中州稿耳頃
又南載江干矣有南極篇尚未克全授木改歲謀出
之金陵願邀不朽於鉅公山中以通問爲苦俟出而

南極篇　十四之十三　一星稿

至晉洲燕磯之畔庶可馳函而將起居至人耳

報張六竹聊城

年兄既修發棠之政而[illegible]聊城之書心事直可告天
操行居然指日歷膺薦[illegible]于簡書弟仰止其品大
以爲吾榜之景星卿雲兄[illegible]邪張蓬玄輩並今之
端人雅士而服膺於年兄者彌隆重其風槩不可想
見乎

簡祁念東開府書

當明公師表豐鎬而家季以一技大見賞即仰歎其
爲一雙秋水家大人披對於龍橋之上疑而賛詫若
貌書舫齋中之六一以予我爾時某方呻吟竹簡待
次公車置不甚講決匠之筆訣以自廣又不獲偕士
子以其所通曉者一爲推座而蒙顧盼從開闢玄文
而已[illegible]十有四年明公從龍虎鳥蛇於酒泉玉門
之外[illegible]天于行伴小范老果[illegible]中與諸葛君可謂名
十千載之人無不同時之恨而翹首於三千里之遥
邉偏亦緣未熟乎蓋家季往謁其師於長安曾耐謫
我山中人吾師乎竊嘆嘆我伯氏以爲可與深譚適

南極篇　十四之十四　一星稿

甲辰被逐至欲逗之途以揖杏耶感茲眼力敢翻肝
心項自案牘中洗濯爲曹即先四方而來賀遂祇役
於恭桑與家季再述往事谷河清之難俟崆谷之
之音是用不自鄙賤而一起居至人也其中州所爲
皇極篇三十卷家季既持以爲介紹其東海畔有東
極草之始以木行者附以爲聘尚非全本定本聊供
棘事之役暇佐晨春之剩巵乎佇觀攬九伐之法振
旅回中獻捷甘泉也或終遂良願於異日所炙束者
不敢方於濇毛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李引之初以兄雨至某即夢遊一洞天清界日月割
割并石窈深約長十里餘涉覽方半有報第二弱女
已先造其堂館之與者某連步追之手提玉斧且行
且吟有手提玉斧三千里斬斷蛟螭十萬條之句蓋
云玉斧長至三千里耳謹錄之絳牘弗以語人而仁
兄骨肉推愛玉札十勑始終命之好我無斁既定好
盟爰詶雅訊并爲至友覆解泰人之祥蓋三千者年
字也里之田爲耦日即昌字也耦之猶叠之也里猶

李也全應引之姓名艮巳異矣伐柯斧克㓷詩本道
嫁媾玉斧三蓋先之以仁兄繼之以頻陽令隋君終
之以王季木年丈是爲三玉斧也而王即王也斧即
父也東王父爲仙長季木實東人而去我三千里忽
過㓷卯逸抵頻陽見引之而深賞之謂清才秀骨當
即食其世德人情賢於夢卜堅以命我此亦可謂三
千里之玉斧也又增異矣以洞府爲洞天當是携玉
杵臼入玉峰洞中者耶自非乘龍之客焉有厝龍之
手此一柄玉斧直塈其伐紅杏於日邊作龍頭之元

士學扶天門負走萬夫匾匾蛟螭又何足云願以傷
兄拜引之祝也恃愛我特詳著此佳識倘亦千載之
奇話乎引之亦可錄一通藏之巾笥矣

報胥宗卞

聞京兆之賢無弗曰頻陽者矧春初假道目涉其政
大雅念舊游誼已高又撝謙過甚矯自之私倍矣昔
眼愛才特薦公門桃李大兒王季木小兒溫與恕拜
綮席花以相命也既妙絳紗之選寧辭紅線之牽謹
謝命矣

簡楊崑岑吏部

天外三峰得大友先生筆絲一綴當又不啻五千仞
仙掌矯闢也自有八川以來還有此佳客否周之禮
樂漢之文章盡在是弟山居不滿三百里不克步步
暨與載酒曲江如岑參之從少陵亦大缺典謬爲一
詩勒之壁頭相思之苦有如月蝕

簡溫與恕孝廉

弟之事我二團夫子也仰窺直養之學獲交好於蘭
昆而艮不自分竟託松蘿也惟仁丈天挺瑋姿金玉

其相弟所豔尚自捫生平却亦寸肝如琴片遂欲結
兩好而乃不愛令嫂以命次兒也良亦篤摯之雅愾
矣願弟所亟副百世之訂者頗恃仁丈之凌雲其氣
指日其賜而以兒子扳耳我兩人從此共追足於書
輞卽季木輩同調同心終有山河之限不免雲樹之
思然兩人此懷亦難爲他人道也七月之杪弟有北
地之遊浹月方還葢重九以往卽治裝而南容訂佳
期以貢定祥唯兄次第命之

簡王立宇侍御

謝未之交季木也葢百年無兩焉而遂得受知於長
者倘所謂旣識歐陽子不可不謁韓太尉乎辛亥而
來八閱霜華明公所攜我於泥塗而錫之寶我者葢
亦百年無兩焉聖俞筆精凌跨一世風行墨楮之間
卽千萬人場中可冠葢當不甘爲若季父之讓人一
頭地者其相善又不啻侯芭之於玄亭自分百年無
兩焉何幸而獲交遊之三齊乎秋遊當侑袖其儕柱
書遠來可讀然天下奇才如時將至竊操券須之夏
初季木以四牡之役枉道三百里而見訪幽谷之野

自班叔皮杜少陵兩北征以後寥寥無佳客僅有此
度足音信良緣也

簡承壽侯令

明公所爲新志簡而法淵肖康武功獻之當路可稱
樸[illegible]領邑本淶縣淶沮有數辯關係南幽爲鉅更須
一[illegible]也署中詩如劉司馬竹菊二首成都楊氏世
[illegible]業此佳什也宜人藝文而某使君之作詩道未
成殊憒憒仍未應人選傳侍御諸作風格高華宜爲
收木實令君請減糧良足循吏苦心事雖未得請宜

爲表出而僕有一詩須之者似堪附入庶藉以見舊
令爲父老雅指如何如何

簡尹星樂學憲

爰自發歲讀制義巳邑飛神陟而願執鞭其長我京
兆也家家築春臺絕跡實獲吏靡兩焉其以直道見
忤脫爲西邁其術時令東萊又緬仰其風彙爲廉頑
立懦人也又足辰鏡於詞臺又洞五內而披攄其心
花古之三立執事實兼有之當吾世有大賢方幸御
龍門之可冀而不謂執事亦知其姓名而往粲齒也

温舆恕關中大才子又ロ明公所垂注嘲未艮殷何
敢竟门外於知巳兹者返轡金陵行次邞陽謬亦共
鄙懐卿往斉㳡凍極篇一部仰冀削斤一削𮞉𥿻幸

右宗蘇之十四文之七二綱二十九目二十九篇
篇文五千七百八十四𢇍文六統五千七百九十

宇戊午滁陽定

南極篇第十五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彖索一

索壬子第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子其體壬子索易其卦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雎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丑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

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无間其應子之索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稻池鱣鮪鰋鯉衆多饒有一笱役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恒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其發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

塞也索林羣隊虎狼嚙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亥之索易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索林騂牝龍身日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爲婚道里夷易安全无患

索丙子第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子其體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讓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

將復始之乎下其用巳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午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遂命宣旨无所不通其應巳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索林桑華腐蠹衣弊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爲玉索玄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

不可外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廷陵說産遺季紵衣其變巳之索其豫䷏之晉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索林鵲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祐午之索其旅䷷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癡且狂兩目又盲箕踞坐喑名爲无用

索甲子第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子

其體甲子索易其卦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鵶言出遊烏關車前更相摧滅兵馬且來四車亟還可以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柔闓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瓠不朽利以濟舟渡踰江海无有溺憂卯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喈喈天火將下燔我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陽氣潛萌于黃宮信无不在乎中其應寅之索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索林旃裘羶國文禮不飾跨馬控弦伐我都邑卯之索其中孚之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索林四目相視稍延同軌日昳之後見吾伯姊索玄其中之次八黄不黄覆秋常測曰黄不黄失中德也其變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感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卯之索其履

䷉之中孚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索林大頭明目載受嘉福三月飛來與祿相得

索庚子第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子其體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漂櫓拃知其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索玄其首爭〓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其用申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

索林道阨多阪訥言遲蹇譯[illegible]口[illegible]難莫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彊𝌩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酉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冊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其應申之索其乾之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索林空拳握手委手更爬窮饑豐衍佚樂无已索玄其彊之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酉

之索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索林賊仁傷德天怒不福斬刳宗社失其土宇索玄其失之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測曰信過不食失祿正也其變申之索其履䷉之乾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索林東向番垣相與笑言子般執鞭衆人作歡酉之索其井䷯之大過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索林羿張烏號彀射

天狼鐘鼓夜鳴將軍振旅趙國雄勇鬬死滎陽

索戊子第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子其𠀤戊子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何木盡玄室宗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施物童然咸未有知其用丑逆演而得巳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喬人成功年歲大有嫁娶

无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宜明嫁大衆多辰順演而得戊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苦補心溺象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逆演而爲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與璆爲讐來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睟𝌪陽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戊順演而爲戊戌如辰其應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爲邦君索玄其衆之次五蹻戰喈喈若熊若螭測曰蹻戰喈喈侍力作王也辰之索其艮之漸艮之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索林比日四翼安之邦國上下无思爲我劦福索玄其止之次五柱莫盛蓋蓋車轂均疏測曰柱及蓋轂貴中正也未之索其明夷之泰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切切之患凶發不成虎不敢噬利當我身索玄其替

之次五倍明假光觸蒙昏測曰倍明假光人所叛也戊之索玄其堅之次五蜴大蝃小虛測曰蜴大蝃小國虛空也其變丑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林皇陛九重絶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辰之索其漸䷴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索林虎豹熊羆遊戲山谷仁賢君子亦得所欲未之索其泰䷊之明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求兎得獐過其所望歡以相迎高位夷傷

索癸丑第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丑其體癸丑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發飢之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子索易其卦習坎

䷜習坎有孚維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雖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應子之索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密之初一窺之无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无間密无方也亥之索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虛鳴督郵司過罰惡自賊其家毀敗爲爨其變子之索其屯䷂之比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索林篠鹿逐牧飽歸其居反還次舍无有疾故玄之索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進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索林子畏于匡困于陳蔡明德不危竟克免害

索丁丑第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丑其體丁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其用

巳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宣旨无所不通午逆演而得丁未如體其應巳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索林五利四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稟稍午之索其晉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索玄其進之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其變

巳之索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食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

索乙丑第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丑其體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兎犬跡不得索玄其首文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卯順演而得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羡陽氣贊幽推包羡爽未得正

行其應寅之索其渙之巽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
志在外也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
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索玄其文之次三大文彌
樸孚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卯之索其小
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索林失耳
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方始亂潰索玄其美之次
八美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美其足避凶事也其
變寅之索其巽䷸之渙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

也索林畫龍頭頸文章未成甘言美語詭辭无名卯
之索其謙䷎之小過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
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
得息

索辛丑第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丑
其體辛丑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
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
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
不禁禦物相崇聚其用中逆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
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眠長股宜
行善市皆蒙福祐獲金三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
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酉順演而得庚戌索易其卦
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
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
物將亡其應中之索其革之隨征凶貞厲革言三就
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索林目瞤足動嘉喜
有頃來家蒙寵索玄其更之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

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酉之索其遯之漸好
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索林端
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索玄其逃之次四喬木
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
變申之索其隨䷐之革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
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索林載金販狗利棄我
走藏匿淵渠悔折爲咎酉之索其漸䷴之遯鴻漸于
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索林子
長忠直季氏爲賊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巳丑第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丑其體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驅☷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
自求口實索林采給人足須解並作四夷賓服干戈
衮陽索玄其首養☷陰弭于野陽蘊藏物赤之于下

辰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
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
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狩☰陽氣彊內
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未順演而爲戊申索易
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
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
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尙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
歸戊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卦升䷭升元亨利見大
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

民得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
登乎上其應丑之索其頤之損顛頤拂經于丘頤征
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月追嗣日
光陽弱不制陰雄坐戾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
白骨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大也辰之
索其臨之節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
之謂也索林陰淫不止白馬爲海澤皐之子就高而
處索林其狩之次五狩有足訖堅轂測曰狩有足正
當位也未之索其大畜之責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

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
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屍測曰藏滿盜屍還自損也
戌之索其升之井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
也索林刻畫爲飾毛嬙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干☷
之次五蟲蟲于于丘僞或錫之坏測曰蟲蟲之干錫
不好也其變丑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凶弗損益
之象曰九二利貞以爲志也索林十九同投爲雉所
羅獨得逃脫完全不斷辰之索其節䷻之臨甘節吉
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索林谷洼吞嚙神

所不福靈祇憑怒鬼瞰其室末之索其賁䷕之大畜
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索林外與中退衆事
不遂餔糜毀齒失其道理戌之索其井䷯之升井洌
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
所作世延三十年歷七百福祚豐實堅固不落

索壬寅第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寅
其體壬寅索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索林兵征大宛北出玉關與胡寇戰平城道

南極篇 十五之十五 象索

丙七日絕糧身幾不全索玄其首磧■陽氣微動動
而磧磧物生之難其用于如體亥逆演而得癸卯索
易其卦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
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索林頭跛未起失利後市不
得磨于索玄其首法■陽高縣厥法物仰其景莫不
被則其應于之索其屯之比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
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索林獮鹿
逐狡飽歸其居返還次舍無有疾故索玄其磧之初
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眹藏穟于泉測曰黃純于潛化
在嘖也亥之索其井之巽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
元吉在上大成也索林春陽生草萌長條枝萬物蕃
滋充實益有索玄其法之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
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其變于之索其比䷇之屯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
不肯燃亥之索其巽䷸之井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
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索林
山水暴怒壞梁折柱惰難行旅留退愁苦

南極篇 十五之十六 象索

索丙寅第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寅
其體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
麟鳳凰著以得所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闔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其用巳逝演而
得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倉盈庾億宜
稼黍稷國家富有民得蕃息索玄其首昃■陽氣孚
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午順演而得丙申索易其卦
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朱鳥前

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哼璧而稽索玄其首盛〓陽
氣隆盛充塞物宜然盡滿厭意其應巳之索其睽之
歸妹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索
林鉛刀攻玉九不錯鑿龍體其舉魯般爲輔三聖契
事所求必得索玄其辰之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酉貞
測曰正其腹中心宅也午之索其大有之睽无交害
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索林履泥
汀足名困身辱兩仇相得自爲痛疾索玄其盛之次

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寒泉禍不遠也其變巳之
索其歸妹〓之睽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索林刲羊不當女執空筐
兎跛鹿蹄緣山墜墮讒佞亂作午之索其鼎〓之大
有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索林羔衣豹裘高易我宇君
子維好

索甲寅第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寅

其體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株不朽利以濟舟度跗
江河无有溺憂其用寅順演而得甲辰索易其卦小
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
索玄其首羨〓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卯逆
演而得巳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
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兎犬踦不
得索玄其首文〓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

物粲然其應寅之索其小過之豫弗過防之從或戕
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索林低頭竊視有所
畏避行作不利酒酸魚敗衆莫貪嗜索玄其羨之次
三羨于塗不能直如測曰羨于塗不能行也卯之索
其渙之訟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
羣元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犢以成爲母荆夷上侵
伯姬出走索玄其文之次八彫截穀布亡于時文則
亂測曰彫截之文徒費日也其變寅之索其豫〓之
小過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索林

季華再實鴻卵降集仁哲權興蔭因受福卵之索其六
訟䷅之渙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
安貞不失也索其機杼勝援女功不成長妹許嫁衣
無福矜閭禍不成凶惡消去

索庚寅第十四

今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寅
其德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羑里湯文厄處阜陶聽
斷岐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陽

夫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戌
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大
室神明所住獨丸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章彊陽
氣消遁萬物將亡酉逆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普
市蒙祐諧耦從金五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飛變
勢易形物改其靈其應中之索其遯之否繫遯有疾
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
可大事也索林海老水乾魚鼈滿宗荷落无間獨有

沙石索玄其逃之上九利逃蹄蹄益德嬰城淵曰益
德嬰城何至逃也酉之索其革之既濟悔亡有孚改
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索林孤獨特處莫爲依
輔心勞志苦索玄其更之次四更之小得用无不利
淵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其變中之索其否䷋之遯
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侍姆致嘉偶出走
傻如失老如喪家狗西之索其既濟䷾之革繻有衣
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索林甘露醴泉太
平機關仁德感應歲樂民安

索戊寅第十五

今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寅其德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
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服干戈卷
閉索玄其首養䷚陰酬于野陽蘊萬物赤之下下其
朋丑逆演而得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反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
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
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未逆演而
得巳未如丑戌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家分離悲愁于心索
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其應丑之
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林皇陛九重絕不

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索玄馴之次五靈寶大包
其德珍黃測曰靈寶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賁
之家人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索林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
索玄其飾之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言之
水能自沖也戌之索其蒙之渙童蒙吉象曰童蒙之
吉順以巽也索林震慄恐懼多所畏惡行道留難不
可以涉索玄其童之次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
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其發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
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
男爲邦君辰之索其家人〓之賁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索林畫龍頭頸文章不成
甘言美語詭辭无名戌之索其渙〓之蒙渙汗其大
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
福喜[illegible]其宅求事皆得

索癸卯第十六

今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癸卯索易其卦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索林躓蹶未起
失利後市不得鹿子索玄其首法〓陽高縣厥法物
仰其墨莫不被則其用于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寅索
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索林
兵征大宛北出玉門與胡寇戰平城道四七日絕糧
身幾不全索玄其首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
之難其應子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
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時舍也索林大夫祈父无地

不涉爲吾相士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索玄
其法之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亥
之索其屯之益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
何可長也索林水敗船舟無根以浮往來溶溶心勞
且憂索玄其眥之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測曰將車
入虛道不得也其變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
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
失常也索林珠璧琮璋執贄見王百里寧戚應聘齊
泰亥之索其益之屯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三 辰會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索林伯虎仲
熊德義洵美使布五教陰陽順序

索丁卯第十七

合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
政仁且溫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竈陰雖
沃而澆之陽猶撓而飫之其用已順演而得丙申索
易其卦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
朱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啣璧而趨索玄其首
盛陰氣隆盛充實物實然盡滿歛意午逆演而得
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倉盈庾億宜稼
黍稷國家富有民得安息索玄其首居陽氣孚微
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其應巳之索其大有之大壯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索林瘦
癘瘍疥爲身瘡生疾病癃痾常不危殆索玄其盛之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稱立德也午之索
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
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喜隆我社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四 奧霖
稷貴壽无極索玄其戾之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
誥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其變巳之索其大壯之
大有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往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索林褒后
生媿經老曰微側跌衰髦復滅黃離午之索其未濟
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獫
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彊元戎其駕以
安我王

索乙卯第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至卯用積數而爲卯其體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託得其歡樂索玄其首翕〓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嗣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卯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瀞行賈貿𧸘山阻與

秋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盧在內陽遵其外物與盤蓄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御騎從龍至霍華東與禹相逢送至于邦索玄其視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豐之明夷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索林兩足四翼飛入嘉國寧我伯姊于母相得索玄其大之次八豐牆𡷫阯三歲不築崩測曰豐

牆𡷫阯崩不遲也其變寅之索漸䷴之觀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春鴻飛東以馬貿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明夷䷣之豐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索林日月之途所行必到无凶无咎安寧不殆

索辛卯第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冊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其用申逆演而得辛未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庋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禁物相崇聚酉順演而得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　流血漂櫓皆知其

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索玄其尹 爭〓陽氣氾施不
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其應申之索其萃之咸
嗟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索林山林暴怒埃梁折柱積雜行旅留連愁苦索玄
其果之上九垂涕㷀㷀舉家之索測曰垂涕㷀㷀時
命絶也酉之索其訟之渙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索林機杼縢擾女功不
成長妹許嫁衣無襦袴臨觸不成凶惡消去索玄其
爭之次四爭小利不酋貞測曰小利不酋正道乃昏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七 象索
也其變申之索其咸〓之萃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
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索林桀跖
並處民人愁苦擁兵荷糧戰于齊魯酉之索其渙〓
之訟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狗以戊為母荊夷上侵伯[illegible]
出走

索巳卯第二十

令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卯其體巳卯索易其卦 〓升元亨用見大

人南征吉索林乘[illegible][illegible]門遊和 冰東注滄海人民
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
上其用丑順演而得戌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
无輔名曰困苦痛心涌泣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
陰大止乎上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辰逆演而
得巳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烏鳴
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喬人成功千歲
大有如婦无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高懷齊萬物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八 象索
宜明[illegible]大衆多未順演而得戊戌如丑戌逆演而得
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
與璆為仇來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
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其應丑之索其
艮之蠱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
未退聽也索林七竅龍身造易八元法天則地順時
施行索玄其止之次五柱奠盛蓋蓋車轂均疏測曰
柱及蓋轂貴中也辰之索其師之升坎田有禽利執
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

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國亂不安兵革爲
患掠我妻子家中飢寒索玄其衆之次五賊戰喈喈
若熊若螭測曰賊戰喈喈恃力作王也未之索玄其
堅☷之次五蝌大蟒小虛測曰蝌大蟒小國虛空也
戌之索其明夷之旣濟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
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溮泉涓涓而流不絕卒爲江
海將帥策戰獲其醜虜索玄其晉☷之次五倍明仮
光㒹蒙肹測曰倍明仮光人所叛也其變丑之索其
蠱☷之艮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
兩極篇 十五之二十九　象宗
也索林天之所壞不可強支衆口嘈嘈雖貴必危辰
之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祗旣平无咎象曰坎不
盈中未大也索林虎行相逐未有休息戰于平陸爲
夷所覆戌之索其旣濟☵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
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索林魚鱉貪何死于網釣受
危因饞爲身殃咎
右宗蘇之十五子之一一綱二十月二十章簡文
九千七百十七字丁巳九日　陵定

文翔鳳天瑞著

象宗二

宗壬辰第二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白子若亥用積數而爲辰
其體壬辰宗易其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其輿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輿
孤若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
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巳索易其卦既濟䷾既

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兎相掌與足相覗謎
訊詰問註情自侶死謎難告口爲身禍索玄其首成
≣陰氣方淸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其蹇
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索林道涉
多阪牛馬蹏蹣車不利載請求不得索玄其難之初
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其既
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
金精耀怒帶劍過午徘徊厚宿干七谷兩虎相距
弓矢滿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測曰
成之魁瑣不以謙也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蹇曳
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茹芝之
餌黄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亥之索其家人
䷤之既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索林播天舞地嘵亂神所居樂无咎

宗丙辰第二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白巳若午用積數而爲辰
其體丙辰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
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其用巳逆演而
得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
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
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
復始之乎下午順演而得丙戌如體其應巳之索其
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涿川决水爲吾祟使
我心憤畢對泉麻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二將无
疵元睟測曰將无疵易爲後也午之索其旅之離旅

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痴且狂兩目又盲箕踞坐喑名爲无用索玄其裝之次七裝无儺利征咎測曰裝无儺禍且至也其變巳之索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索林干旄旌旗執載在郊雖有寶玉无路致之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紵衣

索甲辰第二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辰其體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惧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陽氣贊幽推包莢爽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消禍行賈徑涉山阻與伙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蓬在外物與盤盎卯逆演而得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應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股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惑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索玄其大之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卯之索其觀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索林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樂時豐民人安寧索玄其視之次八

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貍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狐貍好作咎也其變寅之索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索林旃裘羶國文禮不飾跨馬控弦伐我都邑卯之索其否䷋之觀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索林天之與隅堯舜所居可以存身保我邦家

索庚辰第二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辰其體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

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衍九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章靡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王俗斂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河梁皆知其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索玄其首爭〓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酉逆演而得辛亥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域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

極禦物相舉聚其應申之索其訟之姤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索林麟鳳所遊安樂无憂索玄其爭之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掣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索玄其聚之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服測曰牽羊于叢不足榮也其變申之索其姤〓之訟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索林雞鳴失時民僑勞苦犬吠不休行者稽留酉之索其比〓之萃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索林團團白日為月所食損上毀下鄭昭出奔

索戊辰第二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為辰其體戊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羸弱无輔名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其用丑逆演而

得己卯索易其卦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辰順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為物收歸未逆演而得己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

其首符☰陽氣潛出而躬外物咸扶符而進乎大泼
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索林家給人足欽舜竝作四海咸服干戈卷閣索
玄其首釋☰陰蹶于野陽蘇萬物赤之于下其應丑
之索其升之謙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
喜也索林延頸遙望耶為日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
索玄其上之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傷測曰鳴
鶴不傷有諸中也辰之之索其大畜之小畜豶豕之牙
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

脊以為期明星煌煌啟明東澤所言得償索玄其積
之次五藏不滿盜不處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木
之索其臨之復成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未順命也索林大之所予福祿常在不憂危殆索玄
其將之次五將有足託堅毅測曰將有足正當位也
戍之索其頤之益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
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索林懸甕索餐食非其位失與
剝廬休坐徙居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之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大也其竅丑之索

其謙☷之升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索
林七寶龍身造化八元法天則地順時施行辰之索
其小畜☰之大畜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
如不獨富也索林辰次降婁王駕巡狩廣祐施惠國
安无憂望季不來木之索其復☷之臨休復吉象曰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林尚利壞義月出平地國亂
天常咎徵滅亡戌之索其益☰之頤有孚惠心勿問
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
得志也索林多蘷以除禍不成災安全以來

索癸巳第二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巳
其體癸巳索易其卦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
亂索林玄兔指掌與足相視證訊詰問討情自佀死
語雖苦口為身福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
靈物濟成形其用于如體亥順演而得壬辰索易其
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
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
☷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于淵其應子之索其既

濟之蹇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索林姑是之何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索玄
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以不
敗也玄之索其蹇之漸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
所翔國无咎殃賈市十倍復歸惠里索玄其難之次
六大車川川上轅于山下觸于淵測曰大車川川上
下觸也其變子之索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
往蹇來譽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蟣蠉車不利

洞極篇　二　六之九　集索

取滿求不得玄之索其漸䷴之蹇鴻漸于逵其羽可
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索林斂
捷函疾如猿集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

索丁巳第二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白巳若午用爻數而為巳
其體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
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遼命宜行无所不通其用巳順
演而得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
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饑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
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
攸利索林志悅未習單洒牧睛數至神前欲求所願
反得大患索玄其首濟䷾陰氣濟物乎　陽信將復
始之乎下其體巳之索其旅之小過鳥焚其巢旅人
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喪牛于易莫之聞也索林依宵夜遊與君相遭除煩
解惑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鴉鵝惴于冰翼彼
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鴉鵝之惴惵无快也午之索其

洞極篇　十六之十　集索二

未濟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
儉犯山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
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趹船跋車其害不遐測
曰趹船跋車不遠害也其變巳之索其小過䷽之旅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
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為王來呼成就東周封受大侯
午之索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
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孔上皇大
喜賚我社福貴壽无極

索乙巳第二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白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巳
其體乙巳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烏
與君徵期征伐允道誅其君傲居止佃遊索玄其首
居〓陽方駢有林林爲物成家爲物咸度其用寅迎
演而爲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
大人索林溫山松苗常茂不落蔵蔵以花得其歡樂
索玄其肴谷〓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卯順
演而得甲申索林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

洞極篇　〓十六之卜一　衷宗

熊熊右有嘯虎前爾伎不後躓強弩無可抵者索玄
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外陰擾而却之其應寅
之索其巽之渙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索林
壽能頭頸文章不成甘言美語詭衛无名索玄其翕
之次三翕食嗾嗾測曰翕食嗾嗾利加舞也卯之索
其大壯之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
曰藩決不羸尚往也索林衆惡之堂相聚爲殃幽囚
艮人使道不通索玄其格之次八格彼鼈堅君子得
時小人𨽻憂測曰格彼鼈堅不得行也其變寅之

索其渙〓之巽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
醜惡後乃大悔卯之索其泰〓之大壯翩翩不富以
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
中心願也索林木流通下遂至東海求我所有買鮪
得鯉

索辛巳第二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白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巳
其體辛巳索易其卦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

洞極篇　〓十六之十二　衷宗二

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市蒙祐若耦獲金五倍索
玄其體更〓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其用申
逆演而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
還師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酉順演而得庚
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羑里湯文厄處皐陶聽斷岐人
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陽去其陰
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其應申之索其兌之夬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索林叔迎兄弟過巷在陽

君子季姬並坐鼓簧酉之索其无妄之益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索林魚援水濁雞亂我國
豬龍出遊東之樂邑天賜我祿與生爲福索玄其去
之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
也其疑中之索其夬〓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索林以猾易絲抱布自媒棄體忌情卒罹悔憂酉之
索其益〓之无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
告公從以益志也索林水流趨下遂至東海求我所

有買斯得

索巳巳第三十

分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巳其體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
索林他山之錯與璞爲仇夾攻吾賊傷我肌膚邦家
騷憂索玄其體腓〓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
攸往索林仁敗不谿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
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辰逆

演而得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
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未順演
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
[illegible]分離惡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
窒物蒙然咸未有知戊逆演而得巳未如辰其應丑
之索其賁之大畜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索

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俑廢毀齒失其道理索玄其
飾之次五下下如水貫以天牝測曰下下之水能自
沖也辰之索其坤之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索林孔德如玉出于幽谷飛上喬木鼓其羽
翼輝光照四索玄其馴之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未之索其蒙之剝包蒙
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索林屈位
東勢靡有絕繫將爲隸閽與衆庶伍索玄其童之次
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其

變丑之索其大畜☰之賁與脫輹象曰與脫輹中无
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辰之索其
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索林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樂
无憂邦多哲人未之索其剝☷之蒙剝牀以辨蔑貞
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齊其贈徂不聽我
辭繫于虎䖍牽不得來

索壬午第三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午
其體壬午索易其卦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
亂索林玄兎捐堂與足相视證訊詰問詰情自佀死
誣雖告曰為身禍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
靈物濟成形其用于如體玄逆演而得癸未索易其
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索
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之索玄其
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九隨成密无間其應于之索
其既濟之蹇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

咎也索林茹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
索玄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
以不敗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
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稻池鰋鮪鰋鯉
衆多饒有一箭獲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
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與同也其變于
之索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
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虵蹄車不利載請求不得亥
之索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索林驟牝龍消日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為
婚道里夷易安全无患

索丙午第三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午
其體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
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吉无所不通其用巳逆
演而得丁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索林鈎鈴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
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午

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
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
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其應巳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
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進未光也
索林桑華腐蠹衣裝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爲玉索玄
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
不可外也午之索其未濟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
尾亦不知極也索林獫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

與周爭彊元戎其駕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昳
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昳船跋車不遠害也其發巳
之索其豫〓之晉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
何可長也索林鵲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
不祐午之索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
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
皇大喜隆我祉福貴壽无極

索甲午第三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午
其體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索林淸糯行賈徑涉山阻與狄爲市不憂危殆利得
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蓬在外物與盤蓋
其用寅順演而得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
索林左有噬熊右有嚙虎前觸鋘矛後躓強弩无可
抵者索玄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
之卯逆演而得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
其歡樂索玄其首翕〓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

集其應寅之索其大壯之歸妹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索
林五烏六鴟相對蹲跂禮讓不興虞芮爭訟索玄其
格之次三裳格鞶鍚渝測曰裳格鞶鍚无以制也卯
之索其巽之姤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
也索林隨風乘龍與利相逢田獲三倍商旅有功憧
憧之邑長安無他索玄其翕之次八撥其羿絕其緺
殆測曰撥羿絕緺危得遠也其發寅之索其歸妹〓
之大壯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索林太公遇紂七十隱處笄逢聖文爲王室輔卯之索其姤䷫之巽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索林逐狐東山小過我前深水不可涉失利後便

索庚午第三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中若西自中若酉用積數而爲午其體庚午索易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索林索寅由顛錯鋒鑄刃示不復用天下大歡索玄其首承䷁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其用中順演而得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

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羑里湯文厄處午陽聖乃敵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感倡倡酉逆演而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以息勞般役夫嘉喜入戶見妻其廬中之索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索林壅退隄防水不得行火光盛陽陰魄伏匿乖歸其鄉索玄其夫之上九求我不得行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西之索其兌之節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索林命天不遂死多爲患妻子啼喑早失其雄其變申之索其同人䷌之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索林負車上山力[illegible]行罷烈[illegible]雨霏遇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歡西索其節䷻之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索林倡說休兩驂御四龍周徑萬里无有危凶

索戊午第三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午其體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其用丑逆演而得己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與璆爲仇來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辰順演而得戊戌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

若輔心涌泉祿祿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逆演而得巳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烏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毋嘀人成功年歲大有姤婦無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高懷齊爲物宜明嫭大衆多戊順演而得戊辰如辰其應丑之索其明夷之泰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索林切切之患凶憂不成虎不敢噬利當我身索玄其晦之次五日止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

日中月降叫恐挫也辰之索其艮之漸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索林比目四翼安我邦國上下无思爲我嘉福索玄其止之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均疏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未之索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爲邦君索玄其衆之次五躆戰喈喈若熊若螭測曰躆戰喈喈恃力作王也戌之索玄其堅≣之次五蚡大蟠小虛測曰蚡大蟠小國虛空也其

變丑之索其泰≣之明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求兎得獐過其所望歡以相迎高位夷傷辰之索其漸≣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索林虎豹熊羆遊戲山谷君子仁賢亦得所欲未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林皇陛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

索癸未第二十六

今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未其體癸未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之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午索易其卦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兎捐堂與足相視譴訊詰問詐情自侶死誣難告口爲身禍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梟洴鈐鯉山巔魚
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竇之初一窺之无間大幽
之門測曰窺之无間密无方也亥之索其旣濟之家
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金精耀
怒帶劒過午徘徊高原宿于山谷兩虎相距弓矢滿
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
瑣不以謙也其愛子之索其屯䷂之比磐桓利居貞
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索林獐鹿逐牧飽歸其居返還次舍无有疾故亥之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三　泉容

索其家人䷤之旣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索林播天舞地喨亂神所居樂无咎

索丁巳第三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丁未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
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其用
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

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
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午逆演而得丁丑如體其應巳
之索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
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涿川決水爲
吾祟使我心濆耳對吳脉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
二將无疵无眹測曰將无疵易爲後也午之索其晉
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
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索玄其進之次七進非其以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四　泉容

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滅章也其變巳之索其
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
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索林干旄旌旗執戟在郊雖
有寶玉无路致之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屨校滅趾
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嫗喜子孫俱
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

索乙未第三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覩三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覩成可覩其用寅逆演而得乙巳索易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烏與君徵期征伐无道誅其君傲居止何憂索玄其首居三陽方蹠虐赫赫爲物城郭萬物成庚卯順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羨三陽氣贊㓩推包羡爽未得正行其應寅

之索其家人之益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索林天馬五道夾大分處往來上下相隨哭歌凶惡好向索玄其居之次三長幼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卯之索其小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索林失耳韓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潰潰索玄其羨之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其變寅之索其益䷩之家人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卯之索其謙䷎之小過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得息

崇辛未第三十九

令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曰申若酉用積數而爲未其體辛未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

得不利出域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其用申逆演而得辛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府多針刺不可以臥爲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三陰氣塞宁陽亡其所爲物窮遁西順演而得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三陰氣章疆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應申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

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相逐
无有休息職于平陸爲夷所殺索玄其窮之上九破
璧毀圭曰盜生寵入禍以他測曰破璧毀圭逢不幸
也西之索其遯之漸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
好遯小人否也索林端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
索玄其遯之次四爲木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爲
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發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
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卑
前到喜家送我貂裘與福叡來酉之索其漸䷴之遯

爲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索林子長忠直季氏爲賊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己未第四十

合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未其體己未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其用北順演而得戌申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

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
業應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
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辰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
卦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
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陽
氣育物于下成射地而登乎上未順演而得戌寅索
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
頌聲並作四夷賓服干戈卷閣索玄其首養陰彌
于野陽蓋萬物赤之于下戌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

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
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索玄其首狩陽氣弱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
大其應丑之索其大畜之賁與脫輹象曰輿脫輹中
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
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
辰之索其升之井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
也索林刻畫爲飾毛嬙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上之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㤀測曰鳴鶴不㤀有諸

中也未之索其頤之損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明追斵日光陽朗
不制陰妣坐尿索玄其蓁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戊之索其臨
之節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索林陰淫不止白馬爲海澤卑之子就高而處索玄
其猗之次九猗有足託堅毅測曰猗有尺正當位也
其變升之索其賁䷕之大畜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
上與也索林外與中退狠事不遂餔麋毀廟失其道

衍極篇 〈十六之二十九　泉宮

卯辰之索其井䷯之升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
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邇三十年歷七
百福祐豐實堅固不落未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
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貞吉以爲志也索林十九同
投爲雉所維獨處逃脫完全不虧戌之索其節䷻之
臨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索林沓
潹之百神所不稱傲祇憑怒鬼瞰其室
右宗籙之十六子之二一綱二十日二十通篇文
九千七百五十一字丁巳九月叁校定

南極篇第十七宗録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象索三

索壬申第四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申其體壬申索易其卦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萊不生萊盛空乏无以供粢索玄其首爽〓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酉索易其卦節〓節亨苦

節不可貞索林海爲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饒優足索玄其首度〓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其應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珪璧琮璋執贄見王百里寧咸應聘齊奏索玄其爽之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亥之索其節之中孚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索林江有寶珠海多大魚亟行疾至可以得財索玄其度之次六大度檢檢

于天示象垂其絶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其變子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索林大夫斫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亥之索其中孚〓之節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索林出門蹉跌貲孕後旅買羊逃亡岐路逃走空手揎拳坐很爲咎

索丙申第四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申

其體丙申索易其卦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朱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銜璧而趨索玄其首盛〓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盡滿厥意其用巳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温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竈〓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午順演而得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致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闘〓陰陽交跌相闘成一其禍泣萬物其應巳之索其鼎之

恒蜚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索林詭言譯語仇嚮相得冰入炭室消滅不息索玄其竈之次二黃鼎介其中喬不飲不食孚无害測曰黃鼎介中廉貞也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索玄其鬬之次七鬬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鬬其差其合離也其變巳之索其恒䷟之鼎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索林騂牝龍身日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為婚道里夷易身安无患午

之索其晉䷢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

索甲申第四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申其體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噬熊右有嚙虎前觸鐵矛後蹈強弩无可抵者索玄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郤之其用寅順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

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illegible]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羨䷽陽氣發[illegible]推包羨爽未得止行邪逆演而得乙巳索易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上命赤烏與君徵期征伐无道殊其君傲倨曰何憂索玄其首居䷤陽方蘇膚赫赫然物咸都居方成其應質之索其小過之豫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索林低頭竊視有所畏避行作不利酒酸魚敗衆莫貪嗜索玄其羨之次三羨于塗不能直如測曰羨于塗不

能存也卯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索玄其居之次八反其几雙其杝其家不吉測曰反几雙杝家用不臧也其變頁之索其豫䷏之小過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索林李華再實鴻卵降集仁哲權輿隆國受福卯之索其同人䷌之家人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處陰陽俱否凱風枓子

索庚申第四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老酉用積數而爲申其體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陂多阪男言連變時瘠且豐又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雖〓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靈采其用申順演而爲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垒五嶽陽城太宗神明所保衛无兵革索玄其首進〓陰氣資薄陽氣潛遁萬物將亡酉運演而得子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南極篇 〓 一 一三之三五 晝紫

索林席多針料不可以卧爲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俱瀕索玄其首窮〓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遯其顛中之索其遯之否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索林海老水乾魚鱉滿索高洛无淵獨有沙石索玄其逃之上九利逃跚跚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酉亥之索其困之習坎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索林委蛇循河至北海涯沙歷要荒在世无他索玄其窮之次四土不和水科牆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其變申之索其否䷋之遯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持母教嘉偶出走傻如失老如喪家狗酉之索其習坎䷜之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索林山沒在浮陸爲水魚燕雀无巢民无室廬

索戊申第四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申其體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朔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堯妣子孫求事大吉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數澤萬物攸歸其用卅逆演而得巳未

西極篇 〓 一 一三之六 晝宗

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辰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冬木盡玄案家

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未逆演而得巳丑如丑戌順演而得戌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節其應丑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侏呈陛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八索玄其剝之次五黿囊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黿囊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蒙之渙許蒙吉象曰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索林震慄恐懼多所畏惡行道留難不可以涉索玄其童之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戌之索其賁之家人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索林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索玄其飾之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其變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為邦君辰之索其渙≣之蒙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福喜盈其室求事皆得戌之索其家人≣之賁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索林畫龍頭頸文章不成甘言美語說辭无名

索癸酉第四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于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酉其體癸酉索易其卦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索林海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饒優足索

玄其首度≣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其用子如禮亥順演而得壬申索易其卦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萊不生滦盛空之无以供靈索玄其首爽≣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應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索林秋隊虎狼嚙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索玄其度之初一中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亥之索其節之小畜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咨來旅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索林任宿獨居寡處无大陷陽失志爲人僕使索玄其頭之次六猶失時或承之羞測曰猶失時坐道從也其變子之索其首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供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食之索其小畜䷈之需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索林故室舊廬稍蔽經組不如新巢可治樂居

索丁酉第四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酉其體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倉盈庾億宜稼黍稷國家富有人民蕃息索玄其首晉䷢陽氣字微物各乖離而附其類其用巳順演而得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祚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剝䷖陰陽交跌相闘成一其禍泣鴟物午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溫伊呂股肱

國富民安索玄其首蠱䷑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絲之其應巳之索其蠱之蒙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索林膠車乃駕兩靷如絕馬絕欲走雙輪脫去索玄其闔之次二闔无間測曰无間之闔一其二也午之索其鼎之大有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索林蒼蒙豹衣高易我宇君子維好索玄其竈之次七瞻牛正膀不潔釜而烹則歐歇之疾至測曰膳牛歐歇不潔志也其變巳之索其震䷲之噬嗑震索

索睨瞿瞿征凶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索林旁行不遠三里反復心多畏惡日中止舍午之索其大有䷍之鼎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索林穨沈汙足名困身辱兩仇相得自爲痛疾

索乙酉第四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酉其體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烏鳴嘻嘻天火將下燔我屋室災及妃后

索玄其首中☰陽氣潛于黃宮信无不在乎中其用
寅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
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姚
物之形說成可覩邪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言
出遊烏鬪車前更相狎滅兵馬且來同車亟還可以
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
而解其甲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欒騂從龍至于華東與
禹相逢遂至于邦索玄其視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
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解之
師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索林推
車上山力不能任顛蹶蹉跌傷我中心索玄其釋之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其變
寅之索其漸䷴之觀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
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森鴻飛東以馬貿金

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師䷆之解師左次无
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王德五材和合四
時陰陽順序國无咎災

索萃 酉第四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酉
其體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斑馬還師
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其用申逆演而得辛
丑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

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
崇聚酉順演而得庚午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利君子貞索林蠡窴山巔銷鋒鑄刃示不復
用天下大歡索玄其首永☷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
可長久其應申之索其萃之咸萃如嗟如无攸利无
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索林山水暴怒壞梁折
柱稽難行旅留連愁苦索玄其聚之上九齎咨涕洟
聚家之索測曰齎咨涕洟將命絕也酉之索其同人
之家人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處陰陽俱
否飢風母子索玄其衆之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
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其變申之索其咸之萃咸
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其處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索林朱旂遊反民人愁苦擁兵荷糧戰于
齊魯西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
大吉順在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
敗我成功

索巳酉第五十

洞極篇　七　三之十三　象雲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酉其體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
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
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為𝌩陽氣彊
內而弱外物咸扶對而進乎大其用丑所演而得戌
戌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咎索林若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苦悑心湧
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
物于下下上俱止辰逆演而得巳巳索易其卦明夷

原缺第十四葉

家中飢寒索玄其衆之次五騤戰喈喈若熊若螭測
曰騤戰喈喈恃力作也其變丑之索其蠱䷑之艮幹
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索林天之
所壞不可強支衆口嘈嘈雖貴必危辰之索其既濟
䷾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
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索林魚蓄貪餌死于網釣受危因寵為身殃咎戌之
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
中未大也索林虎行相逐未有休息戰于平陸為夷

洞極篇　十　三之十五　象索

所發

索壬戌第五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戌
其體壬戌索易其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其輿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
孤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
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亥索易其卦習坎䷜習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
我雎陽可避刀兵與禍偕行有命久長其應于之索

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虵蟺車不利載蒲求不得索玄其難之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盧鳴督郵司過罰惡自賊其家毁敗爲憂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蹇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茹芝餌黄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丙亥之索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

洞極篇〓十二之十六 象索

也索林子畏于匡困于陳蔡明德不危竟克免害

索丙戌第五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戌其體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其用巳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宜旨无所不通午順演而得丙辰其應巳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索林五利四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麥稍午之索其旅之鼎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也索林既痴且狂兩目又盲箕踞坐啼名爲无用索玄其裝之次七裝无離利征咎測曰裝无離竊且至也其變巳之索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

洞極篇〓十二之十七 象張

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紵衣

索甲戌第五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戌其體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懼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羨〓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

言出遊烏闞車前更相捽滅兵馬且來回車亟還可
以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圓煦釋物咸稅其
枯而解其甲卯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
孝名聞四海爲堯所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覕〓陰
成覕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覕其應寅之索其解之
恆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索林烏集茂木心樂願得烏鵲食穀
張口受哺采順利貞感戴慈母索玄其釋之次三動

何樞篇 十七之十八

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卯之索其
觀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索林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
樂時節民人安寧索玄其覕之次八翡翠于飛離其
翼狐貈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狐貈好作咎也其變
寅之索其恆䷟之解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索林烏飛无翼兎走折足雖不
同會未能利達卯之索其否䷋之觀有命无咎疇離
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索林天之奧隅堯舜所居
可以存身保我邦家

索庚庚第五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戌
其體庚戌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
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
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午
索易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索林泰真山巔鏑鋒鏑刃示不復用天下大歡索玄
其首永〓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酉逆演而

何樞篇 十七之十九

得辛丑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
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
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
禁禦物相崇聚其應申之索其同人之无妄伏戎于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
不興安行也索林負車上山力盡行難烈風雨雪遮
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歡索玄其永之上九永終
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憮悌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
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

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索玄其聚之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牽羊于叢不足榮也其變申之索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索林乘遐陁防水不得行火盛陽光陰晛伏藏走歸其鄉酉之索其比䷇之萃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索林團團白日爲月所食損十毀下鄭昭山走

索戊戊第五十五

合數十二除而生丑辰君未戌自丑辰君未戌用積數而爲戌其體戊戊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磔磔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其用丑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狩𝌎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辰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服于戈卷閣索玄其首養𝍖陰弸于野陽蘆萬物赤之于下未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卦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十戊順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其應丑

之索其臨之復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索林天之所予福祿常在不憂危殆索玄其狩之次五狩有足託堅穀測曰狩有足正當位也辰之索其頤之益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索林懸狟素餐食非其任失輿剝廬休坐徙居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乎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未之索其升之謙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索林延頸遠望眯爲目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索玄其干

䷙之次五蚩蚩干干丘飴或錫之坏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奸也戊之索其大畜之小畜積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樣以爲期明星煌煌欣喜與澤所言得償索玄其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竊測曰藏滿盜竊還自損也其變丑之索其復䷗之臨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林尚利坟義月出平地國亂天常咎徵滅亡辰之索其益䷩之頤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索林憂驚以除

禍不成災安全以來未之索其謙䷎之升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索林七竅龍身造化八元法天則地廟時施行戊之索其小畜䷈之大畜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索林辰次降婁王駕巡狩廣祐施惠國安无憂望季不來

索癸亥第五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亥其體癸亥索易其卦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烏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雕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戌索易其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共輿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冰凝地坼陽弱于淵其應子之索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倉亥之索其蹇之漸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所翔國无咎殃賈市十倍復歸惠里索玄其難之次六大

車巛巛上轅于山下觸于川測曰大車巛巛上下輈也其變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索林羣隊虎狼嚙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亥之索其漸䷴之蹇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索林斂核巫疾如猿集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

索丁亥第五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亥其體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

尾无攸利索林志悅未智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悲索玄其首將≡陰氣濟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其用巳順演而得丙辰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宜吉无所不通其應巳之索其旅之小過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莫之聞也索林依宵夜遊與君相遭除煩解惑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鵲鵒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鵲鵒之慘恨无快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産遺季紵衣其變巳之索其小過≡之旅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爲王來呼成就東周封受大侯午之索其旅≡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旣痴且狂兩目

南極篇 ■ 一十七二十一四　集

又盲其踞坐喑名爲无用

索乙亥第五十八

全數十二陰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亥其體乙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兎犬踦不得索玄其首文≡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其用寅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喈喈天火將下燔我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陽氣潛于黃宮信无不在乎中卯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瘁不朽利以濟舟度踰江海无有溺憂其應寅之索其中孚之小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索林烏升鵲巢照臨東海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于蓼丘祠稷綏厚索玄其中之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卯之索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索林載金販狗利棄我走藏匿淵渠悔折爲咎其變寅之索

南極篇 ■ 十七七二十五　集

其小畜之中孚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索林匏爲菑虐風吹雲却欲止不得反歸其宅卯之索其復之泰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索林猿墮喬木不踐手足保我金玉還歸其室

索辛亥第五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亥其體辛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卧爲身作累動而有悔

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陰氣寒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遁其用申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冊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酉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陟多阪胡言連蹇譯瘖且聾莫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彊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其應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車南到喜家送我狐裘與福載來索玄其失之上九日月之逝晦于尸測曰晦于尸尚不遠也酉之索其乾之小畜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索林據斗運樞順天无憂與樂並居索玄其彊之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搵撋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其變申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遁逐无有休息戰于平陸爲夷所覆酉之索其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

孚惕出上合志也索林東遇虎蛇牛馬驚道絶不通商困无功

索己亥第六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亥其體己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喬人成功年歲大有姙婦无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婷大衆多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
家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
咸未有知辰逆演而得巳未索易其卦坤䷁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驪
驪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
見其根未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
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
居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戊

逆演而得巳丑如辰其應丑之索其蒙之剝包蒙吉
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索林履位東
旁靡有絕艷賢爲隸圖與衆庶伍索玄其童之次五
纍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纍柴求兕得不慶也辰之
索其坤之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索
林孔德如玉出于幽谷飛上喬木鼓其羽翼輝光照
國索玄其馴之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靈囊
大包不敢自盛也未之索其賁之大畜賁其須象曰
賁其須與上興也索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餽糜毀

器失其道理索玄其疑𝍃之次五蝕黃疑金中測曰
蝕黃疑中邪奪正也其變丑之索其剝䷖之蒙剝牀
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齋金贖
俚不聽我辭繫于虎尾不得來辰之索其比䷇之
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
也索林驍子飯犢生長家國和氣所居康樂无憂邦
多哲人未之索其大畜䷙之賁輿脫輹象曰輿脫輹
中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

索象第六十一

周禮春官宗伯以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
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
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
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而尚亦有卜師掌開龜之四
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龜人掌

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而尚亦有占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一曰正寢二曰噩寢四曰寤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其卜簭之司考撰之簡顓且詳矣蓍龜互用兼眡短長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白虎通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蓋大貞不敢顓愼參其獲多者而命之予旣撩甲子而作象宗冥象於易言觀其繇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是八卦與甲子通也圖十而書九五行所胎聖人則之八卦之義水火各職其營木金土各其剛柔之

承而干又廣水火之剛柔而爲十支又偶置一土而爲十二十四十二而爲六十如經卦之八重而爲別之六十四也是用辨五行之剛柔以六十四卦命甲子而爲體其頌宗易覿其用林玄所謂互稽以眡其短長者林辭未克全雅然昔之繇頌存焉寥矣作者以廣易而博占期於宜俗雜涉魂虜尚其雜撰玄準易而立者肆纂而宗之其經體六十其用之別百有四十四應變之別各百有四十四

宗象數第六十二

宗之全數是謂其直之歲月日辰與我生之歲月日辰其所簭之物之五行之數也歲之數十有二日之數十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其歲困敦其月辜其辰玄枵其歲赤奮若其月涂其辰星紀其歲攝提格其月陬其辰析木其歲單閼其月如其辰大火其歲執徐其月窉其辰壽星其歲大荒落其月餘其辰鶉尾其歲敦牂其月皐其辰鶉火其歲協洽其月且其辰鶉首其歲涒灘其月

相其辰實沈其歲作噩其月壯其辰大梁其歲掩茂
其月玄其辰降婁其歲大淵獻其月陽其辰陬訾子
午卯酉之歲歲星行三宿三四十有二宿寅申巳亥
辰戌丑未之歲歲星行二宿二八十有六宿而行二
十有八星十二年而周天是以歲用十有二如月與
辰也日之數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
位素問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
三百六十日法也山海經曰湯谷扶桑十日所浴九
日下枝一日上枝又曰甘水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

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
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
月十有二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啓筮曰空桑
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
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
出於暘谷故堯因官其後叔仲以主四時而後世遂
爲此因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
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云世不失職耳遂齎益遲運
附神明之後生日生月益云生子各名以日月之數

而皇極經世起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日亦用十幾
物篇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十干之類是也陰數二衍
之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又曰十干天也
十二支地也支干天地之用也一十百千萬億爲奇
天之數十二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爲偶地
之數也奇與偶錯是以月三十而索用十也庚合以
我生之歲月日辰又睋其所築之物定五行之數水
一水之水溢也水之火疾也水之木孕也水之金遺
也水之土適也火二水之水舉也火之火位也火之

木尚也火之金表也火之土書也木三木之木婚也
木之水會也木之木宴也木之金傀也木之土穫也
金四金之水刑也金之火訟也金之木貨也金之金
兵也金之土市也土五土之水葬也土之火遷也土
之木產也土之金隣也土之土旅也諸以類涉會而
爲全數十二除之睋其餘爲支如其有氏族也自其
支之位用積數歲生月除一算月生日除一算日生
辰除一算我生我除一算我生物除一算積五而得
體以其支之五行命之如其有若夫也自體厠逆演

而得用如其有若婦也眂卦之動爻爲應如其有若
子也其變如其有若孫也體蓍者自子也用其所之
之物也應其物之正占也爻推而進之也以卦之之
辨物之游遷也

宗象通第六十三

癸在大火我將燕游衆家之關於役諸之耴趾作
衆宗在甲子方六十象而臧否之厥比諸易于奪用
衆備甲曰甲乙爲幹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月之靈也
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巳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

月統日故經子而緯甲十二經蓍各具五緯焉洪範
所謂水雨火霽木蒙金驛土克一體而五兆出焉者
也其序律用圖書之次眂其剛柔則八卦之象儼若
癸丁支皆生於十壬生於天一癸生於地六丙生於
天七丁生於地二甲生於天三乙生於地八庚生於
天九辛生於地四戊生於天五巳生於地十書無十
戊巳皆五也子生於天一亥生於地六巳生於地二
午生於天七寅生於天三卯生於地八申生於天九
酉生於地四丑生於地十辰生於天五未生於地十

戌生於天五書無十丑辰未戌皆五也是知坎生於
一六離生於二七震生於三巽生於八乾生於九兌
生於四艮生於五坤生於十叶而命之闕逢攝提格
畢陬甲寅震也旃蒙單閼橘如乙卯巽也土章涒灘
室相庚申乾也重光作噩塞壯辛酉兌也柔兆敦牂
修阜丙午離也強圉大荒落圉余丁巳亦離也玄黓
困敦終辜壬子坎也昭陽大淵獻極陽癸亥亦坎也
著雍旄徐厲窮戊辰艮也著雍閹茂厲玄戊戌亦艮
也屠維赤奮若則余巳丑坤也屠維協洽則且巳未

亦坤也乙在鶉尾用應始具體得用以順逆剛支化
剛干順也化柔干逆也柔支化柔干順也化剛干逆
也體二用惟所丁土倍之四維幷肆用爲百有四十
四用生應以動爻子午初剛乘陽也丑未二柔乘陰
也寅申三剛乘陽也卯酉四柔乘陰也辰戌五剛乘
陽也巳亥六柔乘陰也爻具用中肆應亦百有四十
四其又八戴癸在星紀厥於吏游燕邸投暇庚立變
而具四故應貞而變悔內貞而外悔夫占極數知來
者也推而極諸干以稽其餘訊厥之卦肆變亦百有

四十四索之有體用應變也壑爾女士從以孫子矣
其亦玄之方州部家極之元合運世邪大微則有輩
雖堯顓太貞則有貞悄翛頗其改長伊汝自燕徂晉
轄軒之上舉而玩易殳禾焦易之繇翼之再以四函
中四故子既副墨而孫亦洛誦其又四截丁在鶉尾
自總部攝綱政滲長太史太卜槃髂以比其既事之
命而計其中否曰斯亦春官氏職焉矣爰始修舊庚
釆玄之準首與測贊三索乃具其九贊之位子用一
亥用六巳用二午用七寅用三卯用八申用九酉用

四丑辰未戌用五祗其天地陰陽而命之以法書重
準之首則未戌用之亦以法圓之十也體之頌百有
八十用之頌四百有三十二應之頌四百有三十二
變之頌二百有八十八三索之頌千有三百三十二
玄不準坎離震兌倣京氏之卦氣直日肆其經頌玄
闕六別頌玄闕者二十有四是爲千有三百二頌渠
其本末十有五年

索象義第六十四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
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是謂圖書之
序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是謂五行之德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是謂五行之
經七稽疑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之用二

曰貞曰悔凡七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
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
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
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
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索之
一經而五緯者法卜五也先應而後變者法占二也
以林玄翼易者法龜筮也龜筮傳曰昔建稽疑三謀

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八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徵肅時雨
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曰咎徵
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是謂五事之應不敬厥事不謀厥人惟[illegible]是聽者
非君子之居存儕吉斯亦去休即咎者已故曰說天
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辨於春秋易稱君子之
道四卜筮居一焉箸龜之大至與天地日月聖人等
吉凶生大業圖書方卦之用博且鉅乎而九疇之敘

擘於五行本之以五事參之以五紀稽疑之用實權
而衡之庶徵以翼之皆所以詔之立德以迪吉博諏
以避凶之道也茲之策者弗德之焉立弗我與人之
謀爲從而宜崇於端龜拂策者寵策又何足以知此
事哉陽子曰爲物盈天地之間其爲物最大而且多
者有五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
一不可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
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
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
說之變職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
附之於五物愚謂五行者萬物之權衡不可誣也河
圖之數合天道也洛書之數奇地道也惟十干剛柔
之數與圖準而支之數二上重剛柔而倍之也卦之
淑二水火合剛柔而一之也實兼叶書數準甲子而
立卦以觀象玩占索之於卦氣視諸家獲五行之自
[illegible]六壬子習坎丙子未濟甲子解庚子訟戊子蒙癸
丑比丁丑晉乙丑觀辛丑萃己丑坤壬寅屯丙寅噬

嗑甲寅震庚寅无妄戊寅頤癸卯井丁卯鼎乙卯巽
辛卯大過己卯升壬辰蹇丙辰旅甲辰小過庚辰遯
戊辰艮癸巳既濟丁巳離乙巳家人辛巳革己巳明
夷壬午既濟丙午離甲午豐庚午同人戊午賁癸未
比丁未晉乙未觀辛未萃己未坤壬申需丙申大有
甲申大壯庚申乾戊申大畜癸酉節丁酉睽乙酉中
孚辛酉兌己酉臨壬戌蹇丙戌旅甲戌小過庚戌遯
戊戌艮癸亥習坎丁亥未濟乙亥渙辛亥困己亥師
按圖書而立卦推之象數而準坎之卦十其重者習

坎未濟離之卦十其重者離既濟震之卦五其闕者
隨復益巽之卦五其闕者蠱恒姤乾之卦五其闕者
小畜泰夬兌之卦五其闕者履損歸妹艮之卦十其
重者蹇旅坤之卦十其重者比晉見於體用者四十
有六見於變者十有八而六十四卦㢠羅一周爻之
見於應變者自有五十四五爻見者為家人漸之二
四爻見者為比小畜晉坎益井既濟之六三爻見者
為師觀大壯明夷解震豐巽渙中孚小過之十一一
爻見者為隨蠱剝咸損夬之六他自乾坤至未濟三

十八二爻見者也玄無坎離震兌故壬子癸亥丁巳
丙午甲寅辛酉之六象闕丙子將甲子釋庚子爭戊
子竟癸丑密丁丑進乙丑視辛丑聚己丑馴壬寅礥
丙寅鬬庚寅去戊寅養癸卯法丁卯竈乙卯翕辛卯
失己卯上壬辰難丙辰裝甲辰羨庚辰逃戊辰止癸
巳成乙巳居辛巳更己巳睟壬午成甲午大庚午永
戊午飾癸未密丁未進乙未視辛未聚己未馴壬申
與丙申盛甲申格庚申彊戊申積癸酉度丁酉戾乙
酉中己酉狩壬戌難丙戌裝甲戌羨庚戌逃戊戌止

丁亥將乙亥文辛亥窮己亥眾玄之見於體用者四
十有二其應之以未戌見者四干上之武也疑飾之
武也瞢晦之武也堅止之武也贊之四見者眾止堅
養釋積馴童將皆次五三見者飾亦次五二見者密
難成皆一六進裝皆二七羨視皆三八逃聚皆四九
瞢干上晦皆次五礥法更度之一六戾盛竈鬬之二
七中文大翕格居釋之三八彊失更爭去窮永之四
九疑之五皆一見者也其餘五參指或交忤林之或
易忤主易玄之五行以九贊之位其或滋忤右林其

登主應而尚用體次之變又次之丑辰未戌吉掩攡
其二五中也於玄爲次五亦中也子午初卯酉四寅
申三巳亥上其失中數也全數先天而生氏積數後
天而生體其用應變不違其所生天則也壬子者家
夫子皇覽之載特奉以冠六十索之首至人之生是
為今天地之歷元也

西極史翔鳳天瑞著

靈囊一

天囊壬子第一

壬子一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爲壬其體壬子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訓元始也範曰原訓原元吉幾君子有慶其用壬順演而得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虛曰賓訓賓客也範

曰養訓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癸逆演而得癸亥易如體虛曰造訓造始也範曰用訓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其應自壬其訟之履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虛其賓之五伯父伯舅惟賓惟友禮循其舊解曰禮循其舊同有制也命曰平範其癸之一一凶吉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寘用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虛其造之六方春不利消秋而飢餓子悲號解曰消秋而飢失時極也命曰否範其用之一一休休其變自壬其履䷉之訟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範其一一之九一凶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一一之六六悔悔

天囊壬寅第二

壬寅一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壬其體壬寅易曰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虛曰柔訓柔地之德也範曰守訓守居正

吉不利有攸往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辛卯易曰大過䷛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其應自甲其屯之既濟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虛其柔之二遂除戚施盜跖之祈或得其咎解曰盜跖之祈靡不爲也或得其咎爲主所知也命曰凶範其守之一三元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虛其禋之三豺貓之饕霜露之思无失其時解曰无失其時

不忘本也命曰平範其錫之一三咎休其變自甲其
既濟之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
三年克之憊也範如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甃无
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範其一三之四八吝悔

天震壬辰壬戌第三

壬辰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巳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辰易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虛曰雍雍和也範曰直直有事勿事
發之吉正凶利見大人其用戊順演而得丙辰易曰

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疾飾飲食謹起居无
攸害巳逆演而得丁丑易曰晉晉康侯用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虛曰曬曬親也範曰常常元亨利
不息之貞其應自戊其旅之遯射雉一矢亡終以譽
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範其疾之一五祥吉自巳
其晉之未濟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虛其曬之二象封有庳食而
弗治解曰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命曰棫範其常之
一五吝吉其變自戊其遯之旅嘉遯貞吉象曰嘉
遯貞吉以正志也範其一五之七五災吉自巳其未
濟之晉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行正也範
其一五之二五咎吉壬戌之數如辰

天震壬午第四

壬午一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
終亂範曰閉閉厲利禦寇勿越勿逐其用丙順演
而得甲午易曰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虛曰
覗覗視也範曰興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

邦黎蘇方來不寧上役无度凶丁逆演而得巳巳易
曰明夷明夷利艱貞虛曰聲聲名也範曰決決
決八无衆用四凶窮蛇尾蠹豺无往不直利艱正
其應自丙其豐之小過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虛其覗之四虎視眈眈其
心諄諄解曰其心諄諄所覗也命曰棫範其興之
一七災吉自丁其明夷之貢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
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虛
其聲之五鬼啼梁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亨解曰弗見

其象无實也命曰否範其決之一七平休其變自丙
其小過〓之豐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
也範其一七之三七祥吉自丁其賁〓之明夷白賁
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範其一七之五二平
悔

天冀壬申第五

壬申一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
大川範曰厲〓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其用庚順

演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虛曰郤〓郤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
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辛逆演而得乙酉易
曰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堅
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
凶其應自庚其大畜之損艮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
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虛其郤之三啞
面不辱叱咤不縮或擠諸谷解曰啞而不辱顏之強
也命曰凶範其寡之一九平吉自辛其中孚之損月

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範其堅之
一九悔休其變自庚其損〓之大畜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範其一
九之五九平吉自辛其履〓之中孚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範其一九之八四休悔

地冀丁巳第六

丁巳二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巳易曰離〓離利貞畜牝牛吉虛曰
衝〓衝動也範曰沖〓沖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

萬國以寧无不利其用丙逆演而得乙巳易曰家人
〓家人利女貞虛曰淇〓淇樂也範曰賓〓賓俊民
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丁順演而得庚
午易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範
曰移〓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其
應自丙其家人之漸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
變也虛其淇之四酒食衎衎威儀反反繩墨不遠解
曰酒食衎衎以禮自防也命曰臧範其賓之二三凶
吉自丁其同人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

志未得也範其移之二二休悔其變自丙其漸䷴之
家人鴻漸于干小人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範其二二之八二凶吉自丁其革䷰之同人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範其二二之九七悔休

地囊丁酉第七

丁酉二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酉易曰睽䷥睽小事吉虛曰宜〣宜
誼也範曰祈〣祈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其用庚逆

演而得辛酉易曰兌䷹兌亨利貞虛曰徒〣徒衆也
範曰公〣公守夫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
其初利折獄辛順演而得甲申易曰大壯䷡大壯利
貞虛曰情〣情怒也範曰舒〣舒雨露霑濡草木榮
敷百體以舒惟仁之用无不利追近凶其應自庚其
兌之夬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虛其徒之
三虎豹之能于人莫當不可服箱解曰不可服箱不
可訓也命曰凶範其公之二四祥吉自辛其大壯之
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
羸尚往也虛其情之四雷霆赫赫亂是用息狠厲死
國解曰雷霆赫赫以止亂也命曰吉範其舒之二四
吝悔其變自庚其夬䷪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
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範其二四之五二平吉自辛其泰䷊之大壯翩翩不
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
以孚中心願也範其二四之三七悔吝

地囊丁亥第八

丁亥二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亥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
其尾无攸利虛曰喆〣喆智也範曰柔〣柔惠利用
正婦人吉夫子凶其用壬逆演而得己亥易曰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範曰伏〣伏不鬭不覩君子戒懼
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癸順演而得丙子易
如體虛曰績〣績子也範曰迅〣迅吉雷風之欻震
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其應自壬其師之臨師
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範其伏之
二六平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

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虛其繻之
六酒將續加父母類加解曰父毋出如不養志也命
曰否範其迅之二六悔悔其變自壬其臨䷒之師咸
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範其二六之五六
平吉自癸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
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二六之七
休休

地囊丁卯第九

丁卯二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前循篇 〓十八之九 宜寡
而為丁其體丁卯易曰鼎䷱鼎元吉亨範曰親〓親
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
下睦而家道亨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戊寅易曰
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範曰豫〓豫伏合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其應自
甲其鼎之未濟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
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範其親之二八元吉自
乙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範其豫之
二八中悔其變自甲其未濟䷿之鼎未濟征凶利涉

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範加應自乙其復䷗
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範其二八
之五三平休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丁丑二十亦曰二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
己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丑易曰晉䷢晉康侯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虛曰瞿〓瞿親也範曰常〓常元
吉利不息之貞其用戊逆演而得癸丑易曰比䷇比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虛曰泯〓泯
前樞篇 〓十八之十 宜棄
減也範曰損〓損君子之道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
新遇兩吉藥餌有喜已順演而得壬辰易曰蹇䷦蹇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虛曰雍〓雍和也
範曰直〓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其應
自戊其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誡上使中也虛其泯之六水厭其原木剝其根波
高葉繁目昧心得解曰木厭其原何可長也命曰否
範其損之二五災平自己其蹇之井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虛其雍之二一初下惠
不易其介伯夷怨是用希解曰夷齊不偏惠和不流
命曰臧範其貞之二五咎吉其變自戊其坤䷁之比
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範其二五之六
五解吉自巳其井䷯之蹇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
谷射鮒无與也範其二五之一五吝吉丁未之數如
壯

天蒙甲子第十一

甲子三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洞極篇 ▲ 十八之十一 靈纂
而爲甲其體甲壬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
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Ⅲ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
睟面盎背德潤厥身隱匿内其用壬順演而得壬子
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Ⅱ元
始也範曰原Ⅱ原元吉幾君子有慶癸逆演而得乙
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
Ⅲ丅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
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
也範其原之二一 群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
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報之三一 休休
其變自壬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
戶庭知通塞也範其三一之一 災吉自癸其習坎
䷜之渙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範其三一之八六悔悔

天蒙甲寅第十二

甲寅三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而爲甲其體甲寅易曰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
啞震驚百里不失匕鬯虛曰容||||容貌也範曰從||||
洞極篇 ▲ 十八之十二 靈纂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其用甲
如體乙逆演而得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
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虛曰散
Ⅲ丅散消也範曰翁Ⅲ丅翁利微帥會同吉財聚民散財
散民聚其應自甲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
震蘇蘇位不當也虛其容之二 蒢首夷傚不若遄死
解曰蒢首夷傚不可忍見也命曰凶範其從之三三
无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
井也虛其散之三守業兢兢朝露春冰解曰朝露春

水鍾淡易汁也命曰平範其翁之三三咨休其變自甲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範如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東曰棟隆吉不橈乎下也範其三三之六八咎悔

天崇甲辰甲戌第十三

甲□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巳用積數而爲甲其體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

慮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其用戊順演而得戊辰易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虛曰齊乂齊中也範曰中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巳逆演而得巳丑易曰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虛曰績廿績功也範如戊其應自戊其艮之漸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範其中之三五平吉自巳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虛其績之二帝王君臣務在安民解曰務在安民无奇功也命曰臧範如戊其變自戊其漸䷴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範其三五之五五平吉自巳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範如戊甲戌之數如辰

天崇甲午第十四

甲午三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爲甲其體甲午易曰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虛曰觀觀觀視也範曰興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无度內其用丙順演而得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考父也範曰分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丁逆演而得辛巳易曰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範曰閑閑閑析民墾田闢寒通障利有攸往閑耀臧葬凶其應自丙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虛其考之四散而

令孙聚而詩書賢不喪志否不登悉解曰散而令[illegible]
賢于人也命曰臧範其分之三七凶吉自丁其革之
同人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範其開之三七悔
休其發自丙其旅䷷之漸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
旅瑣瑣志窮災也範其三十之七七凶吉自丁其同
人䷌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範其三七之四二休悔

天囊甲申第十五

甲申三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申易曰大壯䷡大壯利貞虞曰[illegible]
憤怒也範曰舒舒雨露需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
惟仁之腴无不利迫近內其用庚順演而得庚申易
曰乾䷀乾元亨利貞虞曰又又治也範曰終終
吉茲闔之勞斯闢之通君子令終辛逆演而得丁酉
易曰旅䷷旅小事吉虞曰宜宜誼也範曰祈祈
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其應自庚其乾之履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虞其

以下原缺

禮復其初利折獄其用庚逆演而得乙酉易曰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利有攸往
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辛順演
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
川虞曰卻又卻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少
不宜眾君子寡過不利婚媾其應自庚其中孚之小
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範其堅之四四祥吉自辛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
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虞其卻之四雲蜚于

江舟藏于浦雷出于山車稅于宇解曰雲蜚于江識
微象也命曰吉範其寡之四四平悔其變自庚其小
畜䷈之中孚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範其四四之八四災吉自辛其大有䷍之大
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範其四
四之五九平休

地囊辛亥第十八

辛亥四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辛其體辛亥易曰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

以下原缺

與其歸妹☳之大壯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
以須未當也範其五九之三九平吉自辛其節☳之
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範其五九之四
四[illegible]

靈囊二

地囊癸巳第二十六

癸巳六二以下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癸其體癸巳易曰旣濟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illegible]刊[illegible]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其用丙逆演而得辛巳易曰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範曰[illegible]闢析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罹

藏埜凶丁順演而得丙午易曰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illegible]考父也範曰分[illegible]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其應自丙其革之咸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範其闢之六二凶吉自丁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虛其考之五蠹金儀玉不畀之蝎盜守之㞐解曰不畀之燭失義譎也命曰否範其分之六二休悔其變自丙其咸 之革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範其六二之四二

凶吉自丁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範其六二之七七悔休

地囊癸酉第二十七

癸酉六四以下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癸其體癸酉易曰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illegible]人正吉闇而亨晦而明不利折獄其用庚逆演而得丁酉易曰睽 睽小事吉虛曰宜 宜誼也範曰斷[illegible]斷來而往无不利祭祀吉辛順演而得

庚申易曰乾 乾元亨利貞虛曰乂 乂治也範曰終吉茲闓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其應自庚其睽之人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虛其宜之三猾利遺飾託名以說于斧鉞解曰託名以說以欺世也命曰凶範其斷之六四祥吉自辛其範之小畜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虛其乂之四欲罔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振其紀解曰綱張紀治衆皆歸從也命曰吉範其終之六四吝悔其變自庚

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範其六四之二四災吉自辛其
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
合志也範其六四之九九咎休

地囊癸亥第二十八

癸亥六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爲壬其體癸亥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
有尚虛曰造丁造始也範曰用丁用利正行攸往吉
君子盼義小人嵛利征伐有功利决獄其用壬逆演

而得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範曰報丽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癸順
演而得壬子易如體虛曰元川元始也範曰原川原
元吉幾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渙之中孚用拯馬壯
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範其報之六六吉災自癸其
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
六失道凶三歲也範其原之六六悔悔其變自壬其
中孚䷼之渙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
也範其六六之八六祥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

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六六之一
一休休

地囊癸卯第二十九

癸卯六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而爲癸其體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虛曰散丽散
消也範曰翕丽翕利徵師命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
聚其丽中如體乙順演而得甲寅易曰震䷲震亨震
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失匕鬯虛曰容丽容

貌也範曰從丽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
有攸行其應自甲其井之習坎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來王
明受福也虛其散之二心德之離微子去之解曰微
子去之親戚離也命曰凶範其翕之六八元吉自乙
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虛其容之三
頯面不飾解曰頯而不飾質不變也命曰平範其從
之六八咎悔其變自甲其習坎䷜之井來之坎坎險
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範如

應自乙其復䷗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
道也範其六八之三三咎休
地禦癸丑癸未第三十
癸丑六十亦曰六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
巳用積數而為癸其數為丑易曰比䷇比吉原筮元
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虛曰泯汁泯滅也範曰
損君子之過日以銷小人之性日以新遇雨吉藥餌
有喜其用戊逆演而得巳丑易曰坤䷁坤元亨利牝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虛曰績卄績功也範曰中▮中赫赫大
明離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巳順演而得戊辰
易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虛曰齊以齊中也範如戊其應自戊其坤之比黃裳
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虛其績之六生事要
功利巳夸庸解曰生事要功好作為也命曰否範其
中之六五平吉自巳其艮之蠱艮其腓不拯其隨其
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範如戊其變自戊
其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
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
誡上使中也範其六五之五五平吉自巳其蠱䷑之
艮幹毋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範如
戊癸未之數如丑
天囊丙子第三十一
丙子七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丙其體丙子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
其尾无攸利虛曰續而續子也範曰迅而迅吉雷風
之歙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其用壬順演而

得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
往夙吉範曰見 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醉面盎背
飲酒威身癸逆演而得丁亥易如體虛曰喆而喆智
也範曰柔而柔悳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其應自壬
其解之歸妹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範其見
之七一凶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
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虛其喆
之六狙鼠狡竊志在竊食解曰狙鼠狡竊以竊食也
命曰否範其柔之七一休休其變自壬其歸妹䷵之

解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象承也範其七一之三一凶吉自癸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七一之二六悔悔

天囊丙寅第三十二

丙寅七三以十除金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寅易曰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範曰陰闢陰翕稱既告嘉穀斯登不利作與君子攸行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乙卯易曰巽䷸巽小亨利有

攸往利見大人虛曰晉䷢晉進也範曰戎䷀戎正吉幾紐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藏惟知之藏利征伐其應自甲其噬嗑之離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範其除之七三元吉自乙其巽之姤悔亾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虛其晉之三日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則解曰君子之則出處順也命曰干範其戎之七三吝凶其變自甲其離䷝之噬嗑日从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範如應自乙其姤䷫之　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範其七三之八八吝悔

天囊丙辰丙戌第三十三

丙辰七五以十除金數生戊若巳自戊若巳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辰易曰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疾節飲食謹起居无欲害其用戊順演而得庚申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丘䷁丘惟水之神外暗内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巳逆演而得辛丑易曰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虛曰資䷕資用也範曰益䷩益友朋方

長敘之終吉變長增高與時偕極疹脩凶其應自戊其遯之旅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範其壬之七五祥平自巳其萃之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虛其資之二子羸父單不憂飢寒解曰子羸父單厚于民廿六憂飢寒必相養也命曰藏範其益之七五吝吉其變自戊其旅䷷之遯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範其七五之九五災吉自巳其困䷮之萃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

艮也範其七五之四五咎吉丙戌之數如辰

天棠丙午第三十四

丙午七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卌考父也範曰分卌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分長其用丙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卌昭明也範曰過卌過遡闢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丁遡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

亂範曰戾卌戾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其應自丙其賁之艮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虛其昭之四鑿隙偷光厥志惟勤爭界之燭解曰鑿隙偷光善借明也爭界之燭遂光大也命曰臧範其過之七七平吉自丁其既濟之人家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範其戾之七七悔休其變自丙其艮䷳之賁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範其七七之五七平吉自丁其家人䷤之既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範其

七七之六二休悔

天棠丙申第三十五

丙申七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曰偶卌偶妃也範曰收卌收一氣斯肇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其用庚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吉貞利涉大川範曰厲卌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辛逆演而得己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卌痛病也範曰升卌升禮

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九升大吉其應自庚其需之節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範其厲之七九災吉自辛其臨之歸妹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虛其痛之四因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解曰天不能病自治詳也命曰吉範其升之七九卌其變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七九之一九祥吉自辛其歸妹䷵之臨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範其七九之五四平悔

地囊乙巳第三十六

乙巳八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巳易曰家人䷤家人利女貞虛曰洪IIII洪樂也範曰窒IIII窒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其用丙逆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戾IIII戾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丁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XII昭明也範曰過IIII過閑淫于樂君子

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其應自丙其既濟之蹇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範其戾之八二群吉自丁其賁之明夷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虛其昭之五術情不躐乘燭而跌解曰乘燭而跌恃明懈也命曰否範其過之八二平悔其變自丙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範其八二之六二災吉自丁其明夷䷣之賁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範其八二之五十平休

地囊乙酉第三十七

乙酉八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酉易曰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IIII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加攻城陷陣內其用庚逆演而得己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IIII痛病也範曰升IIII升禮明樂行鬼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辛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範曰厲IIII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

吉其應自庚其臨之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虛其痛之三齒拔兒傷治體得亡解曰治體得亡其醫庸也命曰凶範其升之八四平吉自辛其需之夬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範其厲之八四休悔其變自庚其泰䷊之臨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範其八四之五四平吉自辛其夬䷪之需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

信聽不明也範其八四之一九悔休

地囊乙亥第三十八

乙亥八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根而假祭禮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川壬逆濟可得丁亥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虛曰喆川喆習也範曰柔川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癸順演而得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

南極篇　十九之十三　靈棊二

川見一氣既信百有若形睟面盎背德潤厥身其應川已其未濟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虛其喆之五務本安分金石其命解曰務本安分知保身也命曰平範其癸之八六凶吉自癸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見之八六悔悔其變自壬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範其八六之二六凶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範其八六之三一休休

地囊乙卯第三十九

乙卯八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卯易曰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虛曰莽Ⅲ莽進也範曰戎Ⅲ戎正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大惟知之戒利征伐其用甲如體乙離演而得丙寅易曰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範曰冷Ⅲ除稼穡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其應自甲其巽之渙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虛

南極篇　十九之十四　靈棊二

其莽之二盲人操舟乘彼湍流解曰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命曰凶範其戎之八八元吉自乙其噬嗑之頤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範其除之八八吝悔其變自甲其渙䷺之巽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範如應自乙其頤䷚之噬嗑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範其八八之七三咎凶

地囊乙丑乙未第四十

乙丑八十亦曰八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

巳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範曰革革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
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其用戊逆演而得辛丑易曰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慮曰資財貨用也範曰益益友朋方來敬之
終吉縱長俗高與時偕極靡惰凶巳順演而得庚辰
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壬壬惟木之神外晴
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應自戊其萃之
豫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慮其資之六大盈藏金鄙夫之心解曰鄙夫之
心私積財也命曰否範其益之八五災吉自巳其遯
之姤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範其壬之八五咎吉其變自戊其豫䷏之萃貞
疾恒不死象曰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範其
八五之四五祥吉自巳其姤䷫之遯包有魚无咎不
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範其八五之九五吝
吉

天棊庚子第四十一

庚子九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爲庚其體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慮曰賓賓容也範曰養
養惟心亨求曰賓大人大體小人小體其用壬順演
而得戊子易曰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庶庶天開地闢
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癸逆
演而得辛亥易曰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
信慮曰隸隸臣也範曰章章天下文明赫赫彰

彰大震厥聲匪正有悔其應自壬其蒙之損發蒙利
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範其庶之九一平吉自癸其困之訟困于葛藟于臲
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
悔吉行也慮其隸之六顏載其勞口揚其高挾思以
驕或俘之刀解曰或俘之刀估其庸也命曰否範其
章之九一休休其變自壬其損䷨之蒙已事遄往无
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範其九一之五
一平吉自癸其訟䷅之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範其九一之四六悔〓

天橐庚寅第四十二

庚寅九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寅易曰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慮曰敎〓敎教也範曰勝〓勝厲正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其用甲如〓乙逆演而得巳卯易曰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疑〓疑有間有咸君子用明小人用〓勿用決獄凶其應自甲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

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虛其敎之二虎狠養子教之搏噬泰人以犧解曰泰人以犧不由義訓也命曰凶範其勝之九三元吉自乙其升之恒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範其疑之九三平休其變自甲其同人〓之无妄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範如應自乙其恒〓之升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範其九三之五八平悔

天橐庚辰庚戌第四十三

庚辰九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巳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辰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壬〓壬惟水之神外晦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用戊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慮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巳逆演而得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範曰華〓華利正從而華通不塞應時

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其應自戊其小過之咸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巳上也虛其慮之六謀利忘義商賈之任解曰謀利忘義思不遠也命曰否範其育之九五祥吉自巳其觀之渙〓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範其華之九五吝吉其變自戊其咸〓之小過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範其九五之三五災吉自巳其渙〓之觀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範其九五之八五咎吉庚戌之數如辰

天囊庚午第四十四

庚午九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爲庚其體庚午易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川利君子貞範曰移||||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
攸往守常凶其用丙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既
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閉|||閉厲利禦寇勿越
勿逐丁逆演而得丁巳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
吉虛曰蠢|||蠢動也範曰冲|||冲元亨大君體仁首
出庶物萬物以寧无不利其應自丙其既濟之蹇曳

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範其閑之
九七凶吉自丁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虛其蠢之五鑿
凍樹稷勞而无得解曰鑿凍樹稷徒自勤也命曰否
範其冲之九七悔休其變自丙其蹇䷦之既濟往蹇
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範其九七之一七凶吉
自丁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
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
人自藏也範其九七之二二休悔

天囊庚申第四十五

庚申九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爲庚其體庚申易曰乾䷀乾元亨利貞虛曰乂||||
乂治也範曰終||||終吉茲闔之窮斯闢之道君子令
終其用庚順演而得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
曰偶||||偶妃也範曰收||||收一氣囿孳百物斂收君
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辛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昧||||昧幽人正吉闇而章
晦而明不利折獄其應自庚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

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虛其
偶之三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解曰牝雞司晨反常也
範其收之九九災吉自辛其節之兌安節亨象曰安
節之亨承上道也範其昧之九九咎休其變自庚其
睽䷥之大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範其九九
之七九祥吉自辛其兌䷹之節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範其九九之六四吝悔

天囊己巳第四十六

己巳十二亦曰五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
丁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巳易曰明夷䷣明夷利艱
貞虛曰聲卄聲名也範曰決Ⅲ決八元舉用四凶竄
殛羣疑盡釋无枉不直利艱正其用内逆演而得丁
巳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蠢川蠢動也
範曰冲川冲无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物以寧无
不利丁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
初吉終亂範曰閑Ⅲ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其應自
丙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

[illegible] 十九之二十一

咎也虛其蠢之四據于蒺藜欲去何之不困何爲困
或得岐解曰雖無所之不可處也命曰藏範其冲之
五二平吉自丁其既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
首厲何可久也範其閑之五二平悔其變自丙其旅
䷷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範其五二之二二平吉自丁其家人䷤之既濟有孚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道也範其五二之
一七平休

地囊巳酉第四十七

己酉十四亦曰五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
辛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卌痛病也範曰升卌升禮明
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其用
庚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
昧卌昧幽人正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辛順演
而得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曰偶Ⅲ偶妃也
範曰收Ⅲ收一氣歸聚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
求斂藏吉其應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illegible] 十九之二十二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昧之五四平吉自辛
其大有之大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
晳也虛其偶之四墜柔而靜品物咸正解曰墜柔而
靜順承天也命曰吉範其收之五四平平其變自庚
其需䷄之節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範其五四之六酉平吉自辛
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
喜也範其五四之七九平休

地囊巳亥第四十八

巳亥十六亦曰五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
癸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亥易曰師䷆師貞丈人吉
无咎範曰伏卌伏不閒不覯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
潛師不利有攸往其用壬逆演而得辛亥易曰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虛曰隸卌隸臣也範
曰章卌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雯獻瑩匪正有悔
發順演而得戊子易曰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厖卌厖天
覆地闔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

私其應自壬其困之兌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
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虛其隸之五股肱綴
體没身不改解曰股肱不改知所從也命曰平範其
章之五六平吉自癸其蒙之師擊蒙不利爲寇利禦
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範其厖之五六吉悔其
變自壬其兌䷹之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
也範其五六之四六平吉自癸其師䷆之蒙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範其五六之五一吉休

地囊巳卯第四十九

巳卯十八亦曰五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
乙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卯易曰升䷭升元亨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疑卌疑有間有貳君子用明
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庚
寅易曰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虛曰斆卌斆教也範曰勝卌勝厲正吉利涉大
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其應自甲其升之師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範其疑之五八元吉自乙其

无妄之益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虛其
斆之三建其師立其規執其咎解曰建其師擇師長
也立其規示執物也執其咎罰以刑也命曰平範其
勝之五八平悔其變自甲其師䷆之升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範如應自乙其益䷩之无
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
也範其五八之九三平休

地蒙巳丑巳未第五十

巳丑十十亦曰五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

巳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丑易曰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虛曰積廿積功也範曰中中赫赫太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其用戊逆演而得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範曰華華利正從而華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巳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應應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

產吉其應自戊其觀之剝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範其華之五五平吉自巳其小過之恒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虛其應之二旁瞻千里郤顧百世解曰旁瞻郤顧所慮遠也命曰藏範其育之五五平吉其變自戊其剝䷖之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範其五五之八五平吉自巳其恒䷟之小過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範其五五之三五平吉巳未之數如丑

遂彝第五十一

五生數之終也六成數之始也五偶之而十六偶之而十二以十二乘十則各獲其五以十乘十二則各獲其六象索其五霊衷亦以著六也癸在星紀自然祖伊爰囊十而次之草搆其序五粤參火始副宗命巫以當於三占二從之義釆司馬氏之潛虛蔡氏之洪範皇極內篇當林與玄虛之用者三十二一之元系雜二之喆蠢宜罷三之靚客傍處四之隸徑徒資五之昭郤齊六之造敵泯七之積考偶八之湛并九

之實教又十之聲痛績其闕者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庚午壬申癸酉乙亥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乙酉丙戌戊子癸巳乙未巳亥庚戌丙辰之二十一也其數不克周一原二熒三本四卝五基六委七焱八末九丹十冢左右之配肆二十有一莫之律數甲戌戊戌壬戌者辰之符也辛未癸未丁未巳未者丑之符也肆慮齊雅資泯罷積之重該者七焉範周九九四體弗丁無十故巳丑未歸之五也爻六而行五壬丙應初叶子午巳應二叶丑未甲庚應三叶寅申乙辛

應四叶卯酉戌應五叶辰戌丁癸應上叶巳亥虛七
變而占五初上不占肆其二三四五六卽一二三四
五之位甲巳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六範各
八十一占肆以用之數應體又以體之數應用互定
應變之占索之全數歲月辰用十二日用十者也其
積數五彙則我生之歲月日辰與其直之歲月日辰
皆祇其甲子之數而律其事之五行曰全數我合直
除一筭直合事除一筭二其積之數也索六積五五
六之義也彙三積二亥丙之義也十與十二之數先

天之義也甲子之數後天之義也其蘇頌則祇其與
[illegible]叶者背而命之準易[illegible]鈴虛範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一

宗囊陰陽第一

五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地承天故自周於一行也水之爲言准也陰化沾濡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之爲言禁也陰氣始起萬物禁止土之爲言吐也吐含萬物少陽見於寅寅演也壯於卯卯茂也衰於辰辰震也其日

甲乙者甲物孚甲也乙物蕃屈有節欲出也時爲春者春之爲言偆也其音角者角氣動耀也其帝大皥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始生萌也太陽見於巳巳物必起也壯於午午物滿長也衰於未未昧也其日丙丁者丙物炳明也丁強也時爲夏夏者夏之爲言大也其音徵者徵陽度極止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者屬續也少陰見於申申身也壯於酉酉老物收斂也衰於戌戌滅也其日庚辛者庚物更也辛陰始成也時爲秋秋者秋之爲言愁也其音商

者商強也其帝少皥者少歛也其神蓐收者縮也太陰見於亥亥仰也壯於子子孳也衰於丑丑紐也其日壬癸者壬陰始任也癸揆度也時爲冬冬者冬之爲言終也其音羽者羽物始孳也其帝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者入也中宮其日戊巳者戊茂也巳抑屈起也其音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者陰陽之會也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南任也陽氣任養物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

爲衡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金從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中央者陰陽之經緯通達乃能爲端直也於特其四季土稼穡養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而均之起於數數者一十百千萬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訖也萬物承陽起曰攝提格格起也陽氣推物而起曰單閼單盡閼止也伏發之物皆

振舒出曰執徐執徐徐舒也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
落曰大荒駱荒大也物盛壯曰敦牂敦盛牂壯也陽
氣欲化物曰叶洽叶和洽合也物吐秀傾垂曰涒灘
涒灘攤也物芒枝起曰作鄂鄂蕚也物皆斂月曰
閹茂閹斂茂冒也函萬物而蓋藏之於外曰大淵獻
大獻之於深也物混沌曰困敦物初萌混沌於黃泉
之下也陽氣迅順曰赤奮若赤陽奮迅若順也十二
歲陰之義陰陽進退之紀也

宗囊風氣第二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
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於須女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
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
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
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

原缺第四葉

冥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
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
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
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
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
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
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

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
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
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
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
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
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
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

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陽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言萬物盡滅故曰戌不周風

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風萌也養物成功以秉卦也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陰合陽以變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艮風爲笙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震風爲管西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巽風爲柷四十五日景

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離風爲絃四十五日凉風至凉寒也行陰氣也坤風爲塤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兑風爲鍾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乾風爲磬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坎風爲鼓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二月之風從律之八風也與律呂歷數準一歲陰陽進退之紀也

索橐律呂第二

黄鍾者黄中和之色鍾者動也陽氣動於黄泉之下

養萬物也大呂者大大也呂者拒也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太簇者太亦大也簇者湊也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夾鍾者夾乎中也也物孚甲種類分也姑洗者姑者故也洗者鮮也物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仲呂者陽氣極將陰故復中難之也蕤賓者蕤者下也賓者敬也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林鍾者林者衆物成熟種類衆多也夷則者夷傷則法也物始傷被法也南呂者陽氣尚任生故陰拒之也無射者射者終也物隨陽而終當

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應鍾者鍾動也物應陽而動下藏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太極元氣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故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以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

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陰陽之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黃鍾九寸以三歷十二辰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寸分釐毫絲之法法皆用九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其三呂在陽則倍其數始克應十二月之氣陰不當陽亦自然之理與律呂者陰陽之氣之舌也與歷數相表裏抑匪十二辰莫克準進退之候肆次其詁而論著之

宗叢干支第四

壬子宿上卿亦曰安去丙子孫叔卿亦曰流霞甲子王文卿亦曰元光庚子陽仲叔亦曰朱夫人戊子欒石陽亦曰證方癸丑江漢卿亦曰道广丁丑趙子玉亦曰王肸乙丑龍季卿亦曰郯彰辛丑林衛公亦曰李方己丑范和卿亦曰青都壬寅丘孟卿亦曰迎來丙寅張仲卿亦曰劍日甲寅明文章亦曰唱适庚寅褚進卿亦曰岑頑戊寅虞子卿亦曰郤心癸卯蘇他家亦曰羅御丁卯司馬都亦曰子方乙卯臧公陽亦曰別狀辛卯郭子良亦曰林心己卯石文陽亦曰邢

尼壬辰武稚卿亦曰莽刻丙辰霍叔英亦曰夫陰甲
辰孟非卿亦曰都催庚辰尹佳卿亦曰耳子戊辰季
楚卿亦曰生進癸巳史公來亦曰背方丁巳崔巨卿
亦曰天雄乙巳唐文卿亦曰索艮辛巳陽仲公亦曰
元聲己巳何文昌亦曰付升壬午馬子明亦曰郡立
丙午魏文公亦曰壁穴甲午衛上卿亦曰麻角庚午
馮仲卿亦曰祭方戊午從元光亦曰天賞癸未呂威
明亦曰歷厨丁未石叔通亦曰擬濃乙未杜仲陽亦
曰扶撂辛未王文章亦曰音文己未時通卿亦曰退

逵壬申侯特卿亦曰石嵩丙申朱伯泉亦曰石公甲
申扈文長亦曰琅琊庚申華文陽亦曰惹來戊申范
伯陽亦曰庚午癸酉孫仲房亦曰倚遐丁酉蔣文公
亦曰進鄉乙酉孔利公亦曰立之辛酉邢元王亦曰
羲呼己酉成文長亦曰健木壬戌樂進卿亦曰高趣
丙戌車元升亦曰鼓龍生甲戌辰子江亦曰申光庚
戌史子仁亦曰戡切戊戌范少卿亦曰九口癸亥左
石松亦曰奉子丁亥張文通亦曰野查乙亥龐明公
亦曰玩進辛亥左子行亦曰總失己亥鄧都卿亦曰

統高衍家尤尚六甲六丁其謂六甲陽神則甲子元
德字青公甲戌虛逸字林齊甲申節略字權衡甲午
潺仁字子卿甲辰通元字衮昌甲寅化石字子靡六
丁陰神則丁卯文伯字仁高丁丑文公字仁貴丁亥
文通字仁和丁酉文卿字仁修丁未寂通字仁燦丁
巳廷卿字仁敬丁卯甲子之陰也丁丑甲戌之陰也
丁亥甲申之陰也丁酉甲午之陰也丁未甲辰之陰
也丁巳甲寅之陰也而遁甲尤尚六陰丁卯玉女足
門之亦曰丁文明字保中又字仁高其號仁輻丁丑

玉女無无上亦曰丁文公字太和又字仁貴其號仁
寅丁亥玉女陸明集亦曰丁文通字廣陽又字仁和
其號仁元丁酉玉女救欽靈亦曰丁文卿字正一又
字仁修其號仁休丁未玉女乘素靈亦曰丁寂通字
幺英又字仁恭其號仁至丁巳玉女朱福祿亦曰丁
庭卿字文廣又字仁敬其號仁德一曰丁卯宋衛文
伯丁丑梁簡元分丁亥姚鉶文道丁酉申鉞文卿丁
未朱鈞升通丁巳陳鈞廷卿厥稱既詭幻互異其謂
六甲旬中之六庚則云甲子太玄玉女承皇是庚午

也甲戌黃素玉女非廉是庚辰也甲申太素玉女瓊
石是庚寅也甲午絳宮玉女雲齡是庚子也甲辰拜
精玉女靈素是庚戌也甲寅青腰玉大惠精是庚申
也其直日皆尚丁庚與天門地戶日將功曹歯甲日
則丁玉女順丞庚玉女拜精乙日則丁玉女足日之
庚玉女絳宮乙庚日則丁玉女曹漂之庚玉女青腰
丙辛日則丁玉女得宮庚玉女太玄丁壬日則丁玉
女寄房庚玉女黃素戊癸日則丁玉女闓心之庚玉
女太素而又部之以六甲爲六宮云出於上清瓊瑶

宮也曰甲子太玄玉女名靈珠字承翼乙丑太玄玉
女名闓修字青萌丙寅太玄玉女名定華字鬱陵丁
卯太玄玉女名須臺字靚猷戊辰太玄玉女名愛淳
字衆梨己巳太玄玉女名四浮字寧華庚午太玄玉
女名合容字流南辛未太玄玉女名澄華字抱珠壬
申太玄玉女名雙皇字鳳文癸酉太玄玉女名龍嬰
字歡生是爲甲子太玄宮甲戌黃素玉女名神元字
非廉乙亥黃素玉女名紫春字飛芝丙子黃素玉女
名奇風字參盈丁丑黃素玉女名鳳環字鬱娥戊寅

黃素玉女名淑英字上容己卯黃素玉女名英玄字
羽珠庚辰黃素玉女名正齡字香翼辛巳黃素玉女
名蔚勝字雕羅壬午黃素玉女名琬瓮字千成癸未
黃素玉女名艮榮字娥昌是爲甲戌黃素宮甲申太
素玉女名眞元字瓊石乙酉太素玉女名蘭蕭字玉
英丙戌太素玉女名娥玄字和明丁亥太素玉女名
與房字綠華戊子太素玉女名翔峰字定暉己丑太
素玉女名烟童字偃珠庚寅太素玉女名七翰字靈
飛辛卯太素玉女名擘臺字籥敫壬辰太素玉女名

蔚金字册旗癸巳太素玉女名安夫字沙風是爲甲
中太素宮三甲者皆左靈飛玉女部也甲午絳宮玉
女名册淳字雲齡乙未絳宮玉女名散陽字靈華丙
申絳宮玉女名遂精字玄珠丁酉絳宮玉女名抱雲
字綠開戊戌絳宮玉女名房賓字石香己亥絳宮玉
女名清英字南靈庚子絳宮玉女名靈翠字曲澄辛
丑絳宮玉女名南姜字啓清壬寅絳宮玉女名紛華
字蔚芝癸卯絳宮玉女名曜英字西安是爲甲午絳
宮甲辰拜精玉女名龍源字靈素乙巳拜精玉女名

歡亭字逆辜丙午拜精玉女名營芝字王生丁未拜
精玉女名招風字始娥戊申拜精玉女名夜華字雲
嬰己酉拜精玉女名寄明字勝非庚戌拜精玉女名
紫虛字谷鏍辛亥拜精玉女名鳳華字緣安壬子拜
精玉女名儀房字上音癸丑拜精玉女名寶華字素
明是爲甲辰拜精官甲寅青要玉女名啓元字惠精
乙卯青要玉女名慶翔字娥生丙辰青要玉女名幽
昌字晨暉丁巳青要玉女名伏華字廣敷戊午青要
玉女名緑雲字安居己未青要玉女名金聲字曲素

庚申青要玉女名飆遊字雲飛辛酉青要玉女名觀
賢字高英壬戌青要玉女名神珠字貫泉癸亥青要
玉女名雲個字抱生是爲甲寅青要宮三甲者皆右
靈飛玉女部也其說誕僻不經然星曆稱六甲六星
在華蓋下杠星旁主分陰陽配節候出入在　帝座
側布政教以授農時者也則大撓未造甲子之前既
不可謂無厭神日神月靈廣雅亦云黃庭經亦明著
役使六丁之文而注引姓字亦時叶其說蓋繇來矣
拾遺記謂禹入龍門巖中深十里見一神示八卦圖

卽庖皇又有八神侍側而內典謂前膺爲昆侖五城
中有真人卽五帝五城之外有八使卽八卦大神八
使并太一爲九卿上有十二重樓樓中有十二子并
三焦神爲二十七大夫又并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
說雖附會然身中之八卦不可誣黃庭亦云身有八
卦神也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亦不敢誣歲月
日辰之無鬼神精氣游魂之變陰陽之所乘與大盛
終始俱六丁之攝召既效靈於方技占人亦述六壬
遁甲又以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雖學士先生難

言之然其用泛中矣

索隱納甲第五

納甲之說則以先天之卦位配洛書之位數而乘之
又取象於月之弦望甲乙壬癸隸乾坤坎離之四陽
丙丁辛庚隸震艮兌巽之四陰乾陽體居九宮卦陽
而數奇甲得天[illegible]之陽天干陽首乾稱父故納干於
甲坤陰體居一宮卦陰而數偶乙得地八之陰天干
陰首坤稱母故納干於乙父母納干於東者東生物
之地也艮陽雜居六宮卦陽而數偶而得天七之陽

艮少男故納干於丙兌陰稚居四宮卦陰而數偶丁
得地二之陰兌少女故納干於乙少男少女納干於
南者南化物之地也震陽壯居八宮卦陽而數偶庚
得地九之陽震長男故納干於庚巽陰壯居二宮卦
陰而數偶辛得地四之陰巽長女故納干於辛長男
長女納干於西者西成物之地也離陰用也居三宮
卦陰而數奇壬得天一之陽離中女故納干於壬坎
陽用也居七宮卦陽而數奇癸得地六之陰坎中男
故納干於癸中男中女納干於北者北藏物之地也

戊己爲天五地十之數天地中氣故中處至極無可
配納化成於四季而致養於坤坤與土也火金之交
也其孤虛旺相之說則乾三陽也以中爻爲本卦之
體分上下二爻於甲干是二陽也二陽爲極故其陽
孤坤三陰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乙
干是二陰也二陰爲極故其陰虛震陽卦而陰爻陽
下而陰上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庚
干一陰一陽交故其陽相巽陰卦而陽爻陽上而陰
下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辛干一陰

一陽交故其陰相坎陽卦而陰爻陽內而陰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癸干是二陰也二
陰爲極故其陰虛離陽卦而陰爻陰內而陽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壬干是二陽也二
陽爲亢故其陽孤艮陽卦而陰爻陽上而陰下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丙干一陰一陽交
故其陽旺兌陰卦而陽爻陰上而陽下也以中爻爲
本卦之體分上下於丁干一陰一陽交故其陰旺戊
己土干無正位寄旺四季或以坎離得乾坤之中中

爻土位也戊陽土納於坎己陰土納於離支之寅戌
巳丑亥未申辰以其類而納之所家以子午卯酉居
四正乾坎巽坤居四維亥壬癸丑隸子北寅甲乙辰
隸卯東巳丙丁未隸午南申庚辛戌隸酉西以四卦
八干配十二辰而成位其氣則寅爲本始而胎於亥
巳爲火始而胎於寅申爲金始而胎於巳亥爲水始
而胎於申亦自然之運非意爲之夫月自晦而朔象
坤魄出於庚象震上弦於丁象兌盈於甲壬象乾退
於辛象巽消於丙象艮沒於乙癸而復沒於坤故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己坎納戊巽納辛震納庚兌納
丁艮納丙壹出於弦望晦朔十二辰之納甲則以四
行分配附麗於四正之宮坎水體申子辰水之垣也
故納坎從水離火體寅午戌火之垣也故納離從火
兌金體巳酉丑金之垣也故納兌從金震木體亥卯
未木之垣也故納震從木乾則甲子甲寅甲辰壬午
壬甲壬戌坤則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震則
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巽則辛丑辛亥辛酉
辛未辛巳辛卯坎則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戊子

離則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己巳艮則丙辰丙午
丙申丙戌丙子丙寅兌則丁巳丁卯丁丑丁亥丁酉
丁未爻納一甲自下而上而乾之借用則爲甲午甲
申甲戌壬子壬寅壬辰坤之借用則爲乙丑乙亥乙
酉癸未癸巳癸卯其五十六卦視其上下卦錯而納
之而十日之位則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
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北狄十二辰之位則子周丑
狄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
燕故以其日占曆家無戊己之位蓋魏韓本晉而

巳月之蝕則甲乙爲四海之外不占丙丁爲江淮海
岱戊己爲中州河濟庚辛爲華山以西壬癸爲恒山
以北日蝕則其君月蝕則其將相當之崔浩曰癸亥
亡在庚午辛未一月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知入
秦亡八十餘日果因秉井干支之於天人之驗又其
鑿鑿效者也

南極篇第二十一　宗録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二

索虞卦氣第六

費直謂焦延壽之卦氣以震主春分離主夏至兌主秋分坎主冬至爲方伯監司之官其爻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三百六十爻分直三百六十日一律歸後天之序據項說則又以六十卦直六十甲子六周而爲三百六十日乾甲子坤乙丑屯丙寅蒙丁卯需

戊辰訟己巳師庚午比辛未小畜壬申履癸酉泰甲戌否乙亥同人丙子大有丁丑謙戊寅豫己卯隨庚辰蠱辛巳臨壬午觀癸未噬嗑甲申賁乙酉剝丙戌復丁亥无妄戊子大畜己丑頤庚寅大過辛卯咸壬辰恒癸巳遯甲午大壯乙未晉丙申明夷丁酉家人戊戌睽己亥蹇庚子解辛丑損壬寅益癸卯夬甲辰姤乙巳萃丙午升丁未困戊申井己酉革庚戌鼎辛亥艮壬子漸癸丑歸妹甲寅豐乙卯旅丙辰巽丁巳兌戊午節己未中孚庚申小過辛酉既濟壬戌未濟

癸亥特以其序布之卦與甲子之義不相蒙而武謂氣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當以甲子起似非周一歲之義不如費說之直主日者京房亦以四正直四時以中孚直冬至而終於頤卦與氣既強附不惜太玄全用其序以準易是準京易非準周易也雄又分一歲而爲三自子中至辰中爲天元自辰中至申中爲地元自申中至子中爲人元日起牽牛一度盡斗三十二度日起於子盡於亥節起於冬至盡於大雪起於黄鍾盡於夾鍾推曆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

申踰至甲子而冬至皆无餘分九十歲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律志曰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是爲九三之法玄之所聘取也而歷代史家述卦氣則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初候蚯蚓結始卦公中孚次候麋角解中卦辟復末候水泉動終卦侯屯內也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初候鴈北鄉始卦侯屯外次候鵲始巢中卦大夫謙末候野雞始雊終卦卿睽也大寒十二

月中坎六三初候雞始乳始卦公升次候鷙鳥厲疾
中卦辟臨末候水澤腹堅終卦侯小過内也立春正
月節坎六四初候東風解凍始卦侯小過外次候蟄
蟲始振中卦大夫蒙末候魚上冰終卦卿益也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初候獺祭魚始卦公漸次候鴻鴈來
中卦辟泰末候草木萌動終卦侯需内也驚蟄二月
節坎上六初候桃始華始卦侯需外次候倉庚鳴中
卦大夫隨末候鷹化爲鳩終卦卿晉也春分二月中
震初九初候玄鳥至始卦公解次候雷乃發聲中卦

辟大壯末候始電終卦侯豫内也清明三月節震六
二初候桐始華始卦侯豫外次候田鼠化爲鴽中卦
大夫訟末候虹始見終卦卿蠱也穀雨三月中震六
三初候萍始生始卦公革次候鳴鳩拂其羽中卦辟
夬末候戴勝降於桑終卦侯旅内也立夏四月節震
九四初候螻蟈鳴始卦侯旅外次候蚯蚓出中卦大
夫師末候王瓜生終卦卿比也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初候苦菜秀始卦公小畜次候靡草死中卦辟乾末
候小暑至終卦侯大有内也芒種五月節震上六初

候螳蜋生始卦侯大有外次候鵙始鳴中卦大夫家
人末候反舌無聲終卦卿井也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初候鹿角解始卦公咸次候蜩始鳴中卦辟姤末候
半夏生終卦侯鼎内也小暑六月節離六二初候溫
風至始卦侯鼎外次候蟋蟀居壁中卦大夫豐末候
鷹乃學習中卦卿渙也大暑六月中離九三初候腐
草爲螢始卦公履次候土潤溽暑中卦辟遯末候大
雨時行終卦侯恒内也立秋七月節離九四初候涼
風至始卦侯恒外次候白露降中卦大夫節末候寒

蟬鳴終卦卿同人也處暑七月中離六五初候鷹祭
鳥始卦公損次候天地始肅中卦辟否末候禾乃登
終卦侯巽内也白露八月節離上九初候鴻鴈來始
卦侯巽外次候玄鳥歸中卦大夫萃末候羣鳥養羞
終卦卿大畜也秋分八月中兌初九初候雷乃收聲
始卦公賁次候蟄蟲培戶中卦辟觀末候水始涸終
卦侯歸妹内也寒露九月節兌九二初候鴻鴈來賓
始卦侯歸妹外次候雀入大水爲蛤中卦大夫无妄
末候菊有黃華終卦卿明夷也霜降九月中兌六二

初候豺乃祭獸始卦公困次候草木黃落中卦辟剝末候蟄蟲咸俯終卦侯艮內也立冬十月節兌九四初候水始冰始卦侯艮外次候地始凍中卦大夫既濟末候野雞入水爲蜃終卦卿噬嗑也小雪十月中兌九五初候虹藏不見始卦公大過次候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中卦辟坤末候閉塞而成冬終卦侯未濟內也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初候鶡鳥不鳴始卦侯未濟外次候虎始交中卦大夫蹇末候荔挺生終卦卿頤也而乾兌坎離之四正卦則主恒氣而各當九

十日也

索實參同第七

參同契亦律納甲爲火候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叅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而坎離升降於其間震爲生明而兌爲上弦巽爲生魄而艮爲下弦也日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

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蓋除乾坤坎離爲爐竈丹藥而以六十卦爲火候日十二辰兩卦直事爻當一辰以應律紀六十卦分布於一月三十日之間朔則朝屯而暮蒙晝夜十二辰適應兩卦十二爻之數其次則朝需暮訟以至晦之既濟未濟而終則復始也日之日出爲爽震受庚西南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眂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

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蓋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五日爲一節也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爲序二日半爲一節也一月之火候匝也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己艮丙兌丁也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乙未巳卯上三爻納癸丑

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己卯丑亥上三爻納己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申上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丁亥酉未而內體從子自辰巳外用從午訖戌亥故朝屯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將暮蒙則初六戊寅之爻當午時六四戊戌之爻當酉時一日之火候亟也朱子謂其首言乾坤坎離之

四卦橐籥其外次即言屯蒙六十卦暮一日用功之早晚次又言納甲六卦第一月用功之進退次又言十二辟卦分納甲六卦而兩之未嘗言三百八十四爻也而世所傳火候之法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不免去其四卦之二十四爻以從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自然躔合之度矣況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於用功何以區別乎恐亦後人意爲之而納甲之說出京氏虞翻亦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龍己成戊己土位象見於中覩魏書更具然京氏主占筮故去坎離震兌之四正以準後天魏氏主丙母故去乾坤坎離之四正以準先天云魏說不啻長矣魏公闢諸術而首之以旋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方技之客宜其所排擯也

宗變分金第八

談者謂戊己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中處以爲金母金伏於干之戊土制於支之午火藏於支之子水而分金以戊子戊午居子午之中其法除坎離震兌爲本卦而他以次行之甲子配離丙子得中孚戊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是爲子癸宮之分金卦乙丑得睽丁丑得升己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得蒙是爲丑艮宮之分金卦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得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是爲寅甲宮之分金卦乙卯得晉丁卯得解己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

是爲卯乙宮之分金卦甲辰得蠱丙辰得革戊辰得
夬庚辰得旅壬辰得師是爲辰巽宮之分金卦乙巳
得比丁巳得小畜己巳得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家
人是爲巳丙宮之分金卦甲午得井丙午得咸戊午
得姤庚午得鼎壬午得豐是爲午丁宮之之分金卦
乙未得渙丁未得睽己未得遯辛未得恒癸未得師
是爲未坤宮之分金卦甲申得同人丙申得損戊申
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是爲申庚宮之分金卦乙
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己酉得觀辛酉得歸妹癸酉得

無妄是爲酉辛宮之分金卦甲戌得明夷丙戌得困
戊戌得剝庚戌得艮壬戌得旣濟是爲戌乾宮之分
金卦乙亥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己亥得坤辛亥得未
濟癸亥得蹇是爲亥壬宮之分金卦一氣甲子二氣
甲戌三氣甲申四氣甲午五氣甲辰六氣甲寅隨天
而左旋一元甲子二元丙子三元戊子四元庚子五
元壬子隨地而右轉其爲用在四正八國之氣四正
者坎離震兌乾坤艮巽甲庚丙壬乙辛丁癸寅申巳
亥辰戌丑未是也八國者乾甲丁坤壬巳艮丙辛巽
庚癸坎申辰離寅戌震亥未兌巳丑是也此其除後
天之四正如京氏而卦氣又別故著其概畧庚其一
說焉

索靈天綱第九

太皇黃曾天其炁黃其綱中斗其帝觀覺其宮紫極
其治北亥之西其卦豫丁丑隨戊寅其數九億萬其
屬聚眞其府在脾豫三十九隨四十五大明玉完天其
炁綠其綱璧其帝攬覺其宮紫房其治北亥之東其
卦蠱巳卯臨庚辰其數八億萬其屬元會府在咽喉

蠱國十五臨四十二清明何童天其炁青其綱室其
帝大覺其宮九晨其治北壬之西其卦觀辛巳噬嗑
壬午其數七億萬其屬育靈府在肝觀四十二噬嗑
四十五玄胎平育天其炁赤其綱危其帝育元其宮
元景其治北壬之東其卦賁癸未剝甲申其數六億
萬其屬天督府在胞囊賁四十五剝三十九元明文
舉天其炁蒼其綱虛其帝梵雲其宮廣寒其治北癸
之西其卦復乙酉无妄丙戌其數五億萬其屬木陽
府在勞中復三十九无妄四十八七摧摩夷天其炁

黑其綱女其帝玉眞其宮太陰其治北癸之東其卦
大畜丁亥願戊子其數四億萬其屬陰陽府在谿孔
大畜四十八願四十二虛无越衡天其炁碧其綱牛
其帝无上其宮太玄其治北丑之西其卦大過巳丑
坎其數三億萬其屬合真府在腎中大過四十八坎
四十二太極濛翳天其炁紫其綱斗其帝吁貝其宮
玄都其治北丑之東其卦離咸庚寅其數二億萬其
屬順陽府在下丹田離四十八咸四十五赤明和陽
天其炁白其綱中斗其帝焕明其宮長明其治東寅

之北其卦恒辛卯遯壬辰其數九千萬其屬太元府
在心中恒四十五遯四十八玄明恭華天其炁黄其
綱箕其帝世元其宮東華其治東寅之南其卦大壯
癸巳晉甲午其數八千萬其屬通靈府在膀大壯四
十八晉四十二耀明宗飄天其炁緑其綱尾其帝落
覺劫終其官昊元其治東甲之北其卦明夷乙未家
人丙申其數七千萬其屬天寧府在小腸明夷四十
二家人四十八竺落皇笳天其炁青其綱心其帝鄱
其宮青玄其治東申之南其卦睽丁酉蹇戊戌其數

六千萬其屬大河府在大腸睽四十八蹇四十二虛
明堂曜天其炁赤其綱房其帝雲上其宮東華其治
東乙之北其卦解巳亥損庚子其數五千萬其屬華
蓋府在肺解四十二損四十五觀明端靖天其炁蒼
其綱氐其帝靜生其宮光華其治東乙之南其卦益
辛丑夬壬寅其數四千萬其屬太和府在十二重樓
益四十五夬五十一玄明恭慶天其炁黑其綱亢其
帝鏡其宮闢合其治東辰之北其卦姤癸卯萃甲辰
其數三千萬其屬玄林府在髮根姤五十一萃四十

二太煥極瑤天其炁碧其綱角其帝廓爽其宮帝康
其治東辰之南其卦升乙巳困丙午其數二千萬其
屬玄陰府在項升四十二困四十五元載孔昇天其
炁紫其綱中斗其帝猷其宮延命其治南巳之東其
卦井丁未革戊申其數九百萬其屬玄陸府在兩目
後井四十五革四十八太安皇崖天其炁白其綱軫
其帝究其宮闢明其治南巳之西其卦鼎己酉震庚
戌其數八百萬其屬玄苑府在兩目頭鼎四十八震
四十二顯定極風天其炁黄其綱翼其帝流其宮太

赫其治南丙之東其卦艮辛亥漸壬子其數十百萬
其屬玄體府在舌下艮四十二漸四十五始皇孝芒
天其炁綠其綱張其帝易遐其宮太丹其治南丙之
西其卦歸妹癸丑豐甲寅其數六百萬其屬玄澤府
在心中歸妹四十五豐四十五翁重浮容天其炁青
其綱半北其帝阿鑑其宮羅蓋其治南丁之東其卦旅
乙卯巽丙辰其數五百萬其屬玄蒼府在胃中旅四
十五巽四十五无思江由天其炁赤其綱柳其帝阿
丘其宮明堂其治南丁之西其卦兌丁巳渙戊午其

數四百萬其屬玄庭府在臍中兌四十五渙四十五
上楪阮樂大其炁蒼其綱鬼其帝无量其宮靈蓮其
治南未之東其卦節己未中孚庚申其數三百萬其
屬玄通府在口中節四十五中孚四十八无極曇誓
天其炁黑其綱井其帝曇其宮中元其治西未之西
其卦小過辛酉旣濟壬戌其數二百萬其屬玄伺府
在右耳小過四十二旣濟四十五皓庭霄度天其炁
碧其綱中斗其帝育其宮瓊瑶其治西申之南其卦
未濟癸亥乾其數大萬九千其屬玄虛府在左耳未

濟四十五乾五十四淵通元洞天其炁紫其綱其
帝上其宮眞元其治西申之北其卦坤屯甲子其數
八萬八千其屬玄元府在右目坤三十六屯四十二
太文妙成天其炁白其綱觜其帝陁其宮靈幽其治
西庚之南其卦蒙乙丑需丙寅其數七萬七千其屬
玄明府在左目蒙四十二需四十八太素禁上天其
炁黃其綱畢其帝冦其宮化靈其治西庚之北其卦
訟丁卯師戊辰其數六萬六千其屬玄微府在右鼻
孔訟四十八師三十九无上常融天其炁綠其綱昴

其帝𨒪其宮萬福其治西辛之南其卦比己巳小畜
庚午其數五萬五千其屬玄妙府在左鼻孔比三十
九小畜五十一玉隆騰勝天其炁青其綱胃其帝浮
黎其宮白蓋其治西辛之北其卦履辛未泰壬申其
數四萬四千其屬玄陽府在鼻中履五十一泰四十
五龍變梵度天其炁赤其綱婁其帝惡奕其宮雲保
其治西戌之南其卦否癸酉同人甲戌其數三萬三
千其屬玄極府在玉枕否四十五同人五十一天育
曹奕天其炁蒼其綱奎其帝精上北其宮天寶其卦大

有乙亥謙丙子其數二萬二千其屬玄都府在眞頭
大有五十一謙三十九此蓋羽家步綱内運之術其
稱引不足詰然以身應三十三天以斗統二十八宿
而紀之又推而叶之卦无亦一說也其虛乾坤坎離
四卦于用屯午用蒙如參同契而卦氣之序又別其
卦數蓋息數也

索囊黃庭第十

人身有八卦甲子爲本於易之水火既濟丹經所自
出而詳著於黃庭經曰明堂金匱玉房間上清眞人

當吾前黃裳子丹氣頻煩借問何在兩眉端内挾日
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蓋五辰訣稱夜半存西
方太白星在玉壇金闕金闕兩眉間直入一寸次存
北方辰星在帝鄉玄宮玄宮髮際五分直入二寸次
存東方歲星在洞關朱臺朱臺目後直入一寸次存
南方熒惑星在玉門華房華房目背際五分直入五
分次存中央鎭星在金室長谷長谷人中直入二分
是爲内象法也曰存想五等不饑渴神華執巾六丁
渴盛靈實有服則五等之法五芽者五行之生氣配

五藏者也六甲符圖稱六丁各有神丁卯神司馬部
玉女足月之丁丑神趙子玉玉女順氣丁亥神張文
通玉女普漂之丁酉神蔣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
叔通玉女寄防據丁巳神崔巨卿玉女闘心之謂精
至則役使六丁也曰叛形行中八景神二十四眞出
自然蓋玉精稱五藏有八卦天神宿衛太一使者八
卦外有十二樓即喉管廝中爲太一君主人命一名
太淵一名崑崙一名太極主身中萬三千精光三丹
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眞人者自然之道氣應二十四

氣者也曰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符闕備靈關蓋六
甲三部符稱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
申神名扈文長甲午神名衛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
甲寅神名明文章存六神之名則七竅開通也符則
八素六神等也圖則六甲玉女通靈圖太一眞人圖
等也曰黃華玉女告子情眞人既至使六丁蓋又著
精至之效也内景則以五藏配五氣而將攝之肝屬
木神龍煙字含明形如青龍象如懸匏肝者榦也狀
如枝榦重四斤四兩在心下有七葉左三葉右四葉

色如縞映紺爲心母爲腎子下有三魂目爲之宮左
目甲象日爲王父右目乙象月爲王母肝脉出於大
敦魂之處也號大尚書亦號大夫又爲清冷宮於液
爲淚腎邪入肝則多淚六府膽爲之府黃庭經云肝
氣鬱勃清且長羅列六府生三光心精意專內不傾
上合三焦下玉漿肝合於筋其榮爪其聲角其性仁
其情喜其味酸其性收食之先走筋其臭羶受氣於
申死於午生於亥旺於卯病於巳墓於未肝旺心相
脾死肺囚腎休日爲甲乙辰爲寅卯扶水抑火尅土

畏金冬相春旺夏休季夏囚秋死應東嶽通歲星之
精春三月存歲星在肝中亦作青氣治肝用嘘嘘爲
瀉吸爲補心屬離火神丹元字守靈形如朱雀象如
倒懸芙蓉如蓮華未開狀心者纖也所納纖細無不
貫注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下一寸中有七孔
三毛色如縞映絳爲脾母爲肝子上智之人心穴通
明七孔中智之人心穴通氣五孔下智之人氣明俱
不通心乃無孔無智慧而多狡詐舌爲之宮闕竅通
耳左耳丙右耳丁心脉出於中衝神之處也號神君

亦曰太尉公亦曰靈臺於液爲汗腎邪入心則多汗
六府小腸爲之府黃庭經云心部之宮蓮含花下有
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丹錦緋裳披玉羅心
合於脉其榮色其聲徵其性禮其情樂其味苦其性
堅食之先走脉其臭焦受氣於亥生於寅旺於午病
於申死於酉墓於戌心旺脾相肺死腎囚肝休日爲
丙丁食爲巳午扶木抑土尅金畏水春相夏旺季夏
休秋囚冬死應南嶽通熒惑之精夏三月存熒惑在
心中亦作赤氣活心用呵呵爲瀉吸爲補肺屬兌金

神皓華字虛成形如白獸象如懸磬肺者勃也其氣
勃鬱重三斤四兩六葉兩耳共八葉色如縞映紅爲
腎母爲脾子下有七魄鼻爲之宮左孔庚右孔辛上
通氣至腦戶下通氣至脾中爲子吸之津傳送之官
肺脉出於少商氣之本也號曰魄門亦爲玉堂於液
爲涕腎邪入肺則多涕六府大腸爲之府黃庭經云
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七元之子主調
氣外應中嶽鼻齊位肺合於脾其榮毛其聲商其性
義其情怒其味辛其性散食之先走氣其臭腥受氣

黑氣治腎用吹吹爲瀉吸爲補脾屬坤土神常在字
魂庭形如鳳凰象如覆盆脾者裨也裨助胃氣在心
下三寸重二斤三兩濶三寸長五寸色如縞映黃爲
肺母爲心子外通眉闕能制謀意辯皆脾也口爲之
官口爲戊己已脾脉出於隱口意之庭也爲黃庭
亦爲中土爲議君亦爲諫議大夫亦爲倉廩之官
爲中黃官於液爲涎腎氣入脾則多涎六府胃爲之
府黃庭經云脾長一寸掩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脾
合於肉其榮脣其聲宫其性信其情懼其味甘其性

穀食之先走肉其臭香受氣於巳生於子病於亥死
於卯墓於辰脾旺肺相腎死肝囚心休日爲戊己辰
爲辰戌丑未扶火抑金尅水畏木夏相季夏旺秋休
冬囚春死應中嶽通陰星之精季夏幷季秋各十八
日存鎮星在脾中亦作黃氣治脾用呼呼爲瀉吸爲
補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天度至此腎炁之洛乃行於
在目自斗建丑至卯之中天度至此肝炁乃行於耳
自斗建卯至巳之中天度至此心炁乃行於中宮自
斗建未至酉之中太陰濕土之位故脾炁乃行於地

四自斗建酉至亥之中天度至此肺炁乃行於鼻此
人身之周天應造化者也

南極篇第二十二宗鑠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三

索囊歲月第十一

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行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失次有應見柳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

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房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咢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長王作作有芒其失次有應見侯閼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

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是爲歲行十二年之紀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立春爲朔艮氣雨水爲中寅氣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驚蟄爲朔甲氣春分爲中卯氣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清明爲朔乙氣穀雨爲中辰氣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立夏爲朔巽氣小滿爲中巳氣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芒種爲朔丙氣夏至爲中午氣季

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小暑爲朔丁氣大暑爲中
未氣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
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宫其數五其
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日在翼昏建星
中旦畢中立秋爲朔坤氣處暑爲中申氣仲秋日在
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白露爲朔庚氣秋分爲中酉
氣季秋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寒露爲朔辛氣霜降
爲中戌氣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冬日
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立冬爲朔乾氣小雪爲中亥
氣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大雪爲朔壬氣冬
至爲中子氣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小寒爲
朔癸氣大寒爲中丑氣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是謂歲統十二月之令純陰象坤晦朔之月也
越三日不及日三十七度強而生明謂之朏昏見於
庚震象也故震納庚越八日不及日九十八度強而
上弦昏見於丁兌象也故兌納丁越十五日不及日
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與日對望而大明謂之望昏見
於甲乾象也故乾納甲又三日不及日一百九十五
度強而生魄晨見於辛巽象也故巽納辛又五日不
及日八十一度強而下弦晨見於丙艮象也故艮納
丙又六日去日之四百九十分不及晝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會明不能相資而晦沒於乙坤
象也故坤納乙其行天之度一日之行得三百五十
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釐在日則不及十二度十九

分之度一在天則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
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會於辰
次之所是謂月周三十日之候

索囊日辰第十二

正月雨水後一日躔亥娵訾其應申丙庚壬二月春
分後二日躔戌降婁其應艮巽坤乾三月穀雨後五
日躔酉大梁其應乙辛丁癸四月小滿後六日躔申
實沈其應甲丙庚壬五月夏至後五日躔未鶉首其
應乾坤艮巽六月大暑後四日躔午鶉火其應辛丁

乙癸七月處暑後五日躔巳鶉尾其應庚丙甲壬八
月秋分後八日躔辰壽星其應乾坤艮巽九月霜降
後九日躔卯大火其應辛丁乙癸十月小雪後七日
躔寅析木其應丙庚甲壬十一月冬至後四日躔丑
星紀其應艮巽坤乾十二月大寒後六日躔子玄枵
其應乙丁辛癸是謂天行十二月之次冬至日在箕
八度小寒日在斗十四度大寒日在女初度立春日
在虛五度雨水日在危十度驚蟄日在室十一度春
分日在壁八度清明日在奎十四度穀雨日在婁十

度立夏日在胃十二度小滿日在畢一度芒種日在
畢十五度夏至日在井三度小暑日在井十八度大
暑日在柳初度立秋日在星一度處暑日在張九度
白露日在翼七度秋分日在軫一度寒露日在軫十
七度霜降日在亢二度立冬日在氐七度小雪日在
心初度大雪日在尾十度是謂日行二十四氣之度
冬至日出卯五刻入申三刻二十八分夏至日出寅
四刻二十分入酉二刻春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
正初刻立春立冬日出卯三十二分入申四刻四十

八分立夏立秋日出寅四刻四十分入酉二刻三十
二分小寒大雪日出卯四刻五十分入甲三刻三十
分清明白露日出寅七刻三分入酉一刻十七分大
寒小雪日出卯四刻十二分入申四刻穀雨處暑日
出寅五刻五十分入酉二刻三十分雨水霜降日出
卯二刻三十分驚蟄寒露日出卯一刻十七分入申
七刻三分小滿大暑日出寅四刻入酉四刻芒種小
暑日出寅三刻三十八分入酉四刻五十分益九月
川增減一刻是謂日行十二辰百刻之候子子初三

刻至正二刻癸子正三刻至正二刻艮丑正三刻至
寅初二刻寅寅初三刻至正二刻甲寅正三刻至卯
初二刻乙卯正三刻至辰初二刻辰辰初三刻至正
二刻巽辰正三刻至巳初二刻巳巳初三刻至正二
刻丙巳正三刻至午初二刻午午初三刻至正二刻
丁午正三刻至未初二刻未未初三刻至正二刻坤
未正三刻至申初二刻申申初三刻至正二刻庚申
正三刻至酉初二刻酉酉初三刻至正二刻辛酉正
三刻至戌初二刻戌戌初三刻至正二刻乾戌正三

以下原缺

刻至亥初二刻亥亥初三刻至正二刻壬亥正三刻至子初二刻是謂二十四位周一日百刻之候稱日者以百刻按時曆益時得八刻爲十之爲八十刻又二之爲十六刻是爲九十六刻也餘四刻則分爲六十分四之爲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每時爲八刻又二十分故初初刻一十分初一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是爲上四刻也正初刻一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是爲下四刻也日

[illegible]

爲六十分而今曆則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合九十六大刻而二十四小刻則准大刻四爲百刻上半時之大刻四爲初初爲初一爲初二爲初四最後小刻爲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爲正初爲正一爲正二爲正三最後小刻爲正四子則半昨半今如冬至之以中氣爲黃鐘之元而他說謂子午卯[illegible]各九刻者舛是謂四十八箭漏百刻之候

索囊星漢第十三

丑星紀自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子玄枵自婺女八度

以上原缺

龍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神土於嵩山鎮星位焉是謂雲漢始終十二次之章